

尤袤年譜

趙維平 著

上海三聯書店

尤袤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合称『南宋四大诗人』，或称『中兴四大诗人』。

上架建议：文学、历史

ISBN 978-7-5426-38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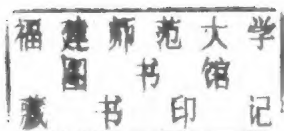
9 787542 638151 >

定价：32.00 元

淮上文丛

尤袤年谱

赵继平 著



T1057455

1057455



上海三所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尤袤年谱 / 赵维平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2. 4
ISBN 978-7-5426-3815-1

I. ①尤… II. ①赵… III. ①尤袤(1127~1194)—
年谱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6862 号

尤袤年谱

著 者 / 赵维平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特约编辑 / 张大伟

装帧设计 / 乔晓辰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喻 萍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60 千字

印 张 / 9.6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815-1/K·175

定 价 / 32.00 元

《淮上文丛》总序

悠悠长淮，孕育古代淮阴灿烂的文明；浩浩运河，兼收南北文化的精华。

当四五万年前的下草湾文化、六七千年前的青莲岗文化印制出人类在淮阴活动的足迹时，这片热土上诞生了第一个国——徐国。徐国的建立者是淮夷部族的一支。中华民族以华夏（炎黄）部族、东夷部族和北狄部族为主体。

在传说时代，东夷诞生了伟大的英雄后羿。后羿是弓箭的发明者。按照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说法，发明弓箭是人类进入高级蒙昧社会的必然阶段（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页）。后羿敢于挑战太阳，作为后羿的传人，淮夷自然有不屈不挠的英雄品质。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建立了熠熠发光的徐国。尚武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也是人类发展的第一个品质。这一血脉流淌千年，汨汨不息，浸润了淮阴人的灵魂。于是，在古代淮阴大地上出现了项羽、韩信等彪炳史册的大军事家。

尚文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需要。我是谁？当人类带着生存上的困惑追问这一问题时，精神上的诉求已悄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在发现下草湾、青莲岗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何尝感受不到先民们传达出来的审美要求呢？这是一方充满了创造力的文化大

邦。走出淮阴，为民族文化添上绚丽的一笔，是一代又一代淮阴人的梦想。从这里出发，我们的先民们开创了淮阴灿烂与辉煌的文明。正是有了这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传承，才在这一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了汉代辞赋大家枚乘、枚皋父子，南朝文学家鲍照、宋代诗词家张耒、南宋画家龚开、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清代画家边寿民（扬州八家之一）、清代女弹词家邱心如……当枚乘《七发》开一代新风时，有多少赋家为此竞折腰。由模仿《七发》创“七林”体，散体大赋成为一代文学之胜。枚乘高举辞赋革新的大旗。

淮河是淮阴的母亲河，像黄河、长江哺育中华民族一样，淮河也哺育了淮阴。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托起了淮阴人永远挺立的脊梁。淮阴是“浮在水上”的土地，淮阴有四分之一的面积是水（古代的水面更大）。从空中俯视淮阴，那烟波浩淼的洪泽湖如同展翅高飞的天鹅，淮阴水网密布，五龙口汇聚了柴米河、六塘河、盐河、古黄河、运河等波光粼粼的大河，赋予淮阴比江南更秀美的风光。

还是谈谈大运河吧。大运河是淮阴走向繁荣的大动脉。自隋炀帝开挖大运河以后，淮阴成了隋炀帝游兴江都的必经之地。淮阴运河古已有之，早在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挖了古运河邗沟。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南开挖大运河，连接邗沟通往江都，沿江南运河直下杭州。元代以后，北方开通会通河，直达北京。从此，杭州到北京的运河成为中国最繁忙，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人工河流。

运河的作用太大了。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大都（今北京），可是，天下取之不竭的财富又在江浙。“苏湖熟，天下足。”要想用最经济的手段把江南钱财运往北京，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漕运”。漕者，槽也。平地开挖的大运河如同马槽状。通过水路

征调沿途各地的粮食、布帛、食盐、茶叶、铸钱等入京，给大运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漕运是封建王朝的生命线，元明清三代的国家财政收入有一半以上靠漕运实现。为了保障国家财政，明清两代在淮阴设置了漕运总督府（旧址在今淮安市楚州区）和河运总督府（旧址在今淮安市清浦区）。漕运总督府和河运总督府相隔仅二十多里，同属一地。一个地方有两个总督府，在明清两代极为罕见。故淮阴又有“运河之都”的称谓。

在这条黄金水道上，淮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淮阴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部，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淮阴最为重要的水陆码头是清江浦。当时，小小的清江浦约有三十万户，人口超过百万。清江浦一时名声大震，“南船北马舍舟登陆处”遂成为清江浦的美誉。此外，古镇河下也是十分繁忙的水陆码头。漫步在河下镇青石铺成的小街上，不时地可以听到明代状元沈坤抗击倭寇的故事，吴承恩撰写《西游记》的故事……这是一方乐土，开启乾嘉学派的大师阎若璩客居在这里，为发现甲骨文做出杰出贡献的刘鹗、罗振玉寓居在这里……当我们走进刘鹗、罗振玉故居时，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守着青灯黄卷奋笔疾书的形象。

翻过历史，走入近代。面对民族深重的危机，淮阴人又书写了新的一页。为抗击英国入侵者，关天培勇守虎门炮台；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南社英俊少年周实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还有一代伟人周恩来，为救国救民高唱着“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雄浑诗篇，走出了淮阴。历史的烟云从我们的眼前滚滚而过，我们感受着淮阴，读解着淮阴，淮阴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书写了重重的一笔。

出于对乡贤的敬仰，我们——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

科的同仁有志于发扬光大淮阴优秀文化传统,决定将我们的学术成果奉献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围雉堞月当楼。”(白居易《赠楚州郭使君》)这一富有诗情画意的诗句既道出了我们对淮阴的深厚感情,也是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淮上文丛”的原因。

需要交待的是,淮阴师范学院坐落在文化名城淮阴的中心,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于2004年被批准为江苏省普通高校重点建设学科。近半个世纪以来,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先后出现了于北山、周本淳等知名学者,他们的《陆游年谱》、《范成大年谱》、《杨万里年谱》、《诗话总龟》(校点)、《唐音癸签》(校点)、《震川先生集》(校点)等至今为学术界津津乐道。

薪火相传。近年来,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继承老一辈学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的基础上,在秦汉文史、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等领域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使学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书轨新邦,英雄旧里。”(宋苏轼《淮阴侯庙记》)踵先贤之旧履,续淮阴之新章,是我们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人的心愿。

张 强

2011年4月5日

《尤袤年谱》序

南宋，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时代。一方面淮河以北的国土丧失殆尽，不得不向北方游牧民族称臣进贡；另一方面以半壁江山支撑政权，在调整赋税结构的同时创造了财政收入超过盛唐和北宋的辉煌。具体地讲，南宋行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的繁华程度远超过北宋京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南宋耐得翁指出：“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自高宗皇帝驻蹕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伴，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矣。”（耐得翁《都城纪胜·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代诗人尤袤诞生了。

尤袤（1127—1202）与陆游（1125—1210）、范成大（1126—1193）、杨万里（1127—1206）合称“南宋四大诗人”，或称“中兴四大诗人”。四位诗人同时出现，给宋代文学特别是南宋文学增添了异彩。从生年看，年龄最大的陆游和年龄最小的尤袤、杨万里仅相差两岁。从卒年看，除范成大去世稍早外，其他三位均于宋宁宗赵扩在位时去世。从另一个层面看，即使是最先辞世的范成大，下距宋宁宗赵扩即位的时间也只有一年多。这一事实传达了四位诗人的生活时代、政治形势、文化生态等大体相同的信息。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在创作上有共同的一面，如在各自的作品中均表达了对偏安江南、执行投

降政策的不满,对北方沦陷区的关心,对民瘼的关怀等。

在南宋诗坛上,尤袤地位的提升是在不断认识的过程中得到确认的。仅以杨万里的评价为例。绍熙二年(1191),杨万里写道:“余尝论近世之诗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陆放翁之敷腴,萧千岩之工致,皆予之所畏者云。”(杨万里《千岩摘稿序》)稍后,杨万里又写道:“自隆兴以来,以诗名者,林谦之,范至能,陆务观,尤延之,萧东夫。”(杨万里《诚斋诗话》)庆元六年(1200),杨万里在《谢张功父送近诗集》中写道:“近代风骚四诗将,非君摩垒更何人。”自注:“四人范石湖、尤梁溪、萧千岩、陆放翁。”(杨万里《诚斋集》)从三段文字中可知,杨万里先以范成大(石湖)、尤袤(梁溪)、陆游(放翁)、萧东夫(千岩)排序;稍后以林、范、陆、尤、萧排序;再后以范、尤、萧、陆排序。这一排序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杨万里的审美价值取向及审美情趣也在发生变化。在这一过程中,论述的对象基本上没变,但审美评判已发生变化。

不过,认识上的最大变化当发生在嘉泰三年(1203)。这一年,赋闲的杨万里在《进退格寄张功父姜尧章》诗中写道:“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在这里,杨万里进一步提出了四位诗人排座次的问题。从格律上看,尤、萧为平声,范陆为仄声。很显然,这一排序与诗的平仄要求无关。然而,杨万里评论四位诗人的成就时,列尤袤为第一,萧东夫为第二,范成大为第三,陆游为第四,客观地讲,这一排序是有深意的。联系此前评论四人的言论,将列陆游为第四,自然是杨万里反复推敲后的结论。“此后谁当第一功”,这句别有深意。首先,杨万里从审美认识的角度,对四人的诗歌成就提出了新的看法。其次,杨万里并不自信,甚至意识到这种排座次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新的变化。尽管如此,将尤袤排列第一,应该说是显示了杨万里晚年重新认识和肯定尤袤诗歌成就的心意。

从大的方面讲,杨万里审美评判及追求上的变化还包含了南宋时期的认识和评价。刘克庄云:“萧千岩机杼与诚斋同,但才慳于诚

斋，而思加苦，亦一生屯蹇之验。同时独诚斋奖重，以配范石湖、尤遂初、陆放翁，而放翁绝无一字及之。”（刘克庄《后村诗话》）刘克庄认为，萧东夫的诗风与杨万里相近。透过这一评价，可依稀捕捉到的线索是，杨万里不断地调整诗坛人物的座次，既隐含了对自己的期许，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同时代人的心声。

或许是受杨万里及南宋后期诗论的影响，元人论南宋四大诗人时，已去掉萧千岩换上杨万里了。这里面固然有萧千岩大部分诗歌散佚的缘故，更重要的还在于，人们似乎更愿意从历史的高度来重新认识一些问题。元代方回论南宋诗坛成就时指出：“宋中兴以来，言治者必曰乾、淳；言诗者必曰尤、杨、范、陆。其先或曰尤、萧，然千岩蚤世不显，诗刻留湘中，传者少。尤、杨、范、陆特擅名天下。”（方回《桐江集》卷二《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自方回提出此说后，明清两代的学者如徐伯龄、宋濂、胡应麟、朱彝尊、查慎行、沈德潜、袁枚、纪昀等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里诉说的事实是，在杨万里生活的晚年，尤袤的诗歌成就已得到广泛的认同，尤袤在南宋诗坛上的地位已超过了其他的诗人。

与大部分生前寂寞、死后萧条的作家相比，尤袤算是很幸运的诗人了。其一，尤袤生前已获得巨大的声誉。生前“诗曾刊于永州”（朱彝尊《梁溪遗稿序》），在传播的过程中扩大了尤袤的影响；其二，尤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清正廉洁及其才华得到了同时代人的充分肯定。其三，尤袤是一大学问家，一生酷爱读书和藏书。凡未读之书，只要听说书名，一定要找来阅读；凡能得到的书一定珍藏。倘若不能得之，则设法抄录收藏。如尤袤曾将藏书汇编成《遂初堂书目》。该书目问世后，成为中国最早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其四，尤袤去世后，尽管其著“岁久散失”，甚至初后余生的《梁溪集》五十卷又在其孙尤藻之时“焚于兵火”（朱彝尊《梁溪遗稿序》），乃至于此后尤袤的诗歌不再流传。然而，毕竟有人关注此事。时至清初，朱彝尊应尤袤后人尤侗的邀请，剔扶梳

爬,从大量的文献中辑录出尤袤的诗、文各一卷。此乃再造之功。朱彝尊是大学问家,辑录范围之广,令人咋舌。据不完全统计,先后使用的文献有陈耆卿的《赤城志》、方回的《瀛奎律髓》、刘大彬的《茅山志》、沈敫的《荆溪外纪》、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林逢吉的《赤城集》、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桑世昌的《兰亭考》、朱棣的《玉澜集》、吴人杰的《周易古经》和《咸淳毘陵志》等。在此基础上,尤侗以“梁溪遗稿”为题将尤袤的著作刊刻行世,可谓是不幸中的大幸。

尤袤著作多有散佚,且漫漶不清,后人虽有心撰谱却困难重重。从20世纪50年代起,于北山先生用毕生的精力投入撰写《陆游年谱》、《范成大年谱》、《杨万里年谱》(合称“三谱”)时,曾表达过撰写《尤袤年谱》的意愿,并说四人的出生时间大体相当,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不过两岁,如能为其分别作谱,然后去其重,合为一谱,不但方便学人,也将为学界做出重大贡献矣。正当先生手披韦编着手此事多有斩获时,不料却猝然仙逝。尽管如此,“三谱”收集资料之丰赡已经为《尤袤年谱》的编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先生身前已出清样的《杨万里年谱》却推迟到仙逝后的近二十年才正式出版。在这一过程中,于先生的公子于蕴生先生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为尤袤作谱,是一方亟待开垦的处女地。检索文献,目前只有四川大学吴洪泽的《尤袤年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等编《宋代文化研究》第3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问世。然该谱太简,这样一来,遂为编撰一部更有分量的《尤袤年谱》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这一背景下,赵维平教授接踵先贤,其勇气可嘉。倘若于先生地下有知,自当欣慰!

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有着深厚的朴学传统。一向以文献学、考据学为治学的基本功。上个世纪,自于北山先生、周本淳先生筚路蓝缕奠定了南京师范学院淮阴分院(后改称淮阴师范专科学校)学风的基础后,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后学们紧紧

跟上。具体地讲,一是继承于北山先生的衣钵,顾建国教授的《张九龄年谱》、朱德慈教授的《潘德舆年谱考略》等先后出版,赵维平教授的《尤袤年谱》即将出版,张强教授的《崔浩年谱》即将完成;一是遵循周本淳先生确立的文献学求实的传统,一批富有价值的地方文献及文学文献或整理出版或即将出版。其中,王广超的《黄均宰集》、王泽强的《阮葵生集》、朱德慈的《潘德舆集》、周桂峰的《山阳诗征》、张强的《山阳诗征续编》等先后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学术研究永无止境,相信沿着于先生、周先生等开辟的道路,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有更大的发展。事实上,我们在充分继承前人优秀传统时,也在扩大研究领域,也在努力地提升治学建设的内涵。目前,我们长期致力的《淮上文丛》、《淮上文献》,在全体同仁的努力下已出版近二十种。近年来,为扩展研究的空间,我们在朴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哲学、美学、文艺学等学科知识为工具来提升研究水平的设想。我们希望,通过不断地探索 and 追求,山林中的第一抹霞光会托起灿烂的太阳。

赵维平教授是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骨干,其著作《唐宋八大家人品·文品·诗品》、《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等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尤袤年谱》是他近年来重要的学术成果。该著在重点勾勒尤袤生平事迹的同时,在钩沉诗文的基础上系年,彰显了自身的特点。值得称道的是,赵维平教授还采用附录的方式辑录尤袤的研究资料,从而为读者提供了研究和探索的新视角。我相信,该著问世后一定会给宋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可以为从事南宋文学研究及尤袤研究的同好提供必要的帮助。

是为序。

张 强

2011年4月5日

前言



封建社会文人的一流人生，应该做过宰相，或主持过一次科举。在这一点上，尤袤不如欧阳修、苏轼。但在中兴四大诗人中，其官阶地位仅次于范成大而高于杨万里、陆游。尤袤致仕前位居礼部尚书，范成大致仕前“除权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此前还做过四川制置使等封疆大吏。杨万里一生地方官不过“江东转运副使，权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朝官则不上侍郎；陆游官位更卑，致仕前仅“升宝章阁待制”，比尤袤官位要低得多。

如果从出使金国、凭三寸不烂之舌建功于宋金交往，则范成大、杨万里优于陆游、尤袤。范成大大隆兴年间假资政殿大学士，充金祈请国信使，竟得全节而归。杨万里绍熙元年，借焕章阁学士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虽不像范成大那样震动敌国，但也不辱使命。至于亲临宋、金前线，有过铁马冰河的经历，则陆游又优于尤袤、范成大、杨万里。

在南宋，论文人思想，通常有两个着眼点：一是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主战还是主和；二是儒、道、法、释思想，以哪家思想为主。

从第一个着眼点考察，尤袤是温和、渐进的主战派。在其现存的散文中，没有论及和与战的奏章，但他有坚决抵抗金兵的战功。绍兴

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败盟，九月以尚书右丞李通为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之上，遂自将兵来攻，兵锋直指扬州。尤袤当时在扬州附近的泰兴做知县，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四载：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王刚以所部至泰兴县，时知县事尤袤犹坚守不去。翌日，金人游骑至城下，刚率众拒之。袤，无锡人也。”王刚之所以能守住泰兴，根本原因是尤袤上半年对城防进行了加固。在当时远近多降的情况下，尤袤为士大夫树立了一个守土有责的榜样。在尤袤的诗文里，多处流露了抗金主战的思想倾向。如他的《赠故太师王公神道碑》，对王之道在议和期间“大忤宰相秦桧意”的主战风范表示赞赏，对秦桧的倒行逆施表示不满。其诗《梅花二首》其二：“冷蕊疏枝半不禁，眼看芳信日骎骎。雪霜不管朝天面，风月能知匪石心。望远可无南北使，客愁空费短长吟。年年准拟花排恨，不道看花恨更深。”颈联表示了对绍兴和议后苟且偷安局面的不满，语意与张元干词《六洲歌头》“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同一机杼，只不过张元干直露尤袤隐晦罢了。

说尤袤是个温和、渐进的主战派，只因他缺乏陆游从军南郑的经历，也缺少陆游“定都金陵，伺机北伐”那样明显的反对苟和、坚决主战的言论。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没有杨万里上书中那种“今也国家之事，敌情不测如此，而君臣上下处之如太平无事之时，是人不能悟之矣”（《宋史·杨万里传》）的急迫之情。尤袤的主战，大概与范成大是一种状态。即：在主和派占上风时，也不特别反对和议，因为知道徒劳无益；而面对金人淫威，关键时刻也能表现出过人气节。

从第二个着眼点考察尤袤思想，他无疑是个纯儒。陈傅良《止斋集》卷二十三《缴奏张子仁除节度使状》称尤袤为“三朝老儒”。老儒，确是尤袤给同僚的基本印象。尤袤本人也以儒士自居。他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启蒙者，如杨时、喻樗，都是儒学大师。后来当有人攻击道学（朱熹等人创立的新儒学）时，他勇于站出来捍卫道统，“袤少从

喻樗、汪应辰游。樗学于杨时。时，程颐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间，程氏学稍振，忌之者目为道学，将攻之。袁在掖垣，首言：‘夫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教。近立此名，诋訾士君子，故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守分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己有耻所谓名节，皆目之为道学。此名一立，贤人君子欲自见于世，一举足且入其中，俱无得免，此岂盛世所宜有？愿徇名必责其实，听言必观其行，人才庶不坏于疑似。’孝宗曰：‘道学岂不美之名，正恐假托为奸，使真伪相乱尔。待付戒敕之。’袁死数年，侂胄擅国，于是禁锢道学，贤士大夫皆受其祸，识者以袁为知言。”由于尤袁说服了孝宗，避免了当时可能发生的对儒者的挾伐。

尤袁在地方为官，实践儒家思想的成分为多。首先，他以儒家的民本思想为施政基石。在泰兴县知县任上，“问民疾苦，皆曰：‘邵伯镇置顿，为金使经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厉民。漕司输藁秸，致一束数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请台閤奏免之。”志在为民解倒悬之苦。纵观尤袁一生地方为官经历，其突出政绩在荒政方面，如淳熙七年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江东旱，单车行部，核一路常平米，通融有无，以之赈贷。朱熹知南康，讲荒政，下五等户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袁推行于诸郡，民无流殍。”朱熹是南宋荒政表率，尤袁推广其救灾经验，减轻了是年本路旱荒给百姓带来灾难。其次，他重视教化。尤袁述评他人政绩，十分关注教化作为。如其《五贤祠记》：“南康使君朱侯熹下车之初，先即学宫立濂溪周先生与二程夫子之祠于学之西序，属其友张栻敬夫为之记。则又考古今之士居是邦者，得五人，曰晋靖节征士陶公、本朝西涧居士刘公、兵部尚书李公、谏议忠肃陈公与西涧之子秘丞，复立祠于学之东序，而俾愚记之。愚闻古之乡先生歿则祭于社，所以崇教化厉风俗也。”对朱熹的教化政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自己为官地方，也重视教化。在台州知州任上，促成朝廷对陈氏的节孝高行特加褒表，并先后建立思贤堂（祠毕士元，章得象，元绛）、三老

堂(祠罗适、陈公辅、陈良翰)、颂禧堂(祠宗颖、黄章、朱江、唐仲友、江乙祖)、四先生祠(祠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重视教化,可见一斑。他关心民生。台州是个水旱灾害频仍的地方,“前守赵汝愚修郡城,工才什三,属袤成之。袤按行前筑,殊卤莽,亟命更筑,加高厚,数月而毕。明年大水,更筑之,墉正值水冲,城赖以不没。”(《宋史·尤袤传》)也注意点缀升平,新建、维修了一些亭堂名胜:“惟此邦灵山所宅,昔号胜处,自经大旱,遂成陋邦,而山川之秀,不异今昔。或谓予当单乏之际,顾为此不急之务。然取材于旧,课工于卒,不市一木,不役一民,而使隘者敞,窒者通,弊者新,则亦何害于政哉。”(尤袤《霞起堂记》)皆儒家政治风范。

尤袤在朝中为官,其从政优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典的礼制,在高宗庙号确立、配享功臣确定、孝宗守丧长短等问题上有高明见解,因而被孝宗委任权礼部侍郎,并且在光宗朝实授礼部尚书。礼,是儒家的专利。二是制敕、文书起草和管理。孝宗赞赏他的主要是文才,“一日论事久,上曰:‘如卿才识,近世罕有。’次日语宰执曰:‘尤袤甚好,前此无一人言之,何也?’兼权中书舍人,复诏兼直学士院,力辞,且荐陆游自代,上不许。时内禅议已定,犹未谕大臣也。是日谕袤曰:‘旦夕制册甚多,非卿孰能为者,故处卿以文字之职。’袤乃拜命,内禅一时制册,人服其雅正。”可见尤袤文才出众。另外,尤袤向光宗进谏内容:

光宗即位,甫两句,开讲筵,袤奏:“愿谨初戒始,孜孜兴念。”越数日,讲筵又奏:“天下万事失之于初,则后不可救。《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又历举唐太宗不私秦府旧人为戒。……兼侍讲,入对,言:“愿上谨天戒,下畏物情,内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虚己任贤,酬酢庶务。不在于劳精神、耗思虑、屑屑事为之末也。”

这些思想来源于儒家经典和后学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周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朱熹解释道：“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朱熹《原本周易本义》卷九）尤袤的进言，是这些思想的翻版。

尤袤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中正、温和的人格。首先，他的官场道德高尚，既反对公报私仇，也反对公报私恩。杨万里《诚斋集》卷九十四：“或问士大夫当仕而报怨不可也，报恩独不可乎？杨子曰：‘不可。……吾闻之吾友尤延之曰：仕而报怨，私也；仕而报恩，亦私也。以公家之恩报己之恩，不私乎？’”欧阳修对范仲淹只愿同患难而不愿共荣达，尤袤既不公报私仇也不公报私恩，有异曲同工之美。

其次，尤袤与人交往，不论身份地位贵贱高低都能推心置腹，与人为善。他居人之上无傲慢之心，身份相当者能与人为善，居人之下不行阿谀奉承之事。

尤袤对上只有忠于职事之心，从无阿谀、拆台之举。周必大为尤袤上司最久，但事后回忆起来仅“王相素受太常尤袤之说，以为攒宫不当置五使，似疑己当为山陵使，恐故事礼毕或去”（《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二《思陵录上》）一处微词。这不是说尤袤没有斗争精神，而是他的斗争精神只用在恶人恶事上。他一生所全力与之斗争的，都是些得皇宠而坏朝纲的人事。“张说自阆门入西府，士论鼎沸，从臣因执奏而去者数十人，袤率三馆上书谏，且不往见。后说留身密奏，于是梁克家罢相，袤与秘书少监陈騊各与郡。”在群臣进谏叠遭外放之后，尤袤率三馆作最后一击，虽然未能挫败张说，并为此被贬台州，但其斗争精神可嘉。“耶律适默复以手诏除承宣使，一再缴奏，辄奉内批，特与书行。袤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禄者祖宗之爵禄，寿皇以祖宗之天下传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禄而加于公议不允之人哉？’疏入，

上震怒，裂去后奏，付前二奏出。袤以后奏不报，使吏收阁，命遂不行。”颇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正因为尤袤的正人君子风范为众人所熟知，所以他每一重要升迁，时人都有众望所归之感。

和地位相近的人相处，尤袤不卑不亢、外圆内方。在中兴四大诗人中，他和杨万里关系最亲近，以至于私下场合大开玩笑。但一遇严肃的事，又能推心置腹地表明己见，“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盖学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予尝举似旧诗数联于友人尤延之，如‘露窠蛛网纬，风语燕怀春。’如‘立岸风大壮，还舟灯小明。’如‘疏星煜煜沙贯日，绿云扰扰水舞苔。坐忘日月三杯酒，卧护江湖一钓船。’延之慨然曰：‘焚之可惜。’”（杨万里《诚斋江湖集序》）就是一例。和范成大、陆游交游，尤袤从不言人过。即使对陆游的“放翁”作为，尤袤不赞许，但也从无微词，反而一有机会，就尽量帮助陆游。“兼权中书舍人，复诏兼直学士院，力辞，且荐陆游自代。”当时陆游仅为区区一军器少监，尤袤得除中书舍人，推荐陆游自代，可谓用心良苦。

对下层文人，尤袤能视为亲友，全力扶持。“吴兴林宪字景思，少从其父宦游天台，因留萧寓焉。初，贺参政允中奇其才，妻以女孙而不取奁田。贫甚，为诗学韦苏州。淳熙五年，尤延之为作《雪巢记》，又为《雪巢小集序》。”（《吴兴备志》卷十三）尤袤这样做，完全出于对林宪人格的敬重，“余来天台，始识君，一见如平生欢。时方困郡事，卒卒无须臾闲，每从君语，辄爽然自失。”尤袤为下层文人作序的还有毛开和傅自得。他曾热心推荐低级别文官和下层文人为官，《经义考》卷七十载：“（刘燊）年四十不就科举。淳熙戊申，大常少卿尤袤、秘书少监杨万里以律历荐于朝。”《黄氏日抄》卷六十七载：“（尤袤）荐知繁昌县鲍信叔。”《陕西通志》卷七十五载：“彦直字子温，尝摭宋朝事分为类目，名《水心镜》，为书百六十七卷。礼部尚书尤袤修国史，

白于朝下取是书以进，光宗览之称善。”可谓普洒甘霖、广得人和。

作为南宋文化名人，尤袤是一流藏书家和书画鉴赏家。尤袤的藏书，被整理成《遂初堂书目》。“晋陵尤延之，始自青衿，迨夫白首，嗜好既笃，网罗斯备，日增月益，昼诵夕思，重之不以借人，新若未尝触手。”（毛开《遂初堂书目序》）其书来之不易，不少书是尤家手抄本，“延之每退，则闭户谢客，日计手抄若干古书。其子弟亦抄书，不惟延之手抄而已也；其诸女亦抄书，不惟子弟抄书而已也。且延之之于书腹之矣，奚所事于手之乎？”（杨万里《益斋藏书目录》）《遂初堂书目》有经部九类 357 种，史部四类 793 种，子部十二类 926 种，集部五类 779 种，共计四十四类近 3000 种书。尤袤因此成为著名藏书家，《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梁溪集》五十卷，陈氏曰：礼部尚书锡山尤袤延之撰，家有遂初堂，藏书为近世冠。”陈振孙所说近世，指唐宋两代。明人方以智《通雅》卷三：“智每叹藏书难，读书难，编论尤难。汉、隋、唐之志皆因朝廷之力，此王尧臣、陈骙所以易从事也。宋士夫藏书如李淑、宋绶、尤袤、晁子止、陈振孙之辈皆称好事，各有书目闲为评叙，较唐吴兢西斋、杜信东斋为盛矣。”在书画鉴赏方面，尤袤对王羲之的修楔帖、米氏父子的绘画作品都有独到见解。

封建社会的一流人生，文学上应该有流派开创之功，在当朝公认大家。尤袤被方回称作“中兴四大诗人”后，一直被元、明、清有识之士认同。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写道：

至隆兴、乾道之时，尤延之之清婉，杨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丽，陆务观之敷腴，亦皆有可观者，然终不离天圣、元祐之故步，去盛唐为益远。下至萧、赵二氏气局荒颓，而音节促迫，则其变又极矣。

清人宋荦《西陂类稿》卷二十七称：

宋初晏殊、钱惟演、杨亿号西昆体；仁宗时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谓之欧、梅，亦称苏、梅；诸君多学杜、韩，王安石稍后亦学杜、韩；神宗时苏轼、黄庭坚谓之苏、黄；又黄与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秦观、李廌称‘苏门六君子’，庭坚别开江西诗派，为江西初祖。南渡后陆游学杜、苏，号为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陈与义、刘克庄诸人，大概杜、苏之支分派别也。其后有江湖、四灵，徐照、翁卷等专攻晚唐五言，益卑卑不足道。

并无人否定尤袤的文学大家地位。所以，尤袤堪称封建社会成功人士。

二

关于尤袤诗名地位，张仲谋《诗坛风会与诗人际遇——尤袤诗论略》（《文学遗产》一九九四年第二期，以下简称张文）和吴洪泽《尤袤诗名及其生卒年解析》（《文学遗产》二〇〇四年第三期，以下简称吴文）彼此有不同看法。前者承认前人把尤袤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四大诗人“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也指出尤袤的实际创作成就与他在诗坛的地位誉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并阐明了尤袤创作成就不如别人却能与别人誉望相等的两大原因：受江西诗影响小，又最先摆脱江西诗的影响，顺应了文学发展潮流；诗风平淡，符合南宋文学的审美追求。后者则否定尤袤生前曾与杨、范、陆三家并称四大诗人，并认为“四大诗人说流行之际，尤袤诗文集却已失传，也即后人并未研读其作品，便信了方回之说”，指出尤袤名列四大诗人“未必允当”。此说值得商榷。

（一）史料和推论。首先，吴文否定尤袤生前曾与杨、范、陆并称是轻率的。杨万里极为推崇尤袤，“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进退格寄张功父姜尧章》）将尤袤置于四诗翁之首；“近代风骚

四诗将，非君摩垒更何人。”（《谢张功父送近诗集》）诚斋自注四诗将道：“四人，范石湖，尤梁溪，萧千岩，陆放翁。”将尤袤列在第二。“四诗将”是将尤袤等四诗人与中兴四大名将类比，也即“四大诗人”的意思。陆游也盛赞尤袤，“遇尤公于都城兮，文气如虹。落笔纵横兮，独殿诸公。晚乃契遇兮，北扉南宫。涂改雅、颂兮，蹈躡轲、雄。”（《尤延之尚书哀辞》），殿，使动用法；涂改，刷新；蹈躡，超越。以孟轲、扬雄相比，给予尤袤很高评价。

尤袤身后，宋亡之前，刘克庄曾以尤袤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列：“萧千岩机杼与诚斋同，但才慳于诚斋，而思加苦，亦一生屯蹇之验。同时独诚斋奖重，以配范石湖、尤遂初、陆放翁，而放翁绝无一字及之。”（刘克庄《后村诗话》）此后至宋末尤袤诗名一直不衰，“《雪巢诗》芬芳一世。其故旧老苍如尤尚书延之、沈侍郎虞卿、杨待制廷秀，洎一时名胜皆拱手侧足立门庭，可谓高矣。”（陈耆卿《笈窗集》）陈耆卿在宋末“卓然为学者所宗”，其将尤袤与杨万里并列，反映了当时的一般看法。“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尤、杨、范、陆。其先或曰尤、萧，然千岩蚤世不显，诗刻留湘中，传者少，尤、杨、范、陆特擅名天下。”方回在《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中，把尤袤排在他人之前，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共识。

其次，吴文所谓后人并未研读尤袤诗作就信了方回之说失之偏颇，而张文关键问题阐述不得要领。这关键问题就是，方回做出论断前看没看过尤袤全诗。“尤藻拟刊刻尤袤诗文集，先以 20 卷付梓，请方回正讹伪。”而方回看过没有呢？张文实际上做了否定，“据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一文来看，方回应该看到了这 20 卷诗；但令人奇怪的是，方回所编《瀛奎律髓》，选尤袤五、七言律诗 31 首，全在《两宋名贤小集·遂初小稿》的范围之内。《瀛奎律髓》成书于元至元二十年（1282），在方回作《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1274）之后。如果是在 20 卷里拔尤取颖，不可能与陈起如此相合。那么推论应是，方

回只是应尤藻之请为即将刊行的尤袤诗集作跋,并未看到尤袤的 20 卷诗,他编《瀛奎律髓》时,只是从《两宋名贤小集》本《遂初小稿》中录其所有 31 首而已。”方回是列尤袤入中兴四大诗人的作俑者,而他做出定论前却没有看过尤袤的 20 卷近千首诗,这样张文就自己否定了自己关于方回列尤袤为四大诗人“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的观点。

实际上,张文推论的前提是可信的,因为它来自于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的有关记述,而结论却不是必然的。既然“作跋”在《瀛奎律髓》成书八年前,八年之中尤袤诗文集毁于兵火,八年后方回编《瀛奎律髓》时对自己八年前看过的尤袤二十卷诗记忆模糊,只好转录《两宋名贤小集》的《遂初小稿》了。这才是合乎逻辑的推论。细读方回《桐江集》卷二《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

宋中兴以来,言治者必曰乾、淳,言诗者必曰尤、杨、范、陆。其先或曰尤、萧,然千岩蚤世不显,诗刻留湘中,传者少。尤、杨、范、陆特擅名天下。三家全集版行,遂初先生尚书文简公厩后□□□独未暇及此。岁在甲戌,公之曾孙、尚书都官郎之孙、滁阳使君之子为古歙通守,博雅好古,善飞白、行草八分书,诗有家法,以回尝请益斯文,慨然有感,先以公诗二十卷侵诸梓,命回是正讹伪。回谓光尧龙渡时则有诗人陈去非、吕居仁、徐师川、韩子苍之徒,所谓及闻正始之音者。至阜陵在宥而四巨公出焉,非以其浑大典正与中原诸老并欤?诚斋时出奇峭,放翁善为悲壮,然无一语不天成,公与石湖冠冕佩玉,度骚媲雅,盖皆胸中贮万卷书,今古流动,是惟无出,出则自然。近世乃刻削以为新,组织以为丽,怒骂以为豪,谲觚以为怪,苦涩以为清,尘腐以为熟者,是不可与言诗也哉!举是而泝浹上下,其说则于今而梦想乾、淳之盛者,岂止于诗而已哉!方回跋。

不难发现,方回“请益斯文”在先,尤袤应方回之请而“慨然有感”并“以公诗二十卷侵诸梓”在后,尤袤请方回“正讹伪”,方回怎么能连看都不看就写跋文呢?可信的推论是,方回不仅看了全诗,而且所作论断带有追述尤袤身后诗名状况的性质。方回之说是一个时代的总结,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后人认同方回观点并非仅信了他一个人。

(二) 现存诗思想艺术水平。尤袤存诗才是考察他是否有资格名列南宋中兴四大诗人的有力根据。尤袤现存诗数量虽少,但体现了作者名列四大诗人的实力和水平。尤袤六十四首存诗,内容大体可分题咏游览诗、酬唱交游诗和时事纪实诗三类,涵盖了南宋诗歌主流题材。

南宋人论诗,日益鄙薄江西诗派,而提倡自然天成的诗风。张戒批评江西诗风,“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岁寒堂诗话》)他要求诗人“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如子美胸襟流出”。在民族危亡形势刺激和反江西诗风理论的感召下,陆游、杨万里等人摆脱江西诗窠臼,创新了诗歌风气,“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杨廷秀者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轴、亶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白石道人诗集·自序》)姜夔赞赏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背弃江西诗而探索新的出路。“诚斋时出奇峭,放翁善为悲壮,然无一语不天成;公与石湖,冠冕佩玉,度骚媲雅,盖皆胸中贮万卷书,今古流动,是惟无出,出则自然。”方回此语概括了南宋人健康诗风的内涵:自然、天成为基础,奇峭、悲壮、骚雅、深寄等风格争奇斗艳。尤袤现存诗也是这些健康诗风的体现者。

首先,尤袤诗是自然天成的典范。杨万里说尤袤诗“平淡”,方回说他诗“多淡”,尤袤自己也盛赞别人的诗“初不锻炼而落笔立就,浑然天成,无一语蹈袭”(《雪巢小集序》),说明他的确喜欢并锐意体现平易自然的诗风。尤袤的题咏游览诗以书面语写所见所感,如《入春

半月未有梅花》：“枯树扶疏水满池，攀翻未见玉团枝。应羞无雪教谁伴。未肯先春独探支。几度杖藜贪看早，一年芳信恨开迟。留连东阁空愁绝，只误何郎作好诗。”此诗除末句用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中“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句意，埋怨梅花不放耽误了自己写诗外，语言平易而语意明白。其应酬交游诗情挚语朴，毫不做作。如《别李德翁》：“长恨古人少，斯人今古人。二难俱益友，两载觉情亲。世态深难测，心期久益真。相看俱半百，此别倍酸辛。”以当时世风浇薄、人心不古，反衬李德翁厚道诚实和尤、李之交襟怀坦诚，语言质朴而情意真挚。时事纪实诗以我语写时事、以我诗表我心，重真实，不做作。如《易帅守》：“……如其数移易，是使政纷糅。彼席不得温，设施亦何有。淮南重雕瘵，十室空八九。况复苦将迎，不忍更回首。尝闻古为治，必假岁月久。安得如弈棋，易置翻覆手。”此诗有感于扬州和山阳主官更迭频繁、地方民力凋弊而作，诗中用官场口语、甚至百姓口语，引古制，打比方，表达忧国忧民之情，朴实无华。

其次，尤袤现存诗在自然天成的基础上包容了雄壮清奇、骚雅深婉各种风格。雄壮清奇者如《浮远堂二首》其一：“杖藜同上最高峰，脚力虽穷兴未穷。领略江山归眼界，尽吞淮海入胸中。”颇有少陵“一览众山小”的气魄。《送吴待制帅襄阳二首》其二：“欲将盘错试余锋，故拥旗麾乞外庸。南岷北津形胜地，前羊后杜昔贤踪。不妨倒载同民乐，自有轻裘折虏冲。努力功名归报国，莫思山月与林钟。”此诗期望吴环到襄阳建立西晋羊祜、杜预般业绩，可谓壮怀激烈、情调开朗。骚雅深婉者如写于绍熙五年春的《落梅》，诗人是年仲夏而卒，为其绝笔诗：

梁溪西畔小桥东，落月纷纷水映红。五夜客愁花片里，一年春事角声中。歌残玉树人何在，舞破山香曲未终。却忆孤山醉

归路，马蹄香雪衬东风。

身在家乡而自视为客，暮年当春色而心系角声。以落月象征南宋国势不振、江河日下，以落梅比喻行将走到尽头的人生。歌残舞破见出当局者迷，马上醉归反衬了诗人致仕后旁观者清。

吴文虽然低看尤袤诗名，但并没有具体分析尤诗。张文虽具体分析了尤诗，但没有通过比较说明问题。

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彼此是同龄好友。杨万里曾写诗以盛唐的李白、杜甫比自己与尤袤，“与君鬓发总星星，诗句输君老更成。别去多时频梦见，夜来一雨又秋生。故人金石情犹在，赠我琼琚雪似清。谁把尤杨语同日，不教李杜独齐名。”（《延之寄诗觅〈道院集〉，遣骑送呈，和韵谢之》）可见尤袤在杨万里心目中地位的崇高。诚斋集中与尤袤酬唱的诗俯拾皆是，由于尤袤诗散失过多，目前二人诗堪作对比的并不太多。

西归累岁却朝天，添得囊中六百篇。垂棘连城三倍价，夜光明月十分圆。竞夸凤沼诗仙样，当有鸡林贾客传。我似岑参与高适，姓名得入少陵编。（尤袤《蒙杨廷秀送西归朝天二集赠以七言》）

梁溪归自镜湖天，笔卷湖光入大篇。倾出锦囊和雨湿，炯如柘弹走盘圆。许分句法何曾付，自笑芜辞敢浪传！两集不须求序引，只将妙语冠陈编。（杨万里《偶送〈西归〉〈朝天〉二集与尤延之，蒙惠七言，和韵以谢之》）

杨万里送《朝天集》来，尤袤题此诗致谢，杨万里相和。二诗同一背景，内容相关性极强。尤袤诗首句巧妙地将杨万里两个诗集名称串连起来，又暗写淳熙九年杨万里家乡守母丧，三年后返行在，五月

任职吏部郎中之事。“垂棘”是春秋时晋国名玉；三、四两句用价值连城的美玉渲染杨诗的厚重和光华。“鸡林”典出《新唐书·白居易传》，常用来形容文章精美，人们争相购阅；五、六两句预言杨诗将在朝野广为传阅、好评如潮。末二句以岑参、高适自比，而以杜甫赞许杨万里，为杨氏“二集”多处写到自己而深感荣幸。全诗用典精当，比拟贴切，意境饱满，文情并茂。相比之下，杨诗意境风韵要稍次一等。

陆游与尤袤互为知己，“尤袤与务观为至好。尤集不传，陆游诗文集有关资料亦不多；然尤氏之荐务观，务观所撰《祭文》之沉挚，均足觐其相知之厚。”（于北山《陆游年谱》）尤、陆诗可比处在其咏怀诗：尤袤更关心民生，陆游更关心国计。试看同在风雨之夜：

十年江国水如淫，怕见三秋雨作霖。可念田家妨卒岁，须烦风伯荡层阴。禾头昨夜忧生耳，木德何时却守心。兀坐书窗诗作祟，寒虫呜咽伴愁吟。（尤袤《次韵德翁苦雨》）

秋雨不肯晴，秋夜不肯明。寸心集百忧，厌此点滴声。岁月不贷人，老病忽至此。丈夫本忧世，儿女乃畏死。（陆游《夜雨枕上》）

尤袤忧粮食欠收，老百姓难以度日；陆游忧岁月蹉跎，报国壮志难酬，但都写得感人至深。当然不是说尤袤无诗写及宋、金对峙，陆游无诗写到农民疾苦，只是尤袤写及宋、金对峙缺乏进取精神，“方持紫囊侍西清，忽领雄藩向暑行。谁谓风流贵公子，甘为辛苦一书生。词源笔下三千牍，武库胸中十万兵。从此君王宽北顾，山南东道得长城。”这首《送吴待制帅襄阳二首》其一，意思仅在守住襄阳以解君王北顾之忧，无法与陆游“尽复汉唐故地”的魄力相比。陆游的农民诗多以好奇的眼神表现民风淳朴，即使写到生活艰难也洋溢着知足常乐的满足，“强健如翁举世稀，夜深容我叩门扉。大儿叱犊戴星出，稚

子捕鱼乘月归。骨肉团栾无远别，比邻假贷不相违。人间可羨惟农亩，又见秋灯照捣衣。”（《访村老》）缺少尤袤那种“忧民赢得鬓毛斑”“待哺饥民偏恋德”十指连心的切身和真挚。尤、陆诗情虽不同但同样高洁，风格不一但各具其美。

范成大与尤袤交往最少，但二人诗歌也有可比点。范、尤皆清官循吏、诗坛大家，深得《诗经》风神。尤袤的《台州四诗》其二：“百病疮痍费抚摩，官供仍愧拙催科。自怜鞅掌成何事，赢得霜毛一倍多。”鞅掌，形容公务繁多。此诗写为官地方，违心地科敛百姓，以至白发日增，从官员的角度写民生艰难。范成大的《催租行》则从百姓角度，正面表现苛捐杂税敲骨吸髓。二者异曲同工。尤袤虽不能如范成大出使金国，用组诗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 and 心声，但他对苟且偷安也是心怀不满的，其《梅花二首》其二“冷蕊疏枝半不禁，眼看芳信日骀骀。雪霜不管朝天面，风月能知匪石心。望远可无南北使，客愁空费短长吟。年年准拟花排恨，不道看花恨更深。”赏梅之中而言及“南北使”，吟风弄月时谈“匪石心”，咏梅而侧重“花排恨”、抒发个人“恨更深”，含蓄地表达了对苟且偷安的不满。

总之，正如四库全书《梁溪遗稿》提要所说：“袤在当时，本与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并驾齐驱。今三家之集皆有完本，而袤集独湮没不存，盖文章传不传亦有幸不幸焉。然即今所存诸诗观之，残章断简，尚足与三家抗行。以少见珍，弥增宝惜，又乌可以残剩弃欤？”尤袤与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相比，诗歌各有所长，列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当之无愧。

三

于北山先生《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融年谱、诗文系年和研究资料于一体，以谱主有生之年为经，每年以时事、谱文、谱注为纬，时事勾勒当年朝政大事，谱文列举谱主当年作为，谱注列出数据来源，谱

文与谱注之间是论点和论据、立论和注脚的关系，总体上以谱文严谨、谱注翔实著称。作者涉猎大量文化典籍，组织充分而典型的材料，详尽而准确地描绘谱主的行止履历，考证谱主诗歌和散文的创作背景及其涉及的人、事、物，描述谱主行止履历和诗文创作的历史环境。

本书取《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体例而有所简化和创新。

吴洪泽先生是《全宋文》尤袤卷的点校者，挟参编《全宋文》广泛涉猎宋代典籍的余威、剩勇从事《尤袤年谱》的撰写，有‘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优势和驾轻就熟、水到渠成的便利。其《尤袤年谱》以两万多字的篇幅，将谱主一生六十八年主要年份的主要事功勾勒出来，而且在诗文系年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尤袤生平研究方面作了开创性工作。但也有明显不足：

首先，因为资料搜集不充分，加上作为简谱不需展开资料，也就很难对资料进行精细分析，因而有些地方表述不够严谨，或漏掉谱主活动和事功。

再次，相关资料的综合研究不够，因而个别地方谱主若干活动的因果关系不明显。

再其次，谱主及其作品的相关资料搜集不充分，漏掉了谱主不少活动和事功。

本书内容吸收了吴洪泽《尤袤年谱》的一切有益成分，而做了大量的补正、增补、开拓和深化。

四

尤袤诗文目前收集最完备的，诗歌方面是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全宋诗》。该书第四十三册 2336 卷收尤袤诗，在康熙年间朱彝尊辑、尤侗印《梁溪遗稿》诗抄和一九三五年尤桐排印的《锡山尤氏丛书甲集七种·梁溪遗稿》诗抄及补编所收尤

袤诗的基础上,删去已被证明是他人之作的《送赵成都二首》、《拄杖》,加入《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九新发现的《易帅守》和《顺治泾县志》卷一一新发现的《题秋霜阁后山泉》合编为一卷,共六十四首。

《全宋诗》对尤袤诗没有系年,仅个别诗题及题下注有系年内容,如《己亥元日》、《正月二十八日夜大雪^{*丑}》和《庚子岁除前一日游茅山》。对尤诗系年颇有成就的是当今学者吴洪泽,其《尤袤年谱》(见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资料中心编《宋代文化研究》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吴氏系年的尤诗有:《淮民谣》(绍兴三十一年)、《台州郡斋杂咏十二首》中的《清平阁》、《霞起堂》、《玉霄亭》、《参云亭》、《双岩堂》、《乐山堂》加《次韵德翁苦雨》、《寄林景思》(以上淳熙三年),《台州郡斋杂咏十二首》中的《君子堂》、《节爱堂》、《凝思堂》、《匿峰亭》、《驻目亭》,另《入春半月未有梅花》、《德翁有诗再用前韵三首》、《台州四诗》、《张公洞》(以上淳熙四年),《刘屯田墓壮节亭》(淳熙六年),《送晦庵南归》(淳熙八年),《送赵子直帅蜀得须字二首》(淳熙十三年),《蒙杨廷秀送西归朝天二集赠以七言》(淳熙十五年),《落梅》、《海棠盛开》(绍熙五年),共三十首。其中《入春半月未有梅花》系年缺乏根据。

尤袤散文收集最完备的是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出版的《全宋文》。该书卷四九九九、五〇〇〇和五〇〇一为尤袤散文,共收录五十六篇。按来源分述:一是清康熙年间尤侗刊、朱彝尊辑《梁溪遗稿》的尤袤文:《大行太上皇帝庙号疏》、《又一首》、《献皇太子书》、《临海县重建县治记》、《节爱堂记》、《霞起堂记》、《玉霄亭柱记》、《报恩光孝寺僧堂记》、《跋兰亭八首》、《朱逢博诗集序》和《与吴斗南书》十五题二十二篇;二是一九三五年尤桐排印的《梁溪遗稿》文抄补编增辑的尤袤文:《〈申鉴〉题辞》、《赠故太师王公神道碑》、《龙图阁学士钱周林志铭》、《说文系辞跋》、《独醒杂志跋》、《昭明文选跋》、《跋米元晖潇湘图卷》、《范文正公

与尹师鲁二帖跋》、《答杨客亭启》、《定业院新铸铜钟记》、《祭李白文》、《论藏记》、《与曾侍郎无玷书》、《论缓定配享疏》、《应诏上封事》、《谏不省重华宫上封事》、《谏召陈源姜特立上封事》、《言攻道学之非疏》、《吕氏家塾读诗记序》、《五贤祠》和《山海经跋》等二十一篇；三是编者新增辑的尤袤文：《论救荒之政奏》、《荐蔡元定章》、《乞俟丧毕再议升配奏》、《乞裁定将来明堂大礼所设神位奏》、《乞于后殿视事奏》、《论官制奏》、《人对奏札》、《谢赐生日酒物表》、《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跋尾》、《河南集跋》、《二贤堂记》、《吴公墓志》、《祭直阁大著郎中吕公文》十三篇。

本人另外发现尤袤散文两篇：一是《题〈范文度模稷帖〉》：“范文度所书兰亭，不拘拘然求合其形似，而尽得右军用笔之意，真所谓善学柳下惠者。欧阳公《集古录》已载此书，恨未见之。今始识面，信名下无虚士也。锡山尤袤。”此文见清人卞永誉《书画汇考》卷五。按《江南通志》，卞永誉是正白旗人，康熙二十三年任江苏按察使，《范文度模稷帖》可能是其任上搜罗到的，上有尤袤题文。范文度，北宋书法家。宋人董更《书录》卷中：“范文度能书，有樵本《兰亭记》，六一先生跋云：宋兴百年，雄文硕儒，比肩而出，独字学不振，每以为憾。今乃获见范君笔法，信乎时不乏人。”可见其书法在宋初地位。尤袤题文主要表达对范文度所临王羲之《兰亭集序》神似的羡慕之情。

二是《戒子孙宝藏山谷帖辞》：“山谷此帖，余初官三衢买之。无钱，剥落茶杯托扣银数两，以易之。子孙其永宝之。锡山尤延之书。”此文见《诚斋集》卷一百《杂著题跋》之《跋尤延之戒子孙宝藏山谷帖辞》。三衢：即婺州。《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七：“衢州，本旧婺州信安县也。武德四年平李子通于信安县，置衢州，以州有三衢山，因取为名。”尤袤所题《山谷帖辞》买于绍熙元年知婺州时，则此文必写于绍熙元年。

加上《全宋文》无缘无故地删去的《梁溪遗稿》上《论贺正使不当

却疏》(《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系此文于淳熙十四年十二月),尤袤共有散文五十九篇。

《全宋文》收尤袤文大多数有明确系年,没有系年的仅《谏召陈源姜特立封事》、《言攻道学之非疏》、《雪巢小集序》、《雪巢记》、《谢赐生日酒物表》、《与吴斗南书》、《答杨客亭启》、《定业院新铸铜钟记》、《龙图阁学士钱周林志铭》、《吴公墓志》、《赠故太师王公神道碑》、《祭李白文》等。

在现有文献数据条件下,尤袤诗文系年可以取得进一步的成果。诗歌方面,由于吴洪泽的《尤袤年谱》实际上是简谱,资料的搜集不够全面,对谱主的诗文背景考察没有充分展开,因而有二分之一的作品没能指明创作年代。当然,由于尤袤的《遂初小稿》、《梁溪集》和《内外制》的不存,也许有些诗歌永远都不可能准确的系年,但充分研读目前已有文献数据,部分诗歌还是可以认定其创作年代的。

《易帅守》,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九(起绍兴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壬寅尽七月二十一日壬辰):“泰兴县令尤袤,以阳、楚频易帅守,作诗以讽之曰:‘维扬五易帅,山阳四易守。我来七八月,月月常奔走。帑藏忧煎熬,官民困驰骤。世态竞趋新,人情盖诣旧。如其数移易,是使政纷揉。彼席不得温,设施亦何有。淮南重雕瘵,十室空八九。况复苦将迎,不忍更回首。尝闻古为治,必假岁月久。安得如奕棋,易置翻覆手。’”按《光绪泰兴县志》卷十六《名宦》:“高宗 绍兴三十一年,尤袤,常州无锡人,由进士。……三十五年,叶畴,王爝。”三十五为三十二年之误,尤袤任泰兴知县只一年。此诗写于绍兴三十一年七月。

《题米元晖潇湘图二首》,见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十一。“万里江天杳霭,一村烟树微茫。只欠孤篷听雨,恍如身在潇湘。淡淡晴山横雾,茫茫远水平沙。安得绿蓑青笠,往来泛宅浮家。淳熙辛丑仲夏,梁溪尤袤观于秋浦。”1935年尤桐印《锡山尤氏丛刊集》时将其辑

出编入《梁溪遗稿》诗抄补编。此诗原是题在《米元晖潇湘图》上的，为尤袤现存诗中惟一的题画诗，内容主要描摹画面景物。淳熙辛丑即淳熙八年，是年尤袤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其辖境包括池州。按南宋欧阳忞《方輿胜览》卷十六，秋浦是池州城南一水陆要冲。此诗写于淳熙八年五月无疑。吴洪泽先生在其《尤袤年谱》的“淳熙八年辛丑”条下，列“二月，跋米元晖潇湘图卷”，是不准确的。

《浮远堂二首》，见尤桐印《梁溪遗稿》诗抄补编。《全宋诗》卷2336 尤袤《浮远堂二首》编者按：“此二诗尤桐谓从《江阴县志》辑出，今查明、清诸种《江阴县志》均未见，姑系此备考。”但尤桐可能是从当时可见的孤本《江阴县志》辑入的。此诗系年的关键是澄清浮远堂的所在。按《光绪江阴县志》卷三《山川》：“君山在澄江门外二里……山之北有楼面江，曰望江楼，宋浮远堂故址在其上。”《光绪江阴县志》卷十二教授：“（乾道）四年，尤袤，字延之，无锡人，宣教郎，有传。（乾道）五年，魏中复，迪功郎。”可知，尤袤在江阴做教授只乾道四年一年。故此诗写于乾道四年无疑。

《寄林景思》，见林表民《天台续集别编》卷四。林景思名宪，客居台州。按首句“临海睽离七度春”，临海是台州的首县，可知此诗作于淳熙十一年。淳熙四年尤袤离台州任，七年后的淳熙十一年在朝中任职，写此诗表达相思之情。吴洪泽系此诗于淳熙三年，显然是不妥当的。

《题秋霜阁后山泉》，见顺治《嘉庆泾县志》卷三一《辞赋》：“尤袤，字延之，无锡人，绍兴进士。《秋霜阁后山泉》：‘谁把机关引石泉……’”同上卷一一：“秋霜阁在水西崇庄寺后，今废。”此寺建于宋，取李白“五月思貂裘，为言秋霜落”之义。秋霜阁居两山之间，中有涧水清冷可爱，遇大雨则瀑布自高而下，修竹古木掩映左右，为水西八景之一。按《宋史·地理四》：泾县属宣城，宣城为江南东路之一州，则此诗写于尤袤任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的淳熙七年。

《大暑留召伯埭》和《重登斗野亭二首》所留埭、所登亭都在扬州境。《明一统志》卷十二：“召伯埭，在江都县东北四十五里。晋谢安镇广陵时所筑，民思其德，比于召公，故名。又名召伯堰。”《江南通志》卷三十三：“斗野亭在江都县邵伯埭，宋熙宁二年建。《舆地志》云：‘扬州于天文属斗野，故名。绍兴元年，郑兴裔更造于州城迎恩桥南，嘉定间崔与之改题曰江淮要津’。”尤袤平生未曾在扬州为官，但曾任泰兴知县和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泰兴近扬州，尤袤作为知县，上任或进京扬州是必经之地；而扬州南宋时属淮南东路，《宋史·地理四》：“（淮南东路）南渡后，州九：扬、楚、海、泰、泗、滁、淮安、真、通，军四：高邮、招信、淮安、清河，为淮东路”。按两诗内容，《大暑留召伯埭》情感外露而《重登斗野亭》含蓄蕴藉，故前者写于初入仕途的绍兴三十一年知泰兴时，而后者写于十八年后作者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的淳熙六年初。

散文方面，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可以准确系年的七篇：

《吴公墓志》，见雍正十年刻、宋人李子原的《象山先生年谱》卷中。按陆九渊《象山集》卷二十七《吴公行状》：“公讳渐，字德进，姓吴氏。……淳熙十年六月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某在童稚时，为公所知，后又妻以其女。……淳熙十一年九月既望，婿承奉郎充详定司勅令所删定官陆某状。”可知吴公即陆九渊岳父，淳熙十年六月卒。陆九渊的《行状》写于淳熙十一年九月既望，墓志一般在行状基础上写成，故尤袤此文当写于同年十月。

《赠故太师王公神道碑》见宋人王之道《相山集》卷三〇《附录》。按尤袤此文，王公即《相山集》的作者王之道，因其子王蔺淳熙十六年正月参知政事而得追赠少师，次年光宗改元，王蔺又知枢密院事，“枢使罢政还故乡，周视松楸，乃谋刻其先德于墓之碑，而以其辞属袤。于是，太师之薨盖二十有五年矣。”按《宋史·光宗本纪》，王蔺罢知枢密院事在绍熙元年十一月，故尤袤此文写于绍熙元、二年之交。

《祭李白文》，见清人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六《外纪》，原题尤袤《李白墓》，尤桐印《锡山尤氏丛刊集》时辑入《梁溪遗稿》文抄补编并易今题。按祝穆《方輿胜览》卷十五《太平州》：“李白墓：《郡志》：李白初葬采石，后迁青山，去旧坟六里。”采石在当涂县，南宋时属太平州，而尤袤绍熙元年曾知太平州，故此文写于是年。

《谢赐生日酒物表》，见《诚斋文集》卷八十六，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全宋文》尤袤文时辑入，且题下有“代梁叔子”注。尤桐在《梁溪遗稿》文抄补编之《答杨客亭启》文后注曰：“文简公工为四六，《诚斋文集》卷八十六《诗话》云：梁叔子丞相生日，孝宗赐酒物，是时梁母太夫人在，尤延之代作谢表云：‘小人有母，虽喜君羹之尝；大烹养贤，每虞公餗之覆。’可证也。”^①按《宋史》梁克家本传：梁克家字叔子，乾道“八年，诏更定仆射为左右丞相。拜克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故此文写于乾道八年。

《与吴斗南书》，见《万卷楼精华藏书记》卷一。按元人陆友仁《吴中旧事》，吴仁杰字斗南，其先洛阳人，居吴中。根据尤袤文中“顷得吕东莱所定《古易》一篇，朱元晦为之跋，当以板行”之语，结合朱熹《晦庵集》卷八十三跋吕伯恭书说：“予往年送伯恭父于鹅湖，知其有此书，而未见也。……今伯恭父之内弟曾侯致虚谪木南康，而属予记其后。予惟伯恭父所以告予者，虽其徒或未必知，因具论其本末如此，使读者知求伯恭父晚所欲阙者而阙之，则庶几乎得其所以书矣。绍熙壬子岁除日，新安朱熹书。”尤袤信文中所谓吕东莱所定《古易》，即其父和朱熹谈过的“此书”；朱熹跋文所谓“曾侯致虚谪木南康”，乃在尤袤文中所谓“朱元晦为之跋，当以板行”稍后。朱熹跋写于绍熙三年，故尤袤文也写于绍熙三年。

① 见南京图书馆藏《锡山尤氏丛刊集甲集》（南京古旧书店书号 24693）之《梁溪遗稿》文抄补编，1935 年印。

《答杨客亭启》，见《客亭类稿》卷一五。客亭，杨冠卿号。《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客亭类稿》十五卷，宋杨冠卿撰。冠卿字梦锡，江陵人。”同上卷六有杨客亭的《谢江东漕总启》，虽为骈文艰涩难解，但内容与尤袤此文形成呼应，尤其是互相推扬之语丝丝相扣。当是杨先向尤呈送诗文，尤后写信作答，杨再撰启相谢。尤袤淳熙六年所任提举江东常平茶盐，与杨客亭称其为只有转运史才能相称的‘漕总’最接近，可能是出于讨好尤袤而有意为之。故系此文于淳熙六年，尤袤时任提举江东常平茶盐。

《定业院新铸铜钟记》，见尤桐《锡山尤氏丛刊集》甲集《梁溪遗稿》文抄补编。尤桐注：“《嘉定赤城志》：临海义诚乡，在县南一十里。又白岩山在县西一十二里，旧名白马。唐天宝六年改今名。又定业院在县南二十五里，唐光启四年建，景福二年名白岩，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又王参政之望墓，在县南二十里定业院侧。”定业院在台州境，故系此文于尤袤知台州期间。

吴洪泽《尤袤年谱》对尤袤散文系年有误的两篇：《雪巢小集序》（见《赤城志》卷一七），《雪巢记》（见《赤城志》卷一五）。按董斯张《吴兴备志》卷十三：“吴兴林宪字景思，少从其父宦游天台，因留萧寓焉。初贺参政允中奇其才，妻以女孙而不取奁田。贫甚，为诗学韦苏州。淳熙五年尤延之为作《雪巢记》，又为《雪巢小集序》。”故此二文写于淳熙五年。

《全宋文》尤袤散文系年有误的一篇。《应诏上封事》，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三〇六，文前有“枢密检正尤袤上奏曰”字样。按《中兴东宫官僚题名》：“尤袤，淳熙十年十月以吏部员外郎兼侍讲；十一年八月除检详，仍兼；十二年正月除右司，仍兼；八月除检正，仍兼”。尤袤淳熙十二年八月除检正，此文只能写于淳熙十二年八月以后，而不是淳熙十年。

本书在对尤袤诗文作品系年进行重新研究和补正的基础上，将绝大多数诗文系年于尤袤生平中。

编 例

一、本书的《前言》相当于尤袤生平、思想和文学创作总论。

二、本谱体例：每年首列时事，次述谱主当年主要活动和事功。

三、时事部分，用小五号仿宋体排出。从帝王本纪中提取当年重大事情，作为谱主活动的社会背景。

四、谱主当年活动和事功，以时间先后为序用黑体字列出。内容包括谱主成长经历、仕途履历、主要政绩、交游活动、文学创作等内容。当谱主事功出现空白时，则安排与谱主关系密切的相关人物（主要是中兴四大诗人）的活动填补。

五、活动和事功条目之下所列文献资料，从人物、官职、地理和事件起因结果等角度对事功条目提供支持和说明，间或穿插说明和评论文字。

六、文献资料说明及其作者简介，用小五号宋体排出，内容主要来源于《四库全书》的相关《提要》。

目 录

《淮上文丛》总序	1
《尤袤年谱》序	1
编例	1
前言	1
尤袤年谱	1
出生前	
尤袤及其家世	1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	3
哲宗元符年间	5
徽宗大观年间	5
有生之年	
宋钦宗靖康二年(高宗建炎元年) 一岁	6
宋高宗建炎二年 二岁	7
建炎三年 三岁	8
建炎四年 四岁	9
宋高宗绍兴元年 五岁	10
绍兴二年 六岁	10
绍兴三年 七岁	12
绍兴四年 八岁	13
绍兴五年 九岁	14
绍兴六年 十岁	14

绍兴七年	十一岁	16
绍兴八年	十二岁	17
绍兴九年	十三岁	17
绍兴十年	十四岁	18
绍兴十一年	十五岁	19
绍兴十二年	十六岁	19
绍兴十三年	十七岁	20
绍兴十四年	十八岁	22
绍兴十五年	十九岁	22
绍兴十六年	二十岁	23
绍兴十七年	二十一岁	24
绍兴十八年	二十二岁	26
绍兴十九年	二十三岁	28
绍兴二十年	二十四岁	30
绍兴二十一年	二十五岁	31
绍兴二十二年	二十六岁	31
绍兴二十三年	二十七岁	32
绍兴二十四年	二十八岁	32
绍兴二十五年	二十九岁	33
绍兴二十六年	三十岁	34
绍兴二十七年	三十一岁	34
绍兴二十八年	三十二岁	35
绍兴二十九年	三十三岁	35
绍兴三十年	三十四岁	36
绍兴三十一年	三十五岁	37
绍兴三十二年	三十六岁	40
宋孝宗隆兴元年	三十七岁	41
隆兴二年	三十八岁	42
乾道元年	三十九岁	42
乾道二年	四十岁	43
乾道三年	四十一岁	43

乾道四年	四十二岁	44
乾道五年	四十三岁	46
乾道六年	四十四岁	47
乾道七年	四十五岁	49
乾道八年	四十六岁	52
乾道九年	四十七岁	56
淳熙元年	四十八岁	59
淳熙二年	四十九岁	60
淳熙三年	五十岁	65
淳熙四年	五十一岁	69
淳熙五年	五十二岁	77
淳熙六年	五十三岁	84
淳熙七年	五十四岁	97
淳熙八年	五十五岁	106
淳熙九年	五十六岁	113
淳熙十年	五十七岁	119
淳熙十一年	五十八岁	125
淳熙十二年	五十九岁	130
淳熙十三年	六十岁	137
淳熙十四年	六十一岁	142
淳熙十五年	六十二岁	152
淳熙十六年	六十三岁	166
宋光宗绍熙元年	六十四岁	175
绍熙二年	六十五岁	183
绍熙三年	六十六岁	184
绍熙四年	六十七岁	191
绍熙五年	六十八岁	195
死后		
宋宁宗庆元二年		202
宋宁宗庆元五年		202
宋宁宗嘉定年间		203

宋理宗宝庆元年	206
宋理宗淳祐二年	208
宋度宗咸淳十年	209
宋端宗景炎二年	210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213
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	214
明英宗天顺五年	214
明孝宗弘治年间	215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	218
清康熙三十九年	218
清雍正元年至乾隆十七年	221
清乾隆二十九年	222
清道光元年	223
清光绪二十三年	223
公元一九三五年	224
一九九三年	226
一九九四年	226
一九九八年	229
二〇〇四年	231
二〇〇六年	233

附录

《宋史·尤袤传》	235
尤玘《万柳溪边旧话》	240
尤侗《家谱本传》	250
参考书目	252
人名索引	256
尤袤诗文索引	260

后记	264
----------	-----

尤袤年谱

尤袤及其家世

尤袤字延之，号梁溪居士，又号遂初居士，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著名书画鉴赏家，藏书家。

按《万柳溪边旧话》：尤袤高祖尤叔保，从福建晋江迁居江苏常州西禧里，再迁江苏无锡白石里，为当时书画名家。书画润笔索价甚高，颇雄于财，在无锡创下一大家业，晚年以孙尤辉贵显，赠待制。尤叔保二子，长大成，次大公。

尤袤曾祖尤大成，不仕。祖父尤申，字阳秋，号清素道人。生甫岁而父母双亡，中年推辞从弟尤辉带来的推恩官，终身布衣淡食自如。父时亨，字逢盛，号云耕。性至孝，倾财与贤豪交，乐于急人危难，年四十二以劳瘁卒。赠官少师。母耿氏，与父时亨同年同月同日卒。

尤家至无锡后的第三代、第四代，靠尤大公的儿子尤辉（尤袤堂祖）、孙子尤著（尤袤堂叔）挺立门户。尤辉“登哲宗绍圣元年进士，以荐试学官高等，除教授，凡三转至礼部员外郎，权国子司业，迁司封郎，进太常卿，兼谕德，累除国子祭酒、中书舍人、给事中，久之拜兵部

尚书，寻知枢密院事，除观文殿大学士，知建康府，加少保，致仕。年八十五薨，赠少师，谥文献。”尤著“绍兴二年第二名进士，有文名，尝主管吏部架阁文字，除太学录，兼实录检讨官，擢博士，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由礼部郎中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榷，工部侍郎，以疾致仕。”而尤袤祖尤申、父尤时亨不曾入仕。

尤家到了第五代，尤叔保的长房长重孙尤袤崛起官场，第六代、第七代更是尤袤所在的长房人丁兴旺，做官盛极一时。尤袤二子，长子棐，字与忱，号五湖，以荫入仕，累官兵部侍郎；次子概，字与平，淳熙二年进士，历建康府推官，擢左朝奉郎、太常博士，著有《绿云寮诗草》。尤袤堂弟尤袤三子：尤梁、尤森、尤栋。尤梁无后，过继尤袤次子尤概的次子尤燿（同耀）为后。尤栋“学最早，十岁通五经，十五已阅万卷矣。善为古文，累举不第。至度宗景定三年，始登方山京榜进士。令山阳，不乐吏事，告归。荐补州教授，召为秘书正字，不能佞权要，出为广德刺史致仕。家贫，享大耄清福。二子焘、照，皆仕不显，而博学有名。当是时，江南郡邑金石文章皆其父子之笔，至今石碑布满诸处，本邑中更多。刺史公年少于庄定而叔行也。”这段话中的“刺史公”即尤栋，“庄定”即尤焞，尤焞是尤袤长子尤棐的长子，则尤栋与尤棐同辈。

尤袤孙子中，尤焞、尤燿（过继给尤梁）影响巨大。尤焞、尤燿这代人的后人，在《万柳溪边旧话》中：只尤燿香火传承次第清楚。“寺丞公，讳燿，太常博士，公仲子，字仲微，生世禄家而好艺文。既长，益习经术，其业遂为江南士子心服。久不登第，及门受经诸生，岁以百数。公选其最贫者给食，次贫者给毫楮，士心益向。公既嗣为正平公子，更宗。英年四十，始以大父荫出仕。仕至卫尉寺丞郎，拂衣归，教诸生如故。年六十三卒，绍定癸巳也。生子将作公^讳带，字公垂，资稟最高，少与父门下诸名生切磋十年，读书万卷，性喜为诗。有《复初斋诗稿》十二卷行世。以伯父庄定公荫，授太常寺大祀，擢将作监主簿。以诗忤达者，去官。生子一，即玘之大父也。以玘推恩，追封中宪大夫，同签枢密院事。中宪公^讳志，字尚之，配郡君司马氏，生九子，不育

者七。独先君亚仲公^{讳交}，与叔氏颖父^{讳秀}存。先君以玘推恩，累进亚中大夫，金太常礼仪院事，配先母魏郡夫人司马氏，生玘。颖父公生从兄良器，仕为提刑点检，子即天泽也。天泽与君同撰尤谱。终慕公^{讳山}，字符镇，度宗景定中，有名太学，素谨厚缄默，有志操，晚年坚高尚之节，有劝之仕者，辄以醇酒醉之。私谓家人曰：‘吾家三百年科第，十世冠裳，宋恩渥矣。吾何忍失身二姓乎？愿肥遁终身耳。’公与予仕隐虽异迹，公真淳厚君子也。”

尤耀（尤家居无锡后第七代）生尤带，尤带生尤志，尤志生尤交，尤交生尤玘。尤玘堂弟尤秀生尤良器，尤良器生尤天泽。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一：《万柳溪边旧话》元尤玘撰，玘字君玉，号知非子。自称尤袤之后，不知其世次。旧本题为宋人，今此书后跋称玘为大司徒，则尝官户部尚书；又末条称终慕公不肯仕元，则当为元人。而卷首题门人张雨填讳，则又句曲外史之师，当在元中叶以后也。书中所记皆尤氏先世事，未有玘曾孙实践，称宏治二十九年于祠屋中求得旧本，简断墨暗不可读者逾半，命门人许灵钞其完者，而恨全帙之不可得。是此书已非完本矣。

一〇四〇至一〇五四间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 出生七十三年前

高祖尤叔保从晋江迁居江苏常州，再迁无锡定居，开创家业。

按《江南通志》卷一百一十九《选举志》进士：“元符……尤辉，无锡人。”尤辉中进士约在三十岁，其父尤大公大约五十岁，其祖尤叔保则大约八十岁。以尤叔保四十岁迁家计，则其迁家约在尤辉中进士四十年前，即北宋仁宗庆历年间。

《万柳溪边旧话》：“始迁祖赠待制公^{讳叔保}，自晋江避难入吴，往

来吴中诸郡，未有定处。尝同王枢密、康靖公游浮玉山，宿壮缪侯祠中，以卜居求梦。夜梦侯手赐锡器，器中书一成字，觉以告康靖，康靖曰：‘器者，器皿也，皿上着一成字；锡者，常之西南有锡山，神明赐公锡器，意者俾公居无锡，而子孙盛乎？’始祖遂领神意，定居锡之许舍山中，命子孙世世奉壮缪侯香火。待制公徒手入吴，以正直名世，缙绅多厚遇之。性最颖善书，尤长方丈扁额字，间以绘画自娱，求者必厚价然后落笔，故晚年颇雄于财，园亭池馆为一时绝胜。许舍山中祖基，乃买江氏敝居而新之者也。东偏楠厅三间，壮伟高敞，玉蝶梅四十二树环绕之，待制公善书，书环玉堂三字于梁间，后文献公^讳辉于绍圣元年毕渐榜登第，四十二岁而入玉堂，四十二树之兆也。^{事详居墓志中。}文献公生宋神宗熙宁七年八月朔日。待制公尝游福胜禅寺，少饮即醉，午睡一竹榻。既觉，有长眉老僧坐其旁，告公曰：‘吾居凤皇山，禅定百年，传先师相气之法。见先生左鼻气如松，右鼻气如云，此身后清贵，永永留名，子孙贵盛，罕有其比，但不及亲见之耳。’相与结纳而别，后果如老僧之言。今公不迁之祠，扁云松堂，盖自定也。许舍山多许氏，有修吾先生，精于礼乐，文献公师事之，先生即选为长婿，爱同诸子。公后与修吾长子、少卿公德之，同年举进士，又与德之相继拜司封郎中，人以为奇。许舍山深多虎，童男女昼亦不敢出户。待制公忧之，乃命苍头拾楝子数十斛，预作大绳，以楝子置绳股中，埋于山之四周。不四五年，楝树长大如城围，山中人号为楝城。相与出资，造四门于四方，晓开夜闭，虎遂不敢逾城而入。山中人德公，世世尸祝之焉。关侯祠凡三易而后定，筑于青枫岩下。祠后潭水，清澈可爱，另立一方亭对潭，扁曰云留亭。题两边柱曰：‘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皆待制公手笔。待制公奉关侯不异祖先，朔望必拜，余日隔三五日必来洒扫虔揖，培灌竹木，故竹木比他山麓更森蔚可爱。春秋多游人，亦有进关侯香者。待制公晚年畏寒，慎于出户。已经一月不入祠，一日微雪中，肩舆而来，以袖拂侯像之尘，侯两颧若有汗者。待制公以为洒扫之后，误以水及像，乃手拭之，既干稍久复有，心甚疑之。不觉泪下速归。便卧疾一月而终，正除夜也。”

一〇九八至一一〇一 哲宗元符年间 出生二十六年前

堂祖尤辉中进士。

尤辉，登哲宗元符年间进士，以荐试学官高等，历官国子司业、中书舍人、给事中，拜兵部尚书，知枢密院事。以观文殿学士出知建康府，加少保致仕。卒年八十五，赠少师，谥文献。

《万柳溪边旧话》关于尤辉中进士有两种说法，一为“文献公^{讳辉}于绍圣元年毕渐榜登第，四十二岁而入玉堂，四十二树之兆也。事详居墓志中。文献公生宋神宗熙宁七年八月朔日。”另一为“文献公^{即尤辉}借苏州藉荐名淮漕不第，复归里中，明年州荐始登进士。”莫知孰是。只能以《江南通志》卷一百一十九《选举志》进士：“元符……尤辉，无锡人”为准。

一一〇七至一一一一 徽宗大观年间 出生十六年前

堂祖尤辉致仕。

《万柳溪边旧话》：尤辉“以荐试学官高等，除教授，凡三转至礼部员外郎，权国子司业，迁司封郎，进太常卿，兼谕德，累除国子祭酒、中书舍人、给事中，久之拜兵部尚书，寻知枢密院事，除观文殿大学士，知建康府，加少保，致仕。”然《景定建康志》不载其事。

一一二七 宋钦宗靖康二年（高宗建炎元年） 丁未 一岁

【时事】 上年金人南下灭宋，本年五月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是为宋高宗。

二月十四日，尤袤生。

《万柳溪边旧话》：“文简公生靖康丁未。”丁未年即靖康二年。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第三甲“第三十七人尤袤，常州无锡县开化乡白石里。”“第三十七人尤袤，字延之，小名盘郎，小字季良，年二十二。二月十四日生。外氏耿，永感下第百九。兄弟四人。二举。娶唐氏。曾祖大成，故，不仕；祖申，故，不仕；父时亨，故，不仕。本贯常州无锡县开化乡白石里，父为户。”绍兴十八年年二十二，溯推生年为建炎元年。

尤侗《家谱本传》：“公生靖康丁未，卒绍熙甲寅，享年六十有八。史称七十，举全数耳。”靖康丁未，即钦宗靖康二年，高宗建炎元年。

四库全书提要：《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一卷，宋王佐榜进士题名录也。考宋时廷试于榜、唱名、谒先圣先师、赴闻喜宴，列叙名氏、乡贯三代之类，具书之，谓之同年小录。高宗南渡后，自建炎二年李易榜至是七设科矣，是科凡三百三十人；又特奏名四百五十七人，其四百五十六人缺，录内仅存一人。首载前一年御笔手诏。三年一科取进士，既为定制，而又必以手诏先之。此盖宋制也。次载策问及执事官名。又次载进士榜名。又次载诸进士字号乡贯三代后。又有附录记董德以下三十二人之事始末，而状元王佐等三人对策之语，亦载其略，皆

附会和议甚力。不知何人所记，疑宋、元间相续而成，非出一人之手也。

是年，尤袤与陆游、周必大、范成大二岁，杨万里一岁。

《山阴陆氏族谱》：“游字务观。小字延僧，号放翁。晚号龟堂老人。……于徽宗宣和十（应为七）年乙巳十月十七日寅时生。”

周必大《文忠集》卷首周伦《年谱》：靖康元年丙午“是岁，公之外王父给事（靓）知平江府，皇考秦公偕，皇妣秦国夫人随侍，七月十五日巳时，公生于府治。”

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绍熙“四年九月，公疾病，语门人曰：‘吾本不待年告老，今不济矣，亟为我剡奏！’诏下，而公以是月五日薨。……享年六十有八。”以此推算，范成大当生于靖康元年。

杨长孺《诚斋杨公墓志铭》：“建炎元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二日子时生。”

明董斯张撰《吴兴备志》卷五：“杨长孺，字伯子，秀水人，万里子。以荫补知湖州，清讼狱，折强横，人称神明。与秀邸相持，潜之问：‘要钱否？’曰：‘不要。’宁宗曰：‘不要钱，是好官。’真德秀入对，宁宗问当今廉吏，对曰：‘杨长孺，当今廉吏也。’寻改赣州。端平中，以理宗之立非正，累召不起。以集贤殿修撰守中大夫致仕。号东山潜夫，有《东山集》。（赣州志参考亭渊源录）

一一二八 宋高宗建炎二年 丁未 二岁

【时事】 上半年，金人三次南侵，均为宋将宗泽等挫败。宗泽作开封留守期间，前后上请高宗还汴京二十余奏，每为他人所抑，忧愤成疾，七月疽发于背而亡。杜充继宗泽主持开封防务，一反宗泽所

为，大失河北义军之心，进取局面尽失。

是年，尤袤二岁。胡铨中进士。

《诚斋集》卷一百十八《金鱼袋赠通议大夫胡公行状》：“建炎二年，属太上皇策士于维扬，初擢公第一，有媚其直者，竟第三。授文林郎，抚州军事判官。未上而昭慈圣献皇太后避敌于虔州，敌踵至。公哀眈为兵……”

四库全书提要：《诚斋集》一百三十二卷，宋杨万里撰。万里有《诚斋易传》已著录，此集则嘉定元年其子长孺所编也。万里立朝多大节，若乞留张栻，力争吕曠浩等配享，及灾变应诏诸奏，今具载集中，丰采犹可想见。然其生平乃特以诗擅名，有《江湖集》七卷，《荆溪集》五卷，《西归集》二卷，《南海集》四卷，《朝天集》六卷，《江西道院集》二卷，《朝天续集》四卷，《江东集》五卷，《退休集》七卷，今并在集中。

一一二九 建炎三年 丁未 三岁

【时事】 本年，金人把战火烧到长江流域。正月，粘罕陷徐州，金兵间道趣淮甸，至泗州，兵锋直指身在扬州的宋高宗。二月为避金人兵锋，高宗驰幸镇江府，经常州、平江、秀州，最后驻蹕杭州。三月，宋各路兵马渐次南下，宋、金战线南移。十二月，金人犯江、浙。高宗疲于逃命。

是年，尤袤三岁。喻樗中进士。

喻樗与尤袤有师生之谊。《东林列传》卷一：“喻樗字子才，其先

南昌人，初愈药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赐姓喻，后徙严，樗其十六世孙也。少慕伊、洛之学，中建炎三年进士第。为人质直好议论。”

四库全书提要：《东林列传》二十四卷，国朝陈鼎撰。鼎，江阴人，明万历间，无锡顾宪成与高攀龙重修宋杨时东林书院，讲学其中，欲以主持清议为己任，一时声气蔓延，趋附者几遍天下，互相标榜，自立门户，而流品亦遂糅杂而不可问。……是编所载一百八十余人，盖即本于东林党人榜。

一一三〇 建炎四年 丁未 四岁

【时事】 本年初，金人追击高宗至明州、定海。三、四月，追击高宗的金兵北返至镇江府，受到韩世忠的截击。受到重创的金兵侥幸绕建康出长江上游北返。七月，申命元祐党人子孙于州郡自陈，尽还当得恩数。十月，秦桧从楚州金将挾懒军中潜回涟水。十一月，高宗召见秦桧，授礼部尚书。

是年，尤袤四岁。九月，朱熹生。

黄干《勉斋集》卷三十六《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先生讳熹，字仲晦。父朱氏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吏部公擢进士第，入官尚书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议去国，文章行义为学者师，号韦斋先生。吏部因仕入闽，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阳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时生南剑尤溪之寓舍。”

四库全书提要：《勉斋集》四十卷，宋黄干撰。是集讲义、经说三卷，杂文三十六卷，诗一卷，杂文凡守郡公移案牍之辞皆在焉。据其卷目，与《宋史·艺文

志》相合，盖犹原本也。

一一三一 宋高宗绍兴元年 辛亥 五岁

【时事】 年初改元绍兴，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二月，秦桧参知政事，八月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进一步控制了南宋朝政。

是年，能为诗句。

《万柳溪边旧话》：“资质绝人，五岁能为诗句，文献公^{尤辉}曰：‘此天上麒麟，吾不如也。’”

《江南通志》卷一百一十九《选举志》进士：徽宗元符年间“尤辉，无锡人。”

一一三二 绍兴二年 壬子 六岁

【时事】 正、二月，韩世忠、岳飞先后平定南宋境内诸盗。五月，高宗选后来成为孝宗的太祖后代育于禁中。九月，王伦出使金国还，潘致尧等为金国军前通问使。

叔父尤著中张九成榜进士。

《万柳溪边旧话》：“工侍公^{尤著}绍兴二年第二名进士，有文名，尝主管吏部架阁文字，除太学录，实录检讨官，擢博士，改宗正簿，累官

兵部郎官，由礼部郎中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榷，工部侍郎，以疾致仕。工侍公致仕后，徙居鹅湖，既创大第，复筑名园，以其余力改造觉林寺。寺旁创文献公祠堂五楹，自为之记。”

范成大《吴郡志》卷二十八《进士题名》：“绍兴二年，张九成榜：孙雄飞、钱南、周播、尤著。”尤著是尤袤的堂叔。

《宋史·高宗四》：建炎“夏四月……丙寅，赐礼部进士张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

张九成，绍兴二年科状元。《宋史》本传：“张九成，字子韶，其先开封人，徙居钱塘。游京师，从杨时学。权贵托人致币曰：‘肯从吾游，当荐之馆阁。’九成笑曰：‘王良尚羞于嬖奚乘，吾可为贵游客耶？’绍兴二年，上将策进士，诏考官，直言者置高等。九成对策略曰：‘祸乱之作，天所以开圣人也。愿陛下以刚大为心，无以忧惊自沮。臣观金人有必亡之势，中国有必兴之理。夫好战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刘豫背叛君亲，委身夷狄，黠虽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前世中兴之主，大抵以刚德为尚。去谗节欲，远佞防奸，皆中兴之本也。今闾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乐，陛下贵为天子，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无所定，晨无所省，感时遇物，凄惋于心，可不思所以还二圣之车乎？’又言：‘阉寺闻名，国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闻，臣之所忧也。当使之安扫除之役，凡结交往来者有禁，干预政事者必诛。’擢置首选。杨时遗九成书曰：‘廷对自中兴以来未之有，非刚大之气，不为得丧回屈，不能为也。’”

尤著，颇有文才。《万柳溪边旧话》引尤著《觉林寺文献公祠堂记》：“觉林在吾西僖，吾家为檀越者百年。大观初，先文献公致政归，寺适倾圯，廓而新之。予时为童子，尝从先公游寺中，寺中僧辄坐先公，衔杯赋诗，留连忘返恒数日。比余既冠，假寺以读，僧之坐我酒我者，视昔愈密，予若将终身乐焉。后释褐官行在所，时偷簿书暇，过西湖之上流，憩诸刹，怳然觉林旧境也，然心之闷沉万万矣。己念吾大人投绂而归，归未数年，而先公弃世。既葬，僧渊来谒，请以其旁院五楹奉先公香火，即先公尝坐而饮者。余感其意，复出金买田三顷界

之，俾为樵烛费。时时瞻拜先像，留与僧觞咏，翩翩然少年佳思一旦复也。恨先公坐临其上，不能觞咏如旧日耳。间语渊曰：‘吾再世有德于寺僧，尔寺僧亦奉我先公香火如孙子，此诚左右手不可背也。愿镌石壁间，示我后人无替先公之志，俾寺之或毁而不能新也，僧之或散之四方而不能使复也，尔寺僧亦处祠事，世相守，无相忘。’嗟乎！一切有为咸如梦幻，梦而觉焉，安知觉林之为色邪空邪？余之贪痴，乃淳淳于世守，渊当戒我曰：‘檀越何久不起矣？’然余以先公之故，不能忘情也。聊为之铭。铭曰：茫茫苦海，有此觉林，释我吏事，来听梵音，不同者道，有契者心。心之感矣，言念昔今。在昔先公，策杖此寻，今也何之？肖像余临。华灯明灭，青篆浮沉。庭宾啼鸟，帘迳遥岑。既瞻既拜，要咏亦斟。尔贻我酬，涤此尘襟。笑回远社，知结牙琴。愿言永世，讲议弥深。我铭末后，式亦如金。”可知其为当时文学家。

一一三三 绍兴三年 癸丑 七岁

【时事】 二月，吴玠挫败进犯汉中的金兵。三、四月，岳飞剿灭江西境内的流寇彭友。九月，自江州应诏赴行在，被委任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置司江州。

是年，尤袤始受古诗。陆游随父由东阳回山阴。

《剑南诗稿》卷六十六《杂兴》其三：“家本徙寿春，遭乱建炎初。南来避狂寇，乃复遇强胡。于时髭两髦，几不保头颅。乱定不敢归，三载东阳居。”

四库全书提要：《剑南诗稿》八十五卷，宋陆游撰。游有《南唐书》已著录，是集末有嘉定十三年游子、朝请大夫知江州军事子虞跋，称游西泝楚道乐其风，有

终焉之志，宿留殆十载。戊戌春正月，孝宗念其久外趣，召东下，然心固未尝一日忘蜀也。是以题其平生所为诗卷曰“剑南诗稿”，盖不独谓蜀道所赋诗也。又称戊申、己酉后诗，游自大蓬谢事，归山阴故庐，命子虞编次为四十卷，复题其签曰“剑南诗续稿”。自此至捐馆舍，通前稿为诗八十五卷。子虞假守九江，刊之郡斋。遂名曰《剑南诗稿》。

一一三四 绍兴四年 甲寅 八岁

【时事】 三月，赵鼎参知政事。吴玠率诸将与兀术战于仙人关，大败之。兀术遁去。四月收复凤、秦、陇州。五月，岳飞收复郢州、襄阳。七月，岳飞部将王贵、张宪收复邓州、唐州及信阳军。九月，金人合齐兵渡淮进犯宋境，十月，高宗决策御驾亲征。韩世忠自镇江率兵复入扬州。十一月，高宗下诏声讨伪齐刘豫逆罪，宋诸路兵马大进，金人全线退师。

读杜甫歌行，一过即能逆诵。

《氏族大全》卷十一：“尤袤字延之，年八九岁，读杜甫长篇歌行，一过即能逆诵。宋绍兴中，陈俊卿进拟延之为秘书丞，南轩得报曰：‘此真秘丞矣’。淳熙中与杨诚斋同青宫寮案，定为金石交。终礼部尚书，谥文简，自号遂初。”八岁即过目不忘，少小聪明非凡。

四库全书提要：《氏族大全》二十二卷，不著撰人名氏。书中所引事迹，迄于南宋季年。盖元人所编次。相其板式，亦建阳麻沙所刊，乃当时书肆本也。依广韵第以四声分隶各姓，末为复姓，则以上一字为韵而排次之，每姓俱引史传人物，摘叙大略而采其中三四字为标题。大抵在撷取新颖以供缀文之用。姓末多别附女德婚姻一门，历叙古来淑媛及两姓结婚故事。

一一三五 绍兴五年 乙卯 九岁

【时事】 四月，徽宗崩于金国五国城。六月，岳飞平定湖贼。

是年，尤袤继续学习古诗文。陆游从毛德昭游。

《入蜀记》卷一：“德昭名文，衢州江山县人，居于秀。予儿时从之甚久。”

四库全书提要：《入蜀记》四卷，宋陆游撰。游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人，佃之孙，宰之子，初以荫补登仕郎，隆兴初赐进士出身，嘉泰初官至宝谟阁待诏。游以乾道五年授夔州通判，以次年闰六月十八日自山阴启行，十月二十七日抵夔州，因述其道路所经，以为是记。

一一三六 绍兴六年 丙辰 十岁

【时事】 二、三月，韩世忠与金人在宿迁、淮阳军、楚州一线攻战，互有胜负。八月，高宗下诏将亲征伪齐。岳飞部破伪齐镇汝军，收复长水县、蔡州。九月，高宗从临安北上亲征。岳飞部收复卢氏县。伪齐刘豫发兵三十万分道入寇。十月，张浚督军战败伪齐军，杨沂中大捷于藕塘，刘豫的南犯被打退。

从尤辉学经。蒋偕、施垌以神童荐之于朝。

《万柳溪边旧话》：“文简公生靖康丁未，资质绝人，五岁能为诗

句。文献公曰：‘此天上麒麟，吾不如也。’十岁亲授以经，蒋偕、施垌以神童荐于有司。”尤辉是尤袤的堂祖，死后谥文献。北宋时被荐为神童，便可直接参与殿试，如晏殊“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宋史》列传第七十）而南宋的尤袤无此机遇，绍兴六年被荐神童，绍兴十八参加科举才中进士第。

施垌为尤袤家乡先达。《无锡县志》卷三上：“宋施垌，字林宗，少力学驰名上庠，崇宁五年进士登第，再除为太学博士。宣和末提荆江东，朝廷命凿银林河通大江，调役繁兴，垌虑导江入浙必漂弱苏、秀，因抗疏极言其害，是役为寝。徽宗下诏奖谕，进秩一等，累迁至礼部侍郎，皆有能声。显仁太后回銮，垌为考订仪注，时以为宜。后以敷文阁待制终。生平笃意孝友，在官得亲庭书必冠带跪读，遇恩奏补官率推及弟侄，乡里称其贤。施之本出武进，垌父南康公始徙居无锡，至垌遂为无锡人。弟垓有吏绩，绍兴末累持节，终朝议大夫，湖北运使。”

四库全书提要：《无锡县志》四卷，不著撰人名氏。考《千顷堂书目》有元王仁辅《无锡县志》二十八卷，与此本卷数不符，盖别一书也。考《明史·地理志》，洪武二年四月始改无锡州为县。是志古今郡县表，末虽止于升无锡县为州，然标题实称为无锡县，已为明初之制，又郡县表止元贞，而学校类中已载至正辛巳乡举，陆以道则所纪已逮元末，是洪武中书矣。

蒋偕，《无锡县志》无传。疑尤玘所说蒋偕即蒋璿。《万姓统谱》卷八十六有传：“蒋璿字梦锡，之奇子，元祐进士，以明经荐，徽宗擢为大司乐，与梁司成议乐舞不合，璿曰：‘一代礼典当质经。’不顾而去。燕、云初复，廷臣议上尊号，璿曰：‘裕陵郤徽号，为万世法，奈何故说以亏盛德？’卒止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八：绍兴八年正月“癸卯，徽猷阁待制致仕蒋璿卒。璿，之奇子，中进士第，事徽宗大司乐，卒年七十六，手书遗奏，使其子上之。书无一字欹倾，亦无一字

及私者。”

四库全书提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李心传撰。心传字微之，井研人，官至礼部侍郎，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是书述高宗朝三十六年事迹，仿《通鉴》之例编年系月，与李焘《长编》相续。

是年，陆游能为诗文，以门荫补登将仕郎。

《宋史·陆游传》：“年十二能诗文。荫补登仕郎。”

一一三七 绍兴七年 丁巳 十一岁

【时事】 二月，遣王伦等使金国迎奉徽宗梓宫。三月，高宗巡幸建康，韩世忠、岳飞扈从。八月，宋将郾琼以兵四万人投降刘豫。十一月，金帅挾懶、兀术入汴京，废伪齐主刘豫。

是年，尤袤继续从尤辉学经。陆游好读陶渊明诗。

《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渊明集》：“吾年十三四时，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偶见录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莫，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数日前事也。庆元二年岁在乙卯九月二十九日，山阴陆某务观书于三山龟堂，时年七十有一。”

四库全书提要：《渭南文集》五十卷，宋陆游撰。游字务观，山阴人，以荫补登仕郎，官至华文阁待制致仕，为南渡诗人之冠，事迹具《宋史》本传。游有诗文二集，文集为其子适所编。游晚封渭南伯，故以为名。第一卷至四十一卷皆古文，第四十二卷为《天彭牡丹谱》、《风俗记》、《致语》，四十三卷至四十八卷为《人

蜀记》，四十九卷至五十卷皆《诗余》。

一一三八 绍兴八年 戊午 十二岁

【时事】 年初，高宗还临安。三月，以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十月，王伦引金使张通古、萧哲来。十一月，高宗以王伦为国信计议使，与金国媾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反对和议，请斩王伦、孙近以谢天下。高宗一意求和，和金国建立叔侄关系，正式定都杭州。

是年，尤袤继续从尤辉学经。范成大始为诗文。

《吴郡文粹续集》卷五十五范莘《石湖居士集跋》：“先人尝为莘等言，自十四五始为诗文。晚而弥笃，或寝疾，医以劳心见止，亦以政自不能不尔。谢之，手编仅成帙而弃不肖之孤。其尚忍言哉！当从九江游而未敢者，以先人之志未承也。诗文凡百有三十卷，求序于杨先生诚斋，求校于龚编修芥隐，而刊于家之寿栎堂。春秋霜露，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悛然如见，忼然如闻，庶得借口以告我先生云。嘉泰二年十二月初三日莘谨书。”

一一三九 绍兴九年 己未 十三岁

【时事】 正月，宋、金通和，大赦天下。三月，王伦受地于金。南宋以尊金为叔、承认金国在中原的主权换得东、西、南三京、寿春、宿、亳、曹、单州及陕西、京西之地。八月，金国以挾懒主和割地，疑其二

心，杀之。

是年，尤袤继续从尤辉学经。陆游始受吕本中诗风影响。

《渭南文集》卷十四《吕居仁集序》：“某自童子时读公诗文，愿学焉。稍长未能远游而公捐馆舍。晚见曾文清公，文清谓某‘君之诗渊源殆自吕紫微，恨不一识面。’某于是尤以为恨。则今得托名公集之首，岂非幸欤？庆元二年九月既望，中大夫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祐观山阴陆某谨序。”

一一四〇 绍兴十年 庚申 十四岁

【时事】 五月，金人叛盟，兀术等分四道来攻，重占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和陕西大部。六月，南宋反击金兵取得战果，遏制住了敌人的进攻。八月，南宋最高统治者不赏反击作战有功将士，却降黜了不主和议的张九成、喻樗、陈刚中、凌景夏、樊光远、毛叔度、元盥等七人。

是年，尤袤在锡麓书堂读书。陆游赴临安应试。

《剑南诗稿》卷十五《灯笼》“我年十六游名场，灵芝借榻栖僧廊。钟声才定履声集，弟子堂上分两厢。灯笼一样薄腊纸，莹如云母含清光。……”《渭南文集》卷二十九《跋范元卿舍人书陈公实长短句后》：“绍兴庚申、辛酉间，予年十六七，与公实游。时予从兄伯山、仲高，叶晦叔、范元卿皆同场屋。六人者盖莫逆也。”

一一四一 绍兴十一年 辛酉 十五岁

【时事】 上半年，南宋诸军继续反击金兵，邵隆复商州，张俊击败来争和州的金兵，关师古、李横收复巢县，王德、田师中收复含山县，刘锜击败金人于青溪，杨沂中、刘锜等大败兀术军于柘皋，遂复庐州。八月，罢免岳飞。十月，下岳飞、张宪大理狱。十二月，赐岳飞死于大理寺，斩其子云及张宪于市，家属徙广南，官属于鹏等论罪有差。

本年在锡麓书堂以词赋魁多士。

《万柳溪边旧话》：“年十五，以词赋魁多士。”按当时的历史条件，尤袤此次词赋魁多士，只能是在锡麓书堂的事。

《江南通志》卷三十二：“锡麓书堂在无锡县秦皇坞下，宋尤袤读书处。结庐数椽，不事雕饰，历四传无所更易。又有遂初堂，孝宗手书‘遂初’二字赐焉。后袤十四世孙质重构。明归有光为记。”《无锡县志》卷三下：“锡麓书堂在锡山下，宋文简公尤袤读书之处。奇花异卉，咸植于前。春月邑人率往游焉。”

尤袤少时，长辈中有人位至工部侍郎，尤家当时是无锡名宦人家，所以给尤袤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

一一四二 绍兴十二年 壬戌 十六岁

【时事】 二月，金主许归梓宫，遣何铸等还。四月，皇太后偕梓宫发五国城。五月，遣沈昭远等贺金主生辰。宋、金开始互贺生辰、

正旦。八月，高宗易纁服，奉迎徽宗及显肃、懿节二后梓宫，安于龙德别宫。南宋割弃大散关以外于金人，宋、金以大散关为界。九月，加秦桧太师，封魏国公。

是年，尤袤在锡麓书堂读书。范成大有《偶书》等诗。

《石湖诗集》卷十一《偶书》：“伯劳东去燕西飞，同寄春风二月时。可恨同时不同调，此情那得更相知。”题下自注：“以下十五首三十年前所作，续得残稿，附此卷末。”于北山先生认为，诗人附《偶书》等十五首于集的时间为“乾道八年”，三十年前即绍兴十二年。

四库全书提要：《石湖诗集》三十四卷，范成大撰。此本长洲顾嗣立等所订，乃于全书之中独摘其诗别行，而附以赋一卷，前有杨万里、陆游二序。然万里所序者，乃其全集，不专序诗；游所序者，乃其《西征小集》，亦非序全诗。以名人之笔，嗣立等姑取以弁首耳。据万里序，集乃成大所自编。

一一四三 绍兴十三年 癸亥 十七岁

【时事】 五月，张九成坐党赵鼎，南安军居住。六月，金国放还所扣押南宋使者洪皓、张邵、朱弁。十一月，增太学弟子员二百。

是年，进入无锡县学读书。

按《无锡县志》卷三上，尤袤“弱冠入太学，魁监省”。逆推之，尤袤入无锡县学不迟于本年。

《无锡县志》卷四中李弥正《无锡县学之记》：“孔子删诗，列国独存鲁颂，非私鲁也，以其君臣有道，而庶事举也。体大而有证，孰若修

泮宫？郑亦同姓国，学校不修而子衿之刺兴，其后然明至欲毁乡校，赖国侨知政，议尼不行。以郑之刺，则鲁之颂，宜也。厥今天下郡县同被王灵，固无异政，于奉令率职身任风教，不为具文避课，岂不宜大书特书、行之永久乎？毗陵浙右支郡，文儒逾于大府。无锡于郡属，又壮哉县也，九峰峙其西，太湖漾其南，山川炳灵，人物阜伙，卿材民望，继踵接武。服冠履业弦诵者，肩摩地属。异时庠序未称，独庙貌岌然孤立，旁无夹辅。春秋二丁官吏用事，张以管箠，风雨不除，道路目笑。乃绍兴甲子秋，诏诸县治学舍。尚或窘于狱讼簿书日不暇给，迟回未遑。越明年冬，邑宰胡君舜举既下车，以儒雅饰吏事，乃惕然曰：‘德音甚渥，矧大邑多士，其敢后？’于是营资庀具，拓地度材，属主簿朱君奇视役。奇究心知务，纤悉必躬，克钦乃事，以辅其长。迄用有成，堂皇敞崇，斋庑整洁，棖桷户牖，丹雘涂墍，咸极精敏。库置什器，庾蓄储贮，炊烹涤皆有处所。凡为屋大小五十有四楹，又彻殿盖而新之。公无侈费，民不告劳，作始于丙寅春三月，至于十月工毕。丁未，率里之大夫士释菜于先圣，退乡饮酒于讲堂。主宾遵升降献酬，耆耄壮稚成叙，在位觴豆静嘉，骰核旅美，扬觶致戒，情文具尽。礼成，拜送于庠门之外，观者如堵，嗟咨欢忻，喜王化之复行。伋图来谕，俾记以文。斯举也，夫子以为宜颂，其敢惜辞！乃具载兴建本末且告诸方来曰：惟人万物之灵者，有伦有类也。五典之序，自天子下达，有虞、夏、商之学，名异实同，皆以明伦为本。周制益详，崇术立教，迪德训行，悉有官师。以造俊秀，养老齿胄，献馘受成，咸在焉。乡学里选之法，出长入治之政，顾寓行于其间耳。由汉而来，取士之制一变而升孝廉，再变而置中正，三变而举进士。虽科目猥多，途辙浸广，而明君良臣，贤守令师，以立学官，增弟子员，为急先务。盖牧化渊源有在于是，非直用文艺偕进取而已。国朝自庆历始诏州县悉置学，元丰推行三舍法于贤关，崇宁遂颁天下，海隅遐荒，礼义渗漉。中更艰难，兹道乍熄，今天子抚运中兴，储神道艺，既修邻睦，廓廓无事，乃与大臣议建太学，继及郡邑，以幸斯文。县大夫洎其僚精白承休，亟就嘉绩。呜呼！士之游息于斯，与夫耕养家食者，盍体勉励训

伤之勤，平居孝弟忠信修身行道，奉彝伦蹈圣域禄在其中矣。其或先利后义，缀缉口耳之学，颛以弋钓名第，如区区汉儒之陋指典籍为拾青紫具，陈车服以夸稽古力，斯岂君相崇儒易俗之旨，而大夫宣化流泽之意哉！绍兴十六年十一月朔旦。”

县学，是被荐入临安国学的阶梯。

一一四四 绍兴十四年 甲子 十八岁

【时事】 四月，金人求还宋境淮北人，南宋听任自还。九月，命临安府索蔡京子孙逮赴贬所，遇赦永不量移。十月，黜伊川程氏之学。

是年，在无锡县学读书。秋，父时亨、母耿氏卒于同一日。

《万柳溪边旧话》：尤时亨“字逢盛，号云耕。奉父母有曾参之誉，承祖父高贲，喜任达，倾财结客，多乐与贤豪贵人游。里有萧氏者，先世皇胄，富冠一郡。放利行势则有之，未尝为盗也。富为众怨，一邑之人，共指湖中为盗。一家六十余人，考掠成狱待死。时文献公官尊矣，知其冤而不与白，公乃倾家产为萧白之。遂以劳瘁卒，年四十有五。室耿夫人一恸亦卒。公与耿夫人同年同月生，只不同日耳，而卒则无不同，人咸异之。”十八岁双亲并亡，遭遇可谓不幸。

一一四五 绍兴十五年 乙丑 十九岁

【时事】 三月，南宋放还先前扣押的金使者和被俘金将。五月，

高宗幸秦桧第，加桧妻妇子孙官封。十月，高宗书“一德格天之阁”赐秦桧，仍就第赐宴。

在无锡吴塘山为父母守墓。

《万柳溪边旧话》：“闽僧普明喜为人相葬地，文简公^讳袤父云耕翁卒，普明遍相吴塘山之阳而葬之。文简公庐于墓者三年。其始葬方十日，月夜见万灯满湖，叱声震地，文简公惧，与二三从僮仆栖隐乔松之下，空中闻曰：‘此地发福三百年，彼人子有何德而畀之？速令发去。’又闻空中高声应曰：‘尤时亨累世积德，袤又纯孝之子也。’空中又曰：‘世德、纯孝，可当此地矣。其善护之。’此绍兴十四年秋事也。”

一一四六 绍兴十六年 丙寅 二十岁

【时事】 二月，割金州丰阳县、洋州乾祐县界金人。建秦桧家庙。七月，张浚上疏论时事忤秦桧，落节钺、连州居住。八月，金人与蒙古言和，割二十七团寨与之，岁遗牛羊米豆。

除服，入临安太学。以词赋冠多士。

《宋史》本传：“入太学，以词赋冠多士。”

《宋史·选举三》：“绍兴八年，叶琳上书请建学，而廷臣皆以兵兴馈运为辞。十三年，兵事稍宁，始建太学，置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三员，正、录各一员，养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员，内舍生百员，外舍生五百七十员。”《无锡县志》卷三上，尤袤“弱冠入太学，魁监省”。综合以上两则资料，尤袤以词赋冠多士，本年入临安太学。

宋代为父母守孝一般三年。《宋史》卷一百二十五：“淳化五年八

月，诏曰：‘孝为百行之本，丧有三年之制，著于典礼，以厚人伦。中外文武官子弟，或父兄之沦亡，蒙朝廷之齿叙，未及卒哭，已闻莅官，遽忘哀戚，颇玷风教。自今文武官子弟，有因父亡兄歿特被叙用，未经百日，不得趣赴公参。御史台专加纠察；并有冒哀求仕、释服从吉者，并以名闻。’”绍兴十四年，尤袤父母双亡，至本年秋满三年，方能入临安太学。

是年，结识吕祖谦。

《东莱集》附录卷二《祭文》之《尤运使延之》：“维淳熙九年，岁次壬寅，二月壬寅朔二十五日丙寅，朝奉大夫直秘阁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尤袤谨遣人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宫使直阁大著郎中吕公之灵。”淳熙九年是公元1182年，上溯36年为公元1146年，即绍兴十六年。

四库全书提要：《东莱集》四十卷，吕祖谦撰。生平诗文皆其弟吕祖俭及从子乔年先后掇拾，厘为文集十五卷；又以家范、尺牍之类为别集十六卷；程文之类为外集六卷，年谱遗事则为附录三卷。

一一四七 绍兴十七年 丁卯 二十一岁

【时事】 正月，南宋诸路收试中原流寓士人。三月，改封秦桧为益国公。改命张俊为静江、宁武、靖海军节度使，韩世忠镇南、武安、宁国军节度使。

在临安太学读书。

《宋史·职官五》：“凡诸生之隶于太学者，分三舍。始入学，验所隶州。公据以试补中者充外舍。齐长、谕月书其行、艺于籍。行谓率

教不戾规矩，艺谓治经程文，季终考于学谕，次学录，次学正，次博士，然后考于长貳。岁终校定，具注于籍以俟覆试，视其校定之数，参验而序进之。凡私试，孟月经义，仲月论，季月策。公试，初场以经义，次场以论、策。试上舍如省试法。凡内舍行、艺与所试之等俱优者，为上舍上等，取旨命官；一优一平为中，以俟殿试；一优一否或俱平为下，以俟省试。”

《宋史·选举三》：“元丰二年，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各五楹，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间岁一舍试，补上舍生，弥封、誊录如贡举法；而上舍试则学官不预考校。公试，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升内舍；内舍生试入优、平二等，升上舍；皆参考所书行、艺乃升。上舍分三等。学正增为五人，学录增为十人，学录参以学生为之。岁赐缗钱至二万五千，又取郡县田租、屋课、息钱之类，增为学费。初，以国子名监，而实未尝教养国子。诏许清要官亲戚入监听读，额二百人，仍尽以开封府解额归太学，其国子生解额，以太学分数取之，毋过四十人。”可知，宋代太学生在太学要有数年时间。

是岁，杨万里赴安福就刘安世学。范成大在昆山佛寺读书。

《诚斋集》卷一百一十八《朝奉刘先生行状》：“先生讳安世，字世臣。本贯吉州安福县丛桂坊。……万里者，先生门弟子之下者，然从先生最旧。及某丞零陵县时，先生更未尽一岁，万里复得就先生而卒業。”名师高徒，相映生辉。

《玉峰志》（八千卷楼旧藏何梦华抄本）卷下《寺观》：“荐严资福禅寺，在县东三百步。……范石湖尝读书寺中，屡有诗，载《大全集》及《杂咏》。”

王鏊《姑苏志》卷四十一：“项公泽，字泽润，永嘉人，淳祐间由长洲丞辟宰昆山。……以文学饬吏事，留意学校，买田养士，为政廉敏，百废具举。尝修《玉峰

志》，官至中奉大夫。”

一一四八 绍兴十八年 戊辰 二十二岁

【时事】 三月，以秦焯知枢密院事。四月，赐礼部进士王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十月，金将完颜宗弼卒，以左丞相完颜亮为尚书右丞相。

二月十二日前，获荐于乡，贡登于礼部。

《无锡县志》卷三下《学校》：“州学即旧县学也，在州城西南三百步。宋嘉祐三年，邑令张洸始创为之。崇宁间，诏兴天下学宫，其犹子元度继宰是邑，因旧规更广其制。绍兴间邑令胡舜举复加增饰，厨传斋廊缮葺苟完。嘉定十年赵忠定公之子崇要令邑，崇以戟门，扩新其旧。宝祐间，四明袁从为邑宰，即明伦堂之西为堂三楹，以祀杨龟山、陆象山、张南轩、杨慈湖、袁洁斋、袁蒙斋、喻玉泉、尤遂初、蒋实斋为九先生祠。元前至元间，九先生祠久废。乡贡进士虞荐发为文学掾，以为龟山先生尝讲学是邑，玉泉、遂初、实斋及小山、李公皆乡之望，遂即旧祠各图绘象貌，更为五先生祠以祀焉。独教官缺视事之署，延祐间，主学李司孝辟学舍之西南以为之。于是祭有宫，讲有堂，肄业有斋，司教有所，寝处有房，庖治有舍，而门庑廊序轩然翼然，与是邑称。学司之职，旧有贍士四十一顷有奇，岁入一千二百余石，而养士有饔，设官有禄，所以造就俊秀之意为甚重然。自兴学以来邑之士子获荐于乡，贡登于春官者，凡得若干。备录姓名于后。呜呼盛哉！……宋……尤袤，绍兴戊辰王榜……”可知南宋已入太学子子，仍可由乡荐提前参加礼部科举。

二月十二日，应礼部试，名冠南宫。

《宋史》本传：“入太学，以词赋冠多士，寻冠南宫。”南宫，即礼部主持的贡举，多在春天举行，又叫春闱。

四月十七日，名列王佐榜进士第三甲第三十七人。

《万柳溪边旧话》：“毗陵自置郡以来，未有举进士第一人者。文简公二十二岁，名冠南宫，廷拟状元，因不呈卷秦桧，易以王佐。时文献公尚在。”可见，尤袤反对秦桧主和投降。

《宋史·高宗本纪七》：绍兴十八年“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庚子，秦熺乞避父子共政，以为观文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提举秘书省。壬寅，命熺恩礼视宰臣班次，亚右仆射。甲辰，赐礼部进士王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

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近得晦庵先生同年录，因得以知宋科举之制。绍兴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锁院，差知贡举官一人，同知贡举官一人，参详官八人，点检试卷官二十人，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试诗赋论策三场，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引试经义论策三场，别试考试官一人，点检试卷官四人。二十三日引试御试，差初考官三人，覆考官三人，详定官三人，编排官二人，初考、复考点检试卷官各一人，续差对读毕克初复考同共考校官六人。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赐状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释褐。当月十八日赴期集所，纠弹三人，笺表五人，主管题名小录九人，掌仪二人，典客二人，掌计、掌器、掌膳、掌酒果各一人，监门二人。二十六日，依令赐钱一千七百贯。二十九日，朝谢。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黄甲、叙同年。初五日，赴国子监谒谢先圣先师、邹国公，立题名石刻于礼部贡院，赐状元王佐等闻喜宴于礼部贡院。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字符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九月十五日生，……娶刘氏。曾祖洵故，不仕。祖森故，赠承事郎。父松故，任左承议郎。本

贯建州建阳县群玉乡三桂里。父为户。”

四库全书提要：《菽园杂记》十五卷，明人陆容撰。容字文量，号式斋，太仓州人，成化丙戌进士，官至浙江右参政，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编乃其札录之文于明代朝野故实，叙述颇详，多可与史相考证，旁及谈谐杂事，皆并列简编。盖自唐宋以来说部之体如是也，中间颇有考辨。

一一四九 绍兴十九年 己巳 二十三岁

【时事】 六月，茶陵县丞王庭珪作诗送胡铨，坐谤讪停官，辰州编管。十二月，完颜亮杀金主自立，改皇统九年为天德元年。

是年后，从喻樗等人游学。

尤袤进士及第后，并没有马上做官。《咸淳毗陵志》卷一七《尤袤传》：“入太学，登绍兴十八年第。从工部喻樗游。”《无锡县志》卷三上《尤袤传》：“登绍兴进士第。尝从玉泉喻樗游。樗，龟山高弟也。樗以所得龟山之学授之，由是学益进。”喻樗师杨时，杨时师程颢、程颐，有“程门立雪”之誉。看来，尤袤的学术渊源在伊洛之学。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序》：“毗陵有志旧矣，岁淳祐辛丑，余尉武进，时宋公慈为守，相与言病其略也。俾乡之大夫士增益之，计书成且有日，越三十年余承朝命长此州，取而阅之，则犹故也。嘻，岂职守之遵绌不常，而郡事之辘轳靡暇，是以久而莫之续邪？抑有待而然邪？……乃命同僚之材识与郡士博习者，网罗旧见闻，收拾放失，又取宋公未竟之书于常簿季公之家，讹者正，略者备，舛者补，盖阅旬月而后成。”

《无锡金匱县志》卷二十一：“喻樗，字子才，其先桐庐人，到樗乃

徙居无锡。少慕伊、洛之学，从杨时游。中建炎三年进士第，尝谓赵鼎曰：‘公事上，当使启沃多而施行少；启沃之际，当使诚意多而语言少。’鼎都督川陕荆襄，辟樗为属。绍兴四年，金人入寇，赵鼎劝帝亲征，樗见鼎曰：‘公自度此举果出万全乎？或姑试一掷也？’鼎曰：‘非鼎所知。’樗曰：‘然则当思归路，毋以贼遗君父忧。张德远有重望，居闽，今若使为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抚使，俾以诸道兵赴阙，则其来路，即朝廷归路也。’鼎遂入奏，起张浚知枢密院事，令视师江上。浚至，执鼎手曰：‘此行举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寻授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金师既退，人谓鼎、浚将并相，樗独言：‘二人宜且同在枢府。他日，赵退则张继之。立事任人，未甚相远，则气脉长。若同处相位，万一有不合，或当去位，则必更张，是贤者自相背戾矣。’后略如其言。绍兴间力言和议非便，言者希秦桧旨，劾樗谤讪，出刺衡州，致仕。桧死，起大宗正丞，转工部员外郎知蕲州。孝宗继位，提举浙东常平，卒。”尤袤从喻樗游学大约持续数年之久。

秦细业《无锡金匱县志序》：吾锡之志，昉于有宋。其书佚之已久，而元王仁甫志四卷，则往时藏书家多有之，其后明凡三修，我朝康熙、乾隆两志，均修于庚午。雍正初析无锡地为金匱县，华征君希闵别为《金匱志》，然锡、金既同城，山川人物未可分属，故先侍郎重修《嘉庆志》，合无锡、金匱而名之，允矣。道光中未及统修，有续志之刻。阅今又四十余载，经兵燹，典章文物无不荡然，幸圣主中兴，复睹承平，制作志之宜复编纂，诚亟亟已。会光绪二年大府欲修省志，而令各郡县先为志书以进，于是邑之人谬使细业总其事业。

尤袤年轻时的游学对象，还有汪应辰、陈造。《宋史》本传：“袤少从喻樗、汪应辰游。”《江南通志》卷一百一十三：“陈造，字唐卿，平江教授。士被教养，咸恨师承不早。锡山尤袤读其《骚雅杂著》，曰：‘吾自是得师矣。’”《宋史·汪应辰传》：“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应辰少受知于喻樗，既擢第，知张九成贤，问之于樗，往从之游，所学益进。……应辰接物温逊，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岭峤

十有七年。桧死，始还朝，刚方正直，敢言不避。少从吕居仁、胡安国游，张栻、吕祖谦深器许之，告以造道之方。”《无锡县志》卷三上《尤袤传》称其“登绍兴进士第。尝从玉泉喻樗游。樗，龟山高弟也。樗以所得龟山之学授之，由是学益进。”尤袤此后几年主要活动是随喻樗游学。

一一五〇 绍兴二十年 庚午 二十四岁

【时事】 正月，殿前司军士施全刺杀秦桧未遂。三月，余尧弼参知政事，巫伋签书枢密院事，旋兼参知政事。四月，信州人黄曾起事，攻占贵溪，后被镇压。十月，秦桧有疾。高宗命执政赴桧第议事。

是年，尤袤继续从喻樗等人游学。秋季，杨万里、周必大始应乡试。

《吉安府志》卷二十二《选举志》解试题名：“绍兴二十年庚午，周必大……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九《朝奉大夫知永州张公行状》：“万里与公（张夔）同生丁未，而公为长；又同乡举于绍兴庚午，且相好。”都说明杨万里是年通过乡试。

周必大《平园续稿》卷三十三《通直郎彭君叔度墓志铭》：“绍兴庚午秋，吉之士五十七人宾于王。今五十有二年，存者才六人：某与宝文阁待制杨公万里、通直郎彭君叔度、承事郎戴君叙、蒲圻丞欧阳岩起、兴国丞曾君昌龄也。”同上卷一《乙卯冬杨廷秀访平园好事二首》其一：“乘兴不回安道舟，销忧同倚仲宣楼。莫嫌四面酸风射，犹胜三场沈汗流。”为回忆当年事之作。

一一五一 绍兴二十一年 辛未 二十五岁

【时事】 三月，赐礼部进士赵逵以下四百四人及第、出身。五月，以吴璘、杨政、田师中并为太尉。八月，韩世忠薨，诏进太师致仕，追封通义郡王。

是年，尤袤从喻樗等人游学。周必大中进士。

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二《邵阳郡丞周府君^因墓志铭》：“高宗皇帝绍兴二十一年放进士八榜矣，里中同升四人：曰孟觉、彦瞻、辰告及予也。”

一一五二 绍兴二十二年 壬申 二十六岁

【时事】 三月，以叶三省、王远通书赵鼎，力诋和议，言涉谤讪，分别予以落职、除名惩处。

是年，尤袤继续从喻樗等人游学。在昆山禅寺读书的范成大卧病数月，写诗抒怀。

《石湖诗集》卷一《两木并序》：“壬申五月，卧病北窗，惟庭柯相对。手植绿橘，枇杷森然出屋。枇杷已著子，橘独十年不花。各赋一诗。枇杷昔所嗜，不问甘与酸。黄泥裹余核，散掷篱落间。春风拆勾萌，朴檄如榛菅。一株独成长，苍然齐屋端。去年小试花，珑珑犯冰

寒。花成黄金弹，同登桃李盘。大钧播群物，斡旋不作难。树老人何堪，揽镜觅朱颜。颌髭尔许长，大笑欹巾冠。”卷四《病中夜坐呈致远》：“似雾如烟夜气浮，鹤鸣惊睡起搔头。含风竹影淡留月，著雨蛩声深怨秋。万事心空痴已惯，百骸岁晚病相投。便当采药西山去，脚力蹒跚怕远游。”

一一五三 绍兴二十三年 癸酉 二十七岁

【时事】 三月，金主亮徙都燕京。七月，宽理平江府、湖、秀二州被水民夏税。八月，赐秦桧建康府永丰圩田。

是年，尤袤从喻樗等人游学。陆游赴锁厅试。

《宋史·陆游传》：“荫补登仕郎。锁厅荐送第一，秦桧孙埙适居其次，桧怒，至罪主司。”锁厅试，是宋代现任官员应进士试的科举。

《剑南诗稿》卷四十《陈阜卿先生为两浙转运司考试官，时秦丞相孙以右文殿修撰来就试，直欲首送。阜卿得予文卷，擢置第一，秦氏大怒，予明年既显黜，先生亦几陷危机。偶秦公薨，遂已。予晚岁料理故书，得先生手帖，追感平昔作长句以识其事，不知衰涕之集也》：“冀北当年浩莫分，斯人一顾每空群。国家科第与风汉，天下英雄惟使君。后进何人知大老，横流无地寄斯文。自怜衰钝辜真赏，犹窃虚名海内闻。”

一一五四 绍兴二十四年 甲戌 二十八岁

【时事】 正月，诏郡国同以八月十五日试举人。三月，赐礼部进

士张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是年，孝宗入侍高宗时，乘间言秦桧不闻衢州盗情。秦桧受到诘责后，知孝宗所为，忌之。

是年，尤袤继续从喻樗等人游学。范成大、杨万里中进士，与张孝祥同科。

《吴郡志》卷二十八《进士题名》：“绍兴二十四年张孝祥榜：范成大，雩子。”

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明年少师薨，公弔然哀慕。十年不出，竭力嫁二妹，无科举意。欲买山，无货，取唐人只在此山中之语，自号此山居士。又慕元鲁山为人，一字幼元。

杨长孺《宋故宝谟阁学士通奉大夫庐陵郡开国侯赠光禄大夫诚斋杨公墓志铭》：“绍兴二十四年甲戌岁，擢进士第丙科。”

一一五五 绍兴二十五年 乙亥 二十九岁

【时事】十月，秦桧疾笃，其家秘不以闻，谋以子熈代相，孝宗密启高宗。秦桧死，林一飞、徐嘉、张扶等秉承秦桧遗意请拜熈为相，受到冷落。十一月，以敷文阁直学士魏良臣参知政事。

是年，尤袤继续从喻樗等人游学。杨万里为赣州司户参军。

《诚斋集》卷六十七《与南昌长孺家书》：“然吾平生寡与，初仕赣掾，庀职一月，有所不乐，欲弃官去。先太中怒撻焉，乃止。”同上卷一百零八《答贛守张舍人》：“某解褐初学作吏之日，尝充员是邦之民掾。”

一一五六 绍兴二十六年 丙子 三十岁

【时事】 正月，追复赵鼎、孙近、郑刚中、汪藻旧职。二月，进士林东上书颂秦桧，英州编管。右朝奉郎林一飞坐指使林东，责监高州盐税。三月，高宗下诏重申坚持和议国策，警告妄言主战者。十月，诏许秦桧在位之日，无辜被罪者自陈厘正。

是年，尤袤继续从喻樗等人游学。范成大除徽州司户参军。

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十一《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神道碑》：“御史王公彦光勉之曰：‘子之先君期尔禄仕，志可违乎？’因课以举业，遂中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调徽州司户参军。”

一一五七 绍兴二十七年 丁丑 三十一岁

【时事】 三月，赐礼部进士王十朋以下四百二十六人及第、出身。六月，以汤思退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月，蠲淮南、京西、湖北积欠内藏钱帛。

是年，尤袤继续从喻樗等人游学。陆游作《云门寿圣院记》。

陆游《渭南文集》卷十七《云门寿圣院记》：“今年，予来南，而四五人者相与送予至新溪，且曰：‘吾寺旧无记，愿得君之文磨刻崖石。’予异其朴槁而能知此也，遂与为记。然忆为儿时，往来山中，今三十年

屋益古，竹树益苍老，而物色益幽奇，予亦有白髮久矣。顾未知予之文辞亦能少加老否？寺得额以治平某年某月，后九十余年绍兴丁丑岁十一月十七日，吴郡陆某记。”

一一五八 绍兴二十八年 戊寅 三十二岁

【时事】 三月，责秦桧党宋朴徽州居住，沈虚中筠州居住。八月，置国史院，修神、哲、徽三朝正史。

是年，尤袤继续从喻樗等人游学。周必大出任建康府教授，陆游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七置教授：“周必大，修职郎，绍兴二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到任，三十年二月十四日除太学录。”

四库全书提要：《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宋人周应合撰。周应合，武宁人，自号溪园先生，举淳祐间进士，官至实录院修撰。以上章劾贾似道谪饶州通判，是书乃其以承直郎差充江南东路安抚司干办公事时所作。

《乾隆宁德县志》卷三《历官》主簿题名：“陆游，山阴人，绍兴二十八年任。”

一一五九 绍兴二十九年 己卯 三十三岁

【时事】 四月，黄中自金国使还，言金人将徙居汴京以见逼，望

早饬边备。宰相怒，不听。九月，王纶使金还，言金国和好无他。汤思退等称贺。

是年，尤袤继续从喻樗等人游学。春，范成大在新安户曹任出行严、杭道中多农桑之诗。

《石湖诗集》卷七《淳安》诗注：“以后十五首，沿檄严、杭道中。”《钓台》题下注：“台上题诗甚多”。其中影响者有《刈麦》、《插秧》、《晒茧》、《科桑》等。

一一六〇 绍兴三十年 庚辰 三十四岁

【时事】 三月，赐礼部进士梁克家以下四百一十二人及第、出身。八月，贺允中使金还，言金人必叛盟，宜为之备。

是年，尤袤堂祖尤辉卒。

按《万柳溪边旧话》，尤辉出生于宋神宗熙宁七年，享年八十五岁，则卒于绍兴三十年。

周必大编《夜光集》。

《文忠集》卷十五《题夜光集》：“予以丁丑拜命分教金陵，庚辰春入官学省，凡三年间书启往复与夫士友相遗者，皆聚此编，示不敢忽也。”

杨万里任零陵县丞。

《诚斋集》卷一〇一《跋张魏公答忠简胡公书十二纸》：“此帖十二纸，皆紫岩先生魏国忠献张公答澹庵先生忠简胡公手书也。绍兴季年，紫岩谪居于永，澹庵谪居于衡，二先生皆六十矣。此书还往无一语不相勉，以天人之学无一念不相忧，以国家之患也。万里时丞零陵，一日并得二师，今犬马之齿七十有六，夙夜惧此身将为小人之归，复见此帖再拜三读，二先生忽焉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一一六一 绍兴三十一年 辛巳 三十五岁

【时事】 三月，金主亮以汴梁为南京。五月，金遣高景山、王全来求淮、汉地。南宋加强军备。六月，金国通知南宋六月迁汴京。七月，金主亮发动南侵。九月，金主亮以尚书右丞李通为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之上，遂自将兵来攻，兵号百万，远近大震。十一月，完颜亮在扬州龟山寺被部下所杀，金人持檄诣镇江军中议和。十二月，南宋乘机反攻，收复九月以来被金人侵占的城镇。

是年，知泰兴县。

《宋史》尤袤本传：“尝为泰兴令，问民疾苦，皆曰：‘邵伯镇置顿，为金使经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厉民。漕司输藁秸，致一束数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请台閤奏免之。县旧有外城，屡残于寇，颓毁甚，袤即修筑。已而金渝盟，陷扬州，独泰兴以有城得全。”

《泰兴县志》卷十六《县令》：“（绍兴）三十一年尤袤，常州无锡人，由进士。三十五年，叶畴，王爝。”这里有个困惑，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就禅让了，根本没有三十五年。因此，引文中的“三十五年”乃“三十

二年”之误。尤袤知泰兴只一年。

《泰兴县志》，光绪十一年修。是年，善化人杨伯昂到泰兴做知县，聘请通州进士顾胜谷担任主编，当年编成。杨凤朝《泰兴县志序》曰：‘自明中叶泰始有志，更七修而至我朝嘉庆癸酉，今架阁官书是也。善化杨君伯昂权泰篆，览之而弗善。且距其时阅七十有三年，未有述焉。与其邑人士重加搜讨，而延余同年顾胜谷大令主其役，大令尝职兹州乘事，泰固其附丽者也。’成书后图一卷，区域志五卷，建置志四卷，经制志六卷，秩官志二卷，人物志五卷，列女志四卷，志余一卷。

因为上半年政绩卓著，泰兴民为尤袤立生祠。

《明一统志》卷十二：“尤袤，绍兴中知泰兴县，奏免邵伯镇置顿及漕司输稿秸之弊，又修筑外城。已而金人克扬州，独泰兴得全。民感其德，为立生祠。”

四库全书提要：《明一统志》九十卷，明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等奉勅撰。案沈文《圣君初政记》，称太祖洪武三年，命儒臣魏俊等六人，编类天下郡县地理形势为《大明志》，今其书不传。后成祖采天下图经，命儒臣纂辑为一书，亦未及成而中辍。至英宗复辟后，乃命贤等重编。天顺五年四月书成，奏进。赐名《大明一统志》，御制序文冠其首，镌板颁行。

七月，作《易帅守》讽刺扬、楚地方官更换频繁。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二十九：绍兴三十一年七月“泰兴县令尤袤以阳、楚频易帅守，作诗以讽之曰：‘维扬五易帅，山阳四易守。我来七八月，月月常奔走。帑藏忧煎熬，官民困驰骤。世态竞趋新，人情盖诣旧。如其数移易，是使政纷揉。彼席不得温，设施亦何有。淮南重雕瘵，十室空八九。况复苦将迎，不忍更回首。尝闻古为治，必假岁月久。安得如奕棋，易置翻覆手。’”此诗记实色彩浓重，有

元、白之风。

四库全书提要：《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宋徐梦莘撰。……梦莘嗜学博闻，生平多所著述，史称其恬于荣进，每念生靖康之乱，思究见颠末，乃网罗旧闻，会萃同异，为《三朝北盟会编》。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绍兴三十一年，上下四十五年，凡勅制诰诏，国书书疏，奏议记序，碑志登载靡遗。

十一月前，作《淮民谣》、《大暑留召伯埭》。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袁字延之，尝以淮南置山水寨扰民，不能保其家属，窃悲哀之，作《淮民谣》一篇曰：‘东府买舟船，西府买器械。问依欲何为，团结山水寨。寨长过我庐，意气甚雄麤。青衫两承局，暮夜连勾呼。勾呼且未已，摧剥到鸡豕。供应稍不如，前向受笞捶。驱东复驱西，弃却锄与犁。无钱买刀剑，典尽浑家衣。去年江南荒，趁热过江北。江北不可往，江南归未得。父母生我时，教我学耕桑。不识官府严，安能事戎行。执枪不解刺，执弓不能射。团结我何为，徒劳定无益。流离重流离，忍冻复忍饥。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淮南丧乱后，安集亦未久。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抚摩力不足，将奈此扰何。’”尤袤作《淮民谣》，当在本年十一月完颜亮南侵扬州之前。

《大暑留召伯埭》：“清风不肯来，烈日不肯暮。平生山林下，散发颇箕踞。一官走王事，三伏在道途。我非襁褓儿，亦尔困驰骛。居然恋俎豆，安得免羁縻。区区竟何营，汨汨此飘寓。渊明应笑人，有底不归去。”《全宋诗》卷二三三六《大暑留召伯埭》编者按：“此诗原出明《永乐大典》，清四库馆臣误辑入汪藻《浮溪集》卷二九。本书亦误入汪藻一，今仍录入尤袤名下。”考汪藻《浮溪集》卷二九，此诗虽在，但题为《尤袤大暑留召伯埭》，列在汪藻《泊召伯埭》后，可能是出于以资对比，并没有否认尤袤的创作权。召伯埭在扬州，又此诗感情外露，不会是诗人后来思想成熟期的作品，考尤袤绍兴三十一年做泰兴知

县时，地近扬州且初入官场，最有可能写此诗。

十一月，金主完颜亮入侵扬州，尤袤坚守泰兴。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四：“壬辰，拱卫大夫、忠州刺史、殿前司右军统制王刚以所部至泰兴县，时知县事尤袤犹坚守不去。翌日，金人游骑至城下，刚率众拒之。袤，无锡人也。”守土有责，忠于职事。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金人攻泰兴县。金国主亮倾国来攻扬州，是时泰州泰兴县知县尤袤犹守泰兴不去。……御营宿卫使杨存中遣前军统制王刚权知泰州，壬辰刚次泰兴县，癸巳质明金人至泰兴城下，刚率众御之。……二十六日未时以来，有敌人马军二十余队前来大兴县诸门外攻城，放火烧门，城上用甲军弓弩箭往，实时开门遣差枪刀斧手临壕迎敌，续差将官亲随李思济、王铸将带马军出城掩杀，王刚躬亲统率将佐官兵分布督战，拥杀金兵入河及杀死不知其数，追赶二十余里，除杀死、入河外，活捉到金人渤海及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王刚之所以能守住泰兴，关键是此前尤袤加固了城墙。

一一六二 绍兴三十二年 壬午 三十六岁

【时事】 正月，山东义军首领耿京遣其将贾瑞、辛弃疾来奏事。正月至五月，宋、金边界从淮河到川陕，战事不断，双方互有胜负。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是为孝宗。高宗称太上皇帝，退处德寿宫。七月，孝宗变动人事，准备北伐：以张浚为少傅、江淮宣抚使；以参知政事汪澈视师湖北、京西；以四川宣抚使吴玠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

是年，尤袤赋闲。陆游上《条对状》论七事。

《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准今月六日诏书节文，令侍从台谏取当今弊事，悉意以闻。退率其属极言毋讳，臣恭依诏旨条具下项……”

一一六三 宋孝宗隆兴元年 癸未 三十七岁

【时事】 二月，孝宗以李信为兵部员外郎，赍蜡书间道往中原，招豪杰之据有州郡者，许以封王世袭；逐秦桧党人，仍禁辄至行在。四月，孝宗与张浚议出师淮北，诏以白金二十五万两给江、淮都督府军费。张浚命邵宏渊帅师次盱眙，李显忠师次定远。五月，南宋军北伐，前锋李显忠、邵宏渊二将不协，宋军大溃于符离。

是年，尤袤赋闲。周必大、陆游先后因反对孝宗重用近习而被贬出京。

陆游《渭南文集》卷十七《复斋记》：“隆兴元年夏，某自都还里中。”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六十五《归庐陵日记》：“绍兴壬午，寿皇初政。予自御史擢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圣政所详定官。明年癸未改元隆兴，时龙大渊、曾觌颇用事，予因进故事每以为言，寻缴其知合之命。坐是请祠而去。以三月庚申出关，六月壬午归至庐陵之永和镇。”同上：隆兴元年三月“甲子，雨旋霁。骨肉登舟出城，予循城过北关就之。李平叔大监、陆务观编修、邹德章监丞、王致君判院、范至能省干携诗相送，解舟至阡下遇修梁而止。”

一一六四 隆兴二年 甲申 三十八岁

【时事】 十月，南宋使者魏杞至盱眙，金帅欲得商、秦地及俘获人，且邀岁币三十万；不久，金人分道渡淮，宋守刘宝弃楚州遁。十一月，南宋丢失楚州、濠州、滁州三州。孝宗遣王抃如金帅府，与金人议和。十二月，孝宗以诏令形式公布宋、金和议内容：仍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

是年，尤袤赋闲。范成大除枢密院编修官，陆游赴镇江通判任。

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神道碑》：“诏百官条时弊，公举十事极论文具非所以为国。执政奇其才，（隆兴）二年四月除枢密院编修官。”

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四《镇江谒诸庙文》：“某以隆兴改元，夏五月癸巳，自西府掾出佐京口，明年春二月己卯至郡。洪惟上恩，不可量数，敢不夙夜祗惕，图称所蒙。区区之心，神其监之。”

一一六五 乾道元年 乙酉 三十九岁

【时事】 正月，以王抃使金和谈有功，进五官。三月，以虞允文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

是年，尤袤赋闲。春，杨万里有农事诗。

《诚斋集》卷二《春晚往永和》：“春事已如许，山居殊未知。绿光风度麦，白碎日翻池。景好还翻恶，人嬉我独悲。郊行聊着眼，兴到漫成诗。”《农家叹》：“两月春霖三日晴，久寒初暖稍秧青。春工只要花迟着，愁损农家管得星。”

一一六六 乾道二年 丙戌 四十岁

【时事】 三月，赐礼部进士萧国梁以下四百九十有三人及第、出身。八月，蠲淮南放归万弩手差役二年。九月，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帝纪》、《太上皇圣政》问世。

是年，尤袤、周必大赋闲。

《文忠集》卷一百六十六《闲居录》（起隆兴癸未七月庚申止乾道丙戌九月己酉），记述赋闲家居期间情事。

一一六七 乾道三年 丁亥 四十一岁

【时事】 二月，虞允文知枢密院事。六月，金遣使来取被俘人，诏实俘在民间者还之，军中及叛亡者不预。

是年，尤袤赋闲。杨万里《千虑策》深得虞允文赏识。

《鹤林玉露》卷十：“虞雍公初除枢密，偶至陈丞相应求阁子内，见

杨诚斋《千虑策》读一篇，叹曰：‘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应求导诚斋谒雍公，一见握手如旧，诚斋曰：‘相公且子细，秀才子口头言语，岂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

四库全书提要：《鹤林玉露》十六卷，宋罗大经撰。大经字景纶，庐陵人，事迹无考。惟所记“竹谷老人畏说”一条有同年鄱阳景颜语，知尝登第，又“高登忤秦桧”一条有为容州法曹掾语，知尝官岭南耳。其书体例，在诗话、语录之间，详于议论而略于考证，所引多朱子、张栻、真德秀、魏了翁、杨万里语，而又兼推陆九渊，极称欧阳修、苏轼之文，而又谓司马光《资治通鉴》且为虚费精力，何况吕祖谦《文鉴》。既引张栻之说谓词科不可习，又引真德秀之说谓词科当习，大抵本文章之士而兼慕道学之名者。故每持两端，不能归一。然要其大旨，固不谬于圣贤也。

一一六八 乾道四年 戊子 四十二岁

【时事】 正月，夺秦桧后代秦埴、秦堪郊恩荫补。四月，追封韩世忠为蕲王；蒋芾等上钦宗《帝纪》、《实录》；李焘上所著《续通鉴长编》自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卷。

是年，在江阴军做教授。

《光绪江阴县志》卷十一《职官·教授》：乾道四年“尤袤，字延之，无锡人，宣教郎，有传。乾道五年，魏中复，迪功郎。”可知，尤袤在江阴做教授仅一年。同上：“宋江阴军知军一员，签判一员，司理一员，司法一员，知录一员，教授一员，兵马都监一员，马监押一员，主簿一员，添差驻泊都监一员，添差都监一员。”同上卷十二《职官禄秩》教授一员：“品无考，据诸州文学助教从九品，教授恐同。”可知州军教授，是朝廷任命的在编官员，从九品。

《光绪江阴县志》卷十五《名宦》：“尤袤，字延之，无锡人，从喻樗、汪应辰游，究心程氏之学，寻魁南宫，擢第，为泰兴令，吏民为立生祠，不乐吏事，以宣教郎补江阴军教授，寻以荐召除将作监簿。太宗正阙丞，人争求之，陈俊卿曰：‘当与不求者。’遂除袤。虞允文以史事过三馆，问谁可秘书丞者，金以袤对，亟以授之，张栻曰：‘真秘书也。’历官礼部尚书。方乾道、淳熙间，有忌程氏学者，目为道学，将攻之。袤在掖垣，首倡言以破邪说，且谓此名一立，贤人君子宜无得免，后果有韩侂胄禁锢道学之祸。人以此服其先见。年七十卒，谥文简。”

《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七》：“教授：景祐四年，诏藩镇始立学，他州勿听。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始置教授，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委运司及长史于幕职、州县内荐，或本处举人有德艺者充。熙宁六年，诏诸路学官委中书门下选差，至是，始命于朝廷。元丰元年，州、府学官共五十三员，诸路惟大郡有之。军、监未尽置。元祐元年，诏齐、庐、宿、常等州各置教授一员。自是列郡各置教官。建炎三年，教授并罢。绍兴三年，复置四十二州。十二年，诏无教授官州、军，令吏部申尚书省选差。二十六年，诏并不许兼他职，令提举司常切遵守。若试教官，则始于元丰；添差教授，则始于政和。”宋代州、军学教授职数一名，而且由朝廷选任，控制很严。

《江阴县志》光绪丙子年修成。此前，前任县令卢思诚、沈传田，聘季念诒为主编，工作已开展很久。是年冯寿镜上任江阴令，继续前任修志工作到结束。林天龄《重修江阴县志序》曰：“简命视学江苏江阴，固使者驻节地也。越明年，冯君寿镜以名进士来摄邑篆，甫下车即谒余曰：‘曩上宪檄所属修郡邑志，以为通志权舆。是邑志乘卢令思诚经始于前，沈令伟田踵武于后，今詮订将竣，乞序以弁其简端。’”光绪《江阴县志》分建置、疆域、山川、民赋、学校、武备、秩祀、祥异、风俗、物产、职官、选举、名宦、人物、列女、方外、古迹、冢墓、寺观、艺文、忠义、识余二十一门，共三十卷。

有《浮远堂二首》诗。

《浮远堂二首》其一：“杖藜同上最高峰，脚力虽穷兴未穷。领略江山归眼界，尽吞淮海入胸中。”其二：“我生家住浙江西，不见江山自是痴。浮远堂前今日望，画图待我看潮时。”

诗见尤桐印《梁溪遗稿》诗抄补编。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二三三六尤袤《浮远堂》编者按：“此二诗尤桐谓从《江阴县志》辑出，今查明、清诸种《江阴县志》均未见，姑系此备考。”但尤桐可能根据的是另外版本的《江阴县志》，不能否认尤袤的著作权。

《江阴县志》卷三《山川》：“君山在澄江门外二里……山之北有楼面江，曰望江楼，宋浮远堂故址在其上。”知浮远堂在江阴，则此诗必写于尤袤做江阴教授期间。

一一六九 乾道五年 己丑 四十三岁

【时事】 二月，海州人时旺聚众数千投宋，随其渡淮而南者甚众，南宋对其进行弹压。三月，以王炎为四川宣抚使；赐礼部进士郑侨以下三百九十有二人及第出身。五月，孝宗以射弩弦断伤目，不视朝。

经汪应辰等人举荐，尤袤除将作监簿。

《宋史》本传：“注江阴学官，需次七年，为读书计。从臣以靖退荐，召除将作监簿。”尤袤本人想用七年在江阴军教授任职上读书，但这种恬退精神感动了朝臣，朝臣们向孝宗推荐，孝宗召尤袤入朝做将作监簿。

汪应辰《文定集》卷六《荐尤袤札子》：“臣窃以人才之难，自古所

叹。为国家者所当博访详试，以见其可用之实，则下无遗才，而人皆得效其所长，以协济天下之务矣。伏见左从事郎、江阴军军学教授尤袤学问该洽，富于文词，议论详明，通于世务，随牒州县，久安下僚。臣比者误蒙恩除，法当举代，辄以其姓名仰塞诏旨。又前此，蒋芾、陈之茂、胡沂皆尝举袤自代，盖公论所与，非独臣知之也。而袤貌既不扬，性复静退，故久之未为时用。臣谓貌非所以取人，而静退之士尤当奖进。区区报恩之诚，不能自己。伏望圣慈特赐详察，取进止。”

四库全书提要：《文定集》一名《玉山集》，宋汪应辰撰。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初名洋。绍兴五年登进士第一，高宗特为改名，初授镇东军金判，后官至敷文阁学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事迹具《宋史》本传。……《宋史·艺文志》载其集凡五十卷，明初已罕流传。弘治中，程敏政于内阁得其本，以卷帙繁重不能尽录，乃摘抄其要，编为廷试策十卷、奏议二卷、内制一卷、杂文八卷。嘉靖间其乡人夏浚刻之，又附以遗事志传等文凡二卷。今世所行皆从程本传录，不见完帙者。

《宋史·职官五》：“将作监：旧制，判监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凡土木工匠之政、京都缮修隶三司修造案；本监但掌祠祀供省牲牷、镇石、炷香、盥手、焚版币之事。元丰官制行，始正职掌。置监、少监各一人，丞、主簿各二人。……丞、簿覆检。元符元年，三省言：‘将作监主簿二员，乞将先到任一员改充干当公事。候成资替罢。’从之。”

一一七〇 乾道六年 庚寅 四十四岁

【时事】五月，陈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会要》和太上皇《玉牒》。闰六月，遣范成大等使金求陵寝地，且请更定受书礼。九月，范成大使金还，金许归钦庙梓官，而不易受书礼。

十月，起居舍人赵雄请置局议恢复，诏以雄为中书舍人。

春天，撰文吊朱熹母丧，朱熹撰长信表示谢意。

朱熹《晦庵续集》卷三《答尤尚书表》：“某不孝祸深，早岁孤露，提携教育实赖母慈，不幸迂愚，不堪世用，不能少伸乌鸟之报，而奄忽至此，冤痛割裂，不能自存。幸以今春粗毕大事，音容永隔，痛苦终天。伏承惠吊，并以香茶果实远致奠仪，仰感勤眷之诚，俯念畴昔之好，拜领号绝，不知所言。襄阳之除，必是见阙，正此哀苦，不敢奉庆。惟是益远海隅，而残息奄奄，不保朝夕，引领西望，徒切怅然。乡邦得人之盛，魁选复出其中，甚为可喜，但所陈取士之策，于人物取舍之际，不免祖袭苏氏浮薄之余论，此议肆行，非天下之福，殊使人不满意。自此脱去场屋，想当别作规橐耳。衰陋何足取置齿颊间耶？汪枢之孙遂进，而立于三人之列，想老丈慰意也。荆州之行，寄任增重，今当入境矣。”

四库全书提要：《晦庵集》，宋朱子撰。四库全书本通编为一百一十二卷，仍分标《晦庵集》、《续集》、《别集》之目，不相淆乱以存其旧。

按《朱子年谱》，“乾道五年九月戊午，丁母祝孺人忧。”“六年庚寅四十一岁春正月，葬祝孺人。”故此信只能写于乾道六年春天，尤袤去信表示哀悼并撰文祭朱熹母亲在此前。可惜尤袤的信文和祭文今不存。

四库全书提要：《朱子年谱》四卷，《考异》四卷，《论学切要语》二卷，国朝王懋竑撰。懋竑字予中，宝应人。康熙戊戌进士，授安庆府教授，雍正癸卯，特召入直内廷，改翰林院编修。

七月前，除大宗正丞。

《宋史》本传：“大宗正阙丞，人争求之。陈俊卿曰：‘当予不求

者。’遂除袞。”尤袞除大宗正丞的时间在乾道六年七月以前。

《宋史·职官四》：“大宗正司，景祐三年始置司，元丰仍置知及同知官各一人，丞二人，掌纠合族属而训之以德行、道艺，受其词讼而纠正其愆违，有罪则先劾以闻；法例不能决者，同上殿取裁。中兴后，以位高属尊者为判大宗正事，其知及同知如旧制。又置知大宗正丞一员，以文臣充，掌纠合宗室而检防训饬之。凡南班宗室磨勘、迁转、袭封、请给，核其当否；嫁娶房奩、分析财产，酌厚薄多寡而订其议。凡宗室除合该赐名外，皆大宗正定名而后报宗正寺。其余迁授官资、支給钱米，考核以诏予夺。其不率教者以法拘之，岁久知悔，则除其过名。”

七月，感慨人物凋零。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乾道庚寅奏事录》：乾道六年七月“甲申，黄通老尚书、尤袞延之宗丞、刘重卿及其二子并相候。延之云：‘两月来自厘务官而上，外补贬逐死亡者仅四十人，亦气数使然。’留吕伯恭、王得卿饭，李德章送白酒甚佳，饮鲁彦质。”

一一七一 乾道七年 辛卯 四十五岁

【时事】 二月癸丑，孝宗立第三子赵惇为皇太子。二月，工部侍郎胡铨罢，虞允文、梁克家奏留胡铨，方除铨宝文阁待制兼侍讲，胡铨力辞，乃与外祠。三月，金人以一品礼葬宋钦宗于巩、洛之间。四月，金归德民臧安儿起事被杀。

五月，除秘书丞。

《南宋馆阁录》卷七：秘书丞，乾道以后十二人，“尤袞，字延之，毗

陵人，王佐榜进士出身，治诗赋。七年五月除，八年五月为著作郎。”所言确凿无误。

四库全书提要：《南宋馆阁录》十卷，宋陈騤撰。《续录》十卷，无撰人名氏。騤字叔进，台州临海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一。庆元初，官至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忤韩侂胄，提举洞霄宫，卒谥文简，事迹具《宋史》本传。陈氏《书录解题》谓：淳熙中騤长蓬山，与同僚录建炎以来事为此书，李焘为序。

杨万里《诚斋集》卷七十九《益斋藏书目序》云，“予于朝迹最末至，故虽与天下之英俊并游，然阅三数月识其面，未遍也。既未遍识其面，未能遍交其人。一日除书下，迁大宗正丞尤公延之为秘书丞。吾友张钦夫悦是除也，曰：‘真秘书矣。’予自是知延之之贤，始愿交焉。”杨万里此语是发自内心的。

秘书丞属秘书省。《宋史·职官四》：“渡江后，制作未遑。绍兴元年，始诏置秘书省，权以秘监或少监一员，丞、著作郎佐各一员，校书、正字各二员为额。续又参酌旧制，校书郎、正字召试学士院而后命之。自是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四库书略备。”

《宋史·尤袤传》：“虞允文以史事过三馆，问谁可为秘书丞者，金以袤对，亟授之。张栻曰：‘真秘书也。’”

按《宋史·职官四》，虞允文乾道元年以后，以参知政事权提举国史，所以能从三馆选择属官。

七月，编次秘府书目。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九《乞取唐仲友尤袤书目札子》：“臣昨任秘书少监日，尝属正字唐仲友、丞尤袤将四库典籍，仿《崇文旧目》而为一书，后来闻已就绪。”考《南宋馆阁录》，周必大乾道六年七月除秘书少监，七年七月除权礼部侍郎，故尤袤受命编目必在乾道六年七月与乾道七年七月之间，而最有可能是其乾道七年五月除秘书

丞之后。

李心传《建炎杂记》甲集卷四《中兴馆阁书目》条：“《中兴馆阁书目》者，孝宗淳熙中所修也。高宗始渡江，书籍散佚。绍兴初，有言贺方回子孙鬻其故书于道者，上命有司悉市之。时洪玉父为少蓬，建言芜湖县僧有蔡京所寄书籍，因取之以实三馆。刘季高为宰相掾，又请以重赏访求之。五年九月，大理评事诸葛行仁献书万卷于朝。诏官一子。十三年，初建秘阁，又命即绍兴府借故直秘阁陆真家缮藏之。真，农师子也。十五年，遂以秦伯阳提举秘书省，掌求遗书、图画及先贤墨迹。时朝廷既右文，四方多来献者。至是数十年，秘府所藏益充牣，乃命馆阁为《书目》，其纲例皆仿《崇文书目》焉。《书目》凡七十卷。（秘书监陈骙领其事，五年六月上）”未知陈骙领衔所编《书目》是否是在唐仲友、尤袤所编的基础上增修而成。

四库全书提要：《建炎杂记》四十卷，宋李心传撰。心传长于史学，凡朝章国典多所谙习。是书取南渡以后事迹分门编类，《甲集》二十卷，分上德、郊庙、典礼、制作、朝事、时事、故事、杂事、官制、取士、财赋、兵马、边防十三门；《乙集》二十卷，少郊庙一门而末卷别出边事，亦十三门。每门各分子目，虽以杂记为名，其体例实同《会要》。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互相经纬者也。

十二月，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

《宋史》本传：“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陈骙《南宋馆阁录》卷八《官联下》：国史院编修官，乾道以后二十三人，“尤袤，七年十二月以丞兼。”

同上，实录院检讨官，乾道以后十九人，“尤袤，七年十二月以丞兼，八年五月为著作郎亦兼。”尤袤连续在馆阁任职，说明他长于文案。

《宋史·职官四》：“绍兴元年，……即秘书省复建史馆，以修神宗、哲宗实录，选本省官兼检讨、校勘，以侍从官充修撰。五年，效唐

人十八学士之制，监、少、丞外，置著作郎佐、秘书郎各二人，校书郎、正字通十二人。又移史馆于省之侧，别为一所，以增重其事。九年，诏著作局惟修日历，遇修国史则开国史院，遇修实录则开实录院，以正名实。十三年，诏复每岁曝书会。是冬，新省成，少监游操援政和故事，乞置提举官，遂以授礼部侍郎秦熺，令掌求遗书，仍铸印以赐。置编定书籍官二人，以校书郎、正字充。孝宗即位，诏馆职储养人才，不可定员。乾道九年，正字止六员；淳熙二年，监、少并置，皆前所未有。除少监、丞外，以七员为额，寻复诏不立额。绍熙二年，馆职阙人，上令召试二员，谨加审择，取学问议论平正之人。自是，监、少、丞外，多止除二员。”

一一七二 乾道八年 壬辰 四十六岁

【时事】 二月，以虞允文为左丞相，梁克家为右丞相，并兼枢密使。九月，孝宗谕虞允文以决策亲征，令允文治兵俟报。

正月九日，以秘书丞参与壬辰科点检试卷。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〇之二二：乾道“八年正月九日，命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王曷知贡举，中书舍人赵雄、侍御史叶衡同知贡举。太常少卿黄均，将作监刘季裴，监察御史颜度，太常丞赵思，司农寺丞留正，著作郎林光朝、杨兴宗，著作佐郎赵汝愚，参详秘书丞尤袤，秘书郎萧国梁，枢密编修官崔渊，勅令所删定官杨恂、王质、王公衮，国子博士木待问，秘书省校书郎丁时发，正字吕祖谦、唐仲友、蔡戡，御史台主簿柴卫，宗正寺主簿王卿月，国子监主簿邵说，太学博士姚宗之，太学正陈自修，国子录沈瀛，主管吏部架阁文字曹植，主管礼部架阁文字俞光疑，监军器所门李嘉言点检试卷。”

《宋会要辑稿》(全八册),清人徐松辑。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第一版《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赵宋一代,会要三辑,前后共历十次,成书凡二千二百余卷,开历代会要体史书未有之纪录。政府于秘书省设立会要所,以专司其事,与国史实录院日历所互为唇齿,规模之大,惟元修《经世大典》差可比拟。……清嘉庆十四年,大兴徐星伯(松)入全唐文馆,任提调兼总撰官。……遇有《宋会要》……假托《宋会要》为纂修《全唐文》之资料,以授写官为之录副也。如是日积月累……所得无虑五六百卷,卷帙之巨大,可以想见。

五月,除著作郎兼实录院检讨官。

陈骙《南宋馆阁录》卷八《官联下》:实录院检讨官,乾道以后十九人,“尤袤,七年十二月以丞兼,八年五月为著作郎亦兼。”同上:著作郎,乾道以后五人,“尤袤八年五月除”。

著作郎属秘书省。《宋史·职官四》:“秘书省……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少监为之贰,而丞参领之。其属有五:著作郎一人,著作佐郎二人,掌修纂日历;秘书郎二人,掌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图籍,以甲、乙、丙、丁为部,各分其类;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掌校讎典籍,判正讹谬,各以其职隶于长贰。惟日历非编修官不预。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尚书、学士、侍郎、待制、两省谏官、御史并赴。遇庚伏,则前期遣中使谕旨,听以早归。大典礼,则长贰预集议。所以待遇儒臣,非他司比。宴设锡予,率循故事。”

实录院,南宋新设。《宋史·职官四》:“绍兴三年,诏置国史院,重修神宗、哲宗实录,以从官充修撰,续以左仆射吕颐浩提举国史,右仆射朱胜非监修国史。四年,置直史馆及检讨、校勘各一员。五年,置修撰官二员,校勘官无定员。是时,国史、实录皆寓史馆,未有置此废彼之分。九年,修徽宗实录,诏以实录院为名,仍以宰臣提举,以从官充修撰、同修撰,余官充检讨,无定员。明年,以未修正史,诏罢史馆官吏并归实录院。二十八年,实录书成,诏修三朝正史,复置国史院,以宰臣监修,侍从官兼同修,余官充编修。明年,诏国史院以宰臣

提举，置修国史、同修国史共二员。编修官二员，又置都大提举诸司官、承受官、诸司官各一员。以内侍省官充。隆兴元年，以编类圣政所并归国史院，命起居郎胡铨同修国史。二年，参政钱端礼权监修国史；乾道元年，参政虞允文权提举国史：皆前所未有。二年，诏置实录院，修钦宗实录，其修撰、检讨官以史院官兼领。四年，实录告成，诏修钦宗正史。以右仆射蒋芾提举四朝国史，诏增置编修官二员，续又增置三员。淳熙三年，特命李焘以秘书监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四年，罢实录院，专置史院。十五年，四朝国史成书，诏罢史院，复开实录院修高宗实录。”

八月中秋，跋司业汪逵家藏《兰亭帖》。

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百五十三：“司业汪逵家藏楔帖至多，内一轴首跋乃康伯可，是转模失真尔。此本良是定武古本，但定武世以断损带、流、右、天四字为真，而此独完好，然精彩乃与唐人钩摹本不异，殆是定武以前未断损者耶？乾道壬辰中秋日，锡山尤袤跋。”此文在《全宋文》中题为《跋兰亭帖^一》。

四库全书提要：《六艺之一录》四百六卷，《续编》十四卷，国朝倪涛撰。涛有《周易蛾术》已著录，其平生笃志嗜学，年几百岁犹著书不辍。贫不能得人缮写，皆手自抄录，及其家妇女助成之。

桑世昌《兰亭考》卷三：“定武兰亭序石刻，世称善本。宣和中从仕中山，询访故老，以谓石晋之末，契丹自中原辇载宝货图书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汉祖起太原永康自立，而归与其祖母，交兵于国，弃此石于中山。庆历中土人李学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韩忠献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献公，公坚索之。生乃瘞之地中，别刻之本示公。又一纪，李生谢世，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须钱一千，由是好事者争取之。其后李氏子负缗无从取偿，时宋景文守定，乃以公帑金代

输之，因取石匣藏于库，非贵游交旧不可得也。熙宁间，薛师正出牧，其子绍彭又刻别本者留之中山，易古刻携归长安。大观中，诏取其石，置宣和殿中间，不复见矣。”

四库全书提要：《兰亭考》十二卷，旧本题宋桑世昌撰。世昌，淮海人，世居天台，陆游之甥也。……叶适《水心集》亦有《兰亭博议跋》，曰：‘字书自兰亭出，上下数千载，无复伦拟。而定武石刻，遂为大世大议论，桑君此书信足以垂名矣。’

十二月，有信问候赋闲的周必大。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九《尤延之侍郎表^{乾道八年}》：“某窃以腊寒方劲，共惟国史大著郎中台候动止万福。昨于沈教授便人处领台翰，感慰无已。屏居念咎，不敢数通子公书，必蒙深照。大著名誉日起，新春当右迁，此缙绅所共期，非私祷也。委谕补发沈章，谨如所戒，旦夕送赣州矣。李兄更旬余须到家，每书必言眷遇教诲之勤，而尚氏子得免狼狈，此惠何可忘也。似之阙在何时，向得书欲遣报而不知留永嘉，或归阕。遂因循至今，因风赐谕至恳。有童子李如圭者人都应举，力求司业林丈、礼部萧文书，细思司业是主司，不可先谒，第令略诣门下，非敢有所求，只是远方寒士，恐雇趁文字、假借便令，或以干听乡人，奉常杨丞亦须面禀也。正阻参近，切几为国保重。”尤袤时任著作郎，所以周必大称其为“大著”。

是年，为右相梁克家代撰《谢赐生日酒物表》。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全宋文》卷四九九九尤袤《谢赐生日酒物表^{代梁叔子}》：“小人有母，虽喜君羹之尝；大烹养贤，每虞公餗之覆。”乃从《诚斋诗话》析出，原文是：“莆田陈丞相作小朝士时，显仁太后之丧，尝代宰相乞皇帝御殿表云：虽‘天道何言，四时自然成岁；太阳不

照，万物何以仰瞻识’者，已知其有宰相器。公后为左相，辞位，其客郑侨惠叔代作表云：‘责任匪轻，此岂允居之地；从容求去，幸当未厌之时。’岂允居，牛僧孺语也；幸未厌，萧嵩语也，皆宰相求去事，未有如此亲切者。梁丞相叔子生日，孝宗赐酒物，是时梁母太夫人在，尤延之代作谢表云：‘小人有母，虽喜君羹之尝；大烹养贤，每虞公餗之覆。’”

《宋史·梁克家传》：梁克家，字叔子，乾道“八年，诏更定仆射为左右丞相。拜克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故尤袤此文成于乾道八年。

一一七三 乾道九年 癸巳 四十七岁

【时事】 闰一月，金境洛阳民众攻卢氏县，杀县令后入宋界。九月，梁克家等上《中兴会要》、太上皇及皇帝玉牒。十二月，戒敕沿边诸军，毋辄遣间谍、招纳叛亡。

六月十四日，以著作郎兼太子侍读。

《宋史》本传：“迁著作郎兼太子侍读。”

《宋中兴东宫官僚题名》：东宫官：“尤袤，乾道九年六月以著作郎兼权侍读，十月知吉州。”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二九：乾道九年“六月十四日，诏秘书少监陈騤兼太子左谕德，秘书省著作郎萧国梁兼太子侍讲，著作郎尤袤兼太子侍读。”

《玉海》卷一百二十九《官制》：“乾道元年八月九日建储，詹事则蒋芾、魏杞，左庶子兼侍读则知柔，左谕德兼侍讲则大猷。二年八月，任文荐以左庶子兼侍读。七年二月光宗升储，三月王十朋、陈良翰詹事，李彦颖侍讲、左谕德，刘季裴侍讲。八年，周操詹事、林光朝侍读。

九年，尤袤侍读。”侍读乃太子近臣。

四库全书提要：《玉海》二百卷，附《辞学指南》四卷，宋王应麟撰。……宋自绍圣置宏辞科，大观改辞学兼茂科，至绍兴而定为博学宏辞之名，重立试格，于是南宋一代通儒硕学多由是出，最号得人，而应麟尤为博洽，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巨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

十月，除知吉州，上任途中返回。

《宋中兴东宫官僚题名》云：“乾道九年六月，（尤袤）以著作郎兼权侍读。十月，知吉州。”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六十一《乞还尤袤礼记彻章赏札子》云：“后来方省记得尤袤一员虽系侍读，却曾于乾道九年十一月内，缘庶子谕德阙官，专差本人兼讲《礼记》，已取会到吏部所受圣旨全文。”周必大此奏上于淳熙五年九月，故云“后来方省记得”；既然十一月内在京“兼讲《礼记》”，说明“十月，知吉州”之事没有落实。

尤袤《说文系传跋》云：“方传录未竟，而余有补外之命，遂令小子概于舟中补足”，则似已由水路赴任。而由临安至吉州是可以走水路的。大约上路不久便即召回，并未到任，所以《江西通志》、《吉州府志》等均无尤袤知吉州的记载。

十月二十四日，跋《说文系传》。

徐锴《说文系传》卷四十尤袤《说文系传题跋》：“余暇日，整比三馆乱书，得南唐徐楚金《说文系传》，爱其博洽有根据，而一半断烂不可读。会江西漕刘文潜以书来，言李仁甫托访此书，乃从叶石林氏借得之。方传录未竟，而余有补外之命，遂令小子概于舟中补足。此本得于苏魏公而讹舛尚多，当是未经校勘也。乾道癸巳十月廿四日，尤袤题。”透露出尤袤的学术敏感。

尤袤所题《说文系传》，仁宗嘉祐年间经苏颂品题。苏颂《说文系传题》：“嘉祐中，予编定集贤书籍。暇日，因往见枢相宋郑公，谓予曰：‘知君校中秘书，皆以文字订正，此正校讎之事也。’又曰：‘文字之学，今世罕传。《说文》之外，复得何书？’予以徐公《系传》为对。公曰：‘某少时，观此未以为奇。其后兄弟留心字学，当世所有之书，访求殆遍。其间论议，曾不得徐公之彷彿。其所考据，以今所得校之，十不及其五六，诚该洽无比也。’又问予曰：‘小徐学问、文章、才敏皆优于其兄，而后人称美乃出其兄下，何耶？’予曰：‘信如公言。所以然者，楚金仕江左，少年早卒；鼎臣归朝，公卿皆与之游，士大夫从其学者亦众，宜乎名高一时也。’公再三见赏，相谓曰：‘君之评论，精诣如此。当书录以遗，异日修史者不能出此说也。’因校此书毕，追思公言，聊志诸卷末。己酉十二月十五日，子容题。”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一：《说文系传》四十卷，南唐徐锴撰。锴字楚金，广陵人，官至右内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于围城之中，事迹具《南唐书》本传。

十一月，因太子庶子、谕德阙官，专差讲《礼记》。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六十一《乞还尤袤〈礼记〉彻章赏札子》：“某等昨缘《礼记》彻章，已照应元降指挥，将曾任庶子谕德讲《礼记》官姓名具申朝廷推恩了当。后来方省记得尤袤一员，虽系侍读却曾于乾道九年十一月内缘庶子谕德阙官，专差本人兼讲《礼记》，已取会到吏部所受圣旨全文，今欲缴连关左右春坊，申取朝廷指挥合具稟知。伏乞令照。”用事后回忆的口吻，追述尤袤本年额外官务。

是年，与杨万里同为太子讲读，触景生情地感慨文人生身后的荣枯迥异。

《诚斋集》卷八十四《三近斋余录序》：“予昔与尤延之同侍光宗东

宫讲读，一日入讲尚蚤，辇未出。因与延之纵观几案上御览书策，有孟浩然、贾岛诗集。二人相视而叹曰：二子之诗一也，不见知于当时而见知于今日，何也？可以吊二子之生前而贺之于身后矣。然二子之可吊，又未若当时之可吊也。有此士而失之，独不可吊乎？……”诚斋此记不虚，但不详年月。

《宋史·杨万里传》：“东宫讲官阙，帝亲擢万里为侍读。官僚以得端人相贺。他日读陆宣公奏议等书，皆随事规警，太子深敬之。王淮为相，一日问曰：‘宰相先务者何事？’曰：‘人才。’又问：‘孰为才？’即疏朱熹、袁枢以下六十人以献，淮次第擢用之。历枢密院检详，守右司郎中，迁左司郎中。”看来，杨万里的确在乾、淳之间做过东宫讲读，当然很可能是兼任。

《宋中兴东宫官僚题名》云：“乾道九年六月，（尤袤）以著作郎兼权侍读。”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六十一《乞还尤袤礼记彻章赏札子》云：“后来方省记得尤袤一员虽系侍读，却曾于乾道九年十一月内，缘庶子、谕德阙官，专差本人兼讲《礼记》，已取会到吏部所受圣旨全文。”所以系此事于是年。

一一七四 淳熙元年 甲午 四十八岁

【时事】 孝宗命工部尚书张子颜等如金报聘，仍请改受书之仪，金不许。十二月，四川制置使范成大改管内制置使。

是年，在馆阁任职。初春，有《甲午春前得雪》三首。

《梁溪遗稿》卷一《甲午春前得雪》乃同题三首七律。其一：“寒声昨夜响萧萧，逗晓阶庭亦已消。残腊距春无几日，一年飞雪只今朝。微阳欲动梅惊萼，余润才沾麦放苗。天意未能违物意，漫留残白占山

腰。”其二：“飞英回旋逐风飘，爽气令人意欲消。荏苒流年春送腊，殷勤密雪暮连朝。冬回庾岭花无数，烟暖蓝田玉有苗。一饱自今真可望，更看南亩麦齐腰。”其三：“冻云排阵拥山椒，待伴还应不肯消。皎月冰壶千顷夜，冷烟茅屋几家朝。梅枝堆亚难寻萼，萱草侵袭不辨苗。残甲败鳞随处是，被谁敲折玉龙腰。”组诗表现了尤袤状物写景的深厚功力。

诗中明言“残腊距春无几日”，虽所写之事在“甲午春前”，但写作时间一般迟于事后。故系《甲午春前得雪》于甲午开春后。

四库全书提要：《梁溪遗稿》二卷，宋尤袤撰。《宋史》袤本传载所著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梁溪集》五十卷，今并久佚。国朝康熙中，翰林院侍讲、长洲尤侗自以为袤之后人，因裒辑遗诗编为此本，盖百分仅存其一矣。厉鹗作《宋诗纪事》即据此本为主，而别摭《三朝北盟会编》所载《淮民》一首，《茅山志》所载《庚子岁除前一日游茅山》一首，《荆溪外纪》所载《游张公洞》一首，《扬州府志》所载《重登斗野亭》一首，《郁氏书画题跋记》所载《题米元晖潇湘图二首》，《后村诗话》所载《逸句》四联，而“去年江南荒”两联，即《淮民谣》中之语。前后复出，良由琐碎摭拾，故失于检核，知其散亡已甚不可复收拾也。方回尝作袤诗跋，称中兴以来言诗必曰尤、杨、范、陆，诚斋时出奇峭，放翁善为悲壮，公与石湖冠冕佩玉，度骚婉雅，则袤在当时本与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并驾齐驱，今三家之集皆有完本，而袤集独湮没不存。盖文章传不传，亦有幸不幸焉。然即今所存诸诗观之，残章断简，尚足与三家抗行，以少见珍，弥增宝惜，又乌可以残剩弃欤？

一一七五 淳熙二年 乙未 四十九岁

【时事】 四月，赐礼部进士詹曩以下四百二十有六人及第、出身。六月，以仓部郎中辛弃疾为江西提刑，节制诸军，讨捕茶寇。闰六月，辛弃疾诱赖文政杀之，茶寇平。八月，遣汤邦彦使金求陵寝地。

十月三日，以承议郎出知台州。

陈耆卿《赤城志》卷九《职官门二》：尤袤淳熙二年“十月三日以承议郎知（台州），毗陵人，政敏而肃，官至礼部尚书，谥文简。”

四库全书提要：《赤城志》四十卷，宋陈耆卿撰。耆卿字寿老，号笈窗，台州宁海人。登嘉定七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其事迹不见于《宋史》，惟谢铎《赤城新志》稍著其仕履，而亦不详。……其曰赤城者，《文选》孙绰《天台山赋》称“赤城霞起以建标”……耆卿受学于叶适，文章法度具有师承，故叙述咸中体裁。明谢铎尝续其书，去之远甚，旧与耆卿书合编，今析出别存其目。

祝穆《方輿胜览》卷八台州建置沿革注：“禹贡：扬州之域，南斗、须女之分。春秋时属越，秦属闽中郡，汉属东瓯国，后立为冶县，东汉末吴分冶县为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南部建安，后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梁改为赤城郡，隋属永嘉郡，唐改为台州，国朝因之。今领县五，治临海。”

四库全书提要：《方輿胜览》七十卷，宋祝穆撰，穆字和甫，建阳人，《建宁府志》载穆父康国从朱子居崇安，穆少名丙，与弟癸同受业于朱子，宰执程元凤、蔡杭录所著书以进，除迪功郎，为兴化军涵江书院山长。是书前有嘉熙己亥吕午序，盖成于理宗时，所记分十七路，各系所属府州军于下，而以行在所临安府为首，盖中原隔绝久已不入舆图，所述者惟南渡疆域而已。书中体例大抵于建置沿革、疆域道里、田赋户口、关塞险要，他志乘所详者皆在所略，惟于名胜古迹多所胪列，而诗赋序记所载独备，盖为登临题咏而设，不为考证而设，名为地记实则类书也。然采摭颇富，虽无裨于掌故，实有益于文章，摘藻挹华，恒所引用，故自宋元以来，操觚家不废其书焉。

尤袤此次出知台州，是劝谏孝宗勿重用张说忤旨所致。《宋史》本传：“先是，张说自閤门入西府，士论鼎沸，从臣因执奏而去者数十人，袤率三馆上书谏，且不往见。后说留身密奏，于是梁克家罢相，袤

与秘书少监陈骙各与郡。”

《宋史·佞幸传》：“张说，开封人。父公裕，省吏也，为和州防御使，建炎初有军功。说受父任为右职，娶寿圣皇后女弟，由是累迁知阁门事。隆兴初，兼枢密副都承旨。乾道初，为都承旨，加明州观察使。”尤袤反对孝宗重用皇亲国戚，孝宗就把尤袤贬出行在。

上任后，促成朝廷对台州朱伯履妻陈氏特加褒表。

林表民《赤城集》卷二：“节孝巷在州东一百五十步，淳熙二年尤守袤建。以朱伯履妻陈氏旌表，故名。”

同上卷十四吴芾《朱氏旌表门闾碑》：“淳熙二年，今皇帝以太上皇帝寿登七秩，亘古无有，思鸿厥庆，施于臣庶。乃十有二月赦文孝行节义著于乡闾者，长吏以闻，当议旌录。先是元年正月台州守臣詹偃之奏，州之任者暨士民凡百一十有七人合词言，临海县贡士朱伯履妻陈氏有节行。伯履早世，年盛子幼，媒氏请复有行，陈氏抚膺恸绝。既苏，叹曰：‘吾宁速死，忍闻此言！’引刀欲自剪，侍婢亟持之乃免。事父母舅姑至孝，姑宜人林氏年高齿豁，陈氏手调旨甘，动能顺适其意。姑垂绝，执其手曰：‘愿妇子孙寿数如我。’训二子希尹、希牧有法，以文行孝友称。陈氏年九十有三齿发不衰，姆则壶彝，州里所矜，式天产祥，嘏厥有桃实萱颖之异，请以其事列诸朝，特加褒表以为节孝劝。州遣吏按验如状，谨以闻。十月守臣赵汝愚继劾，上皆未报。会庆礼行，耆年高节悉加崇奖，邦人援以为请，守臣尤袤申前奏。上嘉其节，明年三月壬戌，有旨特封安人旌表门闾，仍宣付史馆。诏书至，阖郡欢迎，耄稚竦观。植门建台，諏协令式。台成有白雀翔于上，见者异之。一日，希尹、希牧踵门曰：‘母氏之节亦既列于赞书，诏于太史矣。愿公勒诸石，益为不朽传。’芾辞不获命，则进二君而言曰：‘予昔与君之诸父游，习闻君家事，君之祖母林宜人治家以礼法，教子以义方，聚族千指内外无间言，宜人年百有一岁时，郡守宗公颍欲请表其门，会颍去弗果，善积

益丰，委祉厥妇。安人实太子詹事陈公良翰之姊，风节义概濡染素熟，承姑慈训，厥德惟肖，庸能身享上寿，保有全节。方圣上以孝理天下，湛恩下逮，首承天宠，为世世万子孙光耀。且俾乡之为妇为母者，以安人为法。今君又克顺承侈大之是，皆可书也已’。予既纪其略而又系之以诗，诗曰：‘妇德之修，至隐而昭。行成于家，而列于朝。国有劝惩，当罚而止。孰观而化，表厥宅里。淑哉若人，识明志坚。之死靡他，不贰所天。节则高矣，报亦云侈。既畀以年，庸介尔祉。翼翼崇台，左右其门。匪台之崇，维德之尊。诏而子孙，勿替勿懈。永言保之，毋俾台坏。告而里闾，而妇而母，惟节惟孝，惟台之视，圣孝不匮，善推所为。我诗于石，垂世作规。’”吴芾此文记述了一位自强不息的女性扬名桑梓的故事。

四库全书提要：《赤城集》十八卷，宋林表民编。集中载吴子良《赤城续志序》，称其字曰逢吉，与撰《天台集别编》之林表民合，又称为东鲁人，则里贯互异，盖其先世自曲阜徙临海，故从其祖贯言之，非别一人也。表民常续陈耆卿《赤城志》，复取记、志、书、传、铭、谏、赞、颂之文为志所不载者，荟而辑之，以成此集。前有淳祐八年吴子良序，称分门会粹，并诗为一，今此集仅有文一百八十二首而无诗，又明谢铎《赤城新志》载《赤城集》二十八卷，有刻本在内阁，而此本亦祇十八卷，疑原本尚有诗十卷，为传抄者所脱佚，已非完本矣。

《宋史·吴芾传》：“吴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举进士第，迁秘书正字。与秦桧旧故，至是桧已专政，芾退然如未尝识。公坐旅进揖而退，桧疑之，风言者论罢。通判处、婺、越三郡。知处州。……芾前后守六郡，各因其俗为宽猛，吏莫容奸，民怀惠利。再奉太平祠，屡告老，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后十年卒，年八十。”

继修台州城墙，准备抗御洪水灾害。

陈耆卿《赤城志》卷九：淳熙二年“赵汝愚三月二十一日以左奉议

郎自信州改知(台州),番阳人,有惠政,大修城壁,十月二日除江西路转运判官。”

《宋史》本传:“袤得台州,州五县,有丁无产者输二年丁税,凡万有三千家。前守赵汝愚修郡城,工才什三,属袤成之。袤按行前筑,殊卤莽,亟命更筑,加高厚,数月而毕。明年大水,更筑之,墉正直水冲,城赖以不没。”赵汝愚十月二日离任,尤袤接任后继续大修城墙,才使台州在次年的水灾中有惊无险。

《浙江通志》卷一百五十四《名宦》台州府九:“尤袤:《宋史》本传:字延之,常州无锡人。绍兴进士,累迁著作郎兼太子侍读,与郡,得台州。前守赵汝愚修郡城,工才什三,属袤成之。袤按行前筑殊卤莽,亟命更筑加高厚,数月而毕。明年大水,更筑之,墉正值水冲,城赖以不没。会有毁袤者,上使人密察。民颂其善政不绝口,乃录其《东湖四诗》归奏,上读而叹赏,遂以文字受知,除淮东提举常平,进直秘阁。”对尤袤在台州的抗洪业绩说得更集中。

四库全书提要:《浙江通志》二百八十卷,国朝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兼管浙江总督嵇曾筠等监修。浙江自嘉靖中提学副使薛应旗始辑为《通志》七十二卷,至国朝康熙二十一年总督赵士麟、巡抚王国安复因薛志增修,斟酌损益,义例粗备。此本于雍正九年辛亥,总督李卫开局编纂,迄乙卯而告竣,曾筠等具表上进。司其事者原任侍读学士沈翼机、编修傅王露、检讨陆奎勋也。总为五十四门,视旧志增目一十有七,所引诸书皆具列原文标明出典,其近事未有记载者,亦具列其案牍。视他志体例特善,其有见闻异词者,则附加考证于下方。虽过求详备,或不无繁复丛冗,然信而有征之目,差为不愧矣。

是岁,次子尤概中进士。

《无锡县志》卷三下:“自兴学以来,邑之士子获荐于乡贡、登于春官者,凡得若干备录姓名于后。……尤概,淳熙乙未詹榜。”

一一七六 淳熙三年 丙申 五十岁

【时事】 四月，诏侍从、台谏、两省官岁举监司、郡守各五人。是岁，京西、湖北诸州、兴元府、金、洋州旱，绍兴府、台、婺州水，并振之。

正月己未始建霞起堂，二月壬午竣工，有记及诗。

《赤城志》卷五：“霞起堂在静镇堂后，淳熙三年尤守袤建。取孙绰赋‘赤城霞起’之句。”

《梁溪遗稿》卷二《霞起堂记》：“双岩堂踞两崖之间，独得地胜。其下面墙，广不寻丈，拥蔽心目，不快人意，予首辟之。墙之外粪壤所滞，乃垦乃夷，为旧址焉。撤废亭于射圃，移植其上，榜曰‘凝思’，取孙兴公赋所谓‘凝思幽嵒’者也。亭之前有败屋数椽，东向西上，榱桷挠折，隅奥卑仄，乃改创为堂，三楹南乡，与静镇堂相直，因名曰‘霞起’。由双岩而望静镇，直若引绳。其外绕以回廊，上连参云，以为风雨游观之备。爰植美竹，以经纬之。于是堂成而胜益奇，前所未睹，披豁呈露，天若开而明，地若广而敞，景物若增益而富。晨烟夕霏，万化千变，近峰远岭，闲见层出，皆可不出檐庑而尽得之。噫，是亦足以广心志，荡尘垢，而非苟以为娱也。惟此邦灵山所宅，昔号胜处，自经大旱，遂成陋邦，而山川之秀，不异今昔。或谓予当单乏之际，顾为此不急之务。然取材于旧，课工于卒，不市一木，不役一民，而使隘者敞，窒者通，弊者新，则亦何害于政哉。第废材不足以支久，尚能十稔，若其革而鼎之，以俟后之君子。始役于淳熙三年正月己未，成于二月壬午。”新建游乐亭台楼阁，是封建社会官员点缀升平、推行教化的手段。

《梁溪遗稿》卷一《霞起堂》：“□□赤城山，霞色起夜半。建标自

古□，□□羨吟翫。仙人□□□，□手若可唤。彤光射胸臆，三咽骨自换。”三咽：一种养生方法。苏辙诗：“老去自添腰脚病，仙翁服栗旧传方。客来为说晨兴晚，三咽徐收白玉浆。”此诗表现在堂观霞起而得生命新机能的快乐。

重建天台馆、清平阁、都酒务、商税务，建乐山堂。

陈耆卿《赤城志》卷三《馆驿》：“天台馆在州南一百三十步，俗名行衙。乾道九年火，淳熙三年尤守袤重建。嘉定十六年，齐守硕重修。”

同上卷五：“清平阁在节爱堂右山上，旧在堂前。贺参政允中以守萧洽清平而名。淳熙三年，尤守袤重建，庆元二年，刘守坦之徙今地。”

同上：“都酒务在州东南一里，房廊务、造曲库附焉。乾道九年火，尤守袤重建。商税务在州南一里，抵当库、平准务附焉。乾道九年火，尤守袤重建。”然不载尤袤重建都酒务和商税所岁月，按尤袤思想性格肯定在上任伊始动工，否则有人控告他上任台州后只修亭堂，他将无法自辩。

同上：“乐山堂在清平阁下，淳熙三年尤守袤建，取‘仁者乐山’之义。庆元二年，刘守坦之徙阁于今地，前为堂，后为挹爽。”

八月，被周必大列入推荐监司、郡守的人选。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九《荐监司郡守状^{淳熙三年}》：“右臣伏睹朝奉郎、知台州尤袤岂弟廉勤，处事精审。到任以所取予加之节俭，未尝一毫妄用，既补旧欠，郡计亦裕，督察属吏，各举其职。使备监司之选，必能澄清所部，上副临遣。又承议郎、充福建路安抚司干办公事石塾，笃实通明，甚有所守，安于常调，未常干进。曾知南剑州尤溪县，戢吏爱民，推诚化俗，有古循吏之风。至今人思其政，以为数

年无此人矣。使为郡守，必能宣布德。”按周必大此状是应“八月七日圣旨，保举限五员”而上的，故系此事于是年八月。

秋遇大水，极力护堤，城赖以不没。有《次韵德翁苦雨》诗。

陈耆卿《赤城志》卷二：州城“淳熙二年赵守汝愚又缮筑焉。先是郡有壮城，遇水患合同其役，已，乃属役于士庶，吏诛求不厌，则捃摭鞭捶，至有殒于非命者。公从州士请，归其役于壮城，民用以宁。三年秋大雨，城又几垫，尤守袤极力堤护，事竟，复修城，城全，邦人歌之。”

壮城，宋代专服城役的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八：“壮城，专治城隍，不给他役，别为一军。”前守赵汝愚把筑城职责重归壮城兵，解脱了百姓修城的倒悬之苦。尤袤继任后全力巡守，使台州在以后的大水中安然无恙。

《梁溪遗稿》卷一《次韵德翁苦雨》：“十年江国水如淫，怕见三秋雨作霖。可念田家妨卒岁，须烦风伯荡层阴。禾头昨夜忧生耳，木德何时却守心。兀坐书窗诗作祟，寒虫呜咽伴愁吟。”李德翁，尤袤知台时好友。楼钥《攻媿集》卷五十二《静斋迂论序》：“静斋，李君才翁自号也。才翁真静者也，幼历艰苦，与其兄德翁相与为命，寓柯山……台之人无贵贱老少莫不敬而爱之，几如康节之在洛也。”文中所言李德翁，长安人而居台州柯山，与尤袤诗中的李德翁相符。方回特别赞赏此诗颈联对仗之巧：“禾头生耳，本是俗语。忽用木德守心为对，则奇之又奇，前无古人矣。”

洪迈《夷坚志》戊卷六《天台士子》：“淳熙初，台州城外两江水因雨大涨涌，几冒郭门，民死于洪流者不可计。士子某，居城中而田在黄岩，水未起之前，棹小舟往取谷，所载四十箩，箩容谷一斛。才出溪口，涛波如山，人乍浮乍沉，相望不绝。士子维舟高岸，遇漂至侧者欲救之，而舟力不能胜。于是每载一人则抛弃一箩谷，顷刻之间登者五十辈，而谷尽矣，乃与之还城。时尤延之袤为郡守，叹赏其仁，即治盛

具延请，而饷以百千钱，处和观文。又畀以门客恩泽，遂补登仕郎。同时，有巨室一处女，其家既没，独坐于浴斛，泛泛垂死，逢渔艇过其傍，呼之曰：‘我是某坊某家女，能活我，当以臂间两金缠谢汝。’渔人载之，至则无归矣。女悲哭几绝，解缠付之。辞曰：“娘子家计荡，空留此物自贍，我不忍取也。”舍之而去。渔人之贤若此，使遇恶徒，将弃金而投诸江，岂复有活理也。延之恨不得其人姓氏云。”反映了此次水灾危害之大。

四库全书提要：《夷坚志》五十卷，宋洪迈撰。是书所记皆神怪之说，故以《列子》‘夷坚志’事为名。考《列子》谓‘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正谓珍禽异兽如《山海经》之类，迈杂录仙鬼诸事而名取于斯，非其本义。

《台州郡圃杂咏》十二首中的《清平阁》、《乐山堂》等诗写于是年。

由于霞起堂、乐山堂和清平阁建于淳熙三年，所以《清平阁》、《乐山堂》和《霞起堂》诗和散文《霞起堂记》必写于是年。

《天台续集别编》卷四尤袤《清平阁》：“举世溷浊中，谁当清见底。崎岖太行道，谁贵平如砥。安得□□美，如此一池水。悠悠小阁□，视水知此理。”黄阁《清平阁记》：“有阁翬飞，上冠新亭，下临清池，可以观政，可以燕宾，可以赏心而娱情。”可知清平阁下临清池。第五句中所缺二字，最有可能是“贺守”。此诗讴歌清官循吏风范，表达对吏治清平的呼唤。

同上《乐山堂》：“草堂有遗基，榛莽岁月久。我来始经葺，挹翠开户牖。群山供啸傲，万象皆奔走。所以名乐山，欲企仁者寿。”《论语·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此诗借乐山堂所见群山形象，表现了仁者求安而养成万物的情怀。

一一七七 淳熙四年 丁酉 五十一岁

【时事】 正月，诏沿江诸军岁再习水战。四月，参知政事龚茂良以曾觌从骑不避道，杖之。六月，龚茂良为曾觌排陷，罢参知政事，以王淮继之。十月，诏将士智勇杰出者，躐等升差。十一月，诏两淮归正人为强勇军。

二月望日，跋王顺伯第二本《兰亭集序》。

桑世昌《兰亭考》卷七：“唐文皇既得《修禊序》，命赵模、韩道政、诸葛贞、冯承素搨，赐诸王近臣。虞、褚、欧阳各有临迹，至今不知几本，而独贵定武刻。顺伯诸本皆佳，顾以字肥而不刂者为定武，则与余所见特异。杨桎伯时有薛道祖亲签题一本正肥，云是唐古本。平生所见前辈所跋定武本，皆有依据。一毕少董家赐本，一蒋丞相家米元章诸人跋本，一张文潜家王岐公跋本，最后见澄江吕氏舒王所跋，与此本无毫发异，其刂缺处正同，益信山谷所谓‘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者。后有识者，当赏予之言。尤袤跋顺伯第二本，淳熙四年仲春望日。”可见宋代《兰亭集序》流传版本之繁和鉴赏之难。

年底前，新建和重建节爱堂、凝思堂、舒啸亭、思贤堂。

陈耆卿《赤城志》卷五：“节爱堂在君子堂右，旧名燕豫。淳熙四年尤守袤重建，取‘节用爱人’之义，更今名。”

同上：“凝思堂在霞起堂后，淳熙四年尤守袤建。”

同上：“舒啸亭在参云亭后，旧名匿峰，淳熙四年尤守袤建，取孙绰赋‘匿峰千岭’之句。”

年底离任前，立毕士元祠于郡学。

《梁溪遗稿》文抄《思贤堂三赞·毕文简公》：“故大丞相毕文简公，于太平兴国三年以选知台州。淳熙丁酉，袤假守是邦，尝立公之祠于郡学，独访遗像未获。”

陈耆卿《赤城志》卷九《职官门二》：毕士元太平兴国三年“以大理寺丞知(台州)，代州人，时吴越入朝，以善抚摩得誉，奏言钱氏所上图牒皆张侈赋数，不可信。愿一用旧藉以辑新民。诏从之。后改名士安，景德中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谥文简。”

年底离任前，有《节爱堂》、《凝思堂》、《匿峰亭》诗及散文《节爱堂记》。

陈耆卿《赤城志》卷五尤袤《节爱堂》云：“谁怜穷山民，糠粃不自贍。纷纷死沟壑，往往困征敛。夫惟节与爱，是谓仁且俭。揭兹圣人言，聊用自针砭。”只有节俭，才能爱民和仁政。此诗重在阐发节爱堂命名意义，以“节用爱人”自勉。反映了诗人的民本思想。

同上：尤袤《节爱堂记》：“过静镇堂之左少南，为方池，并池而南，墙壁障碍，败屋倾欹，公厨以积醪醴。问诸故老曰：‘此昔之燕豫堂也。’池旧有桥，横纵齐度，其东为草堂，今皆毁。撤后人因基筑台，以望月。其下枕池为小阁，名曰清平。台庑且隘，不快登览，人迹罕至，亦渐颓圯。余既徙台，于参云亭之后榜曰‘匿峰’，以望北山；平夷旧基，更作堂曰‘乐山’，以望西山之秀。而池光山色且蔽于阁而不得见也，乃徙阁于池之南，因燕豫堂之基，别为堂曰‘节爱’，取‘节用爱人’之义。旁为夹廊，而上与乐山堂通。池之北石崖盘踞，土壤所壅，疏剔理脉，发露呈显，如枕股膊，如覆困廩，如鼃鼃之背负土而出。西望连冈垒障，闲厕隐显，如拥鬟髻，如展旌旆，如风樯阵马排闥而入。其南则岙、帙二峰，角立朋秀，若伟丈夫冠剑而坐双塔亭，亭影插天半，于是仰山俯池，远树近石，环列先后，若相拱揖。烟消日出，层楼飞

阁，浮虚跨空，如展图画，如望蓬莱之云气也。夫昔人经始，莫不相山川之宜，度面势之便，其所建立如纪纲法度，井井然悉有条理，一定而不可易。后人见其敝而不能复也，始出己意变更之，易其东则西废，撤其左而右病，遂使昔之胜概日就湮没。今余非能有所增创也，大抵无改前规，无废后观，便觉天宇开明，岩壑增秀，林木水鸟皆有喜色，而后知昔人之规模可因而不可变也。爰刻诸石，以识颠末，尚告来者，嗣有葺焉。始欲跨池为桥，仍其旧池，上有老梅，惜不忍伐，遂不复作。”此文叙事如画，最能体现尤袤散文平易流畅特色。

同上：尤袤《凝思堂》云：“失脚堕尘网，牒诉装吾怀。公庭了官事，时来坐幽斋。天风肃泠泠，山鸟鸣喈喈。我思在何许，独对苍然崖。”此诗用叠字，有杜甫之风。内容主要渲染凝思堂面山而思、可以净化“尘网”和“官事”带来烦躁的审美价值。

同上：尤袤《匿峰亭》云：“小亭在山背，不见山巍巍。但见四面风，辐凑朝宗之。深藏固甚智，自牧甘处卑。一谦受四益，是以能不危。”此诗于写景中表达一种哲理。《周易》：“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诗借亭在山坳的形象，表现诗人对守弱守柔的为人处世原则的认可。

腊月，除淮南东路提举常平茶盐。有《台州四诗》、《台州秩满归》。

陈耆卿《赤城志》卷九：淳熙二年“尤袤十月三日以承议郎知（台州）。毗陵人，政敏而肃，官至礼部尚书，谥文简。（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满，除淮东提举常平茶盐。”尤袤在台州知州任总共两年零两个月。

《宋史》本传：“会有毁袤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颂其善政不绝口，乃录其《东湖四诗》归奏。上读而叹赏，遂以文字受知。”所谓《东湖四诗》，很可能就是《梁溪遗稿》卷一所载《台州四诗》。“两载终更过七旬，今朝方始是闲身。”尤袤淳熙二年十月三日始任台州知州，淳熙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离任，恰好两年零七十天。组诗必然写于淳熙

四年十二月十三离任时。

《台州四诗》其一：“三日霖霖已渺漫，未晴三日又言干。自来说道天难做，天到台州分外难。”以诙谐语气写台州雨则涝、晴则旱的恶劣条件，反射出诗人在台州修城抗洪的不易和辛劳。其二：“百病疮痍费抚摩，官供仍媿拙催科。自怜鞅掌成何事，赢得霜毛一倍多。”写天灾频仍中作为知州完成官贡和抚慰百姓不可兼得的痛苦，表现正直官员在多事之秋无奈。其三：“多病多愁老使君，不忧风雨不忧贫。三年不识东湖面，枉与东湖作主人。”写为官台州的不易。诗人为战胜洪灾付出了很多，故能有惊无险，做到“不忧”。含蓄蕴藉，语意很深。其四：“两载终更过七旬，今朝方始是闲身。细看壁上题名记，六十年间只五人。”写离任台州知州的欣慰和自豪。组诗主要意思有二：一是诗人在任两年零七旬履行职务问心无愧，二是诗人的政绩堪与近六十年前任清官循吏媲美。四诗虽只各有四句二十八字，但却概括了诗人任台州知州两年零两个月的主要生活经历，是诗人知台州的总结。

《台州秩满归》只存残句：“送客渐稀人渐远，归途应减两三程。”（见《诚斋诗话》引）反映了台州百姓对这位贤守的感激之情。

东湖是台州城外游览景点。《赤城志》卷二十三：“东湖在崇和门外三十步，初为船场，水军营。盖端拱二年张守蔚所建也。景祐中，运使段少连废船场归温、明二州。嘉祐中，徐守亿徙水军营入城。熙宁四年，钱守暄始开为湖。时方累石修城，以水至漂溢，故凿湖以受众水，且以其土堤城之东，绝后患焉。绍兴二十年，萧守振载加修辟。乾道五年，向守沟复披故道，创城堙斗门，上覆以亭，又即故斗门筑三闸以通江。淳熙十一年，江守乙祖亦复修焉，度其地凡一万六千步，中有堂曰共乐堂。”

别林宪、李德翁，有诗。

尤袤《梁溪遗稿》卷一《别林景思》：“二年无德及斯民，独喜从游

得此君。囊乏一钱穷到骨，胸蟠千古气凌云。论交却恨相逢晚，别袂真成不忍分。后夜相思眇空阔，尺书应许雁知闻。”表达自己对林宪为人的叹赏。

同上《别李德翁》：“长恨古人少，斯人今古人。二难俱益友，两载觉亲情。世态深难测，心期久益真。相看俱半百，此别倍酸辛。”在分别之际，对朋友流露了真挚的感情。

叶适《水心集》卷二十三《朝议大夫秘书少监王公墓志铭》公讳柟字木叔：“初尤尚书袤知台州，公为其属，相继同僚者楼参政钥、彭仲刚、石宗昭，郡人石罄，逸民应恕、林宪之流皆聚焉。颇依依，友朋箴切，不随吏文督迫，名一时胜会，远近传之。”

李德翁，很可能即楼钥《攻媿集》卷五十二《静斋迂论序》提到的李才翁之兄德翁，长安人而居台州柯山。按宋时台州辖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五县，《赤城志》卷十二楼钥《安洲驿记》：“淳熙五年，予自敕局出倅丹丘，明年以檄之柯山，始经由仙居，往来皆宿于栝苍洞天，在县境也。”柯山为台州境内一地。符合尤袤所别李德翁的条件。

四库全书提要：《水心集》二十九卷，宋叶适撰。此本为明正统中处州推官黎谅所编，前有自识，称少读适《策场标准》慕其文，至栝苍访求八年，得札状奏议等八百余篇，因裒辑汇次合为一篇。盖已非宋本之旧，惟赵汝说原序尚存。

是年，写有散文《玉霄亭柱记》。

陈耆卿《赤城志》卷十一尤袤《玉霄亭柱记》：“台州南、西、北三面逼山，独东望诸峰差远，云烟空蒙，外际溟海，蓬莱方丈，想见其处。旧有小亭在子城之上，绍兴丁卯，南丰曾使君弇父创建，更名玉霄。距今三十年，摧败倾圯，岌岌欲压。其下昔有茂林修竹，今皆剪伐，错为居民，溷囿罗列，污秽喧嚣，游者叹息。余乃披荆斲疏，载芟载除，四为缭墙以限外涂，下建石柱，上跨飞阁，出亭之外，又有六尺。凡楹栋榱桷之朽挠，迭瓴级甃之缺折，丹黄粉漆之侈剥，皆易而新

之。方连周陆，可倚可眺，晨揖灏气，夕延素月，山川城郭，尽在几席之下。凭栏四望，迭嶂环绕，手挥丝桐，目送飞鸿。飘飘乎如乘云御风，身在物表。州之晏游，于是为胜。乃刻亭柱以纪岁月云。”此记以玉霄亭柱为中心，叙述了玉霄亭的由来、重修经过和重修后的惬意。绍兴丁卯即绍兴十七年，往下顺推三十年即淳熙四年。故以此文系是年。

写于知台期间的作品有诗《君子堂》、《德翁有诗再用前韵三首》、《驻目亭》、《玉霄亭》、《参云亭》和散文《昊天殿记》、《定业院新铸铜钟记》。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五：“君子堂在静镇堂前。太平兴国三年，毕文简士安来守，真宗有‘君子人’之称，故名。庆元元年，周守晔重建。详见牧守门。尤守袤诗云：‘堂堂文简公，一世夔与皋。君子哉若人，此言圣所褒。遗爱在斯民，谁能荐牲牢。独有坐啸地，清风仰弥高。’”未有写作时间说明，从内容也看不出写作年月，但写于知台期间是肯定的。

《梁溪遗稿》卷一《德翁有诗再用前韵三首》其一：“文章仙伯记仇池，每想横斜竹外枝。未放柔柯攒玉雪，稍看红蒂染燕支。别来望远凭谁寄，老去寻春只恐迟。把酒问花花解语，定应催促要新诗。”其二：“立马黄昏绕曲池，几回踏雪问南枝。不应春到花犹未，定恐寒侵力不支。陇上已惊传信晚，樽前只想弄妆迟。临风不语空归去，独立无憀自咏诗。”其三：“尝记寻芳到习池，攀条频认去年枝。晓穿曲径千林去，晚度危桥一木支。不避春寒来得得，只缘人望故迟迟。无钱可办骅骝醉，报答春光只有诗。”这组诗以友情为经，咏梅为纬，友情与赏梅相关，咏梅而体现友情。方回鉴赏曰：“首唱以入春半月梅花未开为题，八句极委曲有味，却不料支字难和，有所酬答，又成三首。遂初诗不见其有着气力处，而平淡中自有拗斡。三支字，皆压倒。”高度评价了尤袤的诗歌功力。

《嘉定赤城志》卷五：《驻目亭》尤诗云：“攀梯上甃级，小憩得危亭。一览尽寥廓，四山耸寒青。浩若凌太虚，翩如逐遐征。昏花拭病目，望处增双明。”在驻目亭四望群山，时间长了会感到在凌空飞翔。

祝穆《方輿胜览》卷八“台州^{临海、黄岩、天台、宁海、仙居……}尤袤，自号遂初，尝为守。祷早有诗云：‘三日霖霖已渺漫，未晴三日又言干。从来说道天难做，天到台州分外难。’”此诗在《嘉定赤城志》中入《台州四诗》为其一。

《梁溪遗稿》卷一《玉霄亭》：“青山围郡城，东望独空远。苍茫溟海近，相像蓬莱浅。朝光上遗堞，云气接虚巘。羡门与安期，鸾鹤若在眼。”《参云亭》：“昔贤已跨鹤，故迹余参云。旧德慨云远，干霄气仍存。青山宿雾卷，乔木苍烟昏。尚想来游处，笙箫中夜闻。”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三：“丹井泉在天庆观昊天殿后，旧传茅盈炼丹于此。尤守袤《昊天殿记》有云：‘厥初茅君上飞仙，灵踪溟沸丹井泉。’盖指此也。”同上卷三十：“天庆观在州东北一里一百步，面挹双峰，背负重岗，号城闾胜地，旧为白鹤观。按尤守袤《昊天殿记》，未详建立岁月。”看来，尤袤知台期间确有散文《昊天殿记》，今失传。

《梁溪遗稿》文抄补编《定业院新铸铜钟记》：“临海之义诚白岩山定业院，乃近故参知政事、资政殿大学士襄阳王敏肃公墓侧之精蓝也。建于唐光启二年，其钟铸于干宁四载，岁久钟坏。今主僧景猷与其徒景宗等募缘鸠工，将新之。按旧钟具列台州刺史司空杜雄等名衔，殆今三百有余年矣。将改铸之月，敏肃公之仲子通直郎、主管建昌军仙都观铎来请曰：‘钟旧有州主姓氏，今不可以无述。’因求记焉。”此文短小精悍，然内涵丰富。尤桐注曰：“《嘉定赤城志》：临海义诚乡，在县南一十里。又白岩山在县西一十二里，旧名白马。唐天宝六年改今名。又定业院在县南二十五里，唐光启四年建，景福二年名白岩，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又王参政之望墓，在县南二十里定业院侧。”此文主要写僧人景猷和景宗重铸铜钟的执着。

尤袤知台州期间,为许多清官循吏、文人学者立祠。

陈耆卿《赤城志》卷四《先圣庙》:“庙在州东南一百步,康定二年李守防即庙建学。……先是尤守袤立思贤堂^{祠华文简公士元、章文简公得象、元章简公绛,皆旧侯有惠政,后至宰辅者也}、三老堂^{祠罗提刑适、陈侍郎公辅、陈詹事良翰,皆乡之名德,后进尊慕者也}、后有颂僖堂^{祠宗守颖、黄守章、朱守江、唐守仲友、江守乙祖,皆有功于学者也}、有谢丞相祠,至是复建四先生祠^{濂溪周先生惺颐,明道程先生颢,伊川程先生颐,晦庵朱先生熹}、谢上蔡祠^{因上蔡子孙流落于此,召至给官带月廪其母子四人有差,仍买田俸奉祭祀,遂又立此祠}。于思贤、颂僖益二位^{赵忠定公汝愚,黄守然}。诸祠多迁徙,嘉定十三年赵守彥舒合建于明道堂之东偏,仍更造直舍,十五年齐守硕重造棖星门,葺众斋修祭器一千二百,学之庶务可谓毕举矣。”

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十六《敷文阁直学士陈公良翰神道碑》:“尤袤之守台也,邦人乞祠公^{陈良翰}于学,尤公以为宜。绘公与提刑罗适及族父小宗伯合而祠之,榜曰‘三老’。”所祠提刑罗适、侍郎陈公辅和詹事陈良翰,皆乡之名宦。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只有尤袤这样的清官循吏,才热衷于为清官循吏立祠。

知台期间,尤袤关心林泉高士“二徐”。

台州“二徐”,指徐中行、徐庭筠父子,皆官场以外的高士,德高望重,气节感人,受到尤袤的礼遇。

《钦定续通志》卷五百七十一:“徐中行,台州临海人。始知学,闻安定胡瑗讲明道学,将往从焉。至京师首谒范纯仁。纯仁贤之,荐于司马光,光谓斯人神清气和,可与进道。会福唐刘彝赴阙,得瑗所授经,熟读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炉,衣不安枕者踰年。乃归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诣人莫测也。父卒,跣足庐墓,躬耕养母,推其余力葬内外亲及州里贫无后者。晚年教授学者,自洒扫应对、格物致知,达于治国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后已。其友罗适持节本

路，举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遗逸荐。崇宁中，郡守李潯又以八行荐。时章、蔡窃国柄，窜逐善类且尽，中行去之黄岩，尽毁其所为文，幅巾藜杖往来委羽山中，客有诘以避举要名者，中行曰：‘人而无行与禽兽等，使吾得以八行应科目，则彼之不被举者非人类与？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惭而退。陈瓘谪台州，闻名纳交，暨其没，录其行事，谓与山阳徐积齐名。子三人，庭筠其季也，幼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居丧毁甚，既免丧犹不忍娶者十余年。秦桧当国，科场尚谀佞，试题闻中兴歌颂，庭筠叹曰：‘今日岂歌颂时耶？’疏其未足为中兴者五，见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语，而敢欺君乎？’黄岩尉郑伯熊代去，请益。庭筠曰：‘富贵易得，名节难守，愿安时处顺，主张世道。’伯熊受其言，迄为名臣。有诏举人尝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适应格，所亲咸劝之。庭筠辞曰：‘吾尝草封事，谓岳祠冗录无用。既心非之可躬蹈耶？’其学以诚敬为主，居无惰容，无戏言，不事缘饰，不苟臧否。闻人片善，记其姓名，遇饥冻者，推食解衣不靳。僦屋以居，未尝戚戚。尤袤为守，闻其名遣书礼之。后以寿终，乡人以其父子俱隐遯，称之为‘二徐先生’。淳熙间，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题有‘道学传千古，东瓯说二徐’之句，且大书以表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庭筠之兄庭槐、庭兰皆有父风。孙日升，苦学有守。”

四库全书提要：《钦定续通志》六百四十卷，乾隆三十二年奉勅纂。其《纪传》自唐始，《诸略》自五代始，因郑樵旧目参考同异，斟酌损益之。有《郑志》所无而增补者，有《郑志》所有而删并者，各于本门小序详述端委。

一一七八 淳熙五年 戊戌 五十二岁

【时事】 正月，范成大以礼部尚书知贡举；陈亮上书论时政，为曾觌所抑，遂归。二月，金献州人殷小二起义被杀。四月，以礼部尚

书范成大参知政事。九月，赐岳飞谥曰武穆。十二月，刘珙病危，上遣表论近习用事，请亟加黜退。

年初，赴任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途中，至常州访杨万里，杨万里为其作《益斋藏书目序》。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九：尤袤知台州，淳熙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满，除淮东提举常平茶盐。”本年上任，履行职务。

杨万里《诚斋集》卷七十九《益斋藏书目序》：“予于朝迹最末至，故虽与天下之英俊并游，然阅三数月识其面，未遍也。既未遍识其面，未能遍交其人。一日除书下，迁大宗正丞尤公延之为秘书丞，吾友张钦夫悦是除也，曰：‘真秘书矣。’予自是知延之之贤，始愿交焉，然亦未始解钦夫之云之意也。既与延之往还且久，既同为尚书郎，论文讨古，则见延之于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至于字画之叢残、日月之穿漏历历举之无竭，听之无疲也。余于是始解钦夫之云之意，然于延之有未解者焉。盖延之每退则闭户谢客，日计手抄若干古书，其子弟亦抄书，不惟延之手抄而已也。其诸女亦抄书，不惟子弟抄书而已也。且延之之于书腹之矣，奚所事于手之乎？此予之所未解者也。虽然，又有未解者焉，今年予出守毗陵，盖延之之州里也。延之持淮南使者之节而归，一日入郭访予，予与之秉烛夜语，问其闲居何？则曰：‘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交朋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余于是疑焉。盖若延之者记之强，不必抄之富；学之就，不必读之劬。彼其淳之为道德，流之为文章，溥之为事业深矣，而犹脱腕于传写、焦唇于诵读，此余之所疑而愈不可解者也。盖彼其不可解也，祇其为不可及欤？延之属予序其书目，余既序之，且将借其书而传焉。然使予尽传延之之书，传犹不传也，盖世有得易牙烹饪之方者，欣然以易牙自为也。且得其方不若治其饪，治其饪不若啖其滋。治其饪而不啖其滋，饪犹不饪也，而况得其方而未尝治其饪者耶？予老矣，每观一书，口

志而心忘，意未究而目告病矣。使尽传延之之书，其曰饪之云乎？未可知也。饪之矣，其曰哂之云乎？未可知也。则亦得易牙之方而已，予以是媿延之，亦以是服延之。年月日杨万里序。”

杨万里淳熙四年五月知毗陵，六年正月除广东提举，则其序益斋书目，当在尤袤持节将任淮东路提举常平茶盐至毗陵相访时。是时尤袤藏书室尚名益斋，至淳熙十三年则已更名遂初堂。

按南宋的淮南东路，略等于北宋的京东路。《宋史·地理四》：淮南东路“南渡后，州九：扬、楚、海、泰、泗、滁、淮安、真、通，军四：高邮、招信、淮安、清河，为淮东路，宿、亳不与焉。”

提举常平茶盐，北宋时分设，南宋合而为一。设在各路，与转运使平行。《宋史·职官七》：“提举常平司：掌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法，视岁之丰歉而为之敛散，以惠农民。凡役钱，产有厚薄则输有多寡；及给吏禄，亦视其执役之重轻难易以为之等。商有滞货，则官为敛之，复售于民，以平物价。皆总其政令，仍专举刺官吏之事。……中兴后，通置提举常平茶盐司，掌常平、义仓、免役之政令。凡官田产及坊场、河渡之入，按额拘纳；收余储积，时其敛散以便民；视产高下以平其役。建炎元年，常平职事并归提刑司，钱归行在。二年，始复置常平官，还其余本，未几复罢。绍兴二年，复置主管。系提刑司，委通判或幕职官充。其后，置经制司，改常平官为经制某路干办常平等公事。未几，经制司罢，复为常平官。十五年，户部侍郎王鈇言：“常平之设，科条实繁，其利不一，岂一主管官能胜其任？”乃诏诸路提举茶盐官改充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如四川无茶盐去处，仍以提刑兼充，主管官改充常平司干办公事。是年冬，诏提举官依旧法为监司，与转运判官叙官，岁举升改，官员有不职，则按以闻。其后，常平钱多取以赡军，所掌特义仓、水利、役法、振济之事。茶盐司置官提举，本以给卖钞引，通商阜财，时诣所部州县巡历觉察，禁止私贩，按劾不法。其属有干办官。既与常平合一，遂并行两司之事焉。”

祝穆《方輿胜览》卷四十四：“淮东提举置司泰州。”泰州建置沿革

注：“禹贡：扬州之域为牛斗之分、星纪之次，春秋属吴，后属越，战国属楚，秦属九江郡，汉初以封吴王濞，海陵属焉。东晋分广陵置海陵郡，唐初置吴州，更海陵县曰吴陵县，南唐升为泰州，相传以为取通泰之义。皇朝中兴，为通泰镇抚使，后仍为州。今领县二，治海陵。”

三月十八日，降一官。曾在东南一带游览山水以自遣，有诗传世。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之二〇：淳熙五年“六月十八日，知温州韩彦直、前知台州尤袤、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姚宗之，并各特降一官，以温、台州自乾道六年以后累年拖欠内藏库坊场钱数多，并不发纳故也。”尤袤季父、伯兄得知此事，前往泰州看望，尤袤送其南返故乡，顺便在东南一带游玩山水，排解郁闷。

先游张公洞，撰五百字长诗。《梁溪遗稿》卷一《游张公洞·序》云：“舟次湖汊，侍季父、伯兄游洞灵。步行五里，夹道皆乔木参天，鹤巢其上，若笑若咳。涧水泚泚，鸣声甚悲，殆不类人间也。入洞宫，览前贤留题，徘徊久之。由石径里许达于洞，洞深数十丈，磴道险绝，俯倮仅可下。宽广容数百人，大石离立，或下耸欲落，若剑盾矛戟相撑拄；或薨栋连地崛起而不断，若虎豹蹲伏俯踞而擎攫。中有小门，持炬乃得入，丹灶井坛在焉。由石罅而上，皆流石怪形，无穷其状。旁行屈曲，益深远不可到。其阳有悬崖滴乳水，水流涧谷，乍细乍大，自成宫商。横涧得小阁可憩。朱藤缠络崖上，丹花簌簌下坠，芬芳袭人，毛发凜然。欲少留而大风作，遂归。余游山川多矣，兹游最可纪，因成五百字贻我同志，以备他日观览焉。”张公洞，宜兴名胜，《张公洞》诗是尤袤现存最具功力的长诗。诗曰：

吾闻荆溪南，有地仙所宅。十年劳梦想，今日着脚历。扁舟下湖汊，水涨没砂磧。结缆小桥傍，杖藜从所适。平冈面坡陀，迭嶂堆褰积。行行三两里，夹道乔木植。其末几合抱，其高乃千

尺。风生万壑响，日照四山赤。时摇树林抄，忽见屋宇脊。宫门何峥嵘，南路颇修直。长廊景曛曛，崩殿人寂寂。寥落昔贤题，摩挲壁间墨。

扪萝上层岭，俯瞰得深窟。危梯交枝撑，鸟道穿诘屈。投身乍宽纵，局步仍逼窄。攀援愁颠跻，傲睨惊险僻。悬崖朵颜颌，乱石拱剑戟。白云何时横，乳溢或自滴。中空正湏洞，了不见天隙。冥行迷近远，伛偻犹撻埴。巉岩岂人工，隐轸入地脉。穷幽或篝火，俯跪仅容席。仙坛尚故处，丹灶俨遗迹。

山虫鸣咿嚅，野鼠声啧啧。传闻老父语，以往深莫测。中有白玉堂，横绝巨石塞。傍连洞庭野，欲去不可极。潜窥目先旋，纵走膝无力。遭回步西径，突兀出峭壁。枞风高枝樛，藤蔓青阴羃。芳草何芊绵，丹花亦狼籍。踌躇古亭上，俯仰幽涧碧。丁当下流水，磊砢欲落石。虽云培塿高，气与嵩华敌。其南有空穴，澹灏殷幽黑。阴风互吞吐，冷气森喷逼。蛟龙久伏藏，金玉閤简册。灵踪信茫昧，幻怪纷惨戚。将无神物守，欲与世壤隔。

平生丘壑念，蚤岁泉石癖。岂不思三山，所恨无六翮。乐哉兹辰游，逸兴潜有激。仙翁在何许，绿发尚如昔。髣髴笙箫声，徘徊鸾鹤翼。俗缘磨不尽，梦境坐形役。何阶筑衡茅，幽讨穷日夕。风云西北起，天地忽改色。仓皇促归旆，造物岂戏剧。良游易乖悟，真赏难再得。寄语山中人，重来傥相识。

此诗四节。首节弃船上山一路所见景色，次节写从湖汶镇到洞灵观所见，第三节写出张公洞登古亭四望所见所感，第四节写游张公洞而生求仙、归隐之心。

再游无锡青山寺、云海亭。《无锡县志》卷四上尤袤《题青山寺》：“峥嵘楼阁插天开，门外湖山翠作堆。荡漾烟波迷泽国，空蒙云气认蓬莱。香销龙象辉金碧，雨过麒麟驳翠苔。二十九年三到此，一生知有几回来。”《江南通志》卷四十五：“华藏寺在无锡县西三十五里华藏山，亦名青山寺。”尤袤此诗充满人生感慨，当是写于此时。

《无锡县志》卷四上尤袤《题云海亭》：“亭前山色绕危栏，亭下波涛直浸山。波上渔舟亭上客，相看浑在画图间。”宋时无锡为常州一县，云海亭在无锡。此诗写作时间稍后于《张公洞》。《无锡县志》卷四上僧古愚《题云海亭》：“目前多少古今情，尽在太湖之上亭。”则知云海亭在无锡而临太湖。

在返回泰州的路，访杨万里。杨万里《诚斋集》卷十《谢尤延之提举郎中自山间惠访长句》：“淮南使者郎官星，瑞光夜烛荆溪清。平生庞公不入城，今我折却屐齿迎。交游云散别如雨，同舍诸郎半为土。二老还将两鬓霜，三更重对孤灯语。向来南宫绫锦堆，南窗北窗桃李开。先生诵诗舌起雷，一字不倡人间来。剡藤染出梅花赋，句似梅花花似句。几年金钥秘银钩，玉匙不施恐飞去。秋风呼酒荷边亭，主人自醉客自醒。依能痛饮渠不饮，饮与不饮俱忘形。鬓今如霜心如雪，功名一念扶不起。依归螺山渠惠山，来岁相思二千里。”此诗回忆先前在朝中馆阁为官的情谊，对今日年龄老大表示惋惜。于北山《杨万里年谱》系此诗于淳熙五年，故尤袤访杨万里也在是年。

秋，始识陆游于杭州。

陆游《渭南文集》卷十四《尤延之尚书哀辞》：“余自梁益归吴兮，怆故人之莫逢。后生成市兮，摘裂剽掠以为工。遇尤公于都城兮，文气如虹。落笔纵横兮，独殿诸公，晚乃契遇兮，北扉南宫。”陆游是年春东归，秋至杭州，孝宗召对，除提举福建路常平茶事，秋末返里，冬季赴任。尤袤因何至杭州，已难考知。

是年，为林宪作《雪巢记》和《雪巢小集序》。

《赤城志》卷一五尤袤《雪巢记》：“吴兴林君景思寓居天台城西之萧寺，破屋数椽，不庇风雨，榜其燕坐之室曰‘雪巢’，日哦诗于其闲，客有问君所以名巢之意，君曰：‘天下四时之佳景，宜莫如雪。而幻化

变灭之速，亦无甚于雪者。方其凝寒立水，夜气颼颼，纷纷皓皓，万里一色，瑶台银阙，亦见于俄顷闲。然朝阳熹晖，则向之所睹，荡然灭没而不留矣。自吾来居天台时，王公贵人比里而相望，朱门甲第击钟而鼎食，童颜稚齿群聚而嬉戏。今未二十年，其昔之贵者则已死，向之富者或已贫，而往之少者悉已耄。回视二十年，直俄顷尔。其幻化变灭之速，不犹愈于雪乎？知其非坚实也，于其俄顷起灭之中，乃复颠冥于利害，交战于宠辱，汨汨至于老死而不自知，非惑欤！今吾以是名吾巢，且将视其虚以存吾心，视其白以见吾性，视其清以励吾节，视其幻以观吾生，则知少壮之不足恃，富贵之不足慕，贫与贱者不足以为戚。非特以此自警，而且以警夫世之人。使凡游吾之巢者，躁者可使静，险者可使平，而污者可使之洁，不亦休乎。”余闻而叹曰：浩哉斯巢，虽方丈之地，其视广厦万间而不与易也。夫乐莫乐于富贵，忧莫忧于贫贱。然有马千驷，不如西山之饿夫；纡朱怀金，不如陋巷之瓢饮！孰知乎匹夫之乐有贤于王公大人之忧畏也哉！世之附炎之徒，方思炙手权门，焦头烂额而不悔，求而不得则躁，得而患失则戚，戚与躁相乘，则心火内焚，日夜焦灼。闻君之风，亦可少愧矣。君少尝从高僧问祖师西来意，又于方士得养生术，其清玉洁，其真行烈，其穷不堪忍，而其乐侃侃然。余来天台，始识君，一见如平生欢。时方困郡事，卒卒无须臾闲。每从君语，辄爽然自失。顾视鞭朴满前，牒诉盈几，便欲舍去。今得归休林泉之下，每一思君，发于梦想，则雪巢之境，恍然在吾目围中矣。因述君之说，使书于其壁，以为之记。”

《赤城志》卷一七尤袤《雪巢小集序》：“余友林宪景思，吴兴人。年少时卓犖有大志，贺参政子忱奇其才，以孙女妻之。临终，复与米数百斛，谢不取。贺既亡，挈其孥居萧寺，屡濒于馁而不悔。读书著文，不改其乐。顷尝随贺使虏，同行中后有鼎贵者，会赴大比试，来都城，因游西湖上。新贵人于马上觐识之，使人传言请见，亟遁去，其操守如此。独喜哦诗，初不锻炼，而落笔立就，浑然天成，无一语蹈袭。如‘柔橹晚潮上，寒灯深树中’；‘汲水延晚花，推窗数新竹’；‘中夜鹅鸛喧，谁家海船上’。唐人之精于诗者不是过，一时名流皆愿交之。

若徐敦立、芮国器、莫子及、毛平仲，相与为莫逆。其后诸公雕丧略尽，君亦运蹇不偶，至无屋可居，无田可耕，其贫益甚，其节益固，而其诗益工。呜呼！士患无才，而有才者，困穷类若此，岂造化之秘，天殆恶此耶？抑尝谓富与贵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景思取天之所甚靳者多，则不能兼人之所可得固宜。然则才者实致穷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此未易以理晓也。君所居室名曰雪巢，尝属余记之。故其诗若干篇，自号《雪巢小集》云。”

一一七九 淳熙六年 己亥 五十三岁

【时事】 正月，杨万里除广东常平提举。三月，录赵鼎、岳飞子孙，赐以京秩。八月，金境内济南人刘溪忠反抗金人，被杀。十一月，孝宗着论数百言，深原用人之弊，因及诛赏之法，命宰执示从臣于都堂。是岁，温、台州水灾，和州旱灾。

是年初，由提举淮东常平茶盐改任提举江东。正月，有《己亥元日》诗。

《梁溪遗稿》卷一《己亥元日》：“玉历均调岁启端，东风又逐斗杓还。萧条门巷经过少，老病腰支拜起难。白发但能欺槁项，青春不解驻朱颜。余龄有几仍多幸，占得山林一味闲。”此诗情调较伤感，但格律谨严。

年初，重登扬州斗野亭，有诗传世。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一尤袤《重登斗野亭二首》其一：“野色涵空阔，平芜接渺弥。江淮天设险，星斗地分维。乔木千年意，沧波

万古悲。老僧尤好事，见在索题诗。”其二：“豪杰旧游处，此亭名亦俱。凄凉谢公堰，浩荡董家湖。陈迹成兴废，遗篇今有无。登临何限恨，搔首独长吁。”

《江南通志》卷三十三：“斗野亭在江都县邵伯埭，宋熙宁二年建。《舆地志》云：‘扬州于天文属斗野，故名。绍兴元年，郑兴裔更造于州城迎恩桥南，嘉定间崔与之改题曰江淮要津。’”

尤袤扬州诗有二首。生平曾任泰兴县令和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泰兴近扬州，尤袤作为知县，上任或进京途中扬州是必经之地；扬州南宋时属淮南东路。《宋史·地理四》：“（淮南东路）南渡后，州九：扬、楚、海、泰、泗、滁、淮安、真、通，军四：高邮、招信、淮安、清河，为淮东路”。按两诗内容，《大暑留召伯埭》情感外露而《重登斗野亭》含蓄蕴藉，故前者可能写于初入仕途的绍兴三十一年，后者可能写于十八年后作者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的淳熙六年初。

二月十五日，作《二贤堂记》。

《永乐大典》影印本卷七千二百三十六“堂”字韵《永阳志》转引尤袤《二贤堂记》：

兴旧起废者为政之先务，思贤尚德者风化之本原也。滁阳本淮甸幽僻处，在全盛时不能当一大县。自翰林王公与文忠欧阳公以天下重望，屈临此邦，二公不鄙夷其民，涵养教育，如抚幼稚。方时太平，内外晏然。既不闻田里愁恨之声，因得日与斯民同乐于山巅水涯，因自放于诗酒。二公既去，犹眷眷不忘此邦，此邦之人亦怀公之德，如怀其父母，至今如一日。虽名公伟儒来守是邦者前后相望，皆不敢与此两人者齿。至人诵其诗，家传其像，过其所经行之地，亦必为之动容敛衽，其爱与思之如此其深且久也。

始翰林乐其溪山之胜，发于吟咏。迨文忠益疏理泉石，作诸

亭于琅琊幽谷两山之间，而自为之记。一时名士竞为歌诗，更唱迭和，文献之盛，播于中都，由是滁之为州，遂名于天下。

先是滁人绘翰林之像于琅琊山寺。绍圣中，曲阜曾文昭公作二贤堂于郡学西南。其后邦人别建堂于州城之南七里，岁时必祭。自经兵火，其堂与亭宇焚烁俱尽。其仅能复建者，醉翁一亭而已。淳熙戊戌，寿春魏侯作州之二年，铲敝剔秽，补罅窒隙；威信既行，盗遁奸革；年谷荐稔，帑积盈溢。暇日登览，访古遗迹。慨然叹曰：“是邦两公之桐乡也，而美迹堙没，祠宇弗治。瞻敬之所，谓斯民何。”于是因帑积余财，搏节纤悉；经工庀材，榷之以日。爰即故基，载新祠室，图绘象设，以慰邦人之所以思公者。凡一泉一石，经昔人之所题品，必表而出之。既又建丰乐、全声、班春三亭于旧址。经始于十一月甲戌，落成于十二月戊申。向之荒榛，今焉轩楹；向之瓦砾，今为阶城。财取于赢用不费，役出于卒而民不知。旧观悉还，景物效奇。滁人父老来游宴嬉，瞻望咨嗟，如睹汉仪，如见二公，摩手拊之。自建炎迄今五十余年，有废未克举，至侯始尽复而兴起之。虽若余事，然变凋瘵创痍之俗为雍容闲暇之邦，其材为可尚。于治民理财之余，而致思贤尚德之意，其事为可法也。

维侯曾祖库部在嘉祐年间再为是州，去文忠公为未远，流风善政犹有存者。《诗》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在侯有焉。侯以书来言曰：“愿有述。”夫二公之德在民心，虽无此堂，民之思固自若也。然滁人见其像则恭顺爱敬油然而生，鄙暴之心无自而作，庸有奸其上之令乎？则其为治也易，此前所谓风化之本原者也。惟今州郡，非财赋狱讼所及，漫不复省。侯独能怀昔贤之高风，葺其祠宇，兴其遗迹而致其尊事，是其志非苟然者，固将景行其德而益修其政，其必有以大慰滁人之心者矣。予既窃幸托名诸公之次以为荣耀，故乐书其事，又为滁民幸焉。明年二月望日。锡山尤袤记。

淳熙戊戌年的“明年”，即淳熙己亥年。二贤堂，在滁州。二贤，指做过滁州知州的王禹偁、欧阳修。

《辞海》：永乐大典：类书名。明成祖命解缙等辑。初名《文献大成》，后更广收各类图书七八千种，辑成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定名《永乐大典》。始于永乐元年（1403年），成于六年。全书按韵目分列单字，按单字依次辑入与此字相联系的各项文史记载。嘉靖、隆庆间，又依永乐时所缮本另摹副本一份。正本约毁于明亡之际，副本至清咸丰时也渐散失。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副本大部遭焚毁，未毁的几全被劫走。一九六〇年中华书局根据历年征集到的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

二月末，有《送提举杨大监解组西归》诗，送杨万里赴任广南东路。

《梁溪遗稿》卷一《送提举杨大监解组西归》：“征辂已动不容攀，回首棠阴蔽芾间。为郡不知歌舞乐，忧民赢得鬓毛斑。澄清未展须持节，注想方深便赐环。从此相思隔烟水，梦魂飞不到螺山。”时尤袤提举淮东常平茶盐，与杨万里要赴任的广东相隔数千里。

杨万里《诚斋集》卷八十一《诚斋西归诗集序》：“予假守毗陵，更未尽三月，移官广东常平使者。”同上《诚斋荆溪集序》：“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寤，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试令儿辈操笔于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讎，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盖诗人之病去体将有日矣，方得时不惟未觉作诗之难，亦未觉作州之难也。明年二月晦，代者至，予合符而去，试汇其稿，凡十有四月而得诗四百九十二首。”可知杨万里淳熙己亥二月结束常州官任，尤袤此送别诗当写于此时。

五月，作《刘屯田墓壮节亭》悼北宋直臣刘涣。

《梁溪遗稿》卷一《刘屯田墓壮节亭》：“西涧当年卜考盘，便于神武挂衣冠。后生无复知前辈，故老犹能说长官。三尺荒坟埋玉冷，百年壮节倚天寒。表章赖有群贤力，推把生刍奠酒盘。”按《朱子年谱》卷二，淳熙六年夏五月“修复刘屯田墓。”朱熹《壮节亭记》：“始至，访求先贤遗迹，得故尚书屯田员外郎刘公凝之之墓于城西门外草棘中。为作小亭于其前，立门墙，谨扃钥，以限樵牧。用欧阳公语名其亭以‘壮节’。”尤袤此诗可能是应朱熹之请而写，具体写作时间在五月刘墓修成之后，故系尤袤此诗于此。时尤袤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

查慎行《苏诗补注》卷五：“《东都事略》：刘涣字凝之，举进士，为颍上令。以刚直不屈，即弃官而归家于庐山之阳，时年甫五十。欧阳修与涣同年进士也，高其节，作《庐山高》诗以美之。居庐山三十余年，以寿终。朱文公《壮节亭记》略云：凝之官至屯田员外郎，家居四十年，八十五卒。二子，长名恕，次名格。《栾城集》中有《刘屯田哀辞》。”

是年，作《报恩光孝寺僧堂记》。

《梁溪遗稿》卷二《报恩光孝寺僧堂记》：

淳熙三年秋九月，故参政观文钱公施其私财于台州报恩光孝禅寺，复建僧堂。明年九月十二日，经始后十五日而公薨。又明年六月二日堂成，中为大屋七间，高七寻，其广四十有二尺，其深十寻。前列修廊，后布广庑，其楹高与广皆如其堂之数，而崇深杀之。贯三挟廊为二井匳。凡为屋之楹大小二十有四，规模雄壮，悉倍于旧。公之孙承议郎前知处州军州事象祖题其榜曰“选佛”，合道俗以落之。又明年，长老惟禪命其徒了性，持书求之于锡山尤袤而记之曰：

天台为邦，仙圣所游。佛法之盛，冠于东州。有大丛林，旧名景德。众妙庄严，近在城域。政和之初，赐额天宁。绍兴之闲，始易今名。是为祜陵，邀福之地。列屋千楹，有众万指。乾道癸巳，郁攸扇灾。绀壁穹堂，化为飞灰。时大比丘，德光长老。立志坚忍，誓必再造。乃泛扁舟，浮海而南。持钵于泉，半载乃还。憔悴辛勤，寸累铢积。乃建众寮，乃营丈室。规创后壁，架虚凿空。商工度材，施者景从。惟光之名，进于帝听，有诏自天，命主灵隐。衰时假守，睹是胜因。求继光后，实难其人。万口一词，曰有权可。乃屈致之，权不拒我，于煨烬中，启大法筵。远近皈依，辐辏骈阗。宝璽迄成，材从空堕。权未尝为，不起于坐。有大檀施，观文公钱。与是比丘，有大因缘。私自念言，安聚衲子。以有伽蓝，为一大事。尊师所在，龙象骏奔。四方学徒，其来如云。而此僧堂，独未建立。起寺之废，莫此为急。我当布施，为众生先。捐三百万，于指顾间。公之视财，如视壤土。我无所施，随取而予。权之受施，如谷遇风。我无所受，有来则容。权谓其徒，监寺了性：“汝敏而勤，命总其政。”性亦受令，奔走后先。陶瓦成山，伐木蔽川。权来权藏，四众嗟惜。予邀惟禪，嗣其法席。禪之始来，众曰艰哉。禪来一年，众志允谐。巧者献伎，壮者出力。涓日亢徒，并举百役。乃立斯堂，其大七楹。高广深邃，寒温暑清。前荣后庑，两倍其数。寝食有位，宴息有所。伟哉斯堂，肇自钱公。不逮其成，而公已终。惟公有孙，衔训嗣事。爰饰几榻，至于涂墍。斋鼓粥鱼，隐隐隆隆。摄齐升堂，肃肃雍雍。旧观复还，百废具举，如聒得听，若瞽而睹。数有成坏，时有废兴。法力愿力，为无不成。惟三比丘，与二居士。往昔灵山，并受佛记。作此胜事，刹那顷中。化瓦砾场，为梵帝宫。咨汝大众，享此安逸。云何修行，报此恩德。当念作者，法力宏深。勇猛精进，无起退心。当念施者，愿力坚重。量彼来处，无妄受用。惟上祖师，穴处岩居。今汝不然，夏屋渠渠。惟上祖师，行乞取足。今汝不然，饱饭果腹。广席连床，窗户明虚。心境洞

然，万法一如。卧具巾单，随用无乏。困歇饥餐，莫非妙法。汝若一念，证常寂光。华严境界，即是此堂。汝若不断，五欲三毒。当知此堂，即是地狱。巾山崇崇，与堂无穷。我为斯文，相其鼓钟。

淳熙三年后第三个“明年”即淳熙六年。

陈耆卿《赤城志》卷二十七：“报恩光孝寺，在州东南一里一百步巾子山下，唐开元中建。旧传有小刹七，曰楞严、水陆、证道、积善、天光、景德、藏院，至是合为一，赐额开元。国朝景德中，更名景德。崇宁二年，因臣寮奏，诏天下建崇宁寺，州以此寺应诏，加万寿二字，遇天宁节，度僧一人。殿后有戒坛一，元祐五年僧元照建也，政和元年改崇宁为天宁，绍兴七年改天宁为广孝，十五年以追崇徽宗改今额。乾道九年火，僧德光、有权踵新之。淳熙三年，钱参政端礼建僧堂。十年，其孙丞相象祖建佛殿，寺始复旧观。惟罗汉阁无重创者。寺东有古塔一，或传梁岳阳王得释迦舍利建；塔七，今所存止此。又传有齐眉大师趺化如生，塔于寺之东隅。今贡院后有小浮图在焉。铜钟一，盖唐乾元癸亥所铸，又有佛牙二株，沈香观音像及累朝所赐宸翰甚众，杨杰为之记。”

秋，应临海令彭仲刚之请作《临海县重建县治记》。

《梁溪遗稿》卷二《临海县重建县治记》：

乾道癸巳秋九月，临海居民不戒于火，滥烂扇延，以及县治，燔蕪俱尽。当官者因陋就简，仅能建三椽于煨烬之中，以听狱讼。吏民无所托足，案牍无所栖列。一遇风雨则沾渍暴露，叫呼欢噪。讼牒计簿，散匿吏胥之家，最易甲乙，莫可质考，县日以不理。后三年，予来为州，有意兴之，而无与任其责者。淳熙丁酉秋，永嘉彭君仲刚来主县事。予闻彭君旧矣，心固望其有为。彭

乃言曰：“夫环百里之地而为之长，聚万室之众而听其令，民社所寄，视古子男，治必有所，一邑之条教，于是乎出，而司存弗备，亡以施政；废之当举，舍此孰先。然役大用伙，非受命于郡，则令不得擅，敢以为请。”予乃畀钱三十万，使营度之。是冬，予罢官归。踰年，则彭以书来告成矣。外为重门，以严启闭，上建层楼，以敛勅书。治事有厅，燕居有室，翼以修廊，挟以外庑，吏直宾次，环列有序。奥者为藏，爽者为狱。为亭于大门之外，以班诏令；为阁于东庑之上，以藏案牍。为堂为斋为轩，以备宴休游息之地。下至于庖湍之所，微至于什器之末，杂至于丹雘瓮甃之事，纤悉毕具。规橛坚壮，工用精密。总为屋八十有一楹，中凿五池，渚水为备。复以其余力，建丞簿之舍而新社稷之坛。乡之荆榛瓦砾之场，今乃为高明宏丽之观。民始识有官府之严，而称其所以为邑大夫之居者。

问其经费之所出，则曰未尝巧取而奇敛也。凡财之隐于吏而亡籍，木之讼于官而愿献者，悉取而拘之。钩校畸赢，积累铢寸，故费广而不阙。问其工役之次第，则曰未尝厉民而强使也。籍境内之为工者若干，官出僦庸，率如其私之直。居处饮食，先为规画，使极安便，率旬有五时而迭休之。其用夫止及于附邑之三乡，家止一人，人役三日，番无过十夫，而亦与之佣。省督工程，无苟简怠惰之患；谨视给散，无稽留朘削之弊。民之与官为市为役者，若私家然，故役大而不扰。盖经始于丁酉之冬，而落成于己亥之秋。问其所以久，则曰：不敢仓卒而趋办也。作于农隙而弗夺其时，休其力而弗尽其用，慰谕其勤而策其不勉。民咸劝趋，故功成而不劳。夫聚财有方，用民有节，举事有渐，顾何往而不济哉？

予尝谓今之士莫难于为邑，弱者不足以有为，而健者或以病民。幸而得强弱之中，则积负困之，奸民挠之，欲兴事造业，有其志而不克成者多矣。又幸而不为积负之所困，奸民之所挠，而在上者或不察，不得自展其才者亦多矣。当君之始至，赋乱政庞，

隐户移税，弗可究诘。乃考质剂而正疆理，逋租匿役，披露首服，吏奸民瘼，检柅济理，田野欢呼，讼日以简。故能不困于积负，不挠于奸民，不仰于当路，而兴旧起废，不扰而集，非庶几于古之所谓循吏者乎？夫哀聚羸羸于单乏之余，可以观俭；谨用民力于偏仄之中，可以观仁；积累工役于迟久之后，可以观智。是皆足以为吏法，而不可使之无传。予既嘉彭君之有成，而因其请，故遂著其实，使后之人得以考而法之，非以谕彭君也。

县衙乾道九年火灾，淳熙二年二月尤袤知台州，淳熙四年彭仲刚做临海知县，冬天动工兴建县衙，淳熙六年秋天完工，所以此文写于淳熙六年秋。

《赤城集》卷三吴子良《临海县重建县治记》：“百年来临海数贤令，曰颜公度、彭公仲刚。颜当乾道初元公私优裕之时，而彭承乾道末年郭郭焚毁之后，彭能摩挲赤子，树县治百楹于榛莽中，役巨事烦，而仁不伤，故彭公为尤难。”

同上：彭仲刚《临海县厅壁记》：“县故有《厅壁记》，自太平兴国钱氏归土以来，县令名氏悉载。遭乾道癸巳灾，与县廨俱焚不存。余既建廨舍，念前人名不可以无见，博求前所摹本，绝无得者。遂历访故老，远稽按籍，旁考纪牒，自宣和而后得三十人，镌石以记。虚其后以俟方来，宣和之前仅得十余人，年次来往不接，姑列其前，而阙其间之不接与凡日月官称之不详者，以俟后之君子他日有得以续之。所闻多阙，宜未足志。然失之于今，则后益不可知。是犹贤乎已尔。”

《浙江通志》卷三十一引《嘉靖浙江通志》：临海县衙“宋皇祐间令崔黄臣建。乾道间火，淳熙六年，令彭仲刚重建。在府治南二百三十步。”

《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循吏传》：“彭仲刚，《两浙名贤录》：字子复，平阳人，登乾道进士第，主金华簿。衢州大水，监司命仲刚覆视而后赈。仲刚曰：‘覆而后赈，防吏之欺，将使民实得食也。恐待覆而民不食，死矣。’监司感悟，即出米恣所为，赈之，民赖以生。移临海令，

迁知全州，减浮费，宽商税，择学师教其子弟而亲执经讲说。官至浙东提举常平。”彭氏乃当时刚正有为循吏，有《临海令彭仲刚续谕俗五篇》。

九月，着手校勘《昭明文选》，一年半以后刊行于世。

袁说友《宋刻昭明文选·题》：“说友到郡之初，见仓使尤公方议侵板以实故事，念费差广而力未给。说友言曰：‘是故此邦阙文也，愿略池费以佐其用，可乎？’乃相与规度，费出。阅一岁有半而后成，则所以敬事于神者厚矣。江东见比旱，说友日与池人祷之神焉，盖有祷辄应。岁既弗登，独池之欠犹什四也。顾神呪昭答如此，亦有以哉！《文选》以李善本为胜，尤公博极群书，今亲为讎校，有补学者，是所谓成正而致力于神者。淳熙辛丑三月望日，建袁说友题。”淳熙辛丑三月，往前逆推一年半，即本年九月，当时尤袤正提举淮南常平，故袁氏称他“仓使”。袁说友乐于成人之美，难能可贵。

十一月丁丑，应朱熹之请作《五贤祠记》。

《梁溪遗稿》文抄补编《五贤祠记》：

南康使君朱侯熹下车之初，先即学官立濂溪周先生与二程夫子之祠于学之西序，属其友张栻敬夫为之记。则又考古今之士居是邦者得五人，曰晋靖节征士陶公、本朝西涧居士刘公、兵部尚书李公、谏议忠肃陈公与西涧之子秘丞，复立祠于学之东序，而俾予记之。

愚闻古之乡先生歿则祭于社，所以崇教化厉风俗也。史称靖节为柴桑人，而《图经》以为徙居栗里。渊明《还旧居诗》云：“畴昔家上京”，上京在今都城外十里，而栗里源去郡一舍，《传》与《集》皆不载其尝徙于此，而独见颜鲁公之诗。然南康故为浔

阳属邑，则渊明盖此邦之人不疑也。刘公居筠阳，慕庐山之胜而徙焉。方天圣、明道间，士之怀材抱道者靡不奋。公高气盖世，仕州县一不合意，即挂冠归隐，结庐于净隐寺之西涧，欧阳文忠公赋《庐山高》以美之。道原之节，不减其父。熙宁中，用事者欲挽以自助，掉臂不顾，若将浼焉，求为南康酒官，以便亲养，遂终其身。李尚书生郡之建昌，少时读书五老峰下。当条例司初建时，公与程明道俱为属，不深辞也。及青苗、均输之议出，力起而争之，章十数上，由是去国十五年。晚方召还，旋乞外补。其山房与苏长公之记，今尚亡恙。陈谏议家延平，坐诋蔡氏连斥，稍复官奉祠，自九江来居此邦。盖无几时，而此邦之人尊而敬之。

是五人者，其出处虽不同，其名节大略相似，其所以扶世立教，其归一也。渊明居乱世，耻事二姓，故无意于仕，而不失其高；刘公父子生治世，自信所守，故有意于隐，而不害其为介。李尚书出处进退，终始不渝。陈忠肃颠踣撼顿，死而不悔。所谓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闻者兴起，非此五人者而谁欤？今侯负天下重名，特起为二千石，不鄙其民，手摩抚之，民亦安其清静，相戒以毋犯太守条教。侯知邦人可与为善，思有以风厉鼓发，乃祠是五人者，使凡游乎乡校而睹其遗像，其善者跃然而喜，常若五君子之诱之也；其不善者惕然而惧，常若五君子之临之也。然礼义行而风俗淳厚，将不在此乎？抑尝谓古者道化行于乡党之间，必有一乡之善士为之表率，生则师尊之，死则祠祭之，故人有所慕而为善，有所畏而不为恶，其师友渊源，熏陶渐渍，愈久而愈可爱慕。自先王之教不明，而降师尊友之义废，斯人气质斫丧几尽，后生晚学不复识前辈典型，耳濡目染，安于末路。而为政者，大抵汨没于财赋狱讼之间，事之关于风教，则一切指为迂阔，漫不复议，故无以感发斯人之善心而阴消其傲慢之气，变易其鄙薄之习。方且操其堤防笼络之具，形驱而势格之，奸愈不胜，俗日益靡，则诿曰民不如古。呜呼，民之不如古，无乃吏之所以为教者非欤！余于侯之所为独有感也，故并书之。若夫五君子之所

行见于史，此不尽着，特着其所以立祠之意云。淳熙己亥仲冬丁丑，晋陵尤袤记。

尤桐注：“《南康府志》：‘五贤祠在府学东，宋郡守朱熹访古今名士居是邦者，得陶潜、刘涣、涣子恕、陈瓘、李常五人建祠祀焉。’”

朱熹《晦庵集》卷四十三《答吕伯恭》：“尤延之已寄《五贤祠记》来矣，旦夕刻就寄去。今日见刘。”按王懋竑《朱子年谱》，朱熹淳熙六年三月在南康立五贤祠，知尤袤《五贤祠记》当作于是年。

张栻《南轩集》卷十《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淳熙五年秋，诏新安朱侯熹起家为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称明天子德意者，首以兴教善俗为务，力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学官，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贻书其友人张某曰：‘濂溪先生尝领是邦，祠像之立，视他州尤不可以缓。子盍为我记其意？’某既不克辞，则以平日与侯习讲者述之，以复焉。自秦汉以来，言治者汨于五伯功利之习，求道者沦于异端空虚之说，而于先王发政施仁之实，圣人天理人伦之教，莫克推寻而讲明之。故言治若无预于学，而求道者反不涉于事。孔、孟之书仅传，而学者莫得其门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胜叹哉！惟先生崛起于千载之后，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推本太极以及乎阴阳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之为至灵而性之为至善，万理有其宗，万物循其则。举而措之，则可见先生之所以为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复明。至于二程先王，则又推而极之，凡圣人之所以教人，与学者之所以用功，本末始终，精析该备。于是五伯功利之习无以乱其正，异端空虚之说无以申其诬，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于圣门而流泽于后世顾不大矣哉？春秋奉尝遍于学校，礼则宜之，而况此邦尝为先生所领之地，祠像久焉未设，诚缺典也。今朱侯下车未遑他议，而首及乎此，可谓得为政之本矣。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于来者，岂不在于斯乎？虽然，某又有说焉。盖自近岁以来，先生之书遍天下，士知尊敬讲习者浸多，而其间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远，不由其序；游谈相夸，不践

其实,反以病。夫真若是者,适为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笃恳恻,近思躬履,不忽于卑下,而审察乎细微,是则为不负先生之训。其于孔、孟之门墙,庶几乎可以循求而进也。此又岂非朱侯所望于来者之意乎?”此文从另一角度阐发了朱熹建五贤祠的意义。

是年,有《答杨客亭启》。

杨冠卿,号客亭。其《客亭类稿》卷一五《诸老先生惠答客亭书启编》之尤袤《答杨客亭启》:“右袤启,屈临都骑,宠贶华编。集工部之诗,恍如已作;诵客之稿,大尉心期。老眼增明,衰襟知幸。伏惟梦锡先辈,学追前辈,名动一时。独草玄文,喜家声之未泯;屈居王后,知世德之方昌。南山诂隐于豹章,北海即看于鹏运。不图暮景,获预荣观。流水高山,敢自期于真赏;夜光明月,应已悔于暗投。颂咏之私,叙陈奚究。”

《客亭类稿》卷六《谢江东漕总启》:“兹以藉苕,使天僭修宾謁;伏蒙与进,特赐温言慰劳。拊存挈提,褒借者倒屣迎;王粲初闻,一座之尽惊。逢人说项斯,洊辱片言之误;宠士获伸于知己,诚敢后于修辞。盖闻天下未尝乏才,患在学者无所归宿。自孟氏、韩昌黎而降,支离将何适从。逮欧公、苏文忠而来述作,方明本始。历时既久,专门并兴。举皆昧正始于风变之余,孰能续大雅于诗亡之后。回狂澜于末俗,屹砥柱于中流,非五百年有名世之英,则二三子患斯文之丧。天降大任于是,今舍我公其谁。如某者,古学未闻,尘编漫读。客诸侯而且老,无一字之可师;屡血指于巧匠之前,几丧神于大巫之侧。其所谓文非文也,恐重貽宾贄之羞,以为可教则教之,庶或预门弟之列,岂图骖骭获与选抡,接以色辞之温,藉以齿牙之重,誉过乎实,愧溢于衷。兹盖伏遇某官,羽翼六经,冠冕百代,道循循而善诱,心休休而有容。主张文盟,作新善类。一经品题,便作佳士。南州悉藉于陶谿,所余俸禄皆给故人;东阁素多于贤俊,克勤小物加惠穷途。欲其有所就而底于成,是以鉴其诚而与之进。故虽敝帚不靳赏音,某敢不图报

昼知，益励末学。给饷馈不绝粮道，方将克复于神京；清宫禁祗谒寝园，尚冀作为于露布。过此以往，未知所裁。”

此信虽然艰涩，但内容的确与尤袤回信形成呼应。杨客亭、尤袤二人此次信任来往，当是杨先呈送诗文给尤袤，尤后写信作答，杨再撰启相谢。尤袤平生为官，只淳熙六年所任提举江东常平茶盐，与杨氏原启所称呼相近，故系尤袤《答杨客亭启》于此年。

四库全书提要：《客亭类稿》十四卷，宋杨冠卿撰。冠卿字梦锡，江陵人。《宋史》不为立传，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有此集，而亦不详冠卿之始末，故事迹无可考见。……其集世颇罕传，惟浙江采进书中有旧刊《客亭类稿》，为巾箱小字本，检勘尚系元刻。分四六编、杂著编、古律编，皆所作诗文。惠答客亭书启编，则同时名人酬赠之作，不标卷数，前后亦无序跋。而《永乐大典》各韵内所收冠卿之文，尚有表笺诗余各数十首，皆刊本所未收，疑当时本各自为编，流传既久，遂有阙脱。今据《永乐大典》所载，以刊本参校，搜辑补缀，诸体始全，谨仿原编名目厘为十四卷，而惠答书启编则删之。

一一八〇 淳熙七年 庚子 五十四岁

【时事】 四月，知南康军朱熹上书，谏勿用近习，触怒孝宗。八月，校书郎罗点上封事言：“今时奸谀日甚，议论凡陋。无所可否，则曰得休；与时浮沉，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此风不革，陛下虽欲大有为于天下，未见其可也。”

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夏季，江南东路大旱，推广朱熹在南康的赈灾做法。

《宋史·尤袤传》：“江东旱，单车行部，核一路常平米，通融有无，

以之振贷。朱熹知南康，讲荒政，下五等户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袤推行于诸郡，民无流殍。”朱熹是宋代荒政表率，尤袤又善于推广典型，所以淳熙七年江南东路旱灾没有给百姓带来灭顶之灾。

朱熹《晦庵集》卷十三《延和奏札四》：“臣昨任南康军日，适值早伤，乞将五斗以下苗米人户免检全放，当时即与施行，人以为便。本路提举常平尤袤遂以其法行之诸郡，其利甚溥。”

《大清一统志》卷四十九：“尤袤，无锡人，绍兴中提举江东常平。江东旱，单车行部，核一路常平米，通融有无，以之赈贷。推行朱子所讲荒政于诸郡，民无流殍。”可作《宋史·尤袤传》所记的印证。

朱熹《晦庵集》卷二十七《与江东尤提举札子》：“此间籴米者五辈，其一已还，余尚未有端倪。然四近米价皆高，恐不及元科之数，而诸县下户口数万。建昌四乡申到计一月已当米四千石，余虽见催未到，然以乡计之尚当七倍于此，则一月已用三万余石。今计常平之积及本军所余，仅可给两月；劝输上户所得，可给一月，即开春便无以继。欲以糴到钱再籴，则诸处米向后必愈难得，又恐未可指准，不知使司番阳之米将来可拨几何？若得五万余石，即所欠尚有月余，多方那儆或可接得大麦。都昌小户尤多，恐用米谷不止此。若不及此数，即尤狼狈矣。欲乞早示一公牒，拨定米数，此当一面差人般运，庶以慰安善良，弹压奸盗，非细事也。”此札目的是向尤袤汇报情况、请示办法，时间早于《延和奏札四》。辑入以供参考。

《大清一统志》五百卷，乾隆二十九年奉勅撰。是书初于乾隆八年纂辑成书，每省皆先立统部，冠以图表，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职官、次户口、次田赋、次名宦、皆统括一省者也。其诸府及直隶州又各立一表，所属诸县系焉。……迨乾隆二十年，天威震叠，平定伊犁，拓地二万余里，为自古舆图所未纪，而府州县之分并改隶与职官之增减移驻亦多与旧制异同，乃特诏重修，定为此本。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六：熹又上《延和奏札》曰：“臣比

因讲求荒政，复有二事，虽非今日拯救之急，而实异时久远之利，不敢不言。今谨别具进呈下项：一臣昨任南康军日，适值旱伤，深虑检放搔扰下户，偶有士人陈说：‘乞将五斗以下苗米人户，免检全放。’当时即与施行，人以为便。本路提举常平尤袤，遂以其法行之诸郡，其利甚博。近日经由信州，则闻玉山一县亦得检官如此措置。除上三等户随分减放外，下二等户尽行蠲免。通计一县所放亦不过共成五分。问之道旁居民，莫不称其平允，此最为法之善者，而律令未有明文。又今年检踏已毕，行之不及，欲乞圣慈详酌，特诏有司定著为令：自今水旱，约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户，并免检踏具帐，先与全户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即并第四等户依此施行。其州县差官后时致得旱损田苗不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其所损田即与相度地形高低、水源近远比并邻至分数检放，庶几贫民永远利便。”朱熹此札，是写给朝廷的，请朝廷批准并推广自己建议，但没有引起朝廷注意。

四库全书提要：《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明永乐十四年杨士奇、黄淮等奉勅编。自商、周迄金、元分六十四门。名目既繁，区分往往失当，……然自汉以后收罗大备，凡历代典制沿革之由，政治得失之故，实可与《通鉴》、《三通》互相考证。当时书成，刊印仅数百本，颁诸学宫而藏版禁中，世颇稀有。天崇间，太仓张溥号称淹洽，而自言生长三十年未尝一见其书，最后乃得太原藏本，为删节重刻，卷目均依其旧。

十二月，游茅山，有诗纪游。

《梁溪遗稿》卷一《庚子岁除前一日游茅山》：“犯寒出行遇，值此岁云除。刚风驾飙轮，送我游清都。华阳第八天，仙圣之所居。洞门劣容人，中宽如室庐。横前大溪水，于焉限尘区。其右万石林，错落空翠图。茅庵着深秀，细路缘崎岖。幽泉见客喜，颇亦类逃虚。山深日易曛，捷径趋元符。琳宫照金碧，天籁鸣笙竽。侧睨白云峰，前瞻

赤沙湖。金坛耸百丈，阴沿通七途。俯视人间世，扰扰真虫蛆。蚤以凡陋质，忝分赤城符。岂悟夙昔缘，复造神灵墟。平生梦寐处，恍若登华胥。归来拜绿章，足力尚有余。珍馆十六所，安能遍遨娱。穷探恨不尽，大息仍踟蹰。”此诗写景、叙事、抒情浑然一体。

《江南通志》卷十三：“茅山，在金坛县西六十五里。汉三茅君得道之所。道书云：秦时名为句金之坛，以洞天内有金坛百丈，此县所由名也。其东及南属金坛，西及北属句容。自大茅一峰东来，蜿蜒而下，势如龙尾。故有龙尾山。陶《隐居》云：大茅以南韭山、竹山、吴山、方山，自此迭嶂遥接于吴兴天目诸山矣。”

是年，刻《隶续》二卷。

四库全书《隶续目录类二》提要：“《隶续》二十一卷，宋洪适撰。适既为《隶释》，又辑《隶续》，得诸碑依前例释之，以成是编。乾道戊子始刻十卷于越，淳熙丁酉范成大又为刻四卷于蜀，其后二年己亥德清李彦颖又为增刻五卷，明年庚子尤袤又为刻二卷于江东仓台，辇其板归之越。”仓台，对提举常平的简称。

洪适《盘洲文集》卷六十三《淳熙隶释跋》：“右淳熙《隶释》目录五十卷。乾道中书始萌芽，十余年间拾遗补阙，续卷寔多。鄞江史直翁、苕溪李秀叔一再添刻，南兰陵尤延之自秋浦铍板裨助，苏台范至能以越本刊于蜀，前后增加，律吕乖次。合而一之，得《圣贤》、《岳》、《渎》、《祠庙》四卷，《石经》一卷，《旌孝讲德》一卷，《河渠》、《桥道》二卷，《阡表》、《圻铭》十六卷，《杂刻》三卷，《砖文器物》、《款识》二卷，《魏吴蜀晋》三卷，《谱》一卷，《图式》八卷，《水经》一卷，《欧赵说》六卷，《碑乡》一卷，凡碑板二百八十五，砖器二十七。某人垂意古学，见之欣然，命掾史辑旧板去，留移易首末，整整一新。传之将来，或不束之高阁，劳勤心目，可无憾焉。辛丑六月，盘洲老人洪景伯书。”可知，《隶释》和《隶续》皆前代碑刻和隶书研究专著。

同上《池州隶续跋》：“《隶释》有续，前后二十一卷。乾道戊子始

刻十卷于越，淳熙丁酉姑苏范至能增刻四卷于蜀，后二年雪川李秀叔又增五卷于越，明年锡山尤延之刻二卷于江东仓台，而辇其板归之越。延之与我同志，故郑重如比。凡汉隶见于书者为碑碣二百五十八，砖文器物款识二十二，魏晋碑十七，款识二，欲令数书为一未能也。今老矣，平生之癖将绝笔于斯焉。庚子十一月。”洪适、范成大、李秀叔、尤袤接力而进，才有一个最终、完美的成果。

四库全书提要：《盘洲文集》八十卷，宋洪适撰。……此本为毛氏汲古阁所藏，犹从宋刻影写。惟末卷札子第三篇蠹损特甚，其余虽字句间有脱落，而卷帙完好，亦古本之仅存者。

是年，写《庐山杂咏》十四首，朱熹有和诗。

《晦庵集》卷七《奉同尤延之提举庐山杂咏十四篇》：

其一《白鹿洞书院》：“昔人读书地，町疃白鹿场。世道有升降，兹焉更表章。矧今中兴年，治具一以张。弦歌独不嗣，山水无辉光。荒榛适翦除，圣谟已汪洋。亦有皇华使，肯来登此堂。问俗良恳恻，怀贤增慨慷。雅歌有余韵，绝学何能忘。”其二《折桂院黄云观》：“城中东北望，五老何苍苍。下有前朝寺，一源颇深藏。门前林涧幽，屋后云木荒。闲窗亦明洁，着此瑞锦张。更能理枯筇，步上林北冈。仰视天宇阔，俯瞰江流长。受书彼何人，姓字不足详。竹帛有遗臭，桂树徒芬芳。”其三《楞伽院李公山房》：“蹑石循急涧，穿林渡重冈。俛入幽谷邃，仰见奇峰苍。李公英妙年，读书此云房。一去上台阁，致身何慨慷。藉公记藏书，文字有耿光。余事亦骚雅，戏墨仍风霜。两公不归来，岁月忽已荒。何用建遗烈，寒泉荐孤芳。”其四《栖贤院三峡桥》：“两崖苍壁对，直下成斗绝。一水从中来，涌涌知几折。石梁据其会，迎望远明灭。倏至走长蛟，捷来翻素雪。声雄万霹雳，势倒千嵒嶮。足掉不自持，魂惊讵堪说。

老仙有妙句，千古擅奇崛。尚想化鹤来，乘流弄明月。”其五《西涧清净退庵》：“凌兢渡三峡，窈窕复一原。绝壁拥苍翠，奔流逝潺湲。闻昔避世人，寄此茅三间。壮节未云远，高风杳难攀。深寻得遗墟，缚屋临清湾。坐晚寒木杪，飞泉閤云关。兹游非昔游，累解身复闲。保此清净退，当歌不能谖。”其六《卧龙庵武侯祠》：“空山龙卧处，苍峭神所凿。下有寒潭幽，上有明河落。我来爱佳名，小筑寄幽壑。永念千载人，丹心岂今昨。英姿俨绘事，凛若九原作。寒藻荐芳馨，飞泉奉明酌。公来识此意，顾步惨不乐。抱膝一长吟，神交付冥漠。”其七《万杉寺》：“休沐聊命驾，驾言何所之。行寻庆云寺，想象昭陵时。门前杉径深，屋后杉色奇。空山岁年晚，郁郁凌寒姿。当年雨露恩，千载有余滋。匠石不敢斲，孤标俨相持。更启石室藏。仰瞻天象垂，愿以清净化，永为太平基。”其八《开先漱玉亭》：“奇哉康山阳，双剑屹对起。上有横飞云，下有瀑布水。崩腾复璀璨，佳丽更雄伟。势从三梁外，影落明湖里。平生两仙句，咏叹深仰止。三年落星湾，怅望眼空昧。今朝随杖屦，得此弄清泚。更诵玉虹篇，尘襟谅昭洗。”其九《简寂观》：“高士昔遗世，筑室苍崖阴。朝真石坛峻，炼药古井深。结交五柳翁，屡赏无弦琴。相携白莲渚，一笑倾凤心。晚岁更市朝，故山锁云岑。柴车竟不返，鸾鹤空遗音。我来千载余，旧事不可寻。四顾但绝壁，苦竹寒萧欃。”其十《归宗寺》：“金轮紫霄上，宝界鸢溪边。往昔王内史，愿香有余烟。千年今一归，景物还依然。涧水既荡潏，山花亦清妍。不辞原隰劳，乐此宾从贤。访古共纡郁，劳农独勤拳。怜我乖胜践，裂笺寄真詮。逃禅公勿遽，且毕区中缘。”其十一《相传陶公醉石归去来馆》：“予生千载后，尚友千载前。每寻高士传，独叹渊明贤。及此逢醉石，谓言公所眠。况复岩壑古，缥渺藏风烟。仰看乔木阴，俯听横飞泉。景物自清绝，优游可忘年。结庐倚苍峭，举觞酌潺湲。临风一长啸，乱以归来篇。”其十二《温汤》：“连山西南来，中断还崛起。干霄几千仞，据地三百里，飞峰上灵秀，众壑下清美。逮兹势力穷，犹能出奇伟。谁燃丹黄焰，爨此玉池水。客来争解

带，万劫付一洗。当年谢康乐，弦绝今已矣。水碧复流温，相思五湖里。”其十三《康王谷水帘》：“循山西北骛，崎岖几经丘。前行荒溪断，豁见清溪流。一涉台殿古，再涉川原幽。萦纡复屡渡，乃得寒岩陬。飞泉天上来，一落散不收。披崖日璀璨，喷壑风飕飕。追薪爨绝品，淪茗浇穷愁。敬酌古陆子，何年复来游。”其十四《落星寺》：“浩浩长江水，东逝无停波。及此一回薄，湖平烟浪多。孤屿屹中川，层台起周阿。晨望爱明灭，夕游惊荡磨。极目青冥茫，回瞻碧嵯峨。不复车马迹，唯闻榜人歌。我愿辞世纷，兹焉老渔蓑。会有沧浪子，鸣舷夜相过。”

说明尤袤也有五言古体诗十四首，题目分别是《白鹿洞书院》、《折桂院黄云观》、《楞伽院李公山房》、《栖贤院三峡桥》、《西涧清净退庵》、《卧龙庵武侯祠》、《万杉寺》、《开先漱玉亭》、《简寂观》、《归宗寺》、《陶公醉石归去来馆》、《温汤》、《康王谷水帘》、《落星寺》。可惜后来失传了。

是年，刻印《山海经》，并考定其成书年代。

《梁溪遗稿》文抄补编《山海经跋》：

《山海经》十八篇，世云夏禹为之，非也。其间或援启及有穷后羿之事，汉儒云鬻为之，亦非也。然屈原《离骚经》多摘取其事，则其为先秦书不疑也。

是书所言，多荒忽诞谩，若不可信，故世君子以为六合之外，圣人之所不论。以予观之，则亦无足疑也。方天地未奠之初，彝伦故未始有序也；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则人与禽兽未能有别也。夫性命之未得其正，则赋形于天者不能一定，其诡异固宜。逮夫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于是手持足蹈以为人，戴角傅翼以为鸟兽，类聚群分，始能有以自别，而圣人者出而君长之。以为人者，

不特其形之如是也，又从而制为仁义礼乐，以为之尸文，俾之自别于禽兽，而人益尊。故夫人者，其初亦天地之一物而特灵者耳。自今观之，凡若遂言之所言，故多怪诞。自古观之，则理固有是而不足疑也。是书所载，自开辟数千万年，遐方异域，不可诘知之事。盖自《禹贡》职方氏之外，其辨山川草木鸟兽所出，莫备于此书。又秦汉学者多引《山海经》，兹固益可信。古书得存于今，如是者鲜矣，则岂不可贵且重乎？

始予得京都旧印本三卷，颇疏略。继得《道藏》本，《南山》、《东山经》各自为一卷，《西山》、《北山》各分为上、下两卷，《中山》为上、中、下三卷。别以《中山东、北》为一卷，《海外南》、《海外东、北》、《海内西、南》、《海内东、北》、《大荒东、南》、《大荒西》、《大荒北》、《海内经》，总为十八卷。虽编简号为均一，而篇目错乱不齐。晚得刘歆所定书，其《南》、《西》、《北》、《东》及《中山》号五藏经，为五篇，其文最多。《海内》、《海外》、《大荒》三经南、西、北、东、各一篇，并《海内经》一篇，亦总十八篇。多者十余简，少者三二简，虽若卷帙不均，而篇次整比最古，遂为定本。

予自绍兴辛未至今，垂三十年，所见无虑十数本，参校得失，于是稍无舛讹，可缮写。其卷后，或题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诏太常属臣望校治，侍中光禄勋臣龚、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主，省建平实汉哀帝年号。是岁刘歆以欲应图讖，始改名秀。而龚则王龚也。哀帝时朝臣有两名望者，一则丁望，一则蟠望，而此疑为丁望云。淳熙庚子仲春八日，梁溪尤袤题。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〇四《经籍考三十一·山海经十八卷》：“今本锡山尤袤延之校定。”

四库全书提要：《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宋马端临继杜祐《通典》而作。《通典》于历代因革之故粲然详备，端临病其节目去取犹有未尽，因上本经史，参之历代《会要》、百家传记以及臣僚奏疏、诸儒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门

分类别，或续或补，可谓广博矣。

陶宗仪《说郛》卷二十四下《读山海经》：“及淳熙庚子，尤遂初、文定著刊于池阳。”

四库全书提要：《说郛》一百二十卷，明陶宗仪撰。……盖宗仪是书，寔仿曾慥《类说》之例，每书略存大概，不必求全。亦有原本失亡，而从类书之中钞合其文，以备一种者。

是年，撰《思贤堂三赞》。

《赤城集》卷八尤袤《思贤堂三赞》由三章构成：

毕文简公

故大丞相毕文简公，于太平兴国三年以选知台州。淳熙丁酉，袤假守是邦，尝立公之祠于郡学，独访遗像未获。后三年，袤来江东，而公之六代孙希文为安仁宰，乃知公自台移饶，饶人尝绘像于庙，遂摹得之，以寄今沈使君，揭示祠宇，俾邦人岁岁得蒸尝云。濒海出日，声教初暨。劳来拊循，寄乎共理。胜求惟良，得此君子。贤哉若人，玉音嘉喟。二百余年，遗风髣髴。励相我家，流泽未已。再拜德容，尚息贪鄙。煌煌文简，照映青史。

元章简公

大参政章简元公于庆历六年来守是邦，有功在民。后一百三十四年，得其画像于裔孙康曾，绘置学宫，以慰邦人岁时之思云。玉堂之仙，卒老东府。烨如文章，海内咸睹。方其未逢，出守兹土。拯民昏垫，置之安堵。完城浚隍，植我栋宇。百六十春，尚芘风雨。跻彼参云，人渺今古，天空地迥，遥接公语。

章郇公

昭陵命相，率用厚德。显允郇公，其仪不忒。持循法度，恪

守绳墨。规彼更张，无异跳掷。执久不行，自触墙壁。使用公言，治无今昔。临海旧邦，杳渺音泽。厥令甘棠，二五诗迹。

思贤堂三贤，指在台州任过知州的北宋名臣毕士元、元绛、章得象三人。按首章内容：淳熙丁酉，即淳熙四年，此年立毕文简公祠于郡学，三年后从毕文简公六代孙得其画像，张挂于郡学祠堂。则此文必写于淳熙七年。

任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期间，有《题秋霜阁后山泉》。

《梁溪遗稿》卷一《题秋霜阁后山泉》：“谁把机关引石泉，穿崖一溜响溅溅。争如庐阜香炉顶，坐看银河落九天。”此诗出自顺治《嘉庆泾县志》卷三一《辞赋》。按《宋史·地理四》：泾县属宣城，宣城为江南东路之一州，则此诗写于尤袤任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的淳熙六年至七年间。

一一八一 淳熙八年 辛丑 五十五岁

【时事】 三月，赐礼部进士黄由以下三百七十有九人及第出身。五月，诏监司、守令劝课农桑，以奉行勤怠为赏罚。七月，赏监司、守臣修举荒政者十六人。十一月，以旱伤，罢喜雪宴。十二月，以徽、饶二州民流者众，罢守臣，官出南库钱三十万缗，付新浙东提举常平朱熹振糴。

正月，作《轮藏记》。

《梁溪遗稿》文抄补编《轮藏记》：“祇园禅院在唐初曰宝林寺，以

旧碑考之，盖预章王陈叔英所建。贞观中易名长山，本朝治平二年赐今额。曩以甲乙住持，绍兴甲寅，僧晓珂更律焉禅，凡所以安众作佛事者次第葺，独经藏未具。自珂而下，十五代至惟信，信志愿勇决，乃度地于法堂之西庑，募邑檀施。有谭政通者施钱百万为倡。僧振源以五十万继之。于是远近回应，施者云集。以乾道癸巳度材，以淳熙甲午庀工，阅三岁而藏成。遣人持金币募经于福州外，置其上。未几而信卒，瓦甃之工，丹雘之饰犹未就。丁酉冬，僧祖登来嗣其席，益募众缘绪成之。其制函受帙，室受函。经之帙五千四十有八，而为函已有八十有四。大木中立，众材辐辏。室则环附如纲目，如弈局，阴为机关，激轮运转，其崇二十有五尺，其周八面寻有五寸，上为毗卢遮那，宫殿楼阁充满虚空境界中，为善财参五十三善知识，因地下为八大龙神舒爪运肘之势。其外覆以大殿，广容其藏。琢刻精巧，藻绘严饰，丹堊辉映，过而礼者，动心骇目，以为三昧力所变幻也。计其费至一千万以上，自癸巳迄庚子，阅七寒暑乃成。非用力之勤，立场之坚，安能建立振起如是其伟哉！余行部至都昌，尝憩于寺，始识登。登乞余文以记始末，乃为随喜而说偈言：如来得道超人天，妙处不以文字传。悯诸众生堕迷顽，流浪生死无由还。方便圆觉开冥昏，如热得濯渴饮泉。尔时大会孤独园，天魔恶叉鬼与仙。长跪合爪祈一言，妙音演秘澎海翻。欢喜信受敢弗虔，东人震旦知几年。重翻累译义乃宣，辗转传受文益繁。后来卷帙逾五千，纷乱错杂不可删。广抄疏义寻真源，蝇触窗纸何由穿。或欲悟入离声闻，以手提影无控抟。操戈相攻律与禅，岂知妙本同一关。皮肤剥落见本源，犹得鱼兔忘蹄筌。爰有长者众中尊，于末法中度有缘。合成一藏罗宝函，如大海聚金玉渊。取者厌足愿者圆，法轮光转经亦然。一弹指顷遍大千，种种妙义悉现前。宝林其刹今福田，道人为众愿力坚。欲作大事张空拳，幻成殿阁丹碧鲜。牙签锦带联巨编，涂金间髹妙庄严。诸善知识参后先，幢幢宝铎相绕环。机发于踵枢贯巅，八龙扶护形蜿蜒。日月出没天左旋，鬼工神机惊庸凡。远近来施不吝嗔，动以亿万糜金钱。成此胜事顾问间，此岂智巧能更旃。佛力广大周无边，我愿众生培善根。证

此宝藏秘密篇，一超直入三昧门。成就功德无唐捐，洹河沙劫离垢缠。淳熙八年正月，尤袤记。”

此文作于淳熙八年。都昌，以县有都村，南接南昌境而得名，宋代属南康。尤袤时任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巡视管辖区域时至都昌。祇园禅院，在南康军都昌县。轮藏：能旋转的藏置佛经书架。

正月二十八日夜大雪，有诗。

方回《瀛奎律髓》卷二一尤袤《正月二十八日夜大雪^{辛丑}》：“一冬无雪润田畴，渴井泉源冻不流。昨夜忽飞三尺雪，今年须兆十分秋。占时父老应先喜，忍冻饥民莫漫愁。晴色已回春气候，晚风摇绿看来牟。”方回注：“淳熙八年辛丑，遂初为江东仓行部时诗，三、四轻快。”

二月望，序《朱逢年诗集》。

《梁溪遗稿》卷二《朱逢年诗集序》：“英伟豪杰之士，生亦有所自来，故其亡也决不泯泯与草木同腐。观玉澜先生之集，顾不异哉。夫得则喜，失则悲，有所不平则怨刺，此诗人之情也。惟深于道者不然，无人而不自得，先生近之。先生少有轶材，自负其长，不肯随俗俯仰，厄穷任命，有人所难堪而其节愈厉，其气愈高，其诗闲暇略不见悲伤憔悴之态。其视富贵利达，直糠粃土苴尔！《春风》一篇雍容广大，有圣门舞雩气象；《惑事》三篇慨然见经世之志；自作挽歌词，齐得丧，一死生，直欲友渊明于千载。至所谓‘自我识兴废，于天无怨尤’，非深于道者能如是乎？呜呼！以先生之才，使其作于声诗，荐之郊庙，发其所蕴，措诸事业，何媿古人？百不一售，使后世所以知公者独此数十诗而已。悲夫！先生有兄曰韦斋，白首郎潜，不究大用，人以为恨，其诗凌厉高古有建安七子之风。韦斋之子南康使君，今又以道学倡。其诗源远流长，信矣哉。淳熙辛丑仲春望日，梁溪尤袤敬跋。”此跋由人品说诗品，气盛言宜。

尤袤提及朱逢年诗题和诗句，皆《玉澜集》名作。《春风》：“一举造物手，万生和气中。酒边排雪意，诗里要春风。了了谁孤起，滔滔我即空。试询三世事，犹有读书功。”《感事》：“大弓窃阳氏，神鼎沦泗渊。何须识微士，周鲁必不全。武库一朝火，斩蛇逐飞烟。伤心睨前事，氏口定纷然。山川非晋土，悲泣効楚囚。一语强自慰，凄迷望神州。刺史下荆水，司农来石头。土园管夷吾，过计非自忧。元规负康济，徒手婴群雄。兵从历阳来，无地逃奸锋。谁乎死社稷，千载一卞公。英风与义气，建立成江东。”

《玉澜集》附《行状》：“公讳棹，字逢年，号玉澜，承事府君季子也。”文后注：“府君自作挽歌辞，尤笃于孝友。其略云：‘天涯念孤侄，携母依诸刘。书来话悲辛，心往形辄留。先茔托仙峰，山僧扫梧楸，二女随母往，外翁今白头。伯氏尚书郎，名字腾九州。仲兄中武举，气欲无羌酋。棣华一朝集，荆枳三枝稠。堂堂相继去，遗我归山丘。’”

《江南通志》卷一百九十三《艺文志》：“朱逢年，诗集一卷，婺源朱松弟。”可知朱逢年乃南宋处士，朱熹叔父。

二月，任江西路转运判官，跋《米友仁潇湘图卷》。七月，除直秘阁。

《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二五：“（淳熙）八年七月十七日，诏去岁诸路州、军有旱伤去处，其监司守臣修举荒政，民无浮殍，各与除职转官。既而江西运判尤袤、淮南运判赵彥逾、江西提举朱熹、知广德军耿秉并除直秘阁。”

尤袤淳熙八年七月除直秘阁，而任江西转运使司判官则在二月。明郁逢庆《续书画题跋记》卷二引尤袤《跋米敷文潇湘长卷》：“万里江天杳霭，一村烟树微茫。只欠孤篷听雨，恍如身在潇湘。淡淡晓山横雾，茫茫远水平沙。安得绿蓑青笠，往来泛宅浮家。淳熙辛丑中春十八日梁溪尤袤观于秋浦。”江西转运使置司隆兴府，在池州有分

司。秋浦地在池州。同上：“尤袤字延之，无锡人，尝侍光宗春坊，官至礼部尚书，谥文简。此凡两题，皆淳熙辛丑二月，时通判池州。故其一观于秋浦。辛丑者八年也。”

《宋史》卷四四四：“（米）友仁，字元晖。力学嗜古，亦善书画，世号‘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

明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十一：“蔡天启作《米襄阳墓志》，言元符初进其子所画《万里长江图》，时元晖年尚少，其小笔已知名当世矣。方此老无恙时，诸公贵人求索者日填门，不胜厌苦，往往多令门下士效作，而亲识元晖二字于后。尝自言，遇合作处，浑然天成，荐为之一不复相似。此卷寂寞简短，不过数笔，而浅深浓淡，姿态横生，使人应接不暇，盖是其得意笔。其自云，画盖难得。矧题识皆一时名胜之士。终日把玩不能去手也。淳熙辛丑二月中沐，梁溪尤袤题。”米氏父子，都是名家。元晖青出于蓝，其《潇湘图》功力非凡。

同上《潇湘图考》：“故宋兵部侍郎，襄阳米公友仁元晖所画《潇湘图》一卷，其自题识凡两见，南渡后诸名胜跋语，凡若干人，而文公朱夫子手泽又先后出也。此图之末自署曰‘元晖戏作’，且有印文曰‘元晖’，其上一字与其父礼部公之字皆从此者，盖豫章黄太史尝得此古玉印，因命为侍郎字而以授之，且作二绝句赠礼部以述此意，今见山谷集中。图末有别纸，侍郎前题自谓‘夜雨初霁，晓烟既泮，其状类此’，盖戏为潇湘写变化神奇之妙，而不言题为何名。或曰：是即所谓《楚山清晓图》者，然卷内韩懋遵云：‘元晖《楚山清晓图》恨未见，今观此纸亦楚山图中之一则。’是别有《楚山清晓图》矣。而洪文惠直书此卷曰‘米西清所作潇湘图’，则此固自谓潇湘图也。又侍郎自谓‘京口翟伯寿，昨豪夺余自秘着色袖卷，盟于天而后不复力取归’者，别卷也。又自谓‘昨与吴傅朋、蜀冷金笺作一幅，比与达功遇知，亦为伯寿夺去’者，又别卷也。后题自谓‘用陶隐居韵作白云诗，其一与翟伯寿，横披书其上’者，又别卷也。前题不知年，后题绍兴辛酉过嘉禾再观，则绍兴十一年赴召为兵部侍郎时。至十五年以敷文阁待制提举神祐观、奉朝请，盖高宗好米礼部书，而侍郎得其家法，故眷遇之厚如

此。伯寿，名著年，参政汝文之子，而邢恕外孙也。此其人姓字在前后题屡见，盖知画者哉！傅朋名说，其外大父王逢原，逢原妻吴氏，王荆公妻之女弟也。逢原蚤死，吴不嫁，有遗腹女，嫁吴思礼而生说，即傅朋也，以书名当世，而元晖乃以书法作画，傅朋固知之矣。然此卷不言为何人作，乃曰‘比与达功相遇’，而诸跋语多言达功，至朱夫子独云米公所为左侯戏作横卷，则其人盖姓左氏，而字达功也。卷内谢伯思云：达功下第后，元晖作招隐图。洪文惠亦云，‘忆年十六时识达功，后七年得词场名。’则达功固名进士矣。凡诸跋语，其人大抵皆可考见。”考据确凿，如数家珍。

四库全书提要：《赵氏铁网珊瑚》十六卷，旧本题明朱存理撰，末有万历中常熟赵琦美跋，称原从秦四麟家得书品、画品各四卷，后从焦竑得一本卷帙较多，因两本互校，增为书品十卷，画品六卷，其先后次序则琦美所隲定，而又以所见真迹续于后。

三月，有《昭明文选跋》。尤袤历经一年半校勘的《昭明文选》刻印问世，并产生《尤本文选考异》一卷。

盛宣怀光绪年间刻《丛书集成续编》第一四四册尤袤《昭明文选跋》：“贵池在萧梁时实为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载，威灵赫然。水旱疾疫，无祷不应。庙有文选阁，宏丽壮伟，而独无是书板，盖缺典也。往岁邦人尝欲募众力为之，不成。今是书流传于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训释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独李善淹贯该洽，号为精详。虽四明、赣上各尝刊勒，往往裁节语句，可恨。袤因以俸余镵木，会池阳袁使君助其费，郡文学周之纲督其役，逾年乃克成。既贡摹本藏之阁上，以其板置之学宫，以慰邦人所以尊事昭明之意云。淳熙辛丑上巳日，晋陵尤袤题。”为尤袤整理古籍的一大贡献。

同上盛宣怀《尤本文选考异一卷跋》：“右《文选考异》一卷，宋尤袤撰。按延之为池州仓使，议刻《文选》。池守袁说友助之资，阅一岁

有半而后成。时则淳熙辛丑也。《文选》有李善注本，有五臣注本。两本字句间有不同，延之专据善本，五臣异字别为《考异》一卷，而不加论定。俟读者自得之。嘉庆己巳鄱阳胡公克家影印刻本时，未得《考异》，颇为憾事。今宋本原刻在常熟故家，急为摹刊，以便学者。书中让、敬、征、贞均缺笔，游、游、钩、钩、纪、记均举出，校勘密细于毛发。惟《江文通杂体》首共三十首，自‘结发’至‘徙乐’均在三十首中，《王征君》微乃三十首中之一题，‘徙乐’则系‘谢光禄庄题’诗中语，元刻误将‘王征君’另列，又将‘徙乐’列于‘王征君’下，似‘王征君’不在杂体中，而‘徙乐’系《王征君》诗中语矣，此刊刻之误。今亦明之，而著其误于此。胡本后载陆勅过，宋本有袁说友残跋，今此跋全在，为录于卷首。以补胡本之缺。光绪丁酉荷花生日，武进盛宣怀跋。”

尤袤刻《昭明文选》在任职江西运判时，江西转运使置司隆兴府，作为转运判官的尤袤可能常驻池州分司。

三月，朱熹南康军任职期满，尤袤作《送晦庵南归》。

《瀛奎律髓》卷二四尤袤《送晦庵南归》：“二年摩手抚疮痍，恩与庐山五老齐。合侍玉皇香案侧，却持华节大江西。鼎新白鹿诸生学，筑就长虹万丈堤。待哺饥民偏恋德，老翁犹作小儿啼。”方回注曰：“淳熙八年辛丑三月初四日，朱文公在南康除江西提刑。先是尝有任满奏事之旨，故延之诗云耳。”诗的内容是歌颂朱熹在南康的政绩。

按《朱子年谱》卷二，淳熙八年三月朱熹在南康军任职期满，除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尤袤认为朱熹解任后要先赴临安述职，故作《送晦庵南归》诗为其送行。

是年，周必大致书尤袤，论江西荒政事宜。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九《尤延之侍郎褒·又^{淳熙八年}》：“某递中辱公札，谕及十三县第四第五等残零苗米，缘当时各已指定灾伤

去处，如兴国军尝札下矣。此外，十邑版曹恐并缘灾伤官物皆减放，故不肯蠲免。若使司取见米数那融代输，计不过三二千石耳。前年钱漕倚阁小户米，亦正数千户，而干涉人家极众，昨展至今秋输纳。二丈仁心素著，倘于此二项垂意焉，其利溥矣。僭言知罪。”按此书意，尤袤有公札在先，向时任参知政事周必大请示免去四、五等户残零苗米事宜。

一一八二 淳熙九年 壬寅 五十六岁

【时事】 三月，杨甲献书万言，略谓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其门如市。今中外文武，半为权门私人。新交私党，分布要近，良臣吞声，义士丧气。四月，孝宗览陆贽《奏议》，谕讲读官曰：“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卿等条陈来上，无有所隐。”六月，周必大知枢密院事；朱熹上疏请诸路检放租税，遴选贤能，责以荒政。七月，以江西常平、义仓及桩管米四十万石付诸司，预备振粟；出南库钱三十万缗付浙东提举朱熹，以备振粟。

二月二十五日，遣人致祭吕祖谦。有《祭直阁大著郎中吕公文》。

吕祖谦《东莱集》附录卷二收尤袤祭文：“维淳熙九年岁次壬寅，二月壬寅朔，二十五日丙寅，朝奉大夫、直秘阁、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尤袤，谨遣人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宫使直阁大著郎中吕公之灵。惟公渊源之学，浩养之气。纯全之行，刚毅之志。高视古人，不论今世。濂溪河南，其道未坠。公生百年，独探其秘。障堤末流，折衷六艺。斯文是赖，绝学有继。人言相门，必复其始。公所抱负，表表愈伟。谓当亿龄，世济其美。云胡不淑，而止于此。呜呼天乎，君子何厉！自我识公，于今三纪。史馆从游，恍若梦寐。去岁池阳，敬遣行李。

问公起居，得公报字。遗墨未干，遽隔生死。顾瞻门墙，渺邈千里。敛不抚棺，葬不临隧。一奠寄哀，久乃克致。追惟平生，有愧明义。英灵若存，鉴我诚意。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此文原题“尤运使延之”，表明尤袤淳熙九年官朝奉大夫直秘阁江南西路转运判官时所作，与文首时间一致，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时辑入尤袤文，改今题。吕公，即《东莱集》的作者吕祖谦，做过著作郎，故称大著。

《宋史·吕祖谦传》：“吕祖谦字伯恭，尚书右丞好问之孙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索益精。初，荫补入官，后举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调南外宗正。丁内艰，居明招山，四方之士争趋之。……诏除直秘阁。时方重职名，非有功不除，中书舍人陈骙驳之。孝宗批旨云：‘馆阁之职，文史为先。祖谦所进，采取精详，有益治道，故以宠之，可即命词。’骙不得已草制。寻主管冲祐观。明年，除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卒，年四十五。谥曰成。”

九月十日，为《吕氏家塾读诗记》作序。

《梁溪遗稿》文抄补编《吕氏家塾读诗记序》：“六经遭秦火，多断缺，惟三百篇幸而获全。汉兴，言《诗》者三家，毛氏最著。后世求诗人之意于千百载之下，异论纷纭，莫知折衷。东莱吕伯恭病之，因取诸儒之说，择其善者萃为一书，间或断以己意，于是学者始知所归一。今东州老夫子家宝其书，而编帙既多，传写易误。建宁所刻益又脱遗，其友邱漕宗卿惜其传之未广，始侵木于江南漕台。噫！伯恭自少年嚆咻道真，涵泳圣涯，至以此得疾且死。《六经》皆有论著未就，独此书粗备，诚不可使其无传。虽伯恭之学不止于是，然使学者因是书以求先王所以厚人伦、美教化，君子之所以事君、事父，则于圣学之门户岂小补哉！淳熙壬寅重阳后一日，锡山尤袤书。”

《吕氏家塾读诗记·原序》：“余尝读吕氏《读书记》、《大事记》，未

睹《读诗记》也。近得宋本于友人丰存叔，读而爱之。其书宗孔氏以立训考，注疏以纂言剪缀诸家，如出一手，有司马子长贯穿之巧；研精殚岁，融会涣释，有杜元凯真积之悟；缘物丑类，辩名正义，有郑渔仲考据之精。兹余之所甚爱焉。乃柱史应台傅公刻于南昌郡，刻成，或问余曰：‘今诗学宗朱氏《集传》矣，刻吕氏何居？’余应曰：‘子谓朱、吕异说，惧学者之多岐耶？夫三百篇微词奥义藐哉遐矣，齐、鲁、韩、毛譬则蹊径之始分也，其适则同也。注疏所由以适也，譬则辙也。朱氏、吕氏盖灼迷而导之往也，譬则炬与帜也。吕宗毛氏，朱取三家，固各有攸指矣。安得宗朱而尽弃吕耶？朱说《记》采之，吕说《传》亦采之，二子盖同志友也，非若夫立异说以求胜也。善学者审异以致同，不善学者因同以求异，是故刻吕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经以致同而已矣。虽然，余于是窃疑焉，三家之诗唐人已失其传，虽有存焉者，讹矣。毛诗固未尝亡也，后世经生寻坠绪之三家，不啻珠璧。弃未亡之毛氏直如弁屣，何哉？毛氏行而三家废，君子既已惜之，《集传》出而毛氏之学寢微，又奚为？莫之慨也。夫去古近者言虽赝而似真，离圣远者说虽详而易淆，故曰豕尺虽断可定钟律，毛氏殆未可轻訾也。’或曰：‘然则，将尽信毛氏，可乎？’曰：‘余观其释《鸛鸣》合《金縢》，释《北山》、《蒸民》合《孟子》，《昊天》、《成命》合《国语》，《硕人》、《清人》、《黄鸟》、《皇矣》合《左传》，《由庚》诸篇合《仪礼》，其可尊信视三家独多。故吕氏之言曰，《毛诗》与《经传》合。最得其真。朱子亦曰，其从来也远，有传据证验，不可废者。是故刻吕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经以致同而已矣。《吕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刘》以后编纂未就，其门人续成之，兹又斯文之遗憾云。”

四库全书提要：《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宋吕祖谦撰。此其说《诗》之作也。……此本为陆鉞所重刻，鉞序称得宋本于友人丰存叔，吕氏凡二十二卷，《公刘》以后其门人续存之，与陈氏所说小异，亦不言门人为谁。

《晦庵集》卷七十六《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诗自齐、鲁、韩氏之

说不得传，而天下之学者尽宗毛氏。毛氏之学传者亦众，而王述之类今皆不存，则推衍说者，又独郑氏之笺而已。唐初诸儒为作疏义，因讹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至于本朝刘侍读、欧阳公、王丞相、苏黄门、河南程氏、横渠张氏始用己意有所发明，虽其浅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后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得而寻绎。盖不待讲于齐、鲁、韩氏之传，而学者已知《诗》之不专于毛、郑矣。及其既久，求者益众，说者愈多，同异纷纭，争立门户，无复推让祖述之意，则学者无所适从，而或反以为病。今观吕氏家塾之书兼总众说，巨细不遗，挈领提纲，首尾该贯，既足以息夫同异之争，而其述作之体则虽融会通彻，浑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训，一事之义亦未尝不谨。其说之所自及其断以己意，虽或超然出于前人意虑之表，而谦让退托，未尝敢有轻议前人之心也。呜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谓有意乎温柔敦厚之教矣。学者以是读之，则于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几乎！虽然，此书所谓朱氏者，实熹少时浅陋之说，而伯恭父误有取焉。其后历时既久，自知其说有所未安。如雅郑、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则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间，熹窃惑之。方将相与反复其说以求真是之归，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呜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颓汨没，其势又安能复有所进，以独决此论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约，既以是书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将为板本以传永久，且以书来属熹序之，熹不得辞也。乃略为之说，因并附其所疑者，以与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识予之悲恨云尔。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八月以后，迁江西漕兼知隆兴府。

《宋史》本传：“进直秘阁，迁江西漕兼知隆兴府。”《宋史·本纪三十三》：隆兴元年“辛巳，升洪州为隆兴府。”

《江西通志》卷四十六：“尤袤，字延之，淳熙间任……江南西路都转运使”。即《宋史》本传所说“迁江西漕”。

四库全书提要：《江西通志》一百六十二卷，国朝江西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谢旻等撰。江西省志创于明嘉靖间参政林庭楫，其后久未纂辑，旧闻放失。至本朝康熙二十二年巡抚安世鼎始续修之，康熙五十九年巡抚白璜又增修之，名曰《西江志》。其体例条目虽多本诸旧志，而广搜博访，订舛证讹，在地记之中号为善本。雍正七年巡抚谢旻奉诏纂修省志，乃与原任检讨陶成等开局编辑，其规模一本之白志而间加折衷，文简事核，厘然有序。

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九《江西运司养济院记》：“江南西路转运司养济院在隆兴府城东崇和门内，转运副使吴郡钱公某之所为，而判官嘉禾丘公□、毗陵尤公袤之所徙也……于是，台之群属与郡吏之奔走焉者，私相与谋因文学掾黄君某述其事，来请文以记，予时方罢浙东常平事。”考《朱子年谱》，朱熹淳熙九年八月由提举两浙路常平茶盐公事改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说明尤袤淳熙九年八月还在江西运判任上，则迁江西转运使则在八月以后。

祝穆《方輿胜览》卷十九：“江西转运置司隆兴。”隆兴府建置沿革注：“禹贡：扬州之域，星分翼轸，春秋战国属楚，秦属九江郡，汉高祖始置豫章郡，东汉因之，隋为洪州。唐置洪州总管，改曰都督府，又置观察使，升节度使，后避代宗讳，止称章郡，加镇南节度。南唐迁都南昌，国朝复为洪州，以为江南西路兵马铃辖升马步军都总管升安抚使，以孝宗皇帝潜藩，赐府额。”

十月，刻《申鉴》于江西漕台。有《申鉴题辞》。

《梁溪遗稿》文抄补编《申鉴题辞》：“荀悦书五卷，观其言，盖有志于经世者。其自著《汉纪》尝载其略。而范曄《东汉书》亦摘其篇首数百言，见之悦传。今《汉纪》会稽郡已版行，而此书则世罕见全本。余家有之，因刻置江西漕台。但简编脱缪、字画舛异者不一，不敢以意增损，疑则阙之，以俟知者。淳熙九年冬十月己亥，锡山尤袤。”尤桐注：右一首见李濂刊《申鉴》。

郴燕泉《申鉴序》云：“是书视贾谊《新书》大抵相类，皆欲以经世者。《大传》五十八篇，予尝手加编次订正，至讹误处不敢不阙其疑。是五篇者，宋尤袤尝刻置江西漕台，是已云其简编脱缪、字画差舛，君兹所注，得征其本与？有功仲豫多矣。幸并予所疑于《大传》书者，补其阙焉。亦二子身后之一遭也。”

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十七：“《申鉴》五篇，东汉荀悦书也。自言道本仁义，备在典籍。前鉴既明后复申之，谓之申鉴。然大抵辞繁理寡，体亦不一。政体第一，时事第二，多举凡目，颇用汲冢《周书》之体，俗嫌第三，杂言第四、第五多用或问，颇效扬雄《法言》之体。其言之合于理者，如曰：‘人主有公赋无私求，有公用无私费，有公役无私使，有公赐无私惠，有公怒无私怨。’如曰：‘求己之所有余，夺下之所未足；舍己之所易，责人之所难，怨之本也。’如‘孺子之驱鸡也，而见御民之术，迫则飞，踈则放志，志安则循路而入门。’或问卜筮，曰‘吉而济凶，而救之谓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谓损。’或问避疾厄，曰‘可避非身，可逃非神，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或问神仙之术，曰‘终始，运也；短长，数也。运数非人力之为也，体宜调而矫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又谓‘人臣之义，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须也，言无补也，而不尽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识也，言无益也，而不尽忠。进忠有三术，先其未然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凡其言之合于理者如此。如曰‘善治民者治其性，故跖可使与伯夷同功。’则喜于立论之过，论性情者屡章而当于理者殊少，文亦颇卑弱，与其所著《汉纪》颇不类，未知果悦之真否。此本淳熙九年，尤袤刻江西漕司。”尤袤作为漕台，此次刻印《申鉴》经费问题解决可能相当容易。

四库全书提要：《黄氏日抄》九十四卷，宋黄震撰。是书本九十七卷，凡读经者三十卷，读三传及孔氏书者各一卷，读诸儒书者十三卷，读史者五卷，读杂史、读诸子者各四卷，读文集者十卷，计六十八卷，皆论古人。其六十九卷以下，凡奏札、申明、公移、讲义、策问、书记、序跋、启、祝文、祭文、行状、墓志、著录者计

二十九卷，皆所自作之文。其中八十一卷、八十九卷、九十二卷原本并缺，其存者实九十四卷也。

是年，刻张方平《玉堂集》二十卷。

《郡斋读书志》卷五下《附志·张文定玉堂集二十卷》：“右张文定公方平之文也。公字安道，宋城人。明道二年以茂材异等擢为校书郎，神庙时参大政，元祐六年终于太子少师致仕，赠司空，谥文定公。出入两禁垂二十年，一时大典多出其手。刘忠肃尝序其《玉堂集》二十卷，乃在东坡所序《乐全集》四十卷之外。淳熙九年，锡山尤袤重刻于江西漕台。”

四库全书提要：《郡斋读书志》四卷，宋晁公武撰。《后志》二卷，亦公武所撰，赵希弁重编。《附志》一卷则希弁所续辑也。公武字子止，巨野人，冲之之子，官至敷文阁直学士临安少尹。岳珂《桯史》记隆兴二年汤思退罢相，洪适草制作平语，侍御史晁公武击之，则亦骨鲠之士。……始南阳井宪孟为四川转运使，家多藏书，悉举以赠公武。乃躬自雠校，疏其大略为此书。以时方守荣州，故名《郡斋读书志》。

一一八三 淳熙十年 癸卯 五十七岁

【时事】 是岁，福、漳、台、信、吉州水，京西、金、澧州、南平、荆门、兴国、广德军、江陵、建康、镇江、绍兴、宁国府旱。

年初，陆九渊有信致尤袤，论朱熹的南康之政。

《象山先生年谱》“淳熙十年”条下陆九渊《与漕使尤延之书》：“朱

元晦在南康，已得太严之声。元晦之政亦诚有病，然恐不能泛然以严非之。使罚当其罪，刑故无小遽，可以严而非之乎？某尝谓不论理之是非、事之当否而泛然为宽严之论者，乃后世学术议论无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元晦浙东救旱之政，比者屡得浙中亲旧书及道途所传，颇知梗概，浙人殊赖自劾一节，尤为适宜；以诞漫以饶禄者，当少阻矣。至如其间言事，诚如来谕所言者云。”检《朱子年谱》，朱熹赴浙东提举在淳熙八年十月，救早在次年，寻改江西提刑。则尤袤与陆九渊书似在淳熙九年底，陆回信在十年初。

包恢《敝帚稿略》卷三《象山先生年谱序》：文安陆先生之学伟然立卓，其遗文大略可睹矣，而未有年谱可以参考其始终之条理，非缺典乎？有金溪李君子原遯其渊源，缉而成编，粗若明备，恨久而未有锓梓以传者。今年秋临川谢使君奕楸一见而慨然刻之，郡斋以补其缺典，以与文集并行，使学者得而观之，犹髣髴如见其平生而亲炙之，岂曰小补之哉？

十月之前，由江东提刑应召入对，论救荒之政。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六：“（淳熙）十年江东宪臣尤袤召入，言：‘东南民力凋弊，中人之家，至无数月之储。前年旱伤，江南之南康、江西之兴国，俱是小垒。南康饥民一十二万二千有奇，兴国饥民七万二千有奇。且祖宗盛时，荒政著闻者，莫如富弼之在青州，赵抃之在会稽，在当时已是非常之灾夷。考其实，则青州一路饥民止十五万，几及南康一军之数；会稽大郡，饥民才二万二千而已，以兴国较之，已是三倍。至于赈贍之米，弼用十五万，抃用三万六千。今江东公私合力赈救，为米一百四十二万。去岁江西赈济兴国一军，除民间劝诱所得，出于官者，自当七万。其视青州一路，会稽一郡，所费实相倍蓰。则知今日公私诚是困竭，不宜复有小歉。国家水旱之备，止有常平、义仓，频年旱暵，发之略尽，今所以为预备之计，唯有多出缗钱，广储米斛而已。’”《全宋文》据此整理成尤袤《论救荒之政奏》。

祝穆《方輿胜览》卷十八：“江东提刑置司饶州。”饶州建置沿革注：“禹贡：扬州之域，星纪之次，牵牛须女分野。春秋属楚，吴伐楚取番秦为鄱阳县，属九江郡。汉属豫章郡。东汉至鄱阳属庐陵郡，隋改鄱阳郡为饶州，唐因之，南唐建饶州为永平军，国朝复为饶州，今领县六，治鄱阳。”

十月之前，以梁克家荐，除吏部员外郎。

《宋史》本传：“屡请祠，进直敷文阁，改江东提刑。梁克家荐袁及郑侨以言事去国，久于外，当召，上可之。召对，言：‘水旱之备惟常平、义仓，愿预饬有司随市价禁科抑，则人自乐输，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讲，累迁枢密检正兼左谕德。轮对，又申言民贫兵怨者甚切。”

《宋史·职官三》：“吏部：掌文武官吏选试、拟注、资任、迁叙、荫补、考课之政令，封爵、策勋、赏罚殿最之法。……凡官十有三：尚书一人；侍郎一人；郎中、员外郎，尚书选二人，侍郎选各一人，司封、司勋、考功各一人。”

《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十一：“吕祖俭，字子约，祖谦之弟也，受业祖谦如诸生。始仕，监明州仓。将上会，祖谦卒。部法半年不上者为违年，祖俭固请终期丧，朝议黜之，诏违年者以一年为限。自祖俭服除，更赴铨。丞相周必大语尚书尤袤招之，祖俭已调衢州法曹，而后往见，寻以荐召除籍田令，历司农簿。”此中称尤袤为“尚书”，当是“吏部员外郎”之误。只有吏部官员才能把已赴任衢州法曹的吕祖俭召回，重新任命为籍田令。周必大任丞相至淳熙十四年十一月，故尤袤至少淳熙十四年十一月还任吏部员外郎。

十月三日，以吏部员外郎兼太子侍讲。

《中兴东宫官僚题名》：“尤袤，淳熙十年十月以吏部员外郎兼侍

讲；十一年八月除检详，仍兼；十二年正月除右司，仍兼；八月除检正，仍兼；十四年五月升左谕德，十月除太常少卿，仍兼；十五年除权礼部侍郎，十六年六月宫观。”

十月，为陆九渊岳父吴渐撰墓志。

《象山先生年谱》卷中引尤袤《吴公墓志》：“陆君子静数为予道其妇翁吴公之贤。居亡何，有墨服踵门而求见者，则吴公之子颺、若也。袖子静之状，且告曰：‘敢因子静以请志。’予不识吴公，然子静信人也，其言有证，乃叙而志之。夫识子静于童稚之中，而能以子妻之，其贤可知矣。”

陆九渊《象山集》卷二十七《吴公行状》：“公讳渐，字德进，姓吴氏。旧名兴仁，字茂荣，以旧字行。其先自金陵徙家临川，今几百年矣。曾大父嗣宗，大父景章，父万石，迪功郎致仕。兄弟三人，公居次，少随伯氏从学于江公汇。江为乡先生，从游多老成宿学。一时英异，如李公浩、曾公季狸皆在，公以童幼居其间，愿恣恭逊，得子弟礼，有所未解，人乐告之。年十有五，丧母高氏，服除，致仕公使之治生，公雅好文学，重违致仕公意。服勤数岁，一日从容言其志，致仕公大悦之，更使从学。未几会新教官至，试补弟子员，郡之士大集，公居第一。自是每试辄居上游，人服其艺异。时同事江公者，与为执友，公每自挹损，事之如子弟。绍兴癸酉，始与举送，人谓公一第固可俯拾。明年省试不偶，公不以罪有司，曰吾殆业不精。丙子再举，壬午三举省试，皆报罢。自是仕进之意衰矣。其后虽屡到省，皆以其子侄或门人与举送，愿公表率，亲旧敦勉以行。公往来超然，殊不以得失介意。或以特奏名留之，公曰：‘吾来此聊复尔耳，不能久也。’谢之竟归。日率诸子读书，以自娱乐。其声洋洋，踵门者未及见已为之起。淳熙十年六月朔，以疾卒，享年六十，乡间莫不惋惜。公性孝，事亲左右无违，见老者虽贱必敬，慈祥爱物，力所及者，蝼蚁蛙蚓之难亦必免之。其谦恭不竞，人皆以为不可，及至有不当其心，引义正色，坚勇亦不可

夺。家甚贫，自奉甚薄，唯祭祀宾客则致其丰鲜。公在郡庠，以行艺推为前廊，居无何辄逡巡辞去。乾道庚寅，许君及之、苏君总龟为教官，尤留意学校，闻公学行，行信于乡里，造庐敦请，至于再三，不得已就之。公雅为许所知。许方欲尽去宿弊，事无巨细皆以诿公，公为区处条画如指诸掌。许每叹曰：‘于是见君后日之施設矣。’事有绪，即辞去。其后合郡之士屡请延公入学，教官郡守各致其礼，公皆固辞不复去矣。乡里先达皆期公以有用，乃竟不三试而死。悲夫！公娶黄氏，子五人：颢、若、厚、诚、若，皆世其业。厚尝与丁酉举送。女四人：长归某，次甫笄而死，次许胥训，次未许嫁。孙男女各一人，尚幼。卒之年秋七月壬申，葬于金溪县归德乡金石源祖茔之侧。葬之日，送车塞涂，祖奠于道者相望不绝，行过者莫不赍咨涕洟。某在童稚时，为公所知，后又妻以其女，知公之平生可谓深且详矣。如公之德不可不表显于后，谨核书以告当世之君子。淳熙十一年九月既望，壻承奉郎充详定司勅令所删定官陆某状。”一般情况下，墓志在行状之后写成，故系尤袤《吴公墓志》于淳熙十一年十月。

四库全书提要：《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附录四卷，宋陆九渊撰。九渊字子静，金溪人。乾道八年进士，绍熙初年累迁至奉议郎知荆门军，卒于官。事绩具《宋史》本传。据九渊年谱，集为其子持之所编，其门人袁燮刊于江西提举仓司者凡三十二卷，《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并作《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总而计之，与燮所刊本卷数相符。

是岁，应朱熹之请为朱弁作墓志。

朱熹《悔庵集》卷九十八《奉使直秘阁朱公行状》：“今葬有日，宜有铭刻，以告于幽。因访其家，得公外孙王炳所记行实一编，参以旧闻，第录如右，而敬以请于尤公，伏惟幸哀而终惠之，以覆赖其后人。且诏太史氏笔削，以为万世臣子忠义之劝。谨状。”朱熹已为朱弁作行状，又请尤袤为之作墓志铭。

尤袤为朱弁作的墓志铭，今不存。朱熹所作《行状》有言，“熹先大父于公为三从兄弟，先子初登第时，尝往拜公溱、洧之上，公送以诗，意寄甚远。其后先子仕于朝时，公已在北方。比南归，则先子不幸是岁已弃诸孤矣。后六年，熹始得拜公之殡而读其遗文。又三十有四年，乃复得官浙中，则公之殡犹在智果院也。方将为谋葬，故而遽以臯逐。今密院检详尤公袤、临安帅守张公杓闻而悲之，相与悉力经纪其事。”朱弁下葬是在朱熹生父死四十年以后的事。

按《朱子年谱》：绍兴“十三年癸亥，十四岁，春三月辛亥丁父韦斋先生忧。”当年是公元1143年，朱弁下葬在四十之后，即公元1183（淳熙十年）年。故系此事于此。

《宋史·朱弁传》：“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颖悟，读书日数千言。既冠，入太学，晁说之见其诗，奇之，与归新郑，妻以兄女。新郑介汴、洛间，多故家遗俗，弁游其中，闻见日广。靖康之乱，家碎于贼，弁南归。……十三年，和议成，弁得归。入见便殿，弁谢且曰：“人之所难得者时，而时之运无已；事之不可失者几，而几之藏无形。惟无已也，故来迟而难遇；惟无形也，故动微而难见。陛下与金人讲和，上返梓宫，次迎太母，又其次则怜赤子之无辜，此皆知时知几之明验。然时运而往，或难固执；几动有变，宜鉴未兆。盟可守，而诡诈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销弭之术宜详以讲之。金人以黷武为至德，以苟安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广地而不广德，此皆天助中兴之势。若时与几，陛下既知于始，愿图厥终。”帝纳其言，赐金帛甚厚。弁又以金国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书画为献。秦桧恶其言敌情，奏以初补官易宣教郎、直秘阁。有司校其考十七年，应迁数官。桧沮之，仅转奉议郎。十四年，卒。”

是年，尤袤与朱熹通信，交换对扬雄失节事王莽、荀彧失节事曹操史实的看法。

朱熹《晦庵集》卷三十七《答尤延之》二首。其一：“蒙教扬雄、荀

彧二事，按温公旧例，凡莽臣皆书死，如太师王舜之类，独于扬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称而以卒，书似涉曲笔，不免却按本例书之曰：莽大夫扬雄死，以为足以警夫畏死失节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笔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汉侍中、光禄大夫而参丞相军事，其死乃是自杀，故但据实书之曰：某官某人自杀。而系于曹操击孙权至濡须之下，非故以彧为汉臣也。然悉书其官，亦见其实汉天子近臣而附贼不忠之罪，非与其为汉臣也。此等处当时极费区处，不审竟得免于后世之公论否？胡氏论彧为操谋臣，而劫迁九锡二事，皆为董昭先发故，欲少缓九锡之议以俟它日徐自发之，其不遂而自杀，乃刘穆之之类。而宋齐丘于南唐事亦相似，此论窃谓得彧之情，不审尊意以为何如？”

同上其二：“垂谕扬雄事，足见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区区鄙意正以其与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虽异，而其为事莽则同。故窃取赵盾许止之例，而概以莽臣书之。所以著万世臣子之戒，明虽无臣贼之心但畏死贪生而有其迹，则亦不免于诛绝之罪，此正《春秋》谨严之法。若温公之变例，则不知何所据依。晚学愚昧，实有所不敢从也。不审尊意以为如何？如未中理，却望垂教也。”

从朱熹这两则信文可知，尤袤对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扬雄有开脱、宽恕之心。他大概先致书朱熹论扬雄与荀彧的失节有不同，所以朱熹信文主要阐述扬雄失节的不可恕。

按朱熹《答尤延之》其一文末有“叔祖奉使葬事甚荷怜念，此事初未敢有请，不谓已蒙特达如此，不知今有定论否”之语，朱熹所谓“叔祖”即朱弁。说明尤袤致信朱熹的事与朱弁安葬的事几乎同时，故系此事于是年。

一一八四 淳熙十一年 甲辰 五十八岁

【时事】 三月，命利路三都统吴挺、郭钧、彭果密陈出师进取利

害，以备金人。四月，赐礼部进士卫泾以下三百九十四人及第、出身。六月，诏诸道总领举偏裨可将帅者；以周必大为枢密使。

是年夏，有诗《寄林景思》。

林表民《天台续集别编》卷四尤袤《寄林景思》：“临海睽离七度春，都城相见话悲辛。苍颜白发浑非旧，短句长篇却有神。一第蹉跎真可叹，半生奔走坐长贫。老怀先自难为别，相识如君更几人。”根据诗意，此诗乃尤袤离任台州（临海县为其州治）七年后所作，淳熙四年腊月至淳熙十一年夏恰好过了七个春天。故系此诗于是年。

同上林宪《台州郡治十二诗太守尤延之命赋》：

“两崖玉巉然，秀色真可餐。岚烟落窻几，惨淡云水间。幽人美清夜，和月凭栏干。天空山影直，八表生晴寒。右《双岩堂》”“孤云不可攀，浩气相与遥。着亭翠微顶，飞檐侵沆寥。紫麟迂远驾，黄鹄回扶摇。云收天籁息，亭影摩重霄。右《参云亭》”“远思八表外，澹然何所凝。苍岩宵空閤，修竹风泠泠。秋老竹亦瘦，月上岩更清。手持玉如意，天豁河汉明。右《凝思堂》”“蜿蜒龙顾山，霄汉在人境。古亭压虚无，云气倒天景。天澄碧芙蕖，一叶一亭影。凝然千叶上，有客动深省。右《玉霄亭》”“赤城在何处，明霞坐中起。大千无色界，向背五云里。羽人跨丹凤，千载一来止。咽漱餐泰和，琼田结珠蘂。右《霞起堂》”“兹堂虽不华，三面受山色。直东接溟海，云雾时振翮。几年芜秽深，一日洞天拆。悠然舒啸中，自得仁所宅。右《乐山堂》”“天下本无事，智者欣有作。谁能此堂上，静坐对寥廓。鱼游鸟翔回，千里受真乐。从渠锦绣肠，天壤自卜度。右《静镇堂》”“千岭随指顾，一峯不可匿。如何超逸士，勘破造化迹。隐然胸中奇，礚礚岩烟碧。夜半秋月寒，人境俱峻极。右《匿峰亭》”“饮浊斯贵清，路险斯贵平。明明古君子，日用无非诚。寒

潭寒彻底，坦道安无倾。日用恍如此，政化天与成。右《清平阁》”“古人不可逢，岂徒慕其名。兹堂号君子，想象劳我情。高山仰后世，作者追前声。何处见文简，堂虚风更清。右《君子堂》”“郡斋多胜览，随处山拱揖。一亭更留人，小立云百级。峰峦方献状，霾雾且无集。是中颇空洞，不碍山色入。右《驻目亭》”“圣人定规模，用节民自爱。后来巧施为，民害深可慨。先生寿正脉，吾道灿然在。揭目榜屋梁，流风万千载。右《节爱堂》”

林宪有机会和尤袤的《台州郡斋杂咏十二首》，可见他们关系的确非一般。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七：林表民《天台续集别编》六卷，《赤城集》十八卷。表民字逢吉，临海人，仕履无考。表民父师葢增修李庚原本为《天台前集》，表民则辑补《前集》为《别编》。师葢又增补李庚原本为《续集》，《马考》并已著录。此《续集别编》又表民所辑以补其阙。《赤城集》亦表民所编，据《吴子良序》称分门会粹，并诗为一，今本有文无诗。

六月十一日，任铨试考官。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一之三：淳熙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铨试，命吏部郎官尤袤、刑部郎官陈倚并考试。秘书省校书郎罗点，大理评事范澄、钱宇、王欣并考核校点试卷。”

《宋史·选举四》：“凡磨勘迁京官，始增四考为六考，举者四人为五人，曾犯过又加一考。举吏各有等数，得被举者须有本部监司、长吏按察官，乃得磨勘；须到官一考，方许荐任。凡选人年二十五以上，遇郊，限半年赴铨试，命两制三员锁试于尚书省，糊名誉录。习辞业者试论、试诗赋，词理可采、不违程序为中格；习经业者人专一经，兼试律，十而通五为中格，听预选。七选以上经三试至选满，京朝官保

任者三人，补远地判、司、簿、尉，无举主者补司士参军，或不赴试、亦无举者，永不预选。京官年二十五以上，岁首赴试于国子监，考法如选人，中格者调官。两任无私罪而有部使、州守倖举者五人，入亲民；举者三人，惟与下等厘物务官。”

八月，除枢密院检详文字兼太子侍讲。

《中兴东宫官僚题名》：“尤袤，淳熙十一年八月除检详，仍兼（太子侍讲）”。

九月十五日，作《刑部郎官题名记》。

《梁溪遗稿》卷二《刑部郎官题名记》：“合天下讼狱之成，律令章程之事，悉总于尚书刑部。其轻重出入之际，人之死生系焉，责任为不轻矣。唐制刑部郎分四司，曰刑部，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门。本朝因之，然止以为阶官，不厘本务，凡四方以具狱来上，则献于审刑院，别命朝官一员判院事。至于元丰，始以审刑归刑部。官制行，二十四司各正其职，于是刑部始得专其官，而任益重。中兴以来，遵承不改。圣天子哀矜庶狱，郎官必采时望，非明习法令更治民者弗除，所以选任之意甚厚。士之当是选者，可不思所以称明指哉！夫法者，一成而不可变者也。民伪日滋，法不能胜，奇请它莠，纷然杂陈于前，居其任者，苟非明有以察之，仁有以守之，公有以行之，则奸吏并缘，舞文巧诋，人受其害。故居官称职，每难其人。而在上者，尤以择贤任职为意。岁月既久，除授不一，前人名氏，漫不可考。淳熙十一年，陈公倚、钱公冲之之为是官也，慨然兴叹，谋及序次而书之石。会钱公移漕畿甸，乃伐石庀工，祝陈公绪成之。由绍兴末得七十人，属表記其事，且曰：‘视其名而考其岁月，则其人之功行善最，皆可枚数。使后之居于斯者，有所警而不敢忽也。’乃述其大略，且使知刑部之有题名，自二公始云。九月望。”刑部郎官，刑部尚书的属官，如侍郎、郎中

员外郎、中郎等。题名记，记述某一衙门历任主官履历的文章。一般历任主官的名字刻在碑的正面，题名记刻在碑的背面。

十一月，以枢密院检详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

《南宋馆阁续录》卷九：“国史院编修官 淳熙五年以后二十一人 尤袤十一年十一月以枢密院检详文字兼，十二年二月为右司郎中、十三年八月为左司郎中并兼。”

《南宋馆阁续录》，宋易祓撰。祓字彦章，潭州宁乡人，淳熙十一年上舍释褐出身，庆元六年八月除著作郎，九月知江州。

冬，有诗与杨万里酬唱。

杨万里《诚斋集》卷十九《追和尤延之检讨入紫宸殿贺雪，雪时余方解舟三衢》：“锡山诗老立层霄，黄竹赓歌宴在瑶。有客梦中闻雪作，曲肱篷底信船摇。遥知瑞叶飘香袖，笑向梅花趁早朝。未叹山人负猿鹤，负渠缩项与长腰。”三衢，婺州别名。

杨万里《诚斋集》卷十九至卷二十四所收皆《朝天集》诗。据作者自序：“予游居寝食，非诗无所与归。淳熙壬寅七月既婴戚还家，诗始辍，至甲辰十月一日，禪之徙月也，大儿长孺请曰：‘大人久不作诗，今可作矣乎？’予蹙然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诗，诗必颓。善如尔之请也。’是日始拟作进士题，后二十七日拜除召之命，后十日就道入京，道途仅仅得二十余诗，然自觉其干格不如意，盖哀未忘故也。既至中都，就列冗职。明年二月，被朝旨为铨试考官，与友人谢昌国倡和，忽混混乎其来也。至丁未六月十三日，得故人刘伯顺书送所刻《南海集》来，且索近诗，于是汇而次之，得诗四百首。名曰《朝天集》寄之云。诚斋野客杨万里序。”（《诚斋集》卷八十一《诚斋朝天集序》）

可知，《朝天集》所收皆淳熙十一年十月至淳熙十四年六月创作

的诗,尤以淳熙十二年至十四年在京任职的创作为主体,而且大致以时间先后为顺序编排。而这期间,尤袤在临安任朝职,故二人诗歌酬唱甚多。因为尤袤诗现存仅为原有的百分之一,所以只能通过杨万里的诗来认识尤袤这期间的活动。

十二月三日,家藏《苏子美四时歌真迹》为周必大题跋。

周必大《文忠集》十八《跋尤延之家藏苏子美四时歌真迹》:“同时则妬贤嫉能,异世乃哀穷悼屈,古今殆一律也。使刘元瑜辈见子美词翰于百年之后,则所谓一网之举安知不转为什袭之藏乎?淳熙甲辰十二月三日。”

一一八五 淳熙十二年 乙巳 五十九岁

【时事】 四月,谍言故辽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密诏吴玠与留正议之。八月,诏太上皇寿八十,令有司议庆寿礼。九月,诏恤潮州、台州被水之家。

正月二十日,以右司郎中兼太子侍讲。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三三:“淳熙十二年正月二十日,以右司郎中尤袤兼太子侍讲。”

《中兴东宫官僚题名》:“尤袤,十二年正月除右司,仍兼(太子侍讲);八月除检正,仍兼(太子侍讲)”。

尤袤此次任官右司郎中,与杨万里并除。《诚斋集》卷一百三十三《右司郎中告词》:“勅中奉大夫尚书右司郎中尤袤等中台之属,隋唐有左、右司郎中官,后因之右府置检详。自本朝熙宁始弥纶省闕,

举正稽违，盖其职也。事剧地要，选用不轻。尔袤问学该洽，辅之以敏；尔万里操履纯茂，济之以和；尔密一才术通练，持之以静。兹予分命汝等赞吾二三大臣之政，天下之事得习熟于闻见议论，其可否推而行之，何有不可哉！往懋远业，以俟超擢。可依前件。”

右司郎中，宋代尚书省属官。《宋史·职官一》：“尚书省：掌施行制命，举省内纲纪程序，受付六曹文书，听内外辞诉，奏御史失职，考百官庶府之治否，以诏废置、赏罚。曰吏部，曰户部，曰礼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皆隶焉。凡天下之务，六曹所不能与夺者，总决之；应取裁者，随所隶送中书省、枢密院。……设官九：尚书令、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各一人。……左司郎中、右司郎中、左司员外郎、右司员外郎各一人，掌受付六曹之事，而举正文书之稽失，分治省事：左司治吏、户、礼、奏钞、班簿房，右司治兵、刑、工、案钞房。”

二月六日，兼国史院编修官。

《南宋馆阁续录》卷九：国史院编修官淳熙五年以后二十一人：“尤袤十一年十一月以枢密院检详文字兼，十二年二月为右司郎中、十三年八月为左司郎中并兼。”

春季，写诗与杨万里唱和。

杨万里《诚斋集》卷十九《朝天集》所收诗多为淳熙十二年前后在朝为官的诗。《早朝紫宸殿贺雪呈尤延之二首》其一：“雪花将瑞献君王，晴早销迟恋建章。不肯独清须带月，犹嫌未冷更吹霜。”其二：“雪妃月姊宴群仙，珠阁银楼集玉鸾。老子来看收不彻，梅梢拾得水精盘。”《二月望日递宿南宫和尤延之右司郎署踈竹之韵》：“此君见我眼犹青，笑我吟髭雪点成。忆昔与君同舍日，听渠将雨作秋声。夜来递宿三更悄，叶底春寒一倍生。梦入故园数新笋，穿篱破藓几茎横。”见出尤、杨的关系融洽。可惜尤袤相关诗篇不存。

清明节，撰《范文正公与尹师鲁二帖跋》。

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二：“方范文正与吕文靖争论上前贬饶州时，尹舍人实上书愿得俱贬，监郢州酒税。此一卷帖情义淳淳，不啻兄弟。盖二公爱君忧国，道合志同，其相与之厚自应尔尔。淳熙乙巳清明日，梁溪尤袤敬观。”范仲淹给尹洙书信原件，至南宋孝宗时还有人保存着，可见盛世名臣风韵长在。

《宋史·尹洙传》：“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少与兄源俱以儒学知名。举进士，调正平县主簿。历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知光泽县。举书判拔萃，改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知伊阳县，有能名。用大臣荐，召试，为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会范仲淹贬，敕榜朝堂，戒百官为朋党。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复为掌书记、监唐州酒税。”可谓与范仲淹志同道合、患难与共。

《范文正集》补编卷三：“静翁近又收得此二帖，乃文正公与尹师鲁书也。交情古谊，百世之下，尚可想见，视他帖尤当珍爱。学士大夫所愿见而不可得者，况尤、楼、洪、杨四公之题识，亦岂复可得哉！贤子孙永宜宝之。至顺四年五月五日。后学东阳胡助谨书。”由此可知，范仲淹给尹洙信的原件，不仅南宋孝宗时还有人保存，而且明朝天顺年间还在文人中流传。

同上：“景祐二年，公上论迁都事，与吕文靖异议，黜知饶州。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政。’坐落职监筠州酒税。而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又言：‘范某义兼师友，乞从降黜。’亦坐贬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郢州酒税。此二帖皆尹公在郢时所遣问。若曰：‘日给外月有横费，家家如之。’至于‘收检郢酒候送，邓酝合花蛇散和方送上。’见朋友有救恤通财之义，而惟君子乐道为能尽之也。其后公镇邓，尹公再贬监均州酒税，异疾来邓，以存歿托公，则公于尹公可谓生死不易，其谅矣。然杨、洪二公跋语，以第二帖是自均来南阳时，且有不须与众云云之戒，今帖中乃无此语。然以‘动止休

佳’及‘报他贫且安也’等言证之，则非疾矣，恐此跋非此帖也。前帖衔缝，有王厚之顺伯阴文十六字印，知为顺伯所藏。顺伯，临川王和之孙，好古博物为中兴第一。徽文公与之友善，集中载其书问可考也。田元均，讳况，盖谥宣简云。东阳后学柳贯谨识。”这则资料把范仲淹与尹洙通信原委说得一清二楚。

四库全书提要：《文正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补编》五卷，宋范仲淹撰。仲淹字希文，其先邠人，徙苏州。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本名《丹阳集》，凡诗赋五卷二百六十八首，杂文十五卷一百六十五首。元祐四年，苏轼为之序。淳熙丙午，鄱阳从事綦焕校定旧刻，又得诗文三十七篇为《遗集》附于后，即今《别集》，其《补编》五卷，则国朝康熙中仲淹裔孙能浚所搜辑也。

五月十九日之前，以右司郎官分领封桩库，辞。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一之一二：淳熙十二年“五月十九日，诏右司郎官何万兼领杂卖场寄桩库左藏封桩库。先是，右司郎官尤袤分领封桩库，袤辞以封桩寄桩印记人吏同系一处，难析为二，故就差何万兼领。”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一之八：“淳熙元年三月十七日，诏差皇城亲事官四人于左藏南上库外门添置一门，分番别行搜校，其差替赏罚并同东西库。见行条例，从起居郎提领南库，宋延祖请也。”

《宋史·职官一》：“左藏封桩库（都司提领）。监官一员，监门官一员。淳熙九年，以都司提领。初创，非奉亲与军须不支。后或拨入内库，或以供官廷诸费，亦以备振恤之用。”

秋，与杨万里诗歌往返。

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九《朝天集》有《九日即事呈尤延之》：“昨日

茱萸未着香，今朝篱菊顿然黄。浮英泛蕊多多着，旧酒新醅细细尝。节里且追千载事，鬓边管得几茎霜。正冠落帽都儿态，自笑狂夫老不狂。”《新凉五首呈尤延之》：“暑极无可增，夏余亦无几。幽人渴欲喝，日日望秋至。秋至凉不随，夏去热未已。一夕睡美余，秋从簟波起。新凉来何方，洒若清到髓。夕前轻雨作，雨后微风驶。凉偶与之偕，未必凉因此。向来亦风雨，既止暑更倍。但令暑为凉，老病有生意。何必问所求，亦莫悲徂岁。”《尤延之和予新凉五言，末章有“早归山林”之句，复和谢焉》：“投分诂云稀，会心凉亡几。从君澹何奇，与我凜独至。相逢情若忘，每别怀不已。偶因新凉篇，令予懦全起。藉草分涧芳，陟岵共石髓。松阴俯逝波，不徐亦不驶。平生还山约，终食能忘此。可怜各异县，千里复三倍。它日寄相思，百书那写意。从今可相疏，却叹日为岁。”可见二人诗歌往返之频，可惜尤袤相关诗不存。

秋，与众馆阁同僚游西湖、孤山。

杨万里《诚斋集》卷十九《给事葛楚辅、侍郎余处恭二詹事，招储禁同寮沈虞卿秘监谕德、尤延之右司侍讲、何自然少监、罗春伯大著二宫教及予泛舟西湖步登孤山五言》：“晓雨捣珠屑，吹作空中尘。拂水无落晕，映峦有遮痕。承华两端尹，嘉招出城闉。一尊浇云师，借风开昼昏。诸公忽脱帽，孤镜亦卷裯。西湖翳复皎，南山洗如新。舍舟步柳堤，曳杖啄松门。乃是小上林，亦有虎守阍。桂落赛金粟，蓉妆浓绣屏。高堂竹梢上，幽榭荷叶滨。群仙此小憩，呼酒领一欣。秋花隔水笑，笑我堕纱中。更酬不知筹，互嘲还作春。行乐戒多取。况复仄羲轮。归髻兀颓玉，那知醉与醒。”反映了尤袤的随和乐群、广得人和。

八月，应诏上封事。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〇六：“枢密检正尤袤上奏曰：天地之气，宣

通则和，壅遏则乖；人心舒畅则悦，抑郁则愤。催科峻急而农民怨；关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滞，而士大夫有失职之怨；廩给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献不时报，而久系囚者怨；幽枉不获伸，而负累者怨；强暴杀人，多特贷命，使已死者怨；有司买纳，不即酬价，负贩者怨。人心抑郁所以感伤天和者，岂特一事而已。昨者朝廷立赏格以募出粟，富家欣然输纳，故庚子之旱不费支吾者，用此策也。自后输纳既多，朝廷吝于推赏，多方沮抑，或恐富家以命令为不信。乞诏有司检举行之。”此文被《全宋文》以《应诏上封事》为题收入卷四九九九尤袤文。

《中兴东宫官僚题名》：“尤袤，淳熙十年十月以吏部员外郎兼侍讲；十一年八月除检详，仍兼；十二年正月除右司，仍兼；八月除检正，仍兼。”尤袤淳熙十二年八月除检正，此文只能写于此时。

十一月，书写陈公亮所作《重建严先生祠堂记》。

《严陵集》卷九陈公亮《重建严先生祠堂记》：“惟得道之士然后能全其高，惟乐道之君然后能遂其高，惟慕道之贤然后能崇其高。先生汉光武之故人，光武既有天下，先生独隐沧渔樵间，非傲轩冕也。而轩冕不能汨，非耻功利也。而功利不能污玉之洁冰之清，后世无得而称焉。非得道之士能之乎？光武为中兴英主，思故人而访之。既至，同寝处无间，非不欲宠之以爵位，厚之以稍廩，乃纵其飘然长往，终不敢屈。非乐道之君能之乎？先生没千有余岁，迨我本朝文正范公来典是邦，始即其渔钓地设像建祠，为文以表大之。岁久，栋宇颓圯，淳熙庚子太守萧公燧复加缮治，易腐支倾，亦既载新，未几守僧不戒于火，一夕煨烬。公亮始至，恻然有动于心。方度材会役，未及有为，明年提点刑狱刘公颖以职事按临，相与叹息，乃与安抚张公构，转运钱公冲之，提举石公起宗各捐缗钱来助其作，其致志卓越，曩然与文正相望于百五十年之间，非有慕道之诚俦克尔哉！于时岁事再登，工力颇裕，视前之轮奐有加焉。曰三贤堂，曰客星阁，曰招隐堂，曰羊裘

轩，规摹高耸皆踰旧制，且别创遂隐、记隐二区以翼于三贤堂之左右，寓僧有舍，休客有馆，山巅之坛有亭，辟登坛之道而级之以石，道先有亭以憩，视坛稍远，复为亭于中，以便游者。阁之东偏有泉，其色如玉，亦亭于上，榜曰‘玉泉’。因笔其始末，以昭诸贤使者崇高之志云。淳熙乙巳十有一月朔，郡守东阳陈公亮记，锡山尤袤书，开封赵公孚篆额。”陈公亮文成，而请尤袤书之，说明尤袤书法在当时小有影响。

四库全书提要：《严陵集》九卷，宋董棻编。棻，东平人，迨之子也。自著曰广川，盖欲附仲舒裔耳。绍兴间知严州，因辑严州诗文，自谢灵运、沈约以下，迄于南宋之初。前五卷皆诗，第六卷诗后附赋二篇，七卷至九卷则皆碑铭题记等杂文。棻自序谓，尝与僚属修是州图经，搜求碑版，稽考载籍，所得逸文甚多。又得郡人喻彦先家所藏书，与教授沈懋广求备录而成是集。

是年，尤袤在临安接待陆九渊长侄。

陆九渊《象山集》卷十一《与尤延之》：“违远三席，出入五年，其为倾依，何可云喻。退然耆儒，久滞朝著，当人之难，晋掌奉常，处事之变，独裁大典，缅怀畴昔，祇增叹越。……某曩者之归，得山房于龙虎山之上，游泉石之胜，云山之奇，平生所鲜见。其略亦屡见于朋旧书中，尚欲稍记其详，亦以探讨未遍，犹未及也。荆门之除，良出望表，岂惟推轂之赐有以致之耶？幸尚迟次，犹可毕草堂之役尔。第私门祸故重，仍五年之间，尊幼之丧多于年数。妻家亦复多事，妻母甫及大祥，昨日又闻妻弟之讣，乃乡年至都下相见乞铭者。藁然之躯，殆无以堪，长侄焕之径往求见，将过浙东，迎先兄教授家嫂与侄女归，成吴正字婚礼，诸事当能面稟。”此信由彼此宦海沉浮说到个人家事，充满老友之情，也反映了陆九渊对尤袤的倚重。

一一八六 淳熙十三年 丙午 六十岁

【时事】 正月，孝宗率群臣诣德寿宫行庆寿礼。大赦，文武臣僚并理三年磨勘，免贫民丁身钱之半为一百一十餘万缗，内外诸军犒赐共一百六十万缗。七月，诏内外诸军主帅各举堪统制者二三人；谥胡铨曰忠简。

三月，与杨万里、陆游等游张氏北园。

杨万里《诚斋集》卷十九《上巳日予与沈虞卿、尤延之、莫仲谦招陆务观、沈子寿小集张氏北园，赏海棠。务观持酒酹花，予走笔赋长句》：“东风吹我入锦幄，海棠点注燕支薄。不论宜雨更宜晴，莫愁倾国与倾城。半浓半淡晚明灭，欲开未开最奇绝。只销一线日脚红，顷刻千株开绛雪。伟哉诗人桑苎翁，持杯酌酒浇艳丛。坐看玉颊添醉晕，为渠一醉何须问。”可见此游怡人。

是年，尤袤遂初堂落成，杨万里题诗。

《诚斋集》卷二十《题尤延之右司遂初堂》其一：“漫仕风中絮，归心水上鸥。把茅新结屋，藜杖旧经丘。花底春勾引，灯前夜校讎。何如添我住，二老更风流。”其二：“诗瘦山如瘦，人遐室更遐。荒林庾信宅，古木谢敷家。医国君臣药，逃名子母瓜。只愁归未得，绿却白鸥沙。”流露了宋代文人内心潜藏的“独善”心理。二诗编于《朝天集》中，显然为本年之诗。

《江南通志》卷三十二：“锡麓书堂，在无锡县秦皇坞下，宋尤袤读书处。结庐数椽，不事雕饰。历四传，无所更易。又有遂初堂，孝宗

手书‘遂初’二字赐焉。后袤十四世孙质重构，明归有光为记。”

五月，高宗八十寿庆。尤袤所撰册文受到孝宗好评。

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德寿丁亥降圣，遇丙午庆八十。寿皇讲行庆礼、上尊号。周益公当国，差官撰册文、读册。书册拟杨诚斋、尤延之各撰一本，预先进呈。益公与诚斋乡人，借此欲除诚斋一侍从，为润笔。册文寿皇披阅至再，即宣谕益公：‘杨之文太聩牙，在御前读时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温润。’益公又思所以处诚斋，奏为读册官。寿皇云：‘杨江西人，声音不清，不若移作奉册。’寿皇过内，奏册宝仪节及行礼官，读至杨某，德寿作色曰：‘杨某尚在这里，如何不去？’寿皇奏云：‘不晓圣意。’德寿曰：‘杨某，殿册内比朕作晋元帝，甚道理？’杨即日除江东漕，诚斋由是薄憾益公。”

四库全书提要：《贵耳集》三卷，宋张端义撰。端义字正夫，自号荃翁，郑州人，居于苏州。端平中，应诏三上书，坐妄言韶州安置，此书即在韶州所作。每卷各有自序。上卷成于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诸老绪余，著《短长录》一帙，得罪后为妇所火。因追旧事记之，名《贵耳集》。以耳为人至贵，言由音入，事由言听，古人有人耳着心之训，且有贵耳贱目之说也，集末一条自序生平甚悉。中卷成于淳祐四年，下卷成于淳祐八年。其书多记朝廷轶事，兼及诗话，亦有考证数条。中卷之末缀王排岸女孙一条，始涉神怪。下卷则多记猥杂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

按《宋史》，高宗退位后，居德寿宫；孝宗禅位后，被光宗尊为寿皇圣帝。杨万里的散文受江西诗风影响甚深，句法生硬，所撰册文难免缺乏流畅之美；尤袤的散文有苏轼、曾巩之风，所撰册文当然受到孝宗青睐。

《宋史·高宗本纪》：赵构“大观元年五月乙巳，生东京之大内”，淳熙十四年十月乙亥“崩于德寿殿。”享年八十一。所以，尤袤撰册文

的事发生在淳熙十三年。

六月望日，跋王顺伯所藏《兰亭集序》第一本。

桑世昌《兰亭考》卷七：“定武兰亭旧本，在承平时已不易得。薛师正之子绍彭，刻他本易去，而于旧石斫损数字以惑人，后以石龕置宣和殿壁。渡江以来，士大夫家凡得此本悉指为定武本，不但肥瘦不同，而精彩顿异，其‘竹’字、‘托’字宛转处与‘夫’字、‘人’字末笔意态横生，非他本可及比。斫去本自不多见，况未经薛氏所斫之本乎？此本旧所拓，尤可贵，余见《兰亭叙》多矣，此特一二见耳。尤袤延之题跋王顺伯第一本。淳熙丙午季夏望日。”季夏，即夏末，故系此文于是。

李日华《六研斋二笔》卷三：“宋高邮桑世昌号莫庵，有文集三十卷，尤袤、杨万里、陆游、楼钥皆与之游，所著《兰亭考》，淹贯精核，辨析昭然，为翰墨家宝书。其父桑庄，绍兴初流寓天台，乐其奇胜，有《茹芝广览》二百卷。”

四库全书提要：《六研斋笔记》四卷，《二笔》四卷，《三笔》四卷，明李日华撰。日华字君寔，嘉兴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工于书画，故是编所记论书画者十之八。词旨清隽，其体皆类题跋，盖锦褙玉轴浏览既久，意与之化，故出笔辄肖之也。其它所记杂事，亦楚楚有致，而每一真迹必备录其题咏跋语年月姓名，尤足以资考证。

八月，除左司郎中，兼国史院编修官。

《南宋馆阁续录》卷九：“尤袤，（淳熙）十一年十一月，以枢密院检详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十二年二月为右司郎中，十三年八月为左司郎中，并兼（国史院编修官）。”

尤袤表示所藏宋高宗阅《汉书》玺文于杨万里，杨万里有诗题跋。

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跋尤延之左司所藏光尧御书歌》：“鸾台长史老堇僧，月前病鹤霜后蝇。文书海里衮不了，黑花乱发双眼睛。故人同舍尤太史，敲门未揖心先喜。袖中倾下十斛珠，五色光芒射窗几。自言天风来帝旁，拾得复古殿中云一张。向来太上坐朝罢，胜日光风花柳暇。浣花侧理冰雪容，宣城鸡距针芒锋。天颜有喜聊小试，西京书目供游戏。韩彭卫霍欣挂名，舒向卿云感书字。汉廷多少失意人，九京寸恨不作尘。一朝翻入圣笔底，昭回之光唤渠起。小臣滥巾缝掖行，手抄孝经不彻章。何曾下笔写史汉，再拜恭览汗透裳。太史结庐伴鸥鹭，锡山山下荆溪渡。红光紫气烛天衢，个是深藏宝书处。”此诗题下小序曰：“光尧太上皇帝御书西汉书列传目下有玺文曰‘帝录’，臣袤得之以示臣万里，谨拜手稽首作歌敬书于后。”流露了对高宗的崇敬之情。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高宗皇帝虚堂诗御书^{绢本草书四行}》：“‘虚堂燕坐悄无言，欲断残香冷自烟。秋色满山松桂静，一轮霜月泻寒泉。’右高宗皇帝御书《虚堂诗》真迹一卷，赤水得珠，兼忘天下，臣闻之《书传》矣，而今乃见之。大庭穆清，此诗概可想见其万一也。嘉定戊辰五月，臣在九江得于随龙医。曾良器赞曰：‘淳熙词臣周必大《进北宫端午帖子诗》有曰：‘聚远楼头面面风，冷泉亭下水溶溶。’此诗之书，岂其地耶？杨万里《赋尤袤所藏宸翰诗》有曰：‘自言天风来帝旁，拾得复古殿中云一张。’臣得此诗，岂其类耶？松偃桂芳霜，清月坠心斋，坐忘圣处，其似。’”印证了当时文人官员对御用之物的崇拜心理。

四库全书提要：《宝真斋法书赞》宋岳珂撰，珂字肃之，号亦斋，又号倦翁，鄂国忠武王飞之孙，敷文阁待制霖之子，历官户部侍郎，淮东总领。是书以其家所藏前人墨迹，自晋、唐迄于南宋，各系以跋而为之赞。其祖、父手迹则别为《鄂国传家帖》附之于末。珂处南渡积弱之余，又当家难流离之后，故其间关涉时事

者，多发愤激烈，情见乎词。至于诸家古帖尤征人论世，考核精密。其文亦能兼备众体，新颖百变，层出不穷，可谓以赏鉴而兼文章者矣。

任职尚书省期间，得米芾《天临殿赞》，示于王明清等同僚。

王明清《挥尘三录》卷三：“明清淡识遂初尤延之先生，一见倾盖，若平生欢。借举引重，恩谊非轻。公任文昌，一日，忽问云：‘天临殿在于何时邪？’明清云：‘自昔以来，盖未有之。绍圣初，米元章为令畿邑，之雍丘游治下古寺。寺僧指方丈云：顷章圣幸亳社，千乘万骑经从，尝谒宿于中，元章即命彩饰建鹄，严其羽卫，自书榜之曰天临殿，时吕升卿为提点开封府县镇公事，以谓下邑不白朝廷，擅创殿立名，将按治之。蔡元长作内相营救获免，闻有自制殿赞，恨未见之。’尤即从袖间出文书，乃元章所书赞也。云：‘才方得之，公可谓博物洽闻矣。’翌日入省，形言称道于稠人广众中焉。”

《辞源》【文昌】释义三：“官署名。唐武后光宅元年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又改为文昌都省。唐人诗文中因以文昌为尚书省的别称。”考尤袤一生在尚书省任职，只淳熙十二年任右司郎中，十三年任左司郎中。故系此事于上条“尤表示所藏宋高宗阅《汉书》玺文于杨万里，杨万里写诗题跋”之后。

尤袤所种花木和珍藏山水画，为杨万里写诗盛赞。

《诚斋集》卷二十《尤延之检正直庐窗前红木犀一小株盛开戏呈延之》：“水沉国里御风归，粟玉肌肤不肯肥。元是金华学仙子，新将柿汁染秋衣。不应装束迫时好，无乃清癯悔昨非。为妒尤郎得尤物，故将七字恼芳菲。”卷二十一《跋尤延之山水两轴》：“水际芦青荷叶黄，霜前木落蓼花香。渔舟去尽天将夕，雪色飞来鹭一行。水漱琼沙冰已渐，桡舂半起半犹迟。千竿修竹一江碧，只欠梅花三两枝。”真所谓爱屋及乌。

是年前后，编定《遂初堂书目》。

《诚斋集》卷七十九《益斋藏书目序》：“今年予出守毗陵，盖延之之州里也。延之持淮南使者之节而归，一日入郭访予，予与之秉烛夜语。问其闲居何为，则曰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杨万里于淳熙五年任常州守，其时尤袤只是“将汇而目之”，将动手而尚未动手。毛开《遂初堂书目原序》：“晋陵尤延之，始自青衿，迨夫白首，嗜好既笃，网罗斯备，日增月益，昼诵夕思，重之不以借人，新若未尝触手……仆雅窃通书之好，每资余烛之光，猥辱话言，属余序引。”说明《书目》写成时，尤袤已是“白首”和“余烛之光”。今人认为：“淳熙十三（1186）年尤袤六十岁，此书目可能成于淳熙十三年前后。”（张雷、李艳秋《尤袤〈遂初堂书目〉新探》，《山东图书馆季刊》2002年第2期）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尤延之《遂初堂书目》，凡经九类，史十八类，子十二类，集六类，今全载陶宗仪《说郛》。晁、陈、马氏三家，义例大抵同此。第尤时失之疏，而三家较精密耳。晁《读书志》、陈《书录解题》，并全载马《通考》中，持论各有可观。”《遂初堂书目》今见陶宗仪《说郛》卷十下，首有毛平仲序，尾有魏了翁、陆友仁跋，保存较完整。

四库全书提要：《少室山房笔丛》正集三十二卷，续集十六卷，明胡应麟撰。应麟字符瑞，兰溪人，万历丙子举人，以依附王世贞得名，故《明史·文苑传》附载世贞传中。此其生平考据杂说也。

一一八七 淳熙十四年 丁未 六十一岁

【时事】 四月，赐礼部进士王容以下四百三十五人及第出身。

十月，孝宗诣德寿宫侍疾，太上皇崩于德寿殿。十一月，诏皇太子惇参决庶务。是岁，赈两浙、江西、淮西、福建旱灾。

正月，差别试所考试。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二之七：淳熙“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命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讲兼修国史洪迈知贡举，权刑部尚书兼侍讲兼太子詹事葛邲、右谏议大夫陈贾同知贡举。”同上二二之八：“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兼国史院编修官兼太子侍讲尤袤差别试所考试。”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八哲宗元符元年：“臣僚上言，请自今太学公补试，视贡院、别试所空闲排办，更不以武成王庙作试所。从之。”可知别试所是设在都城的科举场所。

四库全书提要：《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宋李焘撰。焘博极群书，尤究心掌故……踵司马光《通鉴》之例采一祖八宗事迹，荟萃讨论，作为此书。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绍兴五年六月“戊辰，命翰林学士孙近知贡举，给事中廖刚，中书舍人刘大中同知贡举，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吕祉，殿中侍御史张绚等六人为参详官，秘书省正字李弥正等二十二人为点检试卷官，太常少卿陈桷为别试所考试官，司勋员外郎林季仲等四人为点检试卷官，自后率如此例。”可知，别试所考试是与礼部科举同时、由在职官员参加的科举。

三月，同杨万里、林宪等游西湖。

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一《上巳同沈虞卿、尤延之、王顺伯、林景思游湖上，得十绝句呈同社》：

其一：“鹄袍林里过芳辰，闻道春来不识春。及至识春春已

老，于中更老是诗人。”其二：“总宜亭子小如拳，着意西湖不见痕。湖上轩窗无不好，何须抵死拣名园。”其三：“孤山山后北山前，千里长堤隔两边。一行垂杨绿无缝，石桥通处过春船。”其四：“天色鬢松未肯收，吾侪自乐不曾愁。随宜旋旋商量着，晴即闲行雨即休。”其五：“篮舆休上马休骑，湿却青鞋也不辞。拣取雨丝疏处去，携筇且谒水仙祠。”其六：“雨催杖屨却须回，卷上疏帘眼顿开。十里湖光平似镜，柳梢梢外一船来。”其七：“湖上春游只爱晴，何朝何夕不晴明。绝怜疏雨微云里，点缀湖山分外清。”其八：“凭久栏干可一桮，湖山飞入水中来。多情燕子能相劝，舞破春风去却回。”其九：“今年山路少人来，酒肆萧然绮席埃。政尔坐愁春寂寞，画船箫鼓忽如雷。”其十：“岸上湖中各自奇，山觴水酌两皆宜。只言游舫浑如画，身在画中元不知。”

内容反映了文人游西湖的惬意，体现了“诚斋体”的活泼风格。

四月六日，送王诚之出使，与送别者同观俞松家藏《兰亭序》。

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百五十七《淳熙丁未孟夏六日观于群玉亭》：“括苍王诚之将命出使，三馆之士饯于史退传北园，檇李沈虞卿出此书示坐客，同观者凡十四人：鄱阳洪景卢迈、锡山尤袤延之、三山高昙子云、无锡黄伦彝卿……蜀范仲艺东卿、括苍王信诚之、延平邓驸千里、济阳李嶰猷之、长乐黄唐邕父、渠江王叔简敬父、吴兴倪思正甫、临江罗点春伯。”

五月二十五日，兼太子左谕德。是月，与杨万里、京仲远饯客玉壶园。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三三：淳熙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以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尤袤兼太子左谕德。”《中兴东宫官僚题名》：

“尤袤，十四年五月升左谕德，……仍兼(太子侍讲)”。

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二《同尤延之京仲远玉壶钱客》：“南漪亭上据胡床，不负西湖五月凉。十里水风已无价，水风底里更荷香。金杯玉酒沈寒冰，青李来禽尚带生。不是此闲无暑气，湖风吹取过临平。”

《浙江通志》卷三十九：“玉壶园，《武林旧事》：钱塘门外，本刘廓王园，后归御前。有堂曰明秀。”是个宴客的好地方。

九月十日，同杨万里游南山观和刘寺、灵芝寺。

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三《九月十日同尤延之观静慈新殿》：“昨雨败重九，谓并败此行。云师出小湫，垂晓偷放晴。初愁落君后，我反先出城。伫立已小倦，喜闻马来声。南山有新观，大殿初落成。入门山脊动，仰目天心横。柱起龙活立，檐飞鹏怒升。影入西湖中，失尽千峰棱。天竺拉灵隐，骏奔总来庭。老禅定何巧，幻此壮玉京。书生茅三间，饥眠方曲肱。”此诗以写景雄壮见长。

同上《看刘寺芙蓉》：“初约山寺游，端为怪奇石。那知云水乡，化作锦绣国。入门径深深，过眼秋寂寂。隔竹小亭明，稠红漏疏碧。山僧引幽践，绝巘恣佳陟。三步绮为障，十步霞作壁。栏如屏四围，搭以帔五色。满山尽芙蓉，山僧所手植。秋英例臞淡，此花独腴泽。却忆补外时，朝士作祖席。是间万株梅，冷射千崖白。旧游不可寻，雪枝半榛棘。”此诗意境优美感人。

同上《刘寺展绣亭上与尤延之久待京仲远不至再相待于灵芝寺》：“南山十日菊，秋酌有前诺。东省三同舍，山行何用约。也复相丁宁，彼此拨忙着。清晨到刘寺，十步辄倚薄。望君久未来，细意拣岩壑。上到展绣亭，聊复休倦脚。回览西湖天，向我怀中落。山幽人转孤，境胜情反恶。昔贤愿独往，对影谁与乐。或者欣群游，避喧那可却。我随梁溪叟，觞次饶欢谑。”此诗抒情细腻见长。

十月甲戌，除太常少卿，仍兼太子左谕德。

《中兴东宫官僚题名》：“尤袤，十四年五月升左谕德，十月除太常少卿，仍兼（太子侍讲）”。

《宋史》本传：“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以来，恤礼散失，事出仓卒，上下罔措，每有讨论，悉付之袤，斟酌损益，便于今不戾于古。”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二《思陵录上》：淳熙十四年“时太常阙卿，少二日，因呈孟享前导官权差王渥，予奏不可阙官。上初议移察官冷世光为之，既而世光除殿中，至是复问谁可为太常，予奏论学问该洽无如尤袤，亦尝议定，但其人物短小，众人恐前导时不轩昂。上曰，‘此不须管，顾学问如何耳，堪其任则用之。’予因奏秘书省亦是要讨论，典礼见阙长贰，欲一并除人。上曰，‘好，欲用谁？’予与王相同言杨万里其才也。上曰：‘可。’”将尤袤任太常少卿年月言之凿凿。按《宋史·孝宗本纪》，高宗崩于淳熙十四年十月乙亥，前一日即甲戌，与《宋史》本传“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吻合。

《宋史·职官四》：“太常寺……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建炎初，并省冗职，惟太常、大理不能。诏太常少卿一员兼宗正少卿，罢丞、簿，惟置博士一员。绍兴三年，复置丞。九年，臣僚言：“元丰正名，太常主议论者博士四人，乞参稽旧典，添置博士，以称朝廷搜补阙轶、缉熙弥文之意。”诏添博士一员。十年，置簿一员。十五年，诏太常讨论置籍田令，续置太社令。隆兴元年，并省博士一员，主簿一员，又以光禄寺并归太常，罢丞。明年，诏丞、簿并依旧制。”

十月乙亥，宋高宗崩。尤袤有《大行太上皇帝庙号》奏疏。

《宋史》本传：“当定庙号，袤与礼官定号‘高宗’，洪迈独请号‘世祖’。袤率礼官颜师鲁、郑侨奏曰：‘宗庙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艺祖规创大业，为宋太祖，太宗混一区夏，为宋太宗，自真宗至钦宗，圣圣

相传，庙制一定，万世不易。在礼，子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亲为徽宗子，子为祖而父为宗，失昭穆之序。议者不过以汉光武为比，光武以长沙王后，布衣崛起，不与哀、平相继，其称无嫌。太上中兴，虽同光武，然实继徽宗正统，以子继父，非光武比。将来祔庙在徽宗下而称祖，恐在天之灵有所不安。’诏群臣集议，褒复上议如初，迈论遂屈。诏从礼官议。众论纷然。会礼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谓本朝创业中兴，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实为有证。始诏从初议。”

尤袤所任的太常少卿，掌礼乐、郊庙、社稷、坛壝、陵寝之事，上书议大行皇帝庙号，乃其份内之事。

李心传《建炎杂记》甲集卷二《太庙景灵宫天章阁钦先殿诸陵上宫祀式》：“……光尧之崩，诏从官议庙号。洪景卢内翰请称‘世祖’，从官多同之。礼官颜师鲁、尤袤、郑侨奏疏曰：‘臣等切惟宗庙之制，祖有功而宗有德。创业垂统，功莫大焉。继体守文，德莫茂焉。艺祖皇帝规创大业，为宋太祖，太宗皇帝混一区夏，为宋太宗，自真宗至于钦宗，圣圣相传，庙制一定，万世莫易。仰惟大行太上皇帝，宏济多难，绍开中兴，功德兼隆，上足比太祖。陛下孝思罔极，求所以尽尊亲之意，称祖立庙，有何不可。然在礼，子为父屈，示有尊也。子虽齐圣，不先父食。大行太上皇帝亲为徽宗之子，子而为祖而父为宗，则难以正尊卑昭穆之序。今议者不过引光武为比，太上皇帝中兴大业，虽与光武同。然汉自高祖至于平帝，国统中绝。光武以长沙王之后，起布衣之中，不与哀、平相为继承，其称祖无嫌，一也；汉制：每帝即位，辄立一庙，不列昭穆，故明帝更为光武立庙，号为世祖庙，盖不与高祖为一，其称祖无嫌，二也；太上皇帝功德盛大，礼当尊崇，然实继徽宗之正统，以子继父，非若光武比也。本朝参稽三代之制，列昭穆于太庙，非若汉世可更为庙也。仰惟大行太上皇帝，孝悌之至，冠于百王，将来祔庙，若在父庙之下而称祖，窃恐在天之灵有所不安。若更为庙如东汉，则于国朝之制，岂容违戾。质之典礼则不合，验之人情则不顺。夫昭穆尊卑之序，所以关纲常、系事体者甚大，岂易轻变。乞以臣等此章付集议所，参稽礼经，博采众论施行。’从之。遂定为高

宗矣。”《全宋文》据此整理成《大行太上皇帝庙号疏》。

十月，画策高宗下葬不派山陵五使。

《宋史·孝宗本纪》：“冬十月辛未，以太上皇不豫，赦。壬申，诣德寿宫问疾。癸酉，分遣群臣祷于天地、宗庙、社稷。甲戌，以太上皇未御常膳，自来日不视朝，宰执奏事内殿。乙亥，诣德寿宫侍疾，太上皇崩于德寿殿，遗诰太上皇后改称皇太后。奉皇太后旨，以奉国军承宣使甘昇主管太上皇丧事。丙子，以韦璞等为金告哀使。戊寅，以荥阳郡王伯圭为攒宫总护使。”确定伯圭为攒宫总护使在十月戊寅，则尤袤为王淮画策不派山陵使在此前数日。

周密《齐东野语》卷六《山陵使故事》：“韩魏公为永昭山陵使，事毕而英宗不豫，不敢还。至四载以永厚陵成，复护葬于洛阳，因上疏云：‘自唐至于五代故事，山陵使事讫合行求去。’遂以司徒两镇节钺判相州。元符间、章子厚为永泰山陵使，有作词戏之云：‘草草山陵，职事厌厌，罢相情怀。’盖谓故事当然也。淳熙间，高宗山陵欲差五使，王季海为首相，殊以为忧。尤延之时为礼官，于是授之以说云：‘今此乃攒宫耳，不当置五使。’季海遂倡其说曰：‘祖宗全盛，营陵西洛，乃差五使。今权卜会稽，止当差总护使耳。且岁旱，民力何以堪之？’于是止差伯圭充总护使，洪迈充桥道顿递使，殊不知季海拜高宗朝宰相，本无解罢之嫌。亦一时不深考典故耳。”

四库全书提要：《齐东野语》二十卷，宋周密撰。密本济南人。其曾祖扈从南渡，因家吴兴之弁山，自号弁阳老人，然其志趣不忘中原，故《自序》中述其父之言，谓身虽居吴，心未尝一饭不在齐。而密亦自署历山。书中又自署华不注山人。此书以《齐东野语》名，本其父志也。中颇考证古义，皆极典核。而所记南宋旧事，为多如张浚三战本末、绍熙内禅、诛韩本末、端平入洛……诸条皆足以补史传之阙。

十一月一日，与颜师鲁同上改服疏。

《宋史》卷一百二十一：“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高宗崩，孝宗号恸擗踊，逾二日不进膳。寻谕宰执王淮，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晋武、魏孝文实行三年之丧，自不妨听政。淮等奏：‘《通鉴》载晋武帝虽有此意，后来只是宫中深衣、练冠。’帝曰：‘当时群臣不能将顺其美，司马光所以讥之。后来武帝竟欲行之。’淮曰：‘记得亦不能行。’帝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时，人主衰经，群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内批：‘朕当衰经三年，群臣自行易月之令。其合行仪制，令有司讨论。’诏百官于以日易月之内，衰服治事。二十日丁亥，小祥，帝未改服，王淮等乞俯从礼制。上流涕曰：‘大恩难报，情所未忍。’二十一日，车驾还内，帝衰经御辇，设素仗，军民见者，往往感泣。诏：‘自今五日一诣梓宫前焚香。’帝欲衰服素幄，引辅臣及班次，而礼官颜师鲁、尤袤等奏：‘乞礼毕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经。禫祭礼毕，改服素纱软脚折上巾、淡黄袍、黑银带。神主祔庙毕，改服皂幘头、黑鞞犀带。遇过宫烧香，则于宫中衰经行礼，二十五月而除。’帝批：‘淡黄袍改服白袍。’二日己亥，大祥。四日辛丑，禫祭礼毕。五日壬寅，百官请听政，不允。八日，百官三上表，引康诰被冕服出应门等语以证。九日，诏可。”

十二月，尤袤促成孝宗守丧期间接见金国贺正旦使。

李心传《建炎杂记》乙集卷三《淳熙谅闇罢诞节正旦庆礼》：“寿皇居高庙之丧未改月，而值会庆节，时百官以故事祝诞于明庆寺，遂命缙徒径行满散。百官皆免赴十四年十月十二乙时指挥。三省、枢密院引明道二年明肃皇后升遐故事，欲上引见金国使人。又以上在丧次，归而引见，恐使人以为疑，乞付侍从、台谏、礼官商议。萧燧时以吏部尚书为议，首言：‘今既罢百官上寿，恐难以见使人。如使人必欲朝见，乞’

用小祥后二日，就德寿宫素幄引见，庶合明道间典故。’大臣进呈，既从之矣。十月十三日庚辰。后二日，敕局删定官沈清臣正卿上疏言：‘仁宗朝尝遣使契丹，遭彼有丧，至柳河而还，虜主卒不见贺使也。夷狄尚知有礼，中原可不然耶？况陛下居丧，与明肃皇后事体不同，望断自渊衷，勿牵群议。’上大以为然。遂命却其书币，就馆津发，虜使感叹而去。继而北虜之贺正旦使者继至，密院进呈次，上问：‘今在丧服中，礼物当受与否？’施圣与、留仲至同奏，乞下礼官议。既而礼、寺官言：‘正旦礼物乃通好之仪，不可不受。’郑惠叔为起居舍人，建言：‘国有典故，礼有经权，况引见于初到之时，至于正旦之日，陛下自行礼于大行皇帝几筵之前，朝会俱罢，亦何名为庆哉？’上曰：‘当谕与馆伴意度，且令坚辞，如是不从，止令陈于殿门之外，庶几于礼稍顺。’乃诏曰：‘今来正旦通问，专为和好，故设素幄，许其入见。若受礼物，则有庆贺之嫌，已令馆伴却而不受，又虑使人援故事以为请，未审于典礼如何？可令礼官详议以闻。’既而礼官宇文子英价_{兵部尚书兼权尚书}、颜鲁子师鲁_{礼部侍郎}、尤延之_{太常少卿}、倪正父_{著作郎兼权郎官}、黄元章_{黼太常丞}、张元善_{体仁太常博士}言：‘祖宗以来，虽居丧制，未有不引见使人，亦无不受礼物之文。前朝诸臣岂不知不当受，而所以不免从权者，以为既已通好，不当无事而使之疑也。况元日朝会俱罢，初无贺仪币物，所以将书亦非庆礼，万一使客必欲如礼而去，则徒为纷纷。在礼有反经而从权者，正为是也。臣等以为当受。’（《全宋文》据此整理为尤袤《论贺正使不当却疏》）乃诏就殿之东楹设素幄引见使人，百官并免，裹其礼物，毋令入殿，付之有司。”

按《宋史》，金人来贺宋正旦，都在节前，即十二月。

是年七月之后，杨万里送《西归集》《朝天集》来，尤袤题诗。

尤袤《蒙杨廷秀送西归朝天二集赠以七言》：“西归累岁却朝天，添得囊中六百篇。垂棘连城三倍价，夜光明月十分圆。竞夸凤沼诗仙样，当有鸡林贾客传。我似岑参与高适，姓名得入少陵编。”

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四《偶送西归、朝天二集与尤延之蒙惠七言和韵以谢之》：“梁溪归自镜湖天，笔卷湖光入大篇。倾出锦囊和雨湿，炯如柘弹走盘圆。许分句法何曾付，自笑芜辞敢浪传。两集不须求序引，祇将妙语冠陈编。”诗人自注：“尤丈号梁溪居士，新归自朝陵所。”

《西归集》、《朝天集》成于六月。《诚斋集》卷八十二《诚斋西归诗集序》：“予假守毗陵，更未尽三月移官广东常平使者。既上二千石印绶，西归过姑苏谒石湖先生范公，公首索予诗，予谢曰：‘诗在山林而人在城市，是二者常巧于相违而喜于不相值。某虽有所谓《荆溪集》者，窃自薄陋不敢为公出也。’既还舍，计在道及待次凡一年得诗仅二百首，题曰《西归集》，录以寄公。今复寄刘伯顺与钟仲山。淳熙丁未六月十五日，诚斋野客杨万里序。”同上卷八十一《诚斋朝天集序》：“（淳熙甲辰十月一日）是日始拟作进士题，后二十七日拜除召之命，后十日就道入京，道途仅仅得二十余诗，然自觉其干格不如意，盖哀未忘故也。既至中都，就列冗职，明年二月被朝旨为铨试考官，与友人谢昌国倡和，忽混混乎其来也。至丁未六月十三日，得故人刘伯顺书送所刻《南海集》来，且索近诗，于是汇而次之，得诗四百首，名曰《朝天集》寄之云。诚斋野客杨万里序。”所以，杨万里寄二集在七月之后。

是年，写诗送赵子直帅蜀。

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四尤袤《送赵子直帅蜀得须字二首》其一：“射策当年首汉儒，去登云路只斯须。饱闻治最夸闽郡，已有先声到益都。壮略定羌元自许，宗英帅蜀旧来无。前驱叱驭休辞远，看取东归上政涂。”其二：“帝念西南在一隅，简求才德应时须。羌彝种落夸威令，秦陇关河听指呼。自古功名多少壮，及今谈笑定规模。玉山旧政人谁记，应扫棠阴看画图。”对赵汝愚帅蜀提出很高的期望。

方回此诗附注：“元注云，公（赵子直）前梦玉山汪端明，次日有帅

蜀之命。校其出处大略相似，且俱以四十七岁入蜀。其梦玉山持帚相拜，故用东坡送周文儒帅梓棠阴之语。成都太守自国朝以来至今皆画像云。玉山汪应辰讳端明，赵子直讳汝愚，皆状元出身。以宗室帅蜀自子直始，后以为相，亦越前此也。”

《四川通志》卷六《名宦》有“汪应辰，乾道初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清心寡欲，奉公守正，军政民事，革厘殆尽。尝入觐孝宗，孝宗曰：‘卿久在蜀，朕宽西顾。’”同上：“赵汝愚，淳熙间四川制置使兼知成封（应为都）府，诸羌为边患，汝愚至以计分其势，蜀恃无恐。”可见方回之语不虚。

《宋史·赵汝愚传》：“进直学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诸羌蛮相挺为边患，汝愚至，悉以计分其势。孝宗谓其有文武威风。”

《辞源》二九八八页：“【赵汝愚】1140—1196。宋宗室。饶州余干人，字子直。绍兴二年为吏部尚书，除知枢密院事。孝宗崩，光宗（赵惇）疾，不能治事，汝愚定策，遣韩侂胄禀太后，遂奉嘉王（赵扩）即皇帝位，以汝愚为右丞相。悉收前此贬斥在外诸臣。时侂胄用事，忌汝愚，诬以谋害社稷，谪宁远军节度副使，到衡州暴卒。”赵汝愚出生于公元1140年，四十七岁（公元1187，淳熙十四年）入蜀，故系尤袤此诗于此年。

尤袤、杨万里诸人所分之韵出于贾岛《三月晦日》：“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五更犹是春。”尤袤分得第三句第六字，杨万里分得第四句第五字，可知当时送赵子直人数之众。

一一八八 淳熙十五年 戊申 六十二岁

【时事】三月，王淮等上大行太上皇谥曰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庙号高宗；用洪迈议，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配飨高宗庙庭。四月甲申，用礼官尤袤请，诏群臣再集议配享臣僚。六月，太常博士叶适论林栗袭王淮、郑丙、陈贾之说，为“道学”之目，妄废正人。七月，

出兵部侍郎林栗。

二月前后，与杨万里在朝为官常相取笑为乐。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与杨诚斋为金石交。淳熙中，诚斋为秘书监，延之为太常卿，又同为青宫寮案，无日不相从。二公皆善谑，延之尝曰：‘有一经句，请秘监对。曰杨氏为我。’诚斋应曰：‘尤物移人。’众皆叹其敏确。诚斋戏呼延之为‘蝥蛸’，延之戏呼诚斋为‘羊’。一日，食羊白肠。延之曰：‘秘监锦心绣肠，亦为人所食乎？’诚斋笑吟曰：‘有肠可食何须恨，犹胜无肠可食人。’盖蝥蛸无肠也。一坐大笑。厥后闲居，书问往来。延之则曰：‘羔儿无恙！’诚斋则曰：‘彭越安在？’诚斋寄诗云：‘文戈却日玉无价，宝气蟠胸金欲流。’亦以蝥蛸戏之也。延之先卒，诚斋祭文云：‘齐歌楚些，万象为挫。瓌伟诡譎，我倡公和。放浪谐谑，尚友方朔。巧发捷出，公嘲我酢。’”

按《诚斋集》卷一百三十三《秘书少监告词》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中书舍人陈居仁行：“敕朝请郎守尚书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读赐绯鱼袋杨万里：图书所萃，英俊所躋，号群玉府，为之领袖，必以英儒。尔博古通经，士林翹楚，外官朝迹，具着劳能；公府枢庭，蔼有问誉。貳于芸省，宣谓殊迁。班峻地严，职闲心佚。对兹新渥，懋尔远图。可特授秘书少监。”杨万里授秘书少监在上年十月，与太上皇驾崩几乎同时，其后两个月是国丧期间，与尤袤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地谐谑。联系《南宋馆阁录》卷七：“杨万里，（淳熙）十四年十月除（少监），十五年四月与郡。”二人谐谑又不可能在四月之后，所以系此事于淳熙十五年二月之后，四月杨万里与郡之前。

四月十八日，有《乞俟丧毕再议升配奏》。

《宋史》本传：“灵驾将发引，忽定配享之议，洪迈请用吕颐浩、韩

世忠、赵鼎、张俊。袤言：‘祖宗典故，既祔然后议配享，今忽定于灵驾发引一日前，不集众论，惧无以厌伏勋臣子孙之心。宜反复熟议，以俟论定。’奏入，诏未预议官详议以闻，继寝之，卒用四人者。时杨万里亦谓张浚当配食，争之不从，补外。进袤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侍讲，又兼直学士院。力辞，上听免直院。淳熙十四年，将有事于明堂，诏议升配，袤主绍兴孙近、陈公辅之说，谓：‘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历举郊岁在丧服中者凡四，惟元祐明堂用吕大防请，升配神考，时去大祥止百余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无嫌。今陛下行三年之丧，高宗虽已祔庙，百官犹未吉服，诎可近违绍兴而远法元祐升侑之礼？请俟丧毕议之。’”《全宋文》据此整理出尤袤《乞俟丧毕再议升配奏》。

李心传《建炎杂记》乙集卷四《高庙配享议》对高宗配享之争始末言之颇详：

洪景卢初建高庙配享之议，首采本朝故事，谓议者当出于翰苑。上亦尝谕以文武欲各用两人。景卢因即以吕、赵、韩、张四人为请，乞付侍从官详议。从之，十五年三月庚戌也。后三日，从官议上。时韩子文彦质权工部尚书，以嫌不预议，而兵部尚书宇文子英为议首，遂言四人皆有名绩，见称于世，宜如明诏，配享庙廷。议者葛楚辅、叶叔羽、刘国瑞^{忘其字}、王诚之、陈安行、李献之、谢昌国、吴子居、章德茂、林黄中、郑惠叔皆无议。奏上，报可，其日癸丑也。是时，识者多谓吕元直不压人望，当以张、赵两公同配。又谓张俊晚附秦桧，力主和议，诬杀岳飞，不宜在预享之列。而诏已下，莫敢有言。后三日丙辰，秘书少监杨廷秀独上书争其事，谓今者建议之臣，曰欺、曰专、曰私而已，且列圣之庙有九，而庙之有配享者八，发配享之议者非一，而出于翰苑者止于三，今举其三以见例，而不顾其余之不然，非欺乎？申之以圣翰之所及，惟一己足以定其议，非专乎？终之以止令侍从数人之附其议，而廷臣皆不得议，非私乎？又论张公有社稷大功者五，

建复辟之勋，一也；发储嗣之议，二也；诛范琼以立国基，三也；用吴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刘麟以定江左，五也。若谓浚尝相隆兴，则赵普尝相太宗，韩琦、曾公亮尝相神宗，不害于配太祖、英宗之庙也。愿酌李唐之制，令博士、礼官与台谏、两省、侍从及在朝之臣杂议其事，而陛下酌其中。后二日戊午，辅臣进呈次，上谕以臣僚言：张浚有复辟之功，卿等可检照文册，询访事实。上因言魏公两败事，又昧于知人，却是有志。盖主意犹未以廷秀之言为未可也。而王、周二相略无开陈，但唯唯而已。后十八日，四月甲戌。太常少卿尤袤等亦言：“按祖宗典故，既祔庙然后议配享，赵普、曹彬之配食太祖，乃定议于二十余年之后。惟王曾、吕夷简之配飨于仁宗，乃在山陵之前，然亦必先降诏旨下两制定议当用何人，而王珪等始以曾、夷简姓名上之，其不敢仓卒如此。今乃忽定于灵驾发引一日之前，而不按典故，不集众论，惧无以压服诸勋臣子孙之心，而消弭众多之口。乞俟祔庙毕，别择日，下侍从、两省、台谏、礼官及秘书省官集议。苟为不然，则王安石、蔡确之言不合众心，虽定于绍圣、崇宁，而卒改正于绍兴间。今亦宜反复熟审，以待论定。”奏入，乃诏令未集议侍从、两省、台谏官及太常寺、秘书省依典礼详议闻奏，四月甲申也。

未集议侍从系吏部侍郎颜师鲁，两省系起居郎胡晋臣，并奉使未回。台谏系殿中侍御史冷世光、世左，补阙薛叔似、右拾遗许及之、监察御史吴博古、黄谦，太常系少卿尤袤、寺丞黄黼、博士张休仁、主簿沈鉴，秘书省系少监杨万里、丞谢修郎、邓驿、著作郎倪思、黄唐、佐郎莫叔光、正字卫泾，凡十八人

后六日庚寅，有旨定用四人，更不须议论。以台谏言配享之议，已有一定之谕，见于施行，今再令详议，则二三之论又将纷纷而起，甲可乙否，重惑朝听故也。此乃冷世光之文字。翌日辛卯，上谕大臣曰：“吕颐浩等四人配享，正合公论，杨万里乃谓洪迈专私，迈虽是轻率，万里未免浮薄。”上又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惟其先能靖共，而后正直，乃可贵耳。”于是二人皆乞补外。后十六日，诏景卢以见官正奉大夫知镇江府，廷秀以朝奉大夫知筠州，五月壬寅也。其后孝宗祔庙，议者复推陈鲁公，而魏公终不得预。盖

但以富平、淮西、符离三败之故，而不考曹彬岐沟之役，其丧师蹙国，亦不下于富平与符离。今以一眚掩其大德，盖景卢兄弟皆汤思退旧客，夙有憾于魏公，故以复辟之勋，归之吕元直也。昔司马温公配飨泰陵，乃在四朝之后，盖公议必以久而后定也。今姑思忘其本末如此，后有诤者，可以览观焉。

《全宋文》卷四九九九尤袤《论缓定配享疏》淳熙十五年四月：“窃考祖宗典故，既祔庙然后议配享，盖必先有庙而后有从祀之臣，礼则然也。赵普、曹彬之配食太庙，定议于二十余年之后；薛居正、潘美配食太宗，议定于二年之后。乾兴元年，翰林学士李维等乞以王旦配食真宗，在祔庙后一月，最为切近。然当时也必诏礼官参议，务尽众言。独嘉祐八年议以王曾、吕夷简配食仁宗，乃在山陵之前，然亦必先降诏旨，下两制定议当用何人，而王珪等始以曾等姓名上之，其不敢仓卒如此。元祐元年，裕陵复土已七阅月，有司始援典故，乞自两制以上及太常寺、秘书省长贰同议配飨；又两月，而吏部尚书孙永等始以富弼应诏。盖宗庙至重，必严其事，不病其缓也。今来高宗犹未祔庙，所议配飨，少迟旬月，固未为晚。乃忽定于灵驾发引一日之先，事出仓卒，众以为疑。仰惟高宗皇帝受命中兴，一时将相依乘风云，勒功帝籍，不出数人，自有公论。为之子孙，皆以祖考得预为荣。倘不按典故，不集众论，则无以厌服其它勋臣子孙之心，消弥众多之口，而祖宗集议典礼，将恐遂废。袤等备员礼官，诚见议论纷纷，以定配为速。以不集议为疑。既有前件典故，倘不条陈，是为失职。欲乞候升祔礼毕，别择日下侍从、两省、台谏、礼官及秘书省集议施行。[小帖子]窃惟配食清庙，系大典礼，付之众人，则议论自公；迟以岁月，则名实自定。公则人无异辞，定则万世不变。若韩琦之升配英庙，在当时孰有出其右者，然尤迟至九年之后，至熙宁末始降指挥，可见先朝不肯容易如此。苟惟不然，王安石、蔡确之不合众心，虽定于绍圣、崇宁，而卒改正于绍兴。今来亦宜反复熟议，以尽众言，少迟岁月，以待论定。庶几得预者无愧，不预者无辞。”虽然更有文章感，但经后人整

合，已非历史原貌。

四月，权礼部侍郎。

《中兴东宫官寮题名》：东宫官“尤袤，十五年除权礼部侍郎。”

关于尤袤被任命礼部侍郎的内幕，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三《思陵录下起丁未八月庚寅止戊申二月丙申》写道：“庚寅，延和奏事。东宫先升殿，致词再拜。闻以祔庙后辞免参决也。予奏礼部阙官莫差人权否？上曰祔庙后尤袤当迁，因问有何阙？予奏适正说礼部，上曰既有学问，便当除用。张体仁亦当迁，王相云黄黼是太常丞亦当迁，上曰卿等可拟来。殿中侍御史冷世光对一论配享功臣，不必再议。批依奏。辛卯内门开批出尤袤权礼侍。”此次际遇，是尤袤淳熙十四以来在高宗庙号等问题上持论公允、表现不俗的必然结果。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二十三，引《中兴馆阁录》：“尤袤，字延之，毗陵人，王佐榜进士出身，淳熙十五人权礼部侍郎。”

《宋史·职官三》：“又置权侍郎，如未历给事中、中书舍人及待制以上者，并带‘权’字，禄赐比谏议大夫。……绍兴七年，礼部置侍郎二员。隆兴元年诏除尚书不常置外，礼部侍郎置一员。”《宋史·选举四》：“给事中转工部、礼部侍郎，至兵部、吏部转左右丞，由左右丞转尚书。”而尤袤由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故带“权”字。

五月十一日，有疏乞圣裁将来明堂大礼所设神位。

《中兴礼书续编》卷五，“五月十一日，礼部侍郎尤袤等言：‘伏睹已降御札，今岁九月有事于明堂。今照得逐次明堂大礼设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并天皇大帝已下从祀，共四百三十三位。绍兴三十一年明堂大礼设昊天上帝、徽宗皇帝、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从祀，共一十七位。淳熙六年九月明堂大礼设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并天皇大帝已下从祀，共七百七十一位。今来缘

高宗皇帝几筵未除，考于典礼，未合升配，所有将来明堂大礼神位，伏乞敷奏取旨。””(《全宋文》据此整理为尤袤《乞裁定将来明堂大礼所设神位奏》)诏依淳熙九年。

五月十四日，奏请皇帝于后殿视事。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二九云：淳熙十五年“五月十四日，诏后殿视事，排立班直、亲从裁减一百五十人，以权礼部侍郎尤袤等言。”

尤袤《乞于后殿视事奏》：“检准《国朝会要》，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庙之丧，英宗七月十三日始御紫宸殿见群臣，退御垂拱殿，中书、枢密以次奏事。盖始御内朝，犹未御正殿也。今外朝内朝皆未临御。窃详后殿及延和殿乃祖宗崇政施化之所，缘今来延和地步窄隘，难以排列侍从、史官、管军、御带、环列、禁卫等。今参酌欲乞皇帝后殿视事，所有仪制，乞下阁门、禁卫所条具申尚书省。”

此文原载《宋会要辑稿》礼三五之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时以《乞于后殿视事奏》为题辑入尤袤卷。

五月，参与监测淳熙日历。

《宋史全文》卷二十七下：“国学进士石万、杨忠辅指淳熙历日差忒事，诏尤袤、宋之瑞监视测验。”

《建炎杂记》乙集卷五《总论应天至统天十四历》：“……六月辛未朔，给事中王信诚之奏，乞令刘孝荣、皇甫继明、石万各造来年一岁之历，详加测验，取其无差者。十二月丙子，继明、石万新历成，与淳熙历差二朔。万等乞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应见而见为验。上曰：‘朔岂可差？朔差则所失多矣。’乃命礼部侍郎尤袤延之、秘书丞宋伯嘉之瑞监视。十五年六月二十日丁卯，尤袤以疾告，改命吏部侍郎章森德茂同往。是夜，月光明盛。十月二十九日壬辰晦，延之往

视，晨前，月见东方。十一月七日庚午，进呈。周丞相言：‘万等以为月体尚存一分，则不应小尽。’上曰：‘十一月朔在辰时，所以二十九日早尚存月体耳。’”

四库全书提要：《宋史全文》三十六卷，不著撰人名氏。……此本实载南宋一代之事，其非出寿手明甚。检勘此书，每卷标题皆有宋史全文四字，而《永乐大典》宋字韵内亦多载《宋史全文》与《长编》，截然二书。……盖本元人所编而坊贾刊行时假焘名以欺世耳。……其书自建隆以迄咸淳，用编年之体，以次排纂。其靖康以前亦本于焘之长编，而颇加删节。高、孝二代则取诸留正之《中兴圣政草》，……至光、宁以后则别无蓝本可据，为编者所自缀辑。故《永乐大典》于光、宁二宗下亦全收此书之文。

王应麟《玉海》卷十《乾道历淳熙历历法九议》：“十二年九月辛卯，杨忠辅言淳熙历自戊戌以来，朔差者八年矣。今岁九月望月食当在昼，而淳熙历在夜，以此辨之，是非可决。乃命礼侍颜师鲁视验，会云蔽而止。十三年三月丁酉，谏议蒋继周奏，乞访民间知历者。八月丁丑，布衣皇甫继明等言今岁九月望，以淳熙历推之当在十七日，实历弊也。太史乃注望于十六日，乞定验踈。密诏师鲁等同视。既而孝荣所定月食差一点，继明等差二点，忠辅差三点，乃罢之。十四年四月癸酉，国学生石万又请考定星历之差，又上所著五星再聚历，诏看详。继明等言窃取唐末崇玄旧历，不可用，乞改造大历。六月辛未朔，给事中王信奏乞令孝荣、继明、万各造来岁历，详加测验，取其无差者。十二月丙子，继明、万新历成。与淳熙历差二朔。上曰：‘朔岂可差？’乃命礼侍尤袤、秘丞宋之瑞监视。十五年六月丁卯，改命吏侍章森同往，是夜月光明盛。十月二十九日壬戌晦，袤二日往视，晨前月见东方，十一月七日庚午进呈。周必大言：‘万等以为月体尚存一分，则不应小尽。’上曰：‘十一月朔在申时，所以二十九日早，尚存月体耳。’十六年十一月壬午，赵涣复言新历冬至后天一辰，诏礼侍李岷等视之。”

六月，以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建议編集《高宗御集》。

《南宋馆阁续录》卷九：“同修国史：淳熙五年以后九人，尤袤十五年六月以权礼部侍郎兼。”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三《思陵录下起丁未八月庚寅止戊申二月丙申》：“甲申后殿坐，呈尤袤乞哀高宗御集及立殿名。予奏：依典故只合令实录院哀集，昨日方定制实录院，今当作直旨行。又合名须候旬日，令两制或礼官定。上曰：此非礼官事。予曰：合是学士舍人。”

九月之前，议杨万里焚江西诗。

杨万里《诚斋江湖集序》：“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盖学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予尝举似旧诗数联于友人尤延之，如‘露窠蛛网纬，风语燕怀春。’如‘立岸风大壮，还舟灯小明。’如‘疏星煜煜沙贯日，绿云扰扰水舞苔。坐忘日月三杯酒，卧护江湖一钓船。’延之慨然曰：‘焚之可惜。’予亦无甚悔也。然焚之者无甚悔，存之者亦未至于无悔。延之曰：‘诗何必一体哉？’此集存之亦奚悔焉。旧所存五百八十首，大儿长孺再得一百五十八首，于是并录而序之云。同郡之士永新张德器屡求之不置，因以寄之。淳熙戊申九月晦日，诚斋野客杨万里序。”

尤袤与杨万里所议江西体诗该不该焚的问题，反映了他对江西诗的基本态度：江西诗虽不值得提倡，但也为诗之一格。诗不应该只有一种风格，惟江西体是学是一种偏颇，一概排斥江西体也是一种偏颇。

九月，以太常少卿兼太子左谕德，有《献皇太子书》。

《宋史》本传：“建议事堂，令皇太子参决庶务。袤时兼侍读，乃献书，以为：‘储副之位，止于侍膳问安，不交外事；抚军监国，自汉至今，

多出权宜。乞便恳辞，以彰陛下之令德。”但没有说明年月。

《建炎杂记》乙集卷二《己酉传位录》：“十四年十月，太上皇帝崩。先是孝宗已有禅意。十一月二日己亥，百官大祥，是日，手诏：‘皇太子可令参决庶务。’先旬日，孝宗独召学士洪迈入对，谓曰：‘朕将行内禅，且欲如唐贞观故事，令皇太子参决如何？’迈言天禧资善之诏，可举行也。越七日，又对，以典故具呈。因曰：‘宣麻降制，既于体不顺；只颁中旨，又违于礼。臣谓宜为诏。’至是诏下。周必大为右丞相，手诏令讨论资善堂典礼。必大奏：‘天禧时，仁庙尚幼，始见辅臣，恐不可用。西晋有宣猷堂，今作议事堂可也。’十五年正月二日戊戌，必大请孝宗特御延和殿，令宰执奉事毕，然后过堂议事^{李壁作必大行状云尔}。先是，有诏东内门司改作议事堂，皇太子隔日与宰执公裳系鞋相见议事，如有差擢，在内馆职、在外部刺史以上，乃以闻。除诸郡守臣系侍从及文臣监司、武臣钤辖外，并于议事堂参辞，纳札子。其可行者，皇太子同宰执将上取旨。九月乙巳，又诏每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于是太常少卿兼左谕德尤袤献书于太子曰：‘大权所在，天下之所争趋，甚可惧也。愿殿下事无大小，一取上旨而后行；情无厚薄，一付众议而后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于思虑之所不到。疑间之萌，每开于堤防之所不及。储副之位，止于侍膳问安，不交外事。抚军监国，自汉至今，多出权宜，事权不一，动有触碍。乞候祔庙之后，便行恳辞，以彰殿下之令德。’（《全宋文》据此整理为尤袤《献皇太子书》）太子览书褒叹曰：‘谕德可谓见爱之深矣。’”这里说得很明白，是“九月乙巳”献书于太子的。

十月，定策金使贺会庆节礼仪。

《宋史·本纪三十五》：“冬十月癸未，金遣王克温等来贺会庆节，见于垂拱殿东楹。甲申，会庆节，诏北使、百官诣东上阁门拜表起居，免入贺。”

李心传《建炎杂记》乙集卷三《淳熙谅闇罢诞节正旦庆礼》：“……

明年(淳熙十五年)仲春,上谕东宫曰:‘今年会庆节若受诸州、军进奉,则有庆贺之嫌,可与免二年。’宰相王季海曰:‘此项钱几六十万缗,系属户部岁计。’上曰:‘可用封桩库钱偿户部。’十五年正月九日乙巳其年,北虏贺使当至,季海已去位,右相周子充疑之,召礼官尤延之至都堂议,延之请退而讨论。子充以奏,上曰:‘敌国事亦不可单靠礼官,运筹帷幄,卿等事也。去岁生辰使到,朕方在哀疚之中,不欲使人朝见,卿等无人主张,朕坚执不与引见。虏使退听。’子充愧谢而已七月九日癸卯。既而延之与奉常罗春伯合奏:‘依正旦例,于垂拱殿东楹设淡黄幄引见,仍用绍兴三十年故事,移宴于馆,不用乐。’从之九月十四日丁卯。节前一日,内自降旨,文武百僚及使人并免贺,止就东上阁门拜表起居。十六年会庆节,上已移御重华宫,百官诣宫拜表,进香故事皆不讲。后二日,皇帝乃还过焉。”

十二月二十三日,有《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跋尾》。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九册第一四〇三:《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跋尾》:“此卷有米襄阳题,尤可把玩。《杨统碑跋》叹其名之磨灭,盖公偶未考尔。统以建宁元年三月癸丑卒,而《跋》以为五月,当由笔误。淳熙十五年季冬廿三日,锡山尤袤观。”

娄机《汉隶字源》卷一:“沛相杨统碑:建宁元年立在陕府阌乡震墓侧,碑残缺。《集古》云失其名字,以杨震碑考之,则知其为统。……杨统碑阴:碑后有沛君门生,知为统碑阴。”

《诚斋集》卷二十四《跋王顺伯所藏欧公集古录序真迹》诗云:“遂初欣遇两诗伯,临川先生一禅客。三人情好元不疏,只是相逢逢不得。渠有贞观碑,依有永和词。真贋争到底,未说研与蚩。珊瑚击得如粉碎,赵璧博城翻手悔。不似三家斗断碑,夜半战酣莫先退。皇朝爱碑首欧阳,集古万卷六一堂。玄蛙漆玉堆墨宝,黟霜黑水涂缃裳。临川无端汲古手,席卷欧家都奄有。岫山科斗不要论,峰山野火不经焚。尤家沈家喙如铁,朱放临川第一勋。不知临川何许得尤物,集古

序篇出真笔。遂初心妒口不言，君看跋语犹怅然。”

尤袤所跋《杨统碑跋》原件清初尚存。清人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一《欧阳文忠集古录跋尾墨迹》：“文忠《集古录》千卷，皆手题之古今巨观也。公精于书学，所题一笔一画豪无懈意，即此亦见公一班。公没世未久，《录》已漫散。此四跋尾，一为西岳华山碑，一为汉杨君碑，一为平泉山居草木记，一为陆文学传，崇宁中在赵明诚德父家，后有其手题。德父亦有《金石录》二千卷，盖博雅君子也。文忠公文章事业炳烨千古，其手书又精工如是，真希世珍。后跋者有米元章、韩元吉、朱晦翁、尤袤、洪迈、方从义、胡俨、李贤诸公，亦他卷所未有也。”

四库全书提要：《庚子销夏记》八卷，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晚年思以讲学自见，论者多未之许，独其于鉴赏书画则别有专长。是编乃顺治十七年，承泽退居后所作。始自四月，迄于六月，故以销夏为名。自一卷至三卷皆所藏晋、唐至明书画真迹，四卷至七卷皆古石刻。每条先标其名，而各加评隲于其下。八卷为寓日记，则皆他人所藏而曾为承泽所见者，故别为一卷附之。

是年，与杨万里同荐蔡元定，有《荐蔡元定章》。

刘燠《西山先生蔡公墓志铭》：“淳熙戊申，太常少卿尤袤、秘书少监杨万里以律历荐于朝廷，下郡津遣赴行在。先生以疾辞。”西山先生，即蔡元定。

《蔡氏九儒书》卷二：尤袤^{太常卿}《荐蔡元定章》：“袤叨恩太常无毫补，惟有推贤少尽万一。伏念教化乃刑政之本，人才实教化之原，不有奖劝，何以使人激励而兴起？臣常咨访，得其人焉。切见建阳布衣蔡元定，资禀颖异，充养完粹，守分安贫，不求闻达，有经世济物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早从朱熹学，熹尊为老友，则其才德必有大过人者；隐赅西山，户履常满，则其学识非人所能及者。诚圣世之真儒，后学之师表也。今元定身虽韬光于林壑，心实以治平为己任。陛下若

起元定而用之，使与朱熹同侍经筵，必能光昭圣德，为国家立万世无疆之业。其于治道，岂小补益而已哉。”

同上：杨万里^{秘书监}《荐蔡元定章》：“臣闻，帝王之治世莫大于得贤人，臣之事君莫急于荐士。臣滥叨宠禄，渐无寸补，独有荐杨，少竭一二。伏见建阳处士蔡元定，性质豪迈，器识宏深，道德文章，足以仪刑于当时；著书立言，足以垂范于后世。今之贤士大夫皆仰其道德之光，成人小子俱蒙其造就之力。尝与朱熹疏释《六经》、《语》、《孟》、《学》、《庸》之书，每有洞明自得之妙，又且深通兵法，精晓律历，有益于当时之实用也。殆非时贤者之所及也。诚当代之遗民，圣世之豪杰，如蒙圣兹速赐实行，迎至宫馆，使司劝讲，必能上副朝廷尊崇之盛典，下裨生民治化之雍熙。臣谨具奏闻，伏俯俟命，待罪之至。”

关于蔡元定生平，杜范《清献集》卷十九《蔡元定传》：“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阳人。生而颖悟，异于常人，八岁能作诗文，十岁日记数千言。其父发示以《西铭》等书，既又示以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且语之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自幼而沉涵其义，既长而辨析益精。时建安朱熹为学者所宗，遂师事焉。年四十不就科举。太常少卿尤袤、秘书少监杨万里以律历论荐于朝。召之，以疾辞。既而西游襄汉，循淮渡江，道建邺，经都城，朝之名宿，无不倾倒。有欲言于上而留行者，即日命舟西归。自韩侂胄专政十余年间，指道学为伪学，引绳排根，以倾善类，然莫敢诵言。攻朱熹者，继何澹、刘德秀为言事官，辄上疏诋之，且及其从游最久者，元定知不免，尝简学者刘砺曰：‘化性起伪，乌得无罪？’未几命下，谪道州。亲故送别，酒酣，赋诗有曰：‘执手笑相别，无为儿女悲。’众皆谓宜缓行，元定曰：‘获罪于天，天可逃乎？’至道州，来学者渐众，元定忧之，曰：‘神人恶众，吾殆不免也。’与诸子书，戒以死生有命，训其自修。曰：‘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一日谓其子沉曰：‘为我谢客，且安静俟命。’凡九日命移，寝正室而卒。时庆元四年。后九年，侂胄诛，始赠迪功郎。元定天资高，闻道早，于书无不读，于事无不究，而尤精于天文、地理、礼乐、兵制、度数，凡古书奇辞

奥义，人所不能读者，一见即解。朱熹尝曰：‘人读易书难，季通读难书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识之。吾与季通言而不厌也。’及葬，以文谏之曰：‘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穷之辨，今不复见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为耶？’”

四库全书提要：《清献集》二十卷，宋杜范撰。范字成已，黄岩人，嘉定元年进士，淳祐中官至右丞相，清献其谥也。事迹具《宋史》本传。史载范所著古律诗五卷，今此本四卷；又杂文六卷，今此本亦四卷；又奏稿十卷，今此本十卷。又多书札一卷，又外制三卷，进故事五卷，经筵讲义三卷，今此本俱不载。而有行状、本传、祠记等一卷，列于卷首，共为二十卷。盖后人重辑之本，非其旧矣。

关于蔡元定与朱熹政治命运的关联，《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八十九：“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常带从臣职名，义不容默。乃草封事数万言，陈奸邪蔽主之祸，因以明丞相赵汝愚之冤。子弟诸生更进迭谏以为必且贾祸，熹不听。蔡元定请以蓍决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稿焚之，遂上奏力辞职名。诏仍充秘阁修撰。时台谏皆韩侂胄所引，汹汹争欲以熹为奇货，然无敢先发者。胡纁未达时，尝谒熹于建安，熹待学子惟脱粟饭，遇纁不能异也，纁不悦。及是为监察御史，乃锐意以击熹为己任，物色无所得。经年酝酿章疏乃成，会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继祖者^{富川人}，为小官时尝采摭熹语孟之语以自售，至是以追论程颐得为御史。纁以疏草授之，继祖谓可立致富贵，遂诬论熹十罪，且言熹剽窃张载、程颐之余论，簧鼓后进，乞褫熹职罢祠。其徒蔡元定佐熹为妖，乞送别州编管。诏熹落职罢祠，窜元定于道州，已而选人余嘉上书乞斩熹以绝伪学。谢深甫抵其书于地，语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过自相讲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

四库全书提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附《明唐、桂二王本末》四

卷，乾隆三十二年奉勅撰。是书排辑历朝事迹，起自黄帝迄于明代，编年纪载纲目相从，目所不该者，则别为分注于其下，而音切训诂典故事实有关考证者，亦详列焉。

一一八九 淳熙十六年 己酉 六十三岁

【时事】 正月，孝宗始谕二府，以旬日当内禅，命周必大留身呈诏草。二月，下诏传位皇太子赵惇即皇帝位，是为光宗。闰五月，免郡县淳熙十四年以前私负，十五年以后输息及本者亦蠲之。十一月，诏改明年为绍熙元年。

正月五日，周必大称尤袤博古洽闻。

周必大《文忠集》卷十五《题修禊帖》：“朝士喜藏金石刻，且殚见洽闻者，莫如沈虞卿、尤延之、王顺伯，予每咨问焉。淳熙己酉正月五日，某题。”

正月，以权礼部侍郎兼权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力辞，并荐陆游以自代。

《宋中兴学士院题名》：“尤袤，淳熙十六年正月以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当年六月宫观。”

沈该《宋中兴学士院题名序》：“翰苑自唐宝应迄于大中，学士官族皆刻石龕之屋壁，五季以纷扰久废。艺祖受命，首建直庐，太宗亲洒玉常之翰，以增宠奖。圣圣稽古，推泽尤靳。景德初，赵安仁、晁迥、李宗谔始复置壁记，起国初自承旨陶谷以下至直院，用除授次第刊列，后居者皆得以流芳久远。中遭变故，今不复存。睿主中兴，偃

武右文，束求鸿硕，追坦明之制，如二帝三五之盛，以章列圣之休，规模远矣。而姓名未纪，来者何观学士、秦公梓再有建请，未几出守宣城，因循至今。该猥以浅陋，寓直骖馘之文，岂足以润色丕业，顾获继诸公之后，托名于不朽，欣幸之极，乃为之序。绍兴十八年七月既望，左中奉大夫、权尚书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沈该谨序。”

学士院职责。《宋史·职官二》：“学士院权直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凡立后妃，封亲王，拜宰相、枢密使、三公、三少，除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加封，加检校官，并用制；赐大臣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用批答及诏书；余官用敕书；布大号令用御札；戒励百官、晓谕军民用敕榜；遣使劳问臣下，口宣。凡降大赦、曲赦、德音，则先进草；大诏命及外国书，则具本取旨，得画亦如之。”

权直学士院。同上：“凡他官入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俱阙，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尤袤属于后者。

中书舍人职责。《宋史·职官一》：“中书省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行台谏章疏、群臣奏请兴创改革，及中外无法式事应取旨事。凡除省、台、寺、监长贰以下，及侍从、职事官，外任监司、节镇、知州、军通判，武臣遥郡、横行以上除授，皆掌之。……设官十有一：令、侍郎、右散骑常侍各一人，舍人四人，右谏议大夫、起居舍人、右司谏、右正言各一人。……舍人四人，旧六人。掌行命令为制词，分治六房，随房当制，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分案五：曰上案，掌册礼及朝会所行事；曰下案，掌受付文书；曰制诰案，掌书录制词及试吏，校其功过；曰谏官案，掌受诸司关报文书；曰记注案，掌录记注。其杂务则随所分案掌之。”

关于尤袤直学士院内幕，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二《奉诏录七》：淳熙十六年正月七日“《学士添员御笔^{正月七日}》：‘学士院更添一员，具姓名来。’周必大《回奏》：‘王蔺词采隽拔，曾掌外制；葛郊文词稳审，曾兼权直。右二人但恐资历已高。尤袤学问该洽，文词敏瞻，虽见今独掌外制，然郑侨非晚言还既行上三房，则下房文字甚少，曾有旨兼直，袤自谦避，众谓宜在此选。倪思见任著作郎，曾中词科，文

词稳审，可备翰林权直之选。莫叔光见任著作佐郎，亦中词科，性甚循谨。此外惟有陆游大段该博，尤知本朝典故，词章实为独步，并乞睿照。”最后孝宗在众人选中定尤袤。

《宋史》本传：“孝宗尝论人才，袤奏曰：‘近召赵汝愚，中外皆喜，如王兰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论事久，上曰：‘如卿才识，近世罕有。’次日语宰执曰：‘尤袤甚好，前此无一人言之，何也？’兼权中书舍人，复诏兼直学士院，力辞，且荐陆游自代，上不许。时内禅议已定，犹未论大臣也。是日谕袤曰：‘旦夕制册甚多，非卿孰能为者，故处卿以文字之职。’袤乃拜命，内禅一时制册，人服其雅正。”

正、二月间，上疏论诋毁道学之非。

《宋史》本传：“袤少从喻樗、汪应辰游。樗学于杨时，时，程颐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间，程氏学稍振，忌之者目为道学，将攻之。袤在掖垣，首言：‘夫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教。近立此名，诋訾士君子，故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守分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己有耻所谓名节，皆目之为道学。此名一立，贤人君子欲自见于世，一举足且入其中，俱无得免，此岂盛世所宜有？愿徇名必责其实，听言必观其行，人才庶不坏于疑似。’孝宗曰：‘道学岂不美之名，正恐假托为奸，使真伪相乱尔。待付出戒敕之。’袤死数年，侂冑擅国，于是禁锢道学，贤士大夫皆受其祸，识者以袤为知言。”《全宋文》据此整理成尤袤《言攻道学之非疏》一文。

掖垣即起居舍人、中书舍人所在。《宋史·曾几传》：“开字天游。少好学，善属文。崇宁间登进士第，调真州司户，累迁国子司业，擢起居舍人，权中书舍人。掖垣草制，多所论驳，忤时相意，左迁太常少卿，责监大宁监盐井，匹马之官，不以自卑。”

尤袤是年正月以权礼部侍郎兼权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宋史·孝宗本纪》：淳熙十六年二月“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壬戌，下诏传位皇太子。”故此疏必写于是年正、二月之交。

元人陈桱《通鉴续编》卷十八《夏六月陈贾请禁伪学》注：“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于是吏部尚书郑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说，淮又以大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贾因面对首论曰：‘臣窃谓天下之士，所学于圣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谓己之学独异于人，是必假其名以济其伪者也。邪正之辨诚与伪而已矣。表里相副，是之谓诚；言行相违，是之谓伪。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者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摈弃勿用，以示好恶之所在。庶几多士靡然向风，言行表里，一出于正，无或肆为诡异以干治体，实宗社无疆之福。’盖指熹也。帝从之，由是道学之名貽祸于世，后直学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学为陈贾所攻，言于帝曰：‘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教。近立此名，诋訾士君子。故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守分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已有耻所谓名节，皆目之为道学。此名一立，贤人君子欲自见于世，一举且入其中，俱无得免。此岂盛世所宜有，愿循名责实，听言观行，人情庶不坏于疑似。’帝曰：‘道学岂不美之名，正恐假托为奸，真伪相乱耳。’”与《宋史》所载基本精神一致。

四库全书提要：《通鉴续编》二十四卷，元陈桱撰。桱字子经，奉化人，流寓长洲，官至翰林学士。桱祖著，宋时以秘书少监知台州，尝作书名《历代纪统》；其父沁为校官，又续有撰述，世传史学。桱以司马氏《通鉴》、朱子《纲目》并终于五代，其周威烈王以上虽有金履祥《前编》而亦断自陶唐，因著此书首述盘古至高辛氏以补金氏所未备，为第一卷；次摭契丹在唐及五代时事以志其得国之故，为第二卷；其二十二卷皆宋事，始自太祖终于二王，以继《通鉴》之后，故以“续编”为名。

二月，参酌接送金使服饰。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一之三三：“既而权礼部侍郎尤袤等续行参酌，接送伴使副与金国使副，初接见日合依典故，权服公服，黑带佩鱼，以后沿路相见，其接伴使副自合纯吉服。从之。”

光宗继位后，尤袤在讲筵进为君之道。

《宋史》本传：“光宗即位，甫两句，开讲筵，袤奏：‘愿谨初戒始，孜孜兴念。’越数日，讲筵又奏：‘天下万事失之于初，则后不可救。《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又历举唐太宗不私秦府旧人为戒。”

三月九日，画策祭金国文体式。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二奉诏录七《祭金国文添年号回奏淳熙十六年三月九日》：“臣等适准付下薛叔似奏，乞追改祭金国文，添入年号。缘臣等已曾招直学士院尤袤商量，袤云：‘既是国书，自来止用月日。其祭文即合一体。’兼袤已将泗州遗留牒遍示台谏、侍从，亦说及祭文不写年号，盖与国书一同。众遂无说。今未知圣意如何，更取进止。”尤袤的意见最终被采纳。

五月，结识陈亮。陈亮致书尤袤，表达了希望得到提携的意愿。

陈亮《龙川集》卷二十一《与尤延之侍郎》：“比留临安二十日，不敢数造台屏，非欲自取疏外，正以极暑必非乐客之时，不敢不识去就耳。匆匆告违，是夜便宿退居，次早即纯江，怀仰道谊，梦寐以之。侍郎又复兼领剧曹，上所委属，眷意日隆，东西二府非公莫宜也。钝滞庸庸之人，惟当拭目以观天下太平耳。林黄钟得郡之明日，朱元晦得

祠，庙堂行遣甚愜人意。然元晦日以老矣，世念淡然，时贤不应终置也。几仲正则闻欲求外，周丈独当政柄，何以使贤者至此乎？君举邈然，与蛮貊为邻，鬓毛斑斑知旧满前，而莫或念之，此固其命也。亮衰落至此，不复与世人较是非，苟可以窃旦暮之安，何气之足论？但不容其安，而亦莫念之，此其苦殆不可言耳。亮冬仲将复有京口之行，道出修门自当请谒。未间，敢冀崇护寝馈，以对冕旒异常之眷。亮不任至祷。”

尤袤淳熙十五年四月始权礼部侍郎，至本年六月罢。信中所谓“复兼领剧曹”，应指本年正月以权礼部侍郎兼权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一事；所谓“朱元晦得祠”，指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三淳熙十六年春正月“除秘阁修撰依旧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辞职名”一事，故系于淳熙十六年五月。

四库全书提要：《龙川集》三十卷，宋陈亮撰。亮与朱子友善，故构陷唐仲友于朱子，朱子不疑。然才气雄毅，有志事功，持论乃与朱子相左。……今观集中所载，大抵议论之文，为多其才辨纵横、不可控勒，似天下无足当其意者。

六月二十二日，因讲筵上奏忤旨，罢权礼部侍郎，奉祠归里。

《宋史》本传：“又五日，讲筵复论官制谓：‘武臣诸司使八阶为常调，横行十三阶为要官，遥郡五阶为美职，正任六阶为贵品，祖宗待边境立功者。近年旧法顿坏，使被坚执锐者积功累劳，仅得一阶；权要贵近之臣，优游而历华要，举行旧法。’姜特立以为议己，言者固以为周必大党，遂与祠。”《全宋文》据此成尤袤《论官制奏》一文。

《中兴东宫官寮题名》：东宫官“尤袤，十六年六月宫观。”奉祠即提举宫观，闲散职。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之五二：六月二十二日“诏权礼部侍郎尤袤与郡，以言者论袤兼翰苑、词掖、史馆、经筵，疏谬旷失，士论不服，

乞赐罢黜，故有是命。”据此，则尤袤因讲筵上奏忤姜特立而与郡，旋即奉祠，即本传所谓：“姜特立以为议己，言者固以为周必大党，遂与祠。”所与郡当未赴任。

《宋史·佞幸传》：“姜特立字邦杰，丽水人。以父绶恩，补承信郎。淳熙中，累迁福建路兵马副都监。海贼姜大獠寇泉南，特立以一舟先进，擒之。帅臣赵汝愚荐于朝，召见，献所为诗百篇，除阁门舍人，命充太子宫左右春坊兼皇孙平阳王伴读，由是得幸于太子。太子即位，除知阁门事，与譙熙载皆以春坊旧人用事，恃恩无所忌惮，时人谓曾、龙再出。留正为右相，执政尚阙人，特立一日语正曰：‘帝以丞相在位久，欲迁左揆，就二尚书中择一人执政，孰可者？’明日，正论其招权纳贿之状，遂夺职与外祠。帝念之，复除浙东马步军副总管，诏赐钱二千缗为行装。正引唐宪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罢相，不许。正复言：‘臣与特立势难两立。’帝答曰：‘成命已班，朕无反汗，卿宜自处。’正待罪国门外，帝不复召，而特立亦不至。宁宗受禅，特立迁和州防御使，再奉祠，俄拜庆远军节度使，卒。”

尤袤归里，陆游以题诗遂初堂送别。

《剑南诗稿》卷二十一《尤延之侍郎屡求作送初堂诗，诗未成延之去国，因以奉送》云：“遂初筑堂今几时，年年说归真得归。异书名刻堆满屋，欠伸欲起遭书围。舍之出游公岂误，绿发朱颜已非故。请将勋业付诸郎，身践当年《遂初赋》。”陆游此诗写于尤袤离开临安时，诗的内容主要表达对尤袤归里的关切。

七月，有诗寄杨万里，索其《道院集》。

《诚斋集》卷二五有《寄中洲茶与尤延之，延之有诗，再寄黄槩茶仍和其韵》：“诗人可笑信虚名，击节茶芽意不轻。尔许中洲真后辈，与君顾渚敢连衡。山中寄去无多子，天上归来太瘦生。更送玉

尘浇锡水，为搜孔思搅周情。”《延之寄诗觅《道院集》，遣骑送呈和韵谢之》：“与君鬓发总星星，诗句输君老更成。别去多时频梦见，夜来一雨又秋生。故人金石情犹在，赠我琼琚雪似清。谁把尤杨语同日，不教李杜独齐名。”可知，尤袤确有诗寄杨万里，索其《道院集》。

杨万里《诚斋集》卷八十二《诚斋江西道院集序》：“某昔岁四月上章，丐补外任。寿皇圣帝有旨畀郡，寻赐江西道院，盖山水之窟宅，诗人之渊林也。既抵官下，二百有八旬有四日，今皇上诏令奉计诣北阙，骏奔道途，踰月乃至。修门道中，得诗可百许首，乃并取归途及在郡时诗录之，凡二百有五十首，析为三卷，目曰《江西道院集》。先是，舟经钓台，地主故人陆务观载酒相劳于江亭之上，索诵近诗，因举‘两度立朝今结局’之句，务观大笑曰：‘立朝结局，此事未可料。《朝天集》，真结局矣。’因并书之自笑云。淳熙己酉十月三日。诚斋野客庐陵杨万里序。”可知，杨万里的《江西道院集》乃收其做官江西道院前后所作诗歌。

《江西通志》卷四：“高安郡于江西称道院，郡治在山间，而最高处有碧落堂，下俯万山，一水穿城南，北岸万家鳞鳞，楼台皆可指数”明欧阳守道《重修碧落堂记》。

十一月，接到杨万里寄诗。

杨万里于淳熙十五年四月出知筠州，十六年十月召除秘书监，十一月接伴北使，过苏州、无锡。《诚斋集》卷二七《五更过无锡县寄怀范参政、尤侍郎》：“苏州欲见石湖老，到得苏州发更早。锡山欲见尤梁溪，过却锡山元不知。起来灵岩在何许，回首惠山亦何处。人生万事不可期，快然却向常州去。”表达了一种欲见老友而不得的怅惘情绪。

是年，在无锡接待来访的姜夔。

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原序》：“诗本无体，三百篇皆天籁自鸣，下逮黄初，迄于今人，异轍故所出亦异。或者弗省，遂艳其各有体也。近过梁溪见尤延之先生，问余诗自谁氏，余对以异时泛阅众作，已而病其驳如也，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先生因为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杨廷秀者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轴、寔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余曰诚斋之说政尔。昔闻其历数作者，亦无出诸公右，特不肯自屈一指耳。虽然诸公之作，殆方圆曲直之不相似，则其所许可亦可知矣。余识千岩于潇湘之上，东来识诚斋、石湖，尝试论兹事，而诸公咸谓其与我合也。岂见其合者而遗其不合者耶？抑不合乃所以为合耶？抑亦欲俎豆余于作者之间，而姑谓其合耶？不然，何其合者众也。余又自喟曰：余之诗，余之诗耳。穷居而野处，用是陶写寂寞则可，必欲其步武作者，以钧能诗声，不惟不可亦不敢。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若求与古人合。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彼惟有见乎？诗也，故向也求与古人合，今也求与古人异，及其无见乎诗已，故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其来如风，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苏子所谓不能不为者乎？余之诗，盖未能进乎此也，未进乎此则不当自附于作者之列，悉取旧作秉畀炎火，俟其庶几于不能不为而后录之。或曰不可物以蜕而化，不以蜕而累，以其有蜕，是以有化。君子于诗将化矣。其可以旧作自为累乎？姑存之以俟他日。”姜夔序中称在梁溪见尤袤，其时只能在淳熙十六年的下半年，因为绍熙元年尤袤即被起用为婺州知州。

四库全书提要；《白石道人诗集》二卷，宋姜夔撰。……观其诗运思精密而风格高秀，诚有拔于宋人之外者，傲视诸家有以也。

一一九〇 宋光宗绍熙元年 庚戌 六十四岁

【时事】 四月，赐礼部进士余复以下五百三十有七人及第出身。七月，以葛郊参知政事，胡晋臣签书枢密院事。十一月，潼川转运判官王溉搏节漕计，代输井户重额钱十六万缗，诏奖之。

正月，无锡家居。杨万里有诗相寄。

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九《雪后陪使客游惠山寄怀尤延之》：“惠山一别十年强，雪后精神老更苍。白玉屏风三万丈，半天遮断太湖光。”其二：“惠山孤绝未为孤，下有诗仙伴却渠。占断惠山妨底事，无端更占洞庭湖。”其三：“平生玉树伴蒹葭，晚岁春兰隔菊花。咫尺遂初堂下水，寄诗犹自怨人遐。”

按于北山《杨万里年谱》，杨万里上年十一月即奉命接伴金国贺正旦使，至绍熙元年正月方伴送金使北返，故万里此诗乃返临安路过无锡游惠山而寄尤袤的。

起知婺州，改太平州。召除给事中。

《宋史》本传：“绍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焕章阁待制，召除给事中。”

《宋史·地理四》：婺州属两浙路，“婺州，上。东阳郡，淳化元年改保宁军节度。崇宁户一十三万四千八十，口二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八。贡绵、藤纸。县七：金华，望。义乌，望。永康，紧。武义，上。浦江，上。唐浦阳县，梁钱穆奏改。兰溪，望。东阳，望。”

同上：太平州属江南东路，“太平州，上，军事。开宝八年，改南平

军。太平兴国二年，升为州。崇宁户五万三千二百六十一，口八万一百三十七。贡纱。县三：当涂，上。芜湖，中。开宝末，自建康军与繁昌同隶宣州。太平兴国三年，与繁昌复来隶。繁昌，中。”

给事中，门下省属官。《宋史·职官一》：“门下省：受天下之成事，审命令，驳正违失，受发通进奏状，进请宝印。凡中书省画黄、录黄，枢密院录白、画旨，则留为底。及尚书省六部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审驳之。给事中读，侍郎省，侍中审，进入被旨画闻，则授之尚书省、枢密院。即有舛误应举驳者，大则论列，小则改正。凡文书自内降者，着之籍。章奏至，则受而通进，俟颁降，分送所隶官司。凡吏部拟六品以下职事官，则给事中校其仕历、功状，侍郎、侍中引验审察，非其人则论奏。凡迁改爵秩、加叙勋封、四选拟注奏钞之事，有舛误，退送尚书省。覆刑部大理寺所断狱，审其轻重枉直，不当罪，则以法驳正之。”

同上：“给事中：四人，分治六房，掌读中外出纳，及判后省之事。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凡章奏，日录目以进，考其稽违而纠治之。”

在婺州期间购得《山谷帖辞》，日后有《戒子孙宝藏山谷帖辞》。

《诚斋集》卷一百《杂著题跋》之《跋尤延之戒子孙宝藏山谷帖辞》引尤袤《戒子孙宝藏山谷帖辞》：“山谷此帖，余初官三衢买之。无钱，剥落茶杯托扣银数两，以易之。子孙其永宝之。锡山尤延之书。”

杨万里称赞：“计扣银重轻，足可供亿。不知何人杖头之资者，半月而顾以易之。山谷此帖，后必有市于色而抵之地者，庐陵杨万里跋。”

按《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七：“衢州，本旧婺州信安县也。武德四年平李子通于信安县，置衢州，以州有三衢山，因取为名。”三衢：婺州别名。《山谷帖辞》购于尤袤知婺州时。而《跋尤延之戒子孙宝藏山谷帖辞》可能稍后于此。

是年，所藏《葛仙翁徙居图》由楼钥题诗。

楼钥《攻媿集》卷八《题尤延之给事所藏葛仙翁徙居图》：“莫言家具少于车，药裹衣囊自有余。老妇亲携三稚子，仙翁独玩一篇书。羊牛相与趋新筑，鸡犬无因恋故庐。到处山头有丹井，不知如此几迁居。”

是年，刻印尹洙的《河南集》，并为其作跋。

《河南集》附录《杂见事实·河南集跋》：“师鲁集二十七卷，承旨姚公手录本。予往尝刻师鲁文百篇于会稽行台，今乃得阅其全集，甚慰，因复梓行之。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师鲁，一再传而后有欧阳氏、王氏、曾氏，然则师鲁其师资云。淳熙庚戌，锡山尤袤延之跋。”

四库全书提要：《河南集》二十七卷，宋尹洙撰。洙字师鲁，河南人。天圣二年进士，授绛州正平主簿，以荐为馆阁校勘，累迁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以争水洛城事徙庆州，复为董士廉所讼，贬崇信军节度副使，监均州酒税，卒。事迹具《宋史》本传。洙为人内刚外和，能以义自守。久历边塞，灼知敌情，凡所措置多有成效。其没也，欧阳修为墓志，韩琦为墓表，而范仲淹为序其集，皆一代名贤。盖其气节干济均有足重者。至所为文章，古峭劲洁，继柳开、穆修之后，一挽五季浮靡之习，尤卓然可以自传。

《河南通志》卷七十八《艺文七》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观尧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醪迭变，代无穷乎！惟抑末扬本，去郑复雅，左右圣人之道者，难之。近则唐贞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闻于天下者多矣。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洛阳

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正，其深有功于道欤？师鲁，天圣二年登进士第，后中拔萃科，从事于西都。时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并加礼遇，遂引荐于朝，置之文馆，寻以论事切直，贬监郢州市征。后起为陕西经略判官，屡更边任，迁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潞州，以前守平凉日，贷公食钱于将佐，议者不以情，复贬汉东节度副使。岁余，监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阳郡，一旦师鲁异疾而来，相见累日，无一言及后事，家人问之，不答，予即告之曰：‘师鲁之行，将与韩公稚圭、欧阳永叔述之，以貽后代。君家虽贫，某当捐俸以资之，君其端心靖神，无或后忧。’师鲁举手曰：‘公言尽矣，我不复云。’翌日往视之，不获见。传言曰已别矣，遂隐几而卒。故人诸生。聚而泣之，且叹其精明如是，刚决如是，死生不能乱其心，可不谓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师鲁之才之行，与其履历，则有永叔为之墓铭，稚圭为之墓表，此不备载。噫，师鲁有心于时，而多难不寿。所谓文章亦未尝编次，惟先传于人者索而类之，成十卷，亦足见其志也。兹序之。”

是年，应太师王蔭之请，为其父王之道撰墓志铭。

《梁溪遗稿》文抄补编《赠故太师王公神道碑》：

淳熙十有六年正月，寿皇圣帝将逊位，以今端明殿学士、通奉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王公蔭自礼部尚书为参知政事，诏有司宠其先世，于是赠皇考故朝奉大夫之道为太子少师。阅月，上践阼，覃及天下，加赠太子太师。四月迁知枢密院事，赠少师。明年，拜枢密使，加赠太师。枢使罢政还故乡，周视松楸，乃谋刻其先德于墓之碑，而以其辞属袤。于是，太师之薨盖二十有五年矣。

曩建炎间，敌侵江浙，长淮千里，莽为盗区。握兵者畏避不敢战，有城者遁逃不能守。太师以一书生，率数千乌合之众，保胡避山以抗群贼。区区一隅之地，东有张琪，南有邵青，西有李成，北有李伸，合其兵数十万，环布四境，磨牙有毒，卒不能吞噬。使一方之民仰事俯育，脱死锋刃，公之力也。不幸忤触权臣，才不究于用。而遗庆所钟，乃在其子。枢使既致位二府，为时名臣，而公赠官一品，荣耀身后。非阴德之报欤？衮待罪史官，方哀次建炎以来故事，如公言议风烈，法所当载，故不敢辞，而为之铭。

按公字彦猷，无为人。曾祖讳用和，阴德不仕。祖讳□，赠太保。考讳奇，累赠太傅。曾祖妣冯氏、祖妣于氏，赠卫国夫人；妣施氏，累赠福国夫人。公幼颖悟，八岁通一经，弱冠贡辟雍，与兄之义、弟之深同登宣和六年进士第，擢绅荣之，榜其所居堂曰“三桂”。时太平久，用事者开边隙，公知必乱，对策极言，考官恶其直，置之下列。靖康初，调和州历阳丞。县有大圩，积雨将败，皆豪家所占，请于官，欲增埂，郡檄公督役。公呼诸豪谕之曰：“尔圩尔修，将责之谁？”鞭其不率者，皆争出夫，得数千人，捍水而圩全，岁乃大熟。郡以为能，俾摄令乌江。甫视事，御营使刘光世檄言大军且至，令具刍粮。视仓库无铢粒，里豪素服思信，不移晷得钱七十万，米三千斛。事定，悉以偿之。或谓军兴科借不必偿，公曰：“信不可去也。民相信，何忧匮乏。”宣抚司檄清野，期以三日责军令状，公曰：“敌未至而先困吾民，可乎？遣吾自当之。”即书以授使者，令民安堵如故，不逾旬，清野之议亦寝。

以循资丐罢，奉二亲还乡，率族党保胡避山，使其弟之深守之。公以兵法部其丁壮，转战于外，且诱乡民运粟于山，能致一石者与其半，故粮不乏。山西有毛公寨，李伸围之急，公以精卒从间道出不意大破之。寨人德公，拔寨与公合。伸耻其败，攻益力，会伸破张琪，据濡须城，遣钟义以十余万众来攻。语寨人曰：“为我请王县丞来，否则必屠尔寨。”公料众寡不敌，将挺身说贼，

谕其众曰：“彼围益急，吾势益孤，生路绝矣。仲虽羸悍，闻颇知书，可以诚动，幸而听则免祸。纵见杀，犹愈于束手待毙也。”众感泣，争止公。公曰：“吾以一身救数万老幼，何畏死？”即以数十骑出见义，义与众贼大惊曰：“公何勇耶！我来无他，盖以公得众心，欲以郡城相委而去尔。”公辞不可，义以矛拥公马而东。日且暮，遂入城。而张琪复振，与仲战，仲败走，琪劫公过荻港，令招诱胡避之众，公以计脱归。时所在盗贼蠭起，杀人如麻，独在胡避者皆得免。

未几，丁母忧，镇抚使赵霖以便宜起公摄乡郡。公拊摩疮痍，招集流冗，境内帖然。有伪为皇侄奉徽宗诏领大元帅者，移檄州郡，公引雋不疑辨戾园事，抵镇抚司，擒送行在所，果得其奸。霖以公守胡避功闻于朝，改承奉郎，就差充镇抚司参谋官。都督府筑滁州瓦梁堰，为小北海以备敌，委公往视。公言：“舍江淮天设之险，而积水于敌所不经之地，徒扰民费财尔。”遂不复筑。含山当合肥往来之冲，有狼为害，又委公驱除。公斋戒入境，狼悉屏迹。人以比宋均渡虎、韩愈徙鳄云。

丁父忧，服除，通判滁州。时方议和，公移书吏部魏公衮、谏议曾公统，言辱国非便。又上疏陈敌有可胜者五，且缴所与二公书，大忤宰相秦桧意，责监南雄州溪塘镇盐税，会赦不果行。异议者率得重谴，公遂绝意仕进，卜居相山之下，自号相山居士，以诗酒自娱，凡二十年。桧死，起知信阳军，绍兴三十一年至郡。明年，北亮败盟，诏沿边为守备。公疏言应敌之疏，不报。建康都统乞拘沿江舟船，毋泊北岸，转运司以朝旨移郡，公奏拘老小则失人心，禁商旅则走官课，大将措置乖谬，貽敌笑侮。鄂州都统乞团结西湖北保甲，遇征行许充本军乡道，公复言：“统帅所谓乡道，是欲驱百姓为先锋耳。”朝廷是公言，事俱寝。除就湖北提举常平茶盐。或言辰、沅、靖三州洞丁习武艺，宜募二千人顺流赴建康。诏提刑司具舟楫，公时兼宪事，得符惊曰：“敌未平，岂可复摇远人心？”奏罢之。湖北十四郡常平积粟三十八万，而在

鼎州者十五万，陈腐几半。诏以餉荆鄂军。公曰：“徒费輶运而愈耗折，乞留以为旱备。”未几，鼎州大旱，公遂发廩以平籴价，取腐坏欠折之数请于朝而蠲除之。岁稔，和余以补其旧。而官吏得逃责，百姓免流殍，二十年积弊悉去。前提举张公震语人曰：“王公所为，是吾前日睥睨而不敢为者。”摄鼎州，有僧崇一居桃源，以妖惑众，公召致狱。民争言僧有神术，治之将不利。公弗听，狱具，流筠州。卒无能为，乃大诎服。荆帅乞调鼎、澧、岳乡兵之半同守御，公遣帅书言：“乡兵本以护乡井，岂堪裹甲赴敌。况三郡水旱相仍，安可骚动。”帅服其言而止。除湖南转运判官，郴寇李金窃发，诸司蒙蔽不以闻。公至，摄帅事，乞兵于朝。贼偶归巢穴，宪遽奏贼就招抚。朝廷信之，追还所遣兵，人情忧惧。公檄宪：“贼若果降，当诣郴公参；若自去自来，后必为患。”檄未至郴，而贼作。宪惧罪即报当路以“贼之再发，檄于公参之一语”。言者不察，劾公罢。已而朝廷知其非，宪与二郡守俱镌责。公前枉尽白而竟不复出矣。遂以朝奉大夫致仕。

公为人质直刚劲，尚风节，平居恂恂，气和而色温；至临大事，区处剖决，多出人意表。遇人患难，虽雠隙亦极力拯之，不顾家有无。壮岁入仕，遭时多故，慨然欲以功名自奋，数上书陈利害，忠义激烈，听者竦然。又以策干丞相赵公鼎、张公浚、吕公颐浩、参政李公光，盖以数公可与共功业者。其在历阳，料杜充之必败，和州之必变，皆如其言。和议既成，而公废脱。守边郡，持使节，当寿皇厉精之初，可以有为，而公已老，亦命也夫。

以乾道五年六月朔日终于家。公之将终也，忽语其子曰：“吾衰，久无梦。畴昔之夜，梦帝召我而命之曰：‘以尔有功，当禄其后。’吾年七十七，死何憾？”捐馆数日，有白气如练止舍中，人以为异云。以其年十月甲申葬于郡城北三十里长冈之原。胡避遗民存者尚众，扶老携幼，遮哭于道，丧车至不得前。配鲁国夫人孙氏，先公四十二年卒。子十人：繁，奉议郎、签书武冈郡判官；蕙，迪功郎、郢州长寿尉，皆后公卒。迈，承直郎、监蕲州蕲口镇。著，迪功

郎、监西京岳庙；蓬，朝奉郎、通判庐州；次即枢密使也；茹，承务郎；莱，承议郎、前知池州贵池县；芾、荀未仕。女六人，适承议郎赵善治、承议郎徐一夔、文林郎许栋、从事郎张汉卿、通直郎万俟侃，幼疾废。孙男二十人，孙女十九人，曾孙七人。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呜呼，读其书可以见公之学，考其始终大节可以知公之心，观其子孙繁衍盛大又可证天之报施为不诬也。铭曰：

著姓维王，出自太原。唐季避乱，派分河南。自河徂淮，累世乃显。视彼淮水，知其源远。烈烈太师，以文起家。与其伯仲，联登隼科。粤自少年，志出人上。议论伟然，风节豪壮。始仕邑佐，逢时棘艰。父母之邦，毁于寇残。鸠集遗黎，依险自保。耒鋤棘矜，以抗群盗。盗环四境，莫婴其锋。稚耄数万，寄命于公。谁谓书生，有谋有勇。云谁厄之，弗究其用。活人之功，上帝所知。不耀其躬，而后之貽。是生枢臣，为国硕辅。维垣一品，以贲其墓。长冈之原，公墓在焉。植碑勒铭，垂千万年。

王藺于淳熙十六年正月参知政事，使其死于二十五年前的父亲得以追赠太师。光宗次年继位，改元绍熙，王藺以枢密使加赠太师致仕，还乡后请尤袤为其父撰墓志铭。故此文写于绍熙元年。

《相山集》卷三十附录《加赠少师王之道勅》：“士有抱负器业，砥名励行，自见于世而用之未尽者，乃秉义方，以训其子。今登元枢，重我本兵之地，则褒崇之典追报其亲，盖亦理之宜，而事之称也。大中大夫、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庐江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二百户食实封三百户王藺，故父任朝奉大夫赠太子太师。”

四库全书提要：《相山集》三十卷，宋王之道撰。之道字彦猷，庐州人。宣和六年与兄之义、弟之深同登进士第，调历阳丞。南渡后累官湖南转运判官，以朝奉大夫致仕。后以其子藺官枢密使追赠太师。《宋史》为藺立传而不及之道，故其事迹不详。惟尤袤所撰《神道碑》尚在《永乐大典》中，可以考见大略。之道尝自号相山居士，其集即以为名。

是年，知太平州期间撰《祭李白文》。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六《外纪》载尤袤《李白墓》，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全宋文》题为《祭李白文》：“呜呼谪仙，一世之英。乘云御风，捉月骑鲸。来游人间，蜕骨遗形。其卓然不朽，与江山相为终始者，则有万古之精灵。吾意其峥嵘突兀，决不与化俱尽，或吐为长虹，而聚为华星，青山之下埋玉，荒茔祠貌巍然，断碑谁铭。”

四库全书提要：《李太白集注》三十六卷，国朝王琦撰，琦字琢崖，钱塘人。……琦以其尚多漏略，乃重为编次笺释，定为此本。其诗参合诸本，益以逸篇，厘为三十卷，以合曾巩《序》所言之数。别以序、志、碑传、赠答、题咏、诗文发语、年谱、外纪为《附录》六卷。

按祝穆《方輿胜览》卷十五：李白墓在当涂县，南宋时属太平州。而尤袤绍熙元年知太平州，故此文写于是年。

同上：太平州当涂县李白墓：“《石郡志》：李白初葬采石，后迁青山，去旧坟六里。按李阳冰《草堂集序》、《唐书》及《墓碣》，皆谓李白以疾终，小说多载太白过采石酒狂捉月，恐好事者为之。而梅圣俞诗云：‘采石月下逢谪仙，夜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眠，手弄日月身翻然。不应暴落饥蛟涎，便当骑鲸上青天。’据小说而为之说也。《新唐书》云：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是时当涂未为州，隶宣城，而阳冰序谓白疾亟，枕上授简俾为集序，无捉月之说。岂古不吊溺，古史氏为白讳耶？抑小说多妄，而诗老好奇，姑以发新意耶？”

一一九一 绍熙二年 辛亥 六十五岁

【时事】 十一月，皇后李氏杀黄贵妃，以暴卒闻；合祭天地于圜

丘，以太祖、太宗配，大风雨，不成礼而罢；光宗既闻贵妃薨，又值此变，震惧感疾，自是不视朝。十二月，光宗始对辅臣于内殿。

寄《资暇集》刻本予陆游。

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八《跋资暇集》：“吾家旧有此本，先左丞所藏。书字简朴，疑其来久矣。首曰‘陇西李岸文济翁编’，岸字犹成文也，久已沦坠。忽尤延之寄刻本来，为之怆然。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陆某识。”

一一九二 绍熙三年 壬子 六十六岁

【时事】三月，光宗疾稍愈，始御延和殿听政。五月，光宗复有疾，不视朝。十二月，光宗率群臣上《寿皇圣帝玉牒》、《圣政》、《会要》于重华宫。

三月，以给事中兼侍讲。入对光宗，有《入对奏札》。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七一：绍熙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诏给事中尤袤、侍御史林大中并兼侍讲。”

《宋史》本传：“兼侍讲，入对，言：‘愿上谨天戒，下畏物情，内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虚己任贤，酬酢庶务。不在于劳精神、耗思虑、屑屑事为之末也。’”《全宋文》据此整理成尤袤《入对奏札》一文。

侍讲，给皇帝讲经义的官员。《宋史·职官二》：“元丰官制，废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以为兼官。然必侍从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只日入侍

迹英阁，轮官讲读。元祐七年，复增学士之号，元符元年省去。建炎元年，诏可特差侍从官四员充讲读官，遇万机之暇，令三省取旨，就内殿讲读。”

任给事中日，屡有论驳。

尤袤本年三月除给事中，至绍熙四年除礼部尚书，其间多次论奏朝事。“陈源除在京宫观，耶律适噤除承宣使，陆安转遥郡，王成特补官，谢渊、李孝友赏转官，吴元充、夏永寿迁秩，皆论驳之，上并听纳。韩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御使用应办赏直转横行，袤缴奏，谓：‘正使有止法，可回授不可直转。侂胄勋贤之后，不宜首坏国法，开攀援之门。’奏入，手诏令书行，袤复奏，‘侂胄四年间已转二十七年合转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阶，复转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专徇侂胄之求，非所以为攀厉之具也。’命遂格。”《宋史》本传所记年月不详，姑系于此。

六月，以给事中兼实录院同修撰。

《南宋馆阁录》卷九：“尤袤（绍熙）三年六月，以给事中兼（实录院同修撰）。四年正月为礼部尚书，仍兼。”

《南宋馆阁续录》卷九：“实录院同修撰……绍熙以后八人……尤袤三年六月以给事中兼。”

是年夏，参与两省、台谏议两淮发行会子。

《两朝纲目备要》卷二：“赵汝愚为吏部尚书，与从官陈騤、罗点、谢深甫合奏，乞印造两淮会子三百万贯付两路，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淮东三分，淮西一分，依湖北例。三年一兑，更不申展。事下两省、台谏议，议者尤袤等以为可，遂施行之。”

四库全书提要：《两朝纲目备要》十六卷，不著撰人名氏。所纪自宋光宗绍熙元年迄宁宗嘉定十七年，事迹诸家书目皆不著录。……其书内宋而外元，又叙元代得国缘始，多敌国传闻之词，或宋末山林之士不谙体例者所作欤？……其书世罕传本，惟见于《永乐大典》者尚首尾完具。谨校正缮录以备参稽。原书卷目已不可考，今按年编次，厘为十有六卷。

上书参与太学待补之弊讨论，提出改进方法。

按《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四六：绍熙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礼部官员倪思指出太学待补实行既久，弊端积重难返的问题，主要是“货买文帖，改移乡贯，变移父祖”，建议罢去待补，恢复混试。接着侍御史林大中等上书，“国家开设太学，本以混试招延士类，混试既弊，遂行待补。然关防之不密，考校之不精，抑又不能无弊，此议臣所以有放行混试之请。若以待补之弊尚多，遗才所宜放行；混试但来既众，恐有喧闐躁践之患，今若令有司措置保其无他，即与权住今年诸州所取待补，然亦未宜径罢也。如明年场屋果无喧闐躁践，则自放省试年分即与放行。倘有未便，则待补既未尝罢，只就其间更加措置，使关防之密，考校之精，未为不善也。今若径罢待补，万一明年混试致有疏虞，而后举又复待补，恐非朝廷更制定事之体。”林大中等人所提实际是一个折衷方案，基本精神是在恢复混试的同时，并不宣布中止待补；如果恢复混试出了乱子，继行待补就是了。

尤袤与赵汝愚、罗点、黄裳、楼钥、张叔椿、马大同等上书，所奏内容如下：“窃惟待补之法，其弊已多，因仍岁时弊将益甚。今欲易之混试，固足取快一时，然多士之来以数万计，非惟有司重有劳费，日力有限，较阅难精，亦恐道路奔冲，不无寒暑之患；场屋湫塞，更多躁践之虞。彼此相形，得失居半。盖有根本之论，稍始古始而言，夫三代乡举里选之法，虽世远事异，不可遽复，然有教育作成之意，本诸天地而合乎人情者，则虽百世不能改也。惟我国家内自京师外及郡县皆置学校，庆历以后文物彬彬，几与三代同风矣。逮至崇、观创行舍法，所

在养士诚得党庠遂序之遗意，故一时学者粗知防检，非寇带不敢行于道路，遇乡曲之长，上及学校之职事，则敛容而避之，其风俗亦诚美矣。然其失也，在于专习新义，崇尚老庄，废黜春秋，绝灭史学，又罢去科举，使寒畯之士舍此无以为进身之路，事理俱碍，施行废革，此亦非舍法之罪，其时弊则然矣。中兴以来，投戈讲艺，行都重建太学，诸郡复行贡举，士生斯时，可谓幸矣。然浮伪之风胜，忠信之俗微，有司颇以为病者，亦由州县之间士之荣辱进退皆不由乎学校，至论德行道艺，则惟取决于糊名，苟为雕篆之文，无复进修之志，其视庠序有同传舍，视师儒几若路人，月书季考尽为文具，殊失朝廷教养之意。汝愚等拟欲远稽古制，近酌时宜，不烦朝廷建官，不劳有司增费，惟重教官之选，假守贰之权，仿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贡士，考终场之数，定所贡之员，期以次年试于太学。庶几士修实行，不事虚文，渐复淳风，仰裨大化，有三舍之利而无三舍之害，其法颇为近古。如蒙朝廷采录，所有诸州教养课试升贡之法，乞下有司详议施行。然科举事严，试期甫逾，其今岁待补试，欲乞且与依旧放行一次。”此议主题在于用‘三舍法’精神改造现行待补法，扬二者之长而各避其短，被孝宗采纳。

七月望日，跋曾敏行《独醒杂志》。

知不足斋刊《独醒杂志》附录收尤袤《独醒杂志跋》：“浮云居士曾公以文学行义有声江西，予恨不识其人，而获从其子监簿游。文献彬彬，所谓能世其家者。一日见公所著《独醒杂志》十卷，前言往行，登载不遗，有补于世。语简事核，非其它稗官小说之比。读其书想其人，如亲见其抵掌谈论，益知监簿家学问渊源所从来远矣。呜呼！士君子抱负所有，不见于用，必托于言，若公者高见远识，尚友前辈，虽陆沉于下，而遗书满家，足以垂世传后，其视富贵无闻者孰得孰失，况又有子方骏驳显荣，足以为不亡矣。因书其后。绍熙壬子孟秋望日，锡山尤袤题。”

四库全书提要：《独醒杂志》十卷，宋曾敏行撰。敏行字达臣，自号浮云居士，又曰独醒道人，又曰归愚老人，吉水人。吉水属庐陵郡，故又自题曰庐陵。曾祖孝先，祖君彦，皆当熙宁之时，不肯以新学干科第，故敏行守其家法，多与正士游。胡铨、杨万里、谢翱、皆其友也。年甫二十，以病废不能仕进，遂专意学问，积所闻见成此书。其子三聘编为十卷，以樊仁远所作《行状》，及铨所作《哀词》附后。万里序之，谿跋之后，赵汝愚、周必大、楼钥亦皆为之跋。

杨万里《独醒杂志序》：“……庐陵浮云居士曾达臣少刻意于问学，慨然有志于当时非素隐者也。尝与当世之士商略古今文章……达臣既没，吾得其书所谓《独醒杂志》十卷于其子三聘。盖人物之淑慝、议论之予夺、事功之成败，其载之无谖笔也。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可喜可笑，可骇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也。盖有予之所见闻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见闻者无不信之，予之所不知者无不信也。后之览者，岂无取于此书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诚斋野客杨万里序。”内容与尤跋互补，可参看。

十一月，上封事请光宗朝重华宫。

《宋史》本传云：“上以疾，一再不省重华宫，表上封事曰：‘寿皇事高宗历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亲见，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当思所以不负其托，望勿惮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后数日，驾即过重华宫。”《全宋文》据此整理成尤袤《谏不省重华宫封事》。

《格物通》卷三十五：“宋光宗绍熙三年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诣重华宫称庆，兵部尚书罗点、给事中尤袤、中书舍人黄裳、御史黄度、尚书左选郎官叶适等上疏，请帝朝重华宫，不从。吏部尚书赵汝愚入对，往复规谏，帝意乃悟，汝愚又属嗣秀王、伯圭调护，于是两宫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华宫，皇后继至，从容竟日而还。都人大悦。”

四库全书提要：《格物通》一百卷，明湛若水撰。是编乃嘉靖七年若水任南京礼部侍郎时所进，体例略仿《大学衍义》，以致知并于格物，而以格物统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六条。

是年，侍御史林大中以论事左迁，尤袤与楼钥上疏论奏。

《宋史》本传：“侍御史林大中以论事左迁，袤率左史楼钥论奏”。

《絜斋集》卷十一《资政殿大学士赠少师楼公行状》：“侍御史林公大中弹奏大理少卿宋之瑞，不从，迁吏部侍郎，力辞，与郡。公与给事中尤公袤言：‘大中最蒙眷注，今因论一少卿而同日与郡，实伤国体。公议皆愿还大中言职，或留之论思献纳之班。若不可留，亦宜优礼以遣之，与被论者殊科，犹足以示四方也。’寻诏之瑞与祠。”此文乃袁燮为楼钥所写行状，从楼钥的角度叙述论救林大中一事。

四库全书提要：《絜斋集》，宋袁燮撰。燮字和叔，鄞县人，登进士第，历官礼部侍郎、宝文阁直学士，追谥正献。学者称絜斋先生，事迹详《宋史》本传。……生平著述有《絜斋集》二十六卷，《后集》十二卷，其目见于《马氏经籍考》，久佚不传。厉鹗撰《宋诗纪事》搜讨未获，遂并其人而没之。今独散见于《永乐大典》中者，袁集编次得文二百三十九首，诗一百七十七首，虽未必尽合原目之数，而所存亦云富矣。

《钦定续通志》卷三八九：“马大同为户部，大中劾其用法峻，帝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尝为刑部，固以深刻称。’章三上，不报。又论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又不报。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辞不拜。乃除大中直宝谟阁，而大同、之瑞俱与郡。给事中尤袤、中书舍人楼钥上疏云：‘大中言官，当与被论者有别。’寻命知宁国府，又移赣州。”

是年，皇后李氏归谒家庙，官吏推赏者一百七十二人。袤力言其滥，乞裁节。上从之。

《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二：十二月“后归谒家庙，推恩亲属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门客，亦奏补官。”

《宋史·尤袤传》：“中宫谒家庙，官吏推赏者百七十有二人，袤言其滥，乞痛裁节，上从之。”

《宋史全文》卷二十八：“是岁，皇后李氏归谒家庙，推恩使臣邓从训等一百八十人，给事中尤袤言其太滥，时议者亦以为外戚家庙防护之兵多于太庙，请厘正之。”

是年，周必大有书至。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九《尤延之侍郎表^{绍熙三年}》：“某时获通问，足慰启仰。邹浩事曲折颇多，曲不在彼，难用中国法治之。若止编管，来长沙为便。又恐已施行，辄谩言之。某丐祠，度须遂请病悴，望归甚切。平人故人，今日所望，惟全其晚节耳。至恳至恳，它未暇及，敢冀台察。”

光宗继位后，周必大失宠。绍熙二年八月，除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绍熙三年七月，坐举监文思院常良孙，降荥阳郡公。

是年，有《与吴斗南书》。

《经义考》卷十九：“尤袤与吴仁杰书曰：顷得吕东莱所定《古易》一篇，朱元晦为之跋，当以板行，乃与左右所刊吕汲公《古经》无毫发异，而东莱不及。微仲尝编此书，岂偶然同邪？”

同上：“陈振孙曰：吕大防微仲所录上下经，并录爻辞象象，随经分上下为六卷，上下系二卷，文言、说卦各一卷。胡一桂曰：《古易》之乱肇自费直，继以郑玄而成于王弼。《古易》之复始自元丰汲郡吕微仲，嵩山晁以道继之，最后东莱先生又为之更定，实与微仲本暗合，而东莱不及微仲尝编此，盖偶未之见也。”

四库全书提要：《经义考》三百卷，国朝朱彝尊撰。彝尊……所撰述具有本原。是编统考历朝经义之目，初名‘经义存亡考’，惟列存亡二例，后分例曰存、曰阙、曰佚、曰未见，因改今名。

《吴中旧事》：“吴仁杰，字斗南，其先洛阳人，居吴中。父信举进士。官至国子学录，弟仁辅，子樗。”

四库全书提要：《吴中旧事》一卷，元陆友仁撰。此书纪其乡之轶闻旧迹，以补地志之阙。其体例则小说家流也。……盖杂记之书，志神怪资谐笑，自唐已然，不足为友仁訾也。

《晦庵集》卷八十三《跋吕伯恭书说》：“予往年送伯恭父于鹅湖，知其有此书，而未及见也。因问：‘其间得无亦有阙文疑义者乎？’而伯恭父曰：‘无有。’予心固窃怪之。后数年再会于衢州，伯恭父始谓予曰：‘书之文诚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阙所疑也。’予乃叹伯恭父之学已精，而其进犹未已。然其后竟未及有所刊订而遽不起，疾则其微词奥义无所更索。而此书不可废矣。今伯恭父之内弟曾侯致虚侵木南康，而属予记其后，予惟伯恭父所以告予者，虽其徒或未必知因，具论其本末如此，使读者知求伯恭父晚所欲阙者而阙之，则庶几乎得其所以书矣。绍熙壬子岁除日，新安朱熹书。”按尤袤信文所谓吕东莱所定《古易》，即其父和朱熹谈过的“此书”；朱熹此跋中所谓“伯恭父书”，即尤袤信文所谓“朱元晦为之跋”之书。朱熹此跋写于绍熙三年，故系尤袤《与吴斗南书》于是年。

一一九三 绍熙四年 癸丑 六十七岁

【时事】 五月，赐礼部进士陈亮以下三百九十有六人及第、出

身。七月，丞相留正复论姜特立不可重用，缴纳出身以来文字、待罪于范村。九月，侍从、两省请帝朝重华宫，不听。十一月，经群臣屡谏，光宗始朝重华宫，都人大悦。

正月十一日，除礼部尚书，楼钥撰制词。

《馆阁续录》卷九：实录院同修撰，绍熙以后八人，“尤袤，三年六月以给事中兼，四年正月为礼部尚书仍兼。”

《攻媿集》卷三十五《给事中尤袤礼部尚书敕》：“官建议曹，俾司礼乐。制作之事，职专宗伯。当用朝廷老成之人，阅一时侍从之臣，极三朝髦俊之选。求之公论，金曰汝谐。具官某，学极群书，才兼数器，被眷知于慈宸，参寮案于储宫。出入累年，始终一节。禁路论思之益，有众人之所难；琐闼封驳之章，至三进而未已。积兹德望，处以文昌。职务惟清，实总夷夔之任；谋猷可告，尚殚积契之忠。”

向光宗推荐韩彦直的《水心镜》。

《陕西通志》卷七十五《经籍第二》：“《水心镜》一百六十七卷：彦直字子温，尝摭宋朝事分为类目名《水心镜》，为书百六十七卷。礼部尚书尤袤修国史，白于朝下取是书以进，光宗览之称善。光禄大夫延安韩彦直撰。”

韩彦直，韩世忠长子。《宋史》卷三四：“遣韩彦直等贺金主生辰。”卷三八六：“知新州韩彦直升秘阁修撰”。卷二〇五：“韩彦直《永嘉橘录》三卷。”可知，韩彦直做过知州、使臣。

三月二十日，以礼部尚书兼侍读。

《止斋集》卷一二《正议大夫守给事中兼侍讲尤袤除礼部尚书兼侍读敕四年正月十一除礼书，三月二十日兼侍读，二词并行》：“方朕在东宫时，嘉

与僚友，切磋经义，缉熙光明，肆以菲躬，托于兆人之上。克奉诒谋，庶几寡过，永怀三益，宜如之何。具官某，博极群书，折衷六艺，凡与我言者于今不忘也。悯劳琐闼，位之春官，进读路门，以竟余论。昔者甘盘辅高宗于旧劳之时，而无与于中兴纳海之选；至汉二疏同傅太子，而亦不在初元酬功之诏。我有故人，始终典学，视昔盖有光焉。尔其辅养精神，陈古以诫今，惟毋以谢事之年而有遐心，则朕以忝可。”按《止斋集》卷十一、十二所收外制，皆“自绍熙四年正月以后”之文。

四库全书提要：《止斋文集》五十一卷，宋陈傅良撰。此集凡诗九卷，文四十二卷，其门人陈叔远所编。前后各有叔远序，所取断自乾道丁亥，迄于嘉泰癸亥。凡乾道以前之少作，尽削不存，其去取特为精审。末为附录一卷，为楼钥所作《神道碑》，蔡幼学所作《墓志》，叶适所作《行状》，而又有杂文八篇缀于其后，不知谁所续入。

六月，上《谏召陈源姜特立封事》。

《宋史》本传：“兼侍读，上封事曰：‘近年以来，给舍、台谏论事，往往不行，如黄裳、郑汝谐事迁延一月，如陈源者奉祠，人情固已惊愕，至姜特立召，尤为骇闻。向特立得志之时，昌言台谏皆其门人，窃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诵陛下英断。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难，譬除蔓草，犹且复生，况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劳，优以外任，或加锡赉，无所不可。彼其闲废已久，含愤蓄怨，待此而发，悦复呼之，必将潜引党类，力排异己，朝廷无由安静。’”《全宋文》据此整理成尤袤《谏召陈源姜特立封事》一文。

《宋史·光宗纪》：绍熙四年“二月戊戌朔，诏陈源特与在京官观……五月……召浙东总管姜特立。丞相留正以论特立不行，乞罢相，不报。……六月丙申朔，留正出城待罪。……戊戌，秘书省著作郎沈有开，著作佐郎李唐卿，秘书郎范黼、彭龟年，校书郎王奭，正字

蔡幼学、颜棫、吴猎、项安世上疏，乞寝姜特立召命。”尤袤此奏应在六月。

夏，有《与曾侍郎无玷书》

《无锡金匱县志》卷四十尤袤《与曾侍郎无玷书》：“袤讲闻高义之日久矣，得赵宪景明书，说足下不容口，益起思贤之念。恨想去远，未得承颜接辞。乃辱惠海，不胜感慰。窃窥藻丽，益知所缊。袤承乏于此，得同王事，惧不闻过，凡有可以镌切者勿惜。自此片纸往复，勿用俗礼，乃幸。目昏臂疼，不能尽复来贐，草此一纸为报，殊愧率略也。袤顿首。”曾无玷，生平不详。可能曾任侍郎，后外放州郡。

文中有“目昏臂疼”语，可知写于暮年，“恨想去远”又说明曾氏任外臣。先前素不识面的外臣致书朝臣，一般都在朝臣炙手可热时。尤袤是时尚任礼部尚书，故系此文于此。稍晚则其称疾乞归，曾氏不可能致书于他。

冬，尤袤以国事多舛忧虑成疾，多次乞致仕。

《宋史》本传：“时上已属疾，国事多舛，袤积忧成疾，请告，不报。疾笃乞致仕，又不报。”

《宋史·光宗本纪》：绍熙四年九月“侍从、两省请帝朝重华宫，不听。己卯，上寿圣皇太后尊号曰寿圣隆慈备福皇太后。……甲申，帝将朝重华宫，皇后止帝，中书舍人陈傅良引裾力谏，不听。戊子，著作郎沈有开、秘书郎彭龟年、礼部侍郎倪思等咸上疏，请朝重华宫。冬十月丙午，内教三衙诸军。己酉，朝献于景灵宫。夜，地震。庚戌，朝献于景灵宫。夜，地又震。壬子，秘书省官请朝重华宫，疏三上，不报。甲寅，雨土。工部尚书赵彥逾等上疏重华宫，乞会庆圣节勿降旨免朝。寿皇曰：‘朕自秋凉以来，思与皇帝相见，卿等奏疏，已令进御前矣。’明日会庆节，帝以疾不果朝，丞相葛邲率百官贺于重华宫。侍

从上章，居家待罪，诏不许。嘉王府翊善黄裳上疏，请诛内侍杨舜卿；台谏张叔椿、章颖上疏，乞罢黜；戊午，太学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书，请朝重华，皆不报。己未，丞相以下奏事重华宫。庚申，帝将朝重华宫，复以疾不果。丞相以下上疏自劾，请罢政；彭龟年请逐陈源以谢天下，皆不报。”

尤袤所忧“国事多舛”，即上述光宗不朝重华宫、不顾丞相和众馆阁官员反对，一意孤行地招用姜特立等引发的朝臣人心涣散。致病和乞致仕原因也在此。

一一九四 绍熙五年 甲寅 六十八岁

【时事】 正月癸酉，寿皇圣帝不豫。五月，以寿皇圣帝疾棘，命丞相以下分祷天地、宗庙、社稷。丞相留正等请帝侍疾，丞相以下以所请不从，求退，帝命皆退，于是丞相以下遂出城待罪。六月，寿皇圣帝崩。丞相以下上疏，请光宗诣重华成礼。

春，转正奉大夫致仕，赠金紫光禄大夫。

《宋史》本传：“转正奉大夫致仕。赠金紫光禄大夫。”

《万柳溪边旧话》：“文简公致政归，不居许舍山，专居东带河（《无锡县志》作束带河）大第。”

《宋史·职官八》：“诸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太尉，开国郡公，上柱国，为正二品。诸银青光禄大夫，签书枢密院事，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御史大夫，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左右金吾卫、左右卫上将军，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牧，殿前都指挥使，节度使，开国县公，柱国，为从二品。诸宣奉、正奉大夫，观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

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枢密直学士，左、右散骑常侍，权六曹尚书，上护军，为正三品。”尤袤致仕时，由礼部尚书（从二品）转正奉大夫（正三品），赠金紫光禄大夫（正二品），为皇帝恩宠之一。

楼钥《攻媿集》卷三十八《正议大夫尤袤转一官守礼部尚书致仕敕》：“位列仪曹，屡上求闲之请；恩隆储案，俯从纳禄之私。兹焉告归，于以示宠。具官某，器资精敏，学业淹该，隐帙奥篇，了辨无爽。残膏剩馥，沾丐为多。册府道山，极一时儒学之选；词垣翰苑，兼两朝制诰之工。比乞外庸，进仪清禁。命之夕拜，有唐人批敕之风；擢以春官，当虞臣兴礼之任。乃因感疾，遽欲辞荣，俾陟崇阶，以华晚节。李纲乞骸而去，肯久于尚书；孔戣得谢而归，仍加于礼部。尚祇涣渥，无媿前良。”尤袤于绍熙四年秋冬之际感疾，屡上章乞致仕在四年冬，而归里则在本年春。

致仕后，有《落梅》《海棠盛开》诗。

《万柳溪边旧话》：“文简公致政归，不居许舍山，专居东带河大第。数步即出西关，渡梁溪，因造圃其上。后有高岗眺望，沿溪左种梅，右种海棠，各数百树。公有《瑞鹧鸪》词二首，一咏落梅，一咏海棠。《落梅》云：‘梁溪西畔小桥东，落叶纷纷水映空。五夜客愁花片里，一年春事角声中，歌残玉树人何在，舞破山乡曲未终。却忆孤山归醉路，马蹄香雪衬东风。’《海棠盛开》云：‘雨行芳蕊傍溪阴，一笑嫣然抵万金。烈火照临光灼灼，彤霞射水影沉沉。晓妆无力胭脂重，夜醉方酣酒晕深。定自格高难着句，不应工部总无心。’”

《落梅》，方回《瀛奎律髓》卷二〇以其为诗。方回鉴赏曰：“第二句，未有别本可考。遂初诗其孙新安半刺藻尝刊行，而焚于兵。予得其家所抄副本，颇有讹缺云。”《宋诗纪事》卷四十七也以为诗，作品内容写梅花凋落。尤玘系此诗于绍熙五年，从情调上看，很像暮年绝笔诗。

《无锡县志》卷二《山川》：“梁溪，即梁清溪，距州城西四十丈，阔十丈，深三丈，源发于惠山之泉，入溪为南北流。其南绕惠山西南三十里，自小渲淹西流出浦岭、独山二门，入太湖。其北至五里桥与运河通，今谓之双河口。《吴地志》云：古溪极狭，梁大同中重浚，故号曰梁溪。”

五月，卒。陆游、周必大、楼钥、陈傅良、彭龟年、袁说友、杨万里有哀悼诗文。

尤侗《家谱本传》：“公生靖康丁未，卒绍熙甲寅，享年六十有八。史称七十，举全数耳。”靖康丁未（公元一一二七）至绍熙甲寅（公元一一九五），恰好六十八岁。

陆游《渭南文集》卷四十一《尤延之尚书哀辞》：“帝艺祖之初造兮，纪号建隆，焕乎文章兮，蹶揖逊之遐踪。诏册施于朝廷兮，万里雷风，灏灏噩噩兮，始扫五季之雕虫。阅世三传兮，车书大同，黄麾绣仗兮，驾言东封。继七十二后于邃古兮，勤崇垂鸿，吾宋之文抗汉、唐而出其上兮，震耀无穷。柳、张、穆、尹、欧、王、曾、苏，名世而间出兮，巍如华、嵩。虽宣和之蛊敝兮，建炎之军戎，文不少衰兮，殷殷霭霭，太平之象兮，与六龙而俱东。余自梁、益归吴兮，怅故人之莫逢，后生成市兮，摘裂剽掠以为工。遇尤公于都城兮，文气如虹，落笔纵横兮，独殿诸公。晚乃契遇兮，北扉南宫，涂改雅、颂兮，蹈躏轲、雄。余久殡于世俗兮，公顾一见而改容，相期江湖兮，斗粟共春。别五岁兮，晦显靡同，书一再兮，奄其告终。于嗟哀哉！孰抗衣而复公兮，呼伯延甫于长空？孰诵些以招公兮，使之舍四方而归徕乎郢中？孰酌荒丘兮，露草霜蓬？孰闯虚堂兮，寒灯夜蛩？文辞益衰兮，奇服龙茸，天不慙遗兮，黼黻火龙。嗟局浅之一律兮，彼宁辨夫瓦釜黄钟，话言莫听兮，孰知我衷？患难方殷兮，孰恤我躬？焄蒿不返兮，吾党孰宗，死而有知兮，惟公之从。”陆游于淳熙十六年和尤袤在临安分手，此祭文中“别五岁兮，晦显靡同，书一再兮，奄其告终”，淳熙十六年之后五年，恰好是绍熙五年。

楼钥《攻媿集》卷十三《尚书尤公袤挽词》其一：“敏甚五行下，毫厘耻不知。千人挥笔阵，万卷纳须弥。有夏传追蠡，先秦拾断碑。邨侯书插架，分付称家儿。”其二：“忧国言多切，回天力有余。众推真学士，上念老尚书。直道终难进，高怀只遂初。梁溪钓游处，此意竟何如。”其三：“旧学方登用，公来领从臣。末光依日月，听履上星辰。共政将图旧，腾章屡乞身。甘盘终罔显，雨露未沾新。”其四：“北面愿师承，东台拜老成。忘年容末坐，叙契若平生。风月吟千首，雷霆寄一名。送车无路到，寒涕为君倾。”光宗为太子时，尤袤即为东宫僚案。光宗继位后，尤袤官至礼部尚书，未登二府，故组诗其三中有“甘盘终罔显，雨露未沾新”之语。商高宗曾从甘盘学，继位后遂以甘盘为相，楼钥以此典喻光宗和尤袤的关系，尤袤不曾为相，也没能活到宁宗继位。

陈傅良《止斋集》卷九《挽尤延之尚书》其一：“自为师说竟谁宗，每事持平属此翁。有志政须名节是，斯文非独语言工。要令举世人材出，合在前朝行辈中。安得长年留把柁，后来各与一帆风。”其二：“宿留江湖长子孙，行藏节节耐人看。及为侍从身垂老，欲试平生事转难。书就仅题前太史，功成方记旧甘盘。令人长恨经纶意，历事三朝见一斑。”其三：“向来诸老独岿然，羸不胜衣万事便。灯下细书批勅字，雪边先着趁朝鞭。岂应无故令身健，却止功名与世传。遗奏定留封禅稿，凭谁吹送九重天。”其四：“壮岁从游两鬓霜，重来函丈各堪伤。那知卒业今无及，极悔论心昨未尝。相约归期须次第，独存病骨更凄凉。他年赖有门生记，托在碑阴永不忘。”

彭龟年《止堂集》卷十七《挽尤尚书二首》其一：“太史病已革，君王意尚疑。欲为宣室召，深动画堂思。共起云亡叹，空嗟大用迟。九原如可作，愿赋百身诗。”其二：“天子青宫友，清时法从贤。典型诸老旧，人物中兴前。锁闥堆黄纸，金华送细旂。夺公何太速，谁与问苍天。”

四库全书提要：《止堂集》宋彭龟年撰，龟年字子寿，清江人，乾道五年进士，历官焕章阁待制知江陵府，迁湖北安抚使，坐事落职。寻复官以宝谟阁待制致仕，卒谥忠肃。事迹具《宋史》本传，龟年官右史时面折廷诤，劾切人主，有古直

臣之风。集中所存奏疏、札子尚五十余篇，敷陈明确，多关于国家大计。

袁说友《东塘集》卷十六《祭尤尚书文》：“天祐皇家，必有与立。乃生贤者，左右培植。朝有大政，俾为蓍龟。民有常心，俾为父师。其身也荣，其国也治。高山仰止，流光万世。公之清节，不以利疚。事或过举，赖以正救。以下劓上，凜然东台。至再至三，抗奏弗回。公之摘文，兼丽典诰。纶掖代言，玉堂敷号。史廷直笔，帝幄横经。黼黻王度，儒臣至荣。群书万卷，山藏海积。公博极之，章句牖析。茧纸旧闻，千载散佚。公爱玩之，宝于金玉。呜呼哀哉！以公之节，足以镇俗。以公之文，足以华国。读书是勤，百氏指南。乐古为富，四海律贪。比正嫉邪，友旧笃亲。皆盛德事，具有典型。天子眷乎旧学，学者依乎宗师。将弥纶乎廊庙，均仁寿乎华夷。何听履之方强，倏逝川乎已而。呜呼哀哉！上而公议，孰主张之。下而善人，孰领袖之。斯文不幸，殆如线矣。举世混淆，谁能变矣。识与不识，莫不涕洟。吉人云亡，将谁与归？小子辱眷，接武朝迹。一再姻娅，联好胶漆。闻公易箴，我尝视之。及公盖棺，我实抚之。实肴于豆，实酒于卮。为斯文恸，九原莫追。公而有知，鉴此奠词。”

四库全书提要：《东塘集》二十卷，宋袁说友撰。说友字起岩，建安人，流寓湖州，登隆兴元年进士第，嘉泰中官至同知枢密院、参知政事。说友学问淹博，留心典籍，官四川安抚使时，尝命属官程遇孙等共辑蜀中诗文，自西汉迄于淳熙为《成都文类》五十卷，深有表章文献之功。……今据《永乐大典》所载搜罗排纂，得诗七卷，文十三卷，又《家传》一篇不知谁作，后半文已残。

《鹤林玉露》卷六：“延之先卒，诚斋祭文云：‘齐歌楚些，万象为挫。瓌伟诡谲，我倡公和。放浪谐谑，尚友方朔。巧发捷出，公嘲我酢。’”这不像杨万里祭文的全部，何况杨万里与尤袤情同手足，所写祭文绝不会如此草草。可惜的是，在《诚斋集》又找不到完整的祭文。

于北山先生据陆游哀辞、周必大祭文、楼钥所草制词并哀词，考订《宋史》及《万柳溪边旧话》之误，从而断定尤袤卒于绍熙五年。理由一，陆游自淳熙十六年春夏之交与尤袤在杭州分手，赋《遂初堂》诗送其归里。尤袤死，陆游《祭文》云：“别五岁兮，晦显靡同。书一再兮，奄其告终。”此可证尤袤卒于淳熙十六年的五年之后，即绍熙五年。理由二，周必大《祭尤延之尚书文》云：“受知两朝，时已云可；致身二品，官不为左。”尤袤为绍兴十八年进士，高宗朝官尚不显。孝、光两朝，则备受重用。若入宁宗庆元年间，就该说受知三朝了。理由三，楼钥《尚书尤公挽词》四首五律，其三云：“旧学方登用，公来领从臣。末光依日月，听履上星辰。共政将图旧，腾章屡乞身。甘盘终罔显，雨露未沾新。”反用商高宗尝从甘盘学，既践位，遂以之为相典故，言光宗为太子时，尤袤久为东宫师僚，光宗继位，尤袤却未登相位，官位止于礼部尚书，不曾任宰相，也不曾进入宁宗朝，说明尤袤死于绍熙五年（详见《尤袤卒年考辨》，《南开学报》一九八〇年五期）。这一结论当属可信。《宋史》本传云“遗奏大略劝上以孝事两宫，以勤康庶政”，“袤死数年，侂冑专政”，也可为证。所谓“以孝事两宫，以勤康庶政”，盖针对光宗每每托疾不朝重华宫、不理朝政而发，则尤袤当卒于孝宗未薨之前。《宋史·孝宗本纪》载孝宗薨于绍熙五年六月戊戌，都有力地支持了于北山的观点。

死后，朝廷恩赠四官。

楼钥《攻媿集》卷三十八《尤袤赠四官敕》：“旧老遗荣，犹有留行之意；表章载览，忽形垂绝之言。天不慙遗，人所嗟惜。具官某，以时耆德，事朕初潜。蚤岁宦游，殆及王、杨之接；晚年贵重，遂从园、绮之招。古事今事，问无不知；大言小言，进必有补。爰暨纂承之日，首参侍从之班。召自藩方，喜典刑之如故；擢居琐闼，嘉倬直之不衰。图任方深，求归何亟。虽弗至甘盘之罔显，恨不许彦博之少闲。丧此良臣，动予深念。进四阶而命秩，按三尺以疏恩。学焉

而后臣之，正赖多闻之益；死者如可作也，抑惟斯人之归。或其有知，毋悼不幸。”

安葬于无锡城外山地。

按地方志，尤袤墓地有三说。其一认定在西孔山。《无锡金匱县志》卷一二：“宋尚书尤袤墓在西孔山。”清《江南通志》卷三十九：“尚书尤袤墓，在无锡县西孔山。”其二认定在许舍山。《无锡县志》卷二：“许舍山，去州西南三十五里。在路耿山之南、横山之东。群峰盘旋，结为深谷。宋待制蒋偕、显谟许德之、侍郎施垌、礼部尤袤皆尝卜筑其内。”其三认定在东孔山。《无锡县志》卷二：“东孔山，去州西一十八里，舜山之阴，其上有宋端明尤袤墓。”第一种说法较为可取，因为今无锡市西郊西孔山麓有尤袤墓，民国初年重修，墓域及神道石刻在1966年被毁，1984年无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尤氏后裔共同整修墓地。

一生著述近百卷。

《宋史》本传：“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宋史·艺文三》：“《遂初堂书目》二卷，尤袤集。”《无锡金匱县志》卷三十九载，尤袤曾著《遂初小稿》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遂初堂书目》一卷、《周礼辨义》、《老子音训》、《乐溪集》五十卷。

一一九六 宋宁宗庆元二年 卒两年后

长子尤棐在台州仙居做知县，其后还曾做过建康通判和衡州知州。

《赤城志》卷六仙居：“秀岐堂在安乐堂东，庆元二年令尤棐，以民献瑞麦而建。”《浙江通志》卷四十六：“秀岐堂：《仙居县志》：在县治，宋庆元中令尤棐建。”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四《通判厅》：“尤棐，朝奉郎。开禧三年五月十八日到任，嘉定二年五月十八日任满，知衡州。”

一一九九 宋宁宗庆元五年 卒五年后

侄子尤森中进士。

《万柳溪边旧话》：“迪功公^{讳森}。字与茂，苦志力学，宁宗庆元五年，年三十九矣，始登进士高第。补扬州文学，擢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父知宝庆府致仕在家，时年七十，独公一子，遂乞归养。承欢竭力，事宝庆公者十五年，亲终服除，公亦老矣，不复仕宦。兄弟中独公最贫，徒富图书古玩，亦享高寿。”

一二〇八至一二二五 宋宁宗嘉定年间 辛十四年后

长孙尤焞中进士。

《万柳溪边旧话》：“庄定公^{讳焞}年十九，登宁宗嘉定元年郑自诚榜进士。文简公登绍兴戊辰科，嘉定元年亦戊辰科也。初授山阳法曹郎，令山阳，倅海陵，忝东淮制幕，入为军器监簿，迁太府丞检详编修，擢司农少卿，总饷淮西除理卿，出为福建帅，改沿江制副，召为秘书监，继大父为侍讲，兼直院，出知太平州，州亦大父旧治也。召修史，进侍读，权工部尚书，继大父为礼部尚书。丁父兵侍公忧，服除，召拜内翰，端明殿大学士，提举秘书省提纲史事，封毗陵郡侯。□十年致仕，时甫六十有一。优游于家者二十四年而后终。公少达老□，久历于世，其事行甚多，门人赵探花达、肖君发，感公教育之恩，著《尤端明日历》十一卷，其文淳，其事奇，镂板至今，盛行于天下，故不复赘。”

《无锡县志》卷三下：“尤焞，嘉定戊辰阙榜”获荐于乡。《江南通志》卷一百二十《选举志》嘉定进士“尤焞，无锡人。”

明人凌迪知《万姓统谱》卷六十二：“尤焞字伯晦，袤之孙，父棐工部侍郎。焞端平初征为将作监主簿，后为淮西帅，以儒者守边，威惠兼济，累迁工部尚书，入为翰林学士。卒八十三，自号木石。”

四库全书提要：《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六卷，明凌迪知撰。迪知有《左国腴词》已著录。其书以古今姓氏分韵编次，略仿《林宝元和姓》，纂以历代名人履贯事迹，按次时代分隶名下；又仿《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名为姓谱，实则合谱牒、传记而共成一类事之书也。

尤焞，虽《宋史》无传，但其入仕后，官至工部尚书。文职做过御

试详定官，武职做过淮西帅，其事迹散见于《宋史》和《宋史全文》中。《宋史·理宗本纪一》：绍定四年“六月己未，诏魏了翁、真德秀、尤焞、尤煊并叙复元官职、祠禄。”《宋史·郑清之传》：宝庆“六年，弥远卒。命清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已任，召还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李埴、徐侨、赵汝谈、尤焞、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叟、袁甫、李韶，时号小元祐。”《宋史·马廷鸾传》：宝祐“四年尤焞提举史事，辟为史馆校勘。”《宋史·程元凤传》：宝祐年间“高、孝、光、宁四朝国史未就，奏转任尤焞领其事，纂修成之。”《宋史·朱熠传》：“熠居言路，弹劾最多，一时名士若徐清叟、吕中、尤焞、马廷鸾亦皆不免云。”《宋史全文》卷三十四《宋理宗四》载：淳祐七年“乙亥，以权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赵汝腾充殿试详定官，权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尤焞、左司郎中尹焕同详定。”宝祐元年四月“甲申，以工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兼侍读尤焞，工部侍郎兼侍讲林彬之、国子司业兼崇正殿说书叶梦鼎为御试详定官。”《宋史·理宗本纪五》载：宝祐二年九月“己未，以尤焞为端明殿学士，提举秘书省兼侍讲提纳史事。”

《明一统志》卷二：“尤焞，袤之孙，父棐，工部侍郎。焞，端平初征为将作监主簿，后为淮西帅，以儒者守边，威惠兼济，累进工部尚书，人为翰林学士，卒。年八十三，自号木石。”《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六：“尤焞，朝奉大夫、司农少卿兼淮西总领。嘉熙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交割职事。淳祐二年正月八日，准省札时暂权管沿江淮西制置，留司建康府、江东安抚司行宫留守司职事。七月十八日赴行在奏事，去任。”《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六：“尤焞，朝奉大夫司农少卿兼淮西总领，嘉熙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交割职事。淳祐二年正月八日，准省札时暂权管沿江淮西制置留司建康府，江东安抚司行宫留守司职事。七月十八日赴行在，奏事去任。”为当时江防重臣。

《无锡县志》卷四收有尤焞《宋故刑部侍郎蒋公圻志》：“公讳重珍，字良贵，常州无锡人。曾祖绍，祖端卿，父南式，皆隐德不仕。父以公贵，赠奉议郎。嘉定癸未，公以进士第一人擢承事郎金书建昌军

节度判官厅公事，未上，丁太夫人顾氏忧。服阕，除金书昭庆军。莅官一考，引疾告归。改金书奉国军，需次绍定己丑召除秘书省正字，人对奏语剴切，执政者不悦，遂谒告还家。就迁校书郎，力辞不拜，改通判镇江府，复以疾辞，遂以直宝章合主管华州云台观。端平改元，上厉精更化，召为秘书郎兼庄文府教授，辞，不得命乃诣。寻兼崇政殿说书，俄迁著作佐郎兼权司封郎官，权起居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同知贡举。迁起居郎说书，常如故以疾丐外，除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当上病甚，屡请祠官，不允，召为刑部侍郎，趋朝甚急，而公疾不可为矣。请致其事，诏特赠两官，守权刑部侍郎致仕。积阶朝散郎，享年五十有四。公少以隽异闻于乡，踰壮以高文魁天下士，入朝以直言，名震天下。由是受上异知，入侍讲席，晋拜柱石，密勿严近，知无不言，而期年遂退处于家。盖平生侃侃自持，不肯诡随流俗，少不得其意则必奉身而退，于名位利禄常若浼己。上思其忠荃，方倚以大用，而公遽歿，朝野莫不叹惜焉。公生于淳熙癸卯三月己巳，歿于端平丙申十一月乙丑，次年二月壬寅葬于当县谢堰先茔之右，从遗命也。娶□水丘氏承务郎介之女，封恭人。子二人：长仪，次似。女一人，许适登仕郎赵与可。孙一人，遂孙。公之清名劲节，歿而不朽，自有名儒巨笔任是责者，兹谨撮出处大略书而纳诸圻。朝奉大夫除直宝文阁差知吉州尤焞述书。”此文述宋末名士蒋重珍一生极有条理，尤焞文学功力不俗。

尤焞为南宋后期馆阁重臣。

陈骙《馆阁续录》卷七提纲史事：宝祐以后“尤焞，二年十月除端明殿学士，提举秘书省提纲史事兼侍读，特与执政恩数。”

同上：纲史事监：嘉熙以后“尤焞，以秘阁修撰知江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兼江西安抚使召。五年十一月除，六年三月供职，闰四月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是月兼侍讲。十月除权工部侍郎。”“尤焞，十二年五月以礼部侍郎兼史馆修撰兼侍读兼秘书监，六月兼同修国史实录院

同修撰，十月兼直学士院，十一月除权工部尚书，兼职依旧。”

同上：少监：嘉熙以后“尤焞，字伯晦，常州人，习《礼记》。戊辰郑榜，二年十一月以大理寺少卿除，三年正月与祠。”

《无锡县志》卷二《尤袤传》：“……公子概，孙焞三世相继并登科第。焞字伯晦，以大父袤奏仕，累迁工部尚书，□学士提学秘书省提纲史事，遍历中外三十余年，而后抗疏丐闲，年八十三，以疾终于家。自号阙木□居士云。”

一二二五 宋理宗宝庆元年 卒三十一年后

尤袤所藏书毁于兵火，魏了翁跋《遂初堂书目》。

明陶宗仪撰《说郛》卷十下《遂初堂书目·原序》：“夫结绳既代，图籍肇兴，纲领有作，典章爰着。周官所掌三皇五帝之书，楚史能通八索九丘之故。韩子东聘始见旧经，李叟西游仅窥藏室。志昆丘之放者固已谬悠，探禹穴之奇者曾何彷彿。遐哉邈矣，有足征乎？更秦焚灭之余，遭汉搜扬之盛。辚轩遍于天下，竹简出于壁中。世王之所讨论，群儒之所缀辑。前称《七略》，末有《中经》。刘苍终莫得之，黄香所未见者，罕归私室，悉入内朝。然自雒邑初迁，多从亡逸，建安重扰，半杂煨尘，近则散落闾阎，远或流布海宇，繇是博雅君子、荐绅先生踵尚风流，迭相传写，壮武牛车，兼两邳侯，签表累万，雌黄审其未正，杀青存夫不刊。而家藏之积殆与中秘侔矣。且夫商盘周鼎，世以为古，而无适时之用，晁采夜光，人以为宝，而非畜德之资。识天道之精微，揆人事之终始，穷物理之变化者，其唯书乎？故《六艺》立言之训，《九流》经世之要，传注之学，辞赋之宗，技巧之方，姓名之考，齐谐之志，丘里之谈，虽云殊途，皆有可用，诚应世之先务，资身之大本欤！晋陵尤延之始自青衿，迨夫白首，嗜好既笃，网罗斯备，日增月益，昼

诵夕思，重之不以借人，新若未尝触手。耳目所及，有虞监之亲钞；子孙不忘，多杜侯之手校。表层楼而俪富，托名山而共久，不已盛乎！若其剖析条流，整齐纲纪，则有目录一卷，甲乙丙丁之别，可以类知。一十百千之凡从于数举，仆雅窃通书之好，每资余烛之光。猥辱话言，属为序引。研精覃思，固不逮于扬雄。单见浅闻，复有惭乎袁豹。勉需翰墨，祇尘简牍而已。太末毛开平仲序。”

魏了翁《遂初堂书目后序》：“予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闻储书之盛，又恨不能如刘道原所以假馆于春明者。宝庆初元冬，得罪南迁，过锡山访前广德使君，则书厄于火者累月矣。为之彷徨不忍去。因惟国朝以来，藏书之盛鲜有久而弗厄者，孙长孺自唐僖宗为榜书楼三字，国朝之藏书者莫先焉，三百年间再毁于火；江元叔及江南、吴越之藏凡数万卷，为臧仆窃去，市人裂之以籍物，其入于安陆张氏者，传之未几一篋之富，仅供一炊；王文康、季文正、庐山镠壮舆、南阳井氏，皆以藏书名，凡未久而失之；宋宣献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二家之书，不减中秘，而元符中荡为烟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原无事时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灾尺素不存。斯理也，殆不可晓。圣贤不过托之宪言，以垂世示后，所以共天命而植民彝也。兼收并蓄，博览精索，以淑其身，以待后之人。此何辜于天而厄之尔极也？使子孙不能守，如江、张、王、李诸家是固可恨，若孙、宋、晁氏则子孙知守之矣，而火攻其外，矧如尤氏子孙，克世厥家，滋莫可晓，虽然是穠是蓂，虽有饥馑亦有丰年，吾知有穠蓂耳，丰凶非我知也。尤氏子孙其尚思所以弗替先志云。临邛魏了翁跋。”宝庆初元冬，魏了翁得罪南迁，过锡山访前广德使君，时尤袤存书已毁于火，他只见到《遂初堂书目》，遂跋其后。

韩淲《涧泉日记》卷中：“毛开字平仲，柯山人，尚书友龙之子也。负气不群，诗文清快，与尤袤延之相厚，自宛陵罢官，归号樵隐居士。有集临死作手书抵延之语，如神仙先公在婺，平仲以诗文一帙来赠，虽数数通问，亦一再赓和，竟与先公不相识。”

一二四二 宋理宗淳祐二年 壬寅 卒四十八年后

孙尤燊作《平清堂记》。

《万柳溪边旧话》：“秘阁公（讳燊）弱冠时，读书于九龙山第五曲，爱其中乔松数十株，即其中结精舍，舍后筑小阁，山林清景咸备。一日松下忽涌大水，横流数日不止。公下视之有眼，即命山人穿之深五尺，而水泱泱清澈，汲以煮茗，与二泉无异也。遂以石甃之，自号松泉生。公后致仕家居，亦常居此精舍。松益老，泉益清，公甚乐。事详蒋嗣咏《松泉精舍记》。公既老，有□疾，亦养疾精舍中，一日汲泉，忽臭味达于户内，公甚震惊。及夕而泉竭，不半年，公亡矣。朝廷每大庆，必推恩于大臣，文献、文简祖孙，各经推恩数次，往往力辞，然中亦有不能辞者。文献公以上四代、庄定公以下五代，无一人不沐朝泽，列冠裳。”

《无锡县志》卷四中尤燊《平清堂记》：“观近臣以其所主，观远臣以其所为主，古今不易之论也。盖惟贤而后知贤，拔茅汇征，治道斯泰，而怀才抱德者亦得以垂鸿名于盛世。古灵陈先生在神庙朝，荐士一疏至三十有三人，皆一时名公伟哲，延洪我宋无疆之休，三百载如一日，猗欤休哉。汾海制使可斋先生，古灵之裔，清文直谅，每以进贤报国自任，不轻诺，衣钵有传矣。锡山旧为壮县，迩来败不可支，岁至五易长官。可斋衣绣日畿，选赵君紉来摄邑，岁值大获，君听讼以清守己，以正敏明善断事，至立辨，上承供亿，下苏凋瘵，士民感怀，列治绩于台府。乞就真以福百里，公朝报，可。未几，可斋入辖中台，旋镇东海，贻书以‘平易近民，清苦律己’八字相勉，君因欲撷平清二字揭于公退之室以自律，可斋复大书侵梓以惠之，君嘱予著语，将勒坚珉，以侈教诲不倦之论。燊，邑人也。日闻

善政，喜君之得所主，于是乎书。淳祐次元长至前九日，朝请郎直秘阁尤燠记。”

尤燠，尤袤次子概长子，做过宣城县令、建康府通判、知江陵府兼京湖路安抚。《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八：“德秀荐本路十知县政绩状曰……知宁国府宣城县尤燠，名家之子，生长见闻。宣城凤号烦剧，燠材力精敏，治办有方，务以恩信及民，不为苛猛。岁适旱饥，推行荒政，曲尽其至。殄除蝗孽，宣力尤多。臣等每因百姓至庭，试加访问，皆称其贤。已决之讼，翻诉绝少。”可见尤燠政治风范之一斑。

《景定建康志》：通判厅“尤燠，通直郎，嘉定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到任，至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任满。”

洪咨夔《平斋集》卷二十一《外制》之《尤燠除知江陵府兼京湖路安抚，刘辉叔政绩转一官依旧知建昌军制勅》：“具官某等，河东以地望之重归季布，颍川以民情之安留寇恂，悉惟其宜尔。燠，抱识时应变之长，往帅荆州，事权非昔，而承上抚下无间言，可以为难矣。故齿召复还，以壮吾上游控扼之势尔。辉叔厉尽职奉公之志，出守盱江，邑里甫集而兴利除害无遗功，可以为善矣。故选擢复留，以尉千里恋慕之情。分阃乘垒，任有轻重，朕为地望民情而择官，奚有间哉？各鞭厥后，无弃尔成可。”可知尤燠做过封疆大吏。

一二七四 宋度宗咸淳十年 卒八十年后

尤袤刊刻《尤遂初诗集》，方回为之作跋并列尤袤为‘中兴四大诗人’之首。

方回《桐江集》卷三《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尤、杨、范、陆。其先或曰尤、萧，然千岩蚤世不显，诗刻留湘中传者少，尤、杨、范、陆特擅名天下，三家全集板行，遂初先

生尚书文简公厥后□□□独未暇及此。岁在甲戌，公之曾孙、尚书都官之孙、滁州使君之子为古歙通守，博雅好古，喜飞白、行草八分书，诗有家法。以回尝请益斯文，慨然有感，先以公诗二十卷饷诸梓，命回是正讹伪。回谓光尧龙渡时，则有诗人陈去非、吕居仁、徐师川、韩子苍之徒，所谓及闻正始之音者，至阜陵在宥而四巨公出焉，非以其浑大典正，与中原诸老并欤？诚斋时出奇峭，放翁善为悲壮，然无一语不天成；公与石湖冠冕佩玉，度骚婉雅，盖皆胸中贮万卷书，今古流动，是惟无出，出则自然近世。乃有刻削以为新，组织以为丽，怒骂以为豪，谄舐以为怪，苦涩以为清，尘腐以为熟者，是不可与言诗也。举是而诉讼，上下其说，则于今而梦想乾、淳之盛者，又岂止于诗而已哉？”

甲戌即咸淳十年，距尤袤去世已八十一年。所印集子仅二十卷，有诗无文，书名当非《遂初稿》或《梁溪集》，很可能就叫《尤遂初诗集》。

一二七七 宋端宗景炎二年 丁丑 卒八十三年后

侄尤栋撰《重建五先生祠堂记》、《无锡州退学斋记》，列尤袤与杨时、喻樗、蒋重珍、李祥同为无锡儒宗，阐发无锡的儒学传统。

《万柳溪边旧话》：“刺史公^{讳栋号率斋}，学最早，十岁通五经，十五已阅万卷矣。善为古文，累举不第。至度宗景定三年，始登方山京榜进士。令山阳，不乐吏事告归。荐补州教授，召为秘书正字，不能佞权要，出为广德刺史致仕。家贫，享大耋清福。二子焘、照，皆仕不显而博学有名。当是时，江南郡邑金石文章皆其父子之笔，至今石碑布满诸处，本邑中更多。”

《无锡县志》卷三下：“尤栋，景定壬戌方榜”获荐于乡，贡登于春官。

《无锡县志》卷四下尤栋《重建五先生祠堂记》：“宝祐戊午，四明

袁择善从尹常之无锡，创先贤祠，附庸于学。历十九年，时丁元二视庙貌不如故，自虞君荐发出而教授生徒，乃泛扫芜秽一撤而新，已而增博喻师长之员，会孙君桂发居之，之二人者皆乡人也。相与诹《经》订《礼》，为之言曰：‘必释奠于其国之先师，无先师则与邻国合。国有人焉，何庸取诸其邻？我杨文靖龟山先生，虽非吾锡之人，而寓居于郡者十有八载，今城东精舍，乃其讲学之地，是即乡之先师也。乡者，先生标表是祠，居中奠位，曾谓土崩瓦解之势，我兴受之，然有不依形而立者，参倚如见。吾党小子忍倍此而更师乎？喻工部玉泉先生，尤文简遂初先生，李肃简小山先生，蒋忠文实斋先生，何莫非吾锡之人？而起家于邑者，相望百有余岁，今里中故宅尚有指为藏书之所，非乡之先师欤？玉泉、遂初、实斋三先生已有秩祀，而小山先生未及与享，迎之致敬，独可遗乎？若夫广汉大儒，非不同宗河洛。景定间已繇此而升从祀，然犹不敢先之。绎而江西颍门之派，其师友父子视吾诸老先生之所学，未能无顿渐之异。伊欲借晋人将无同之说以复其位，庸詎知不见几而作乎？审厥象而仪图之，盍亦知所变置。’乌虐！职教者之能为是言，是必有默契于心而无疑者，抑虑夫斯道之无师无传，复质之乡老蒋公应新，以其规接前辈，年几八旬，其尚论人品具得之于耳闻目见。真公曰：‘如吾五先生则有可言者，惟尧、舜、文、武、周公、孔子、孟氏所传之道，至河南二程夫子而复传，而龟山先生盖受学于二程夫子。昔伊川自涪归，独称杨、谢长进，使其学少变于凋落之余，诎有是言哉？慨思龟山载道，东南士之游先生之门者甚众。玉泉乃登其门而能续程夫子之道，遂初不及登其门而从玉泉学，亦能续程夫子之道。小山、实斋二公固不及登龟山之门又不及从玉泉之学，因龟山、玉泉二先生论《孟》、《中庸》、《大学》之遗言，而皆能续程夫子之道。故玉泉得之，而主绍兴之正论；遂初得之，而为乾、淳之老儒；小山得之，而居庆元之学党；实斋得之，而号端平之善类。自九京之莫作，而国人之无所矜式也久矣。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始吾学之祠诸贤，吾见其居于位者与先生并，果孰使之然哉？近若潭之长沙有祠周元公先生，而以胡子五峰、张子南轩、朱子晦庵为配者，而鹤山魏公了

翁因其修祠尝为之祀，亦深嘉而乐道之。今可法也。《曲礼》曰：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曷不即玉泉、遂初、小山、实斋四先生而配我龟山先生乎？’欢曰然，论定然后肖其貌，是岁垂光大荒，落卜六月丁亥展舍采之。敬周服殷冠、鱼雅就逝，枚数先生之族子裔孙，有涣乎无萃，窃幸尤氏、喻氏、蒋氏文献之存，辑冠者五六人奔走与祭。是礼也，救灭亡而扶坏烂，岂曰小补之哉！其初位次未定，绘事未素，栋方卧疾未兴，虞君数四贻书俾识其事，奈何不能守坟墓，政惧夫无词以自白其先人，何敢表先儒而厉后进，辄谢不敏。暨归梁溪泽中，直落其成，固以请。自揆愚隘无能，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焘子侍侧语之曰：‘二子之所云，一老之所发挥，是即记也，吾奚以文为？女其敬诵所闻，告诸执事者。’虽然，栋岂终无言耶？夫祭不越望，鲁可以祭泰山，楚不可以祭河，惟人亦然。自生以来，未有夫子。然终汉之世其庙犹不出阙里，永平二年诏郡县行乡饮始祀周公、孔子，亦未有作庙之文。唐武德二年始命胄监立孔庙，贞观四年始勅州县皆立。孔庙出阙里，遍祠夫子。距今载六百五十年。繇此观之，其在诸子非其乡国而祭之，僭也。僭祭非古也，不于其僭而于其古则搜遗默异，凡今日之所是正者，庶几解逐客之嘲。栋不学妄论，至此不能不为先生之罪人。尚有余蘊，吾牛饥姑止。后学尤栋记。”尤栋的散文有些艰涩，但阐发东南儒学源流尚清晰可见。

《无锡县志》卷四下尤栋《无锡州退学斋记》：“锡，常邑也，士穷不离学，岁大比，视阖郡所荐率强半，擢奉常第亦项背相望。时哉时哉！其结纓裹革者不可作枚，卜生之徒今余几？虞君君瑞职教喟然叹曰：‘昔者所进将没世而不称乎！周辙东，人之杨之墨各于其党，孟子辞而辟之，孔道以明。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归而求之有余师力，相学西隙地结庐可五十席，筑亭伐石，不陨其名，使遗簪堕履岁时燕序。而子若孙来者之所景慕。落之日，惟余未反屠肆。君瑞走书寄所以斋额来审，余辄谓：斋固所以待先进之士，政所以崇易退之风，苟知进而不知退，士何学？拟之名退学，何如？君瑞曰：名之必可言也，请为我属笔。噫，难言也。圣门四科之目，非后之科目比。吾夫子不能无所优劣，至

论进退大义，则耻原宪、德南容、直史鱼而君子伯玉，其严于《春秋》之法。凡我同盟当相与不负好学，苟不由其道而往者，则吾问之曰，先生学何之？进士尤栋题，蒋应新书。”可以看出尤栋的博辩和强词。

一二七九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己卯 卒八十五年后

尤玘撰《万柳溪边旧话》。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五：“尤玘《万柳溪边旧话》一卷，玘字君玉，号知非子，无锡人，尤袤之后。臣等谨案，书中所记皆尤氏先世事。”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一《万柳溪边旧话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简介：元尤玘撰。玘字君玉，自称尤袤之后。不知其世次。旧本题为宋人，今此书后跋称玘为大司徒，则尝官户部尚书，又末条称终慕公不肯仕元，则当为元人。而卷首题门人张雨填讳，则又句曲外史之师，当在元中叶以后也。书中所记皆尤氏先世事，未有玘曾孙实践，称宏治二十九年于祠屋中求得旧本，简断墨暗不可读者逾半，命门人许灵抄其完者，而恨全帙之不可得，是此书已非完本矣。元陈世隆载入《艺圃搜奇》，所载之文并同，断无明所抄坏乱之本，适与元人所风一字不异者，此亦足证《艺圃搜奇》必非元人书也。

按《万柳溪边旧话》，尤玘确为尤袤后人。“博士公^{讳概}，字与平，文简公次子。淳熙二年进士，累官建康府推官，擢左朝奉郎太常博士，因性闲雅，不乐仕宦，占仕籍十余年，半在告。未壮悬车，多方外之游。母兄兵侍公，极富贵声色之乐，公不一与目，自筑室于万竹中，晏坐焚香，泊如也。未耆而歿。人共惜之。所撰有《绿云寮诗草》，人比之韦苏州。子二：长秘阁公燠，次卫尉寺孙耀。……寺丞公^{讳耀}太常博士，公仲子，字仲微，生世禄家而好艺文。既长，益习经术，其业

遂为江南士子心服。久不登第，及门受经诸生，岁以百数。公选其最贫者给食，次贫者给毫楮，士心益向。公既嗣为正平公子，更宗。英年四十，始以大父荫出仕。仕至卫尉寺丞郎，拂衣归，教诸生如故。年六十三卒，绍定癸巳也。”尤耀本尤概子，过继给尤梁，生尤带，尤带生尤志，尤志生尤交，尤交生尤玘。

一三九六 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 丙子 卒二百零二年后

尤实中举，数年后翻刻《万柳溪边旧话》。

《万柳溪边旧话·跋语》：“先曾祖大司徒守玄公^{讳玘}致仕还，架数十木屋于万柳溪上，日聚亲族谈先世事，著《溪边旧话》三卷。不肖实少侍父味菜翁^{讳居敬}，翁时述其话。洪武二十九年丙子科，实幸登乡书第四名；伯兄务朴公^{讳文}诏征孝廉，具牢醴率实祭告司徒公墓，大会族人于觉林寺祠屋中，求所谓《旧话》，已简断墨暗，不可读者逾半，命门人许灵就灯下，抄其完者以归。恨全帙之不得。又数年，实佐南昌摄郡篆，捐俸刊木，传之于子孙，曾孙男实拜跋。”

一四六一 明英宗天顺五年 辛巳 卒二百六十七年后

入《明一统志》扬州府和泰州府名宦。

《明一统志》卷十二：“尤袤，绍兴中知泰兴县，奏免邵伯镇置顿及漕司输槁秸之弊，又修筑外城，已而金人克扬州，独泰兴得全，民感其

德，为立生祠。”

同上卷四十七：“尤袤，绍兴中知台州，前守赵汝愚修郡城，工才十三，属袤成之，筑加高厚。明年大水，城赖以不没。有毁袤者，高宗疑之，使人密察，民颂其善政不绝口。”

一四八八至一五〇六 明孝宗弘治年间 卒二百九十五年后

明代东林党发轫者邵宝在无锡建五贤祠，以尤袤配享。

清人陈鼎《东林列传·凡例》：“东林书院，本在无锡城东弓河上。宋政和间，杨龟山先生从京洛南旋，侨寓于此，与诸贤讲学十有八年之所也。历南宋、元、明久已倾废。至正德、嘉靖间邑先达邵二泉乞休居乡，在城南别建东林书院，祀龟山及诸贤于内，与门人华云等讲学于中，故列传首龟山，次从游之罗仲素、喻子才、尤延之、李符德、蒋良贵、胡德辉六君子，次即列二泉以其为东林发轫之贤也。”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明邵宝传》：“无锡故有东林书院，为宋杨时讲学处，后废。（邵）宝与其门人华云读书其地，乃构精舍，仍名曰东林，讲学其间。厥后东林之教盈天下，实自宝始。又建五贤祠于学之东，祀杨龟山，以喻樵、尤袤、李祥、蒋重珍配祀。万历甲辰，顾宪成、高攀龙重修东林书院，建道南祠，亦以杨龟山主祀，罗从彦及喻樵、尤袤、李祥、蒋重珍、胡瑗配之，而以宝从祀焉。”

《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儒林一》：“邵宝，字国贤，无锡人。年十九，学于江浦庄昶。成化二十年举进士，授许州知州。……弘治七年人为户部员外郎，历郎中，迁江西提学副使。释菜周元公祠。修白鹿书院学舍，处学者。其教，以致知力行为本。江西俗好阴阳家言，有数十年不葬父母者。宝下令，士不葬亲者不得与试，于是相率举葬，

以千计。宁王宸濠索诗文，峻却之。后宸濠败，有司校勘，独无宝迹。迁浙江按察使，再迁右布政使。与镇守太监勘处州银矿，宝曰：‘费多获少，劳民伤财，虑生他变。’卒奏寝其事。进湖广布政使。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刘瑾擅政，宝至京，绝不与通。……越三日，给事中劾熊并及宝，勒致仕去。瑾诛，起巡抚贵州，寻迁户部右侍郎，进左侍郎。命兼左佾都御史，处置粮运。……久之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宋史·道学二》：“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熙宁九年，中进士第。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颖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关西张载尝着《西铭》，二程深推服之，时疑其近于兼爱，与其师颐辩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杜门不仕者十年，久之，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张舜民在谏垣，荐之，得荆州教授。时安于州县，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对言：‘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以典学为务。’除兼侍读。乞修《建炎会计录》，乞恤勤王之兵，乞宽假言者。连章丐外，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优游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卒年八十三，谥文靖。时在东郡，所交皆天下士，先达陈瓘、邹浩皆以师礼事时。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与胡安国往来讲论尤多。时浮沉州县四十有七年，晚居谏省，仅九十日，凡所论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则辟王氏经学，排靖康和议，使邪说不作。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

《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少慕伊、洛之学，中建炎三年进士第，为人质直好议论。……先是，樗与张九成皆言和议非便。秦桧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樗与九成谤讟。樗出知舒

州怀宁县，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桧死，复起为大宗正丞，转工部员外郎、出知蕲州。孝宗即位，用为提举浙东常平，以治绩闻。淳熙七年，卒。”

《宋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九》：“李祥字符德，常州无锡人。隆兴元年进士，为钱塘县主簿。……主管户部架阁文字、太学博士、国子博士、司农寺丞、枢密院编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军器少监。言：‘忝朝迹八年，在外贤才不胜众，愿更出迭人由臣始。’出提举淮东常平茶盐、淮西运判。……迁国子司业、宗正少卿、国子祭酒。丞相赵汝愚以言去国，祥上疏争之，曰：‘顷寿皇崩，两宫隔绝，中外汹汹，留正弃印亡去，国命如发。汝愚不畏灭族，决策立陛下，风尘不摇，天下复安，社稷之臣也。奈何无念功至意，忽体貌常典，使精忠巨节怫郁黯暗，何以示后世？’除直龙图阁、湖南运副，言者劾罢之。于是太学诸生杨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书留之，俱得罪。主冲祐观，再请老，以直龙图阁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谥肃简。”

《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蒋重珍，字良贵，无锡人。嘉定十六年进士第一，签判建康军，丁母忧，改昭庆军，寻以公事与部使者异议，请祠，易签判奉国军。……虑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纵，大权旁落，则进《为君难》六箴。召为秘书郎兼庄文府教授。……兼崇政殿说书，戒家事勿以白，务积精诚以寤上意。每草奏，斋心盛服，有密启则手书削稿，帝称其平实。迁著作佐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言：‘更化以来，旧敝未去者五：徇私、调停、覆护、姑息、依违是也。今又益之以轻易。’迁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权刑部侍郎，三辞不许，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镌斥置闲散，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诏守刑部侍郎致仕，赠朝请大夫，谥忠文。”

胡理，《宋史》无传。《东林列传》卷一《胡理传》：“胡理字德辉，晋陵人，建炎间以避地始居无锡甘露乡。宣和三年成进士，调开德府仪曹掾，历迁秘书正字，太学生陈东上书攻六贼，言者谓理尝为润色，又与李纲同舟东下，贬梧州，人号苍梧太守。绍兴初，召试馆职，复除正字，迁著作郎兼史馆校勘。时赵鼎当国，以熙、丰、元祐旧史芜秽，属理与张嶠修正。鼎去位，出守严州。及鼎复相，又举理与嶠笔削成

书。已而。秦桧立主和议。琨与同馆朱松、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合辞抗疏，忤桧去。性嗜学，既第后，尝受学于杨时，问辩《语》、《孟》诸书，究极精微，又尝谒刘元城于南都，暨归，元城曰：‘子聪明，能护以至道，当成令器。’遂以所闻，退而笔之名《护道录》。尤善诗文，安贫乐道，至老好学不倦。为一时表正云。”

一五五二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 壬子 卒三百五十八年后

尤玘的七世孙尤晋为翻刻的《万柳溪边旧话》作跋。

《万柳溪边旧话·跋语》：“君子之泽五世。先文献公甫三世而文简公光大之，元孙庄定公继其位，源益深，流益远。文简公传我大司徒公中起，名位寿富贵一世，尝著《旧话》三卷，曾从祖南昌公刻之，逾百年而版朽，从子都给事中鲁重梓家塾，予男瑛帅广又刻之宪台，一岁二版俱行，传之可久矣。嘉靖壬子，大司徒公七世孙、礼部员外郎晋识。时年七十有四。”

一七〇〇 清康熙三十九年 庚辰 卒六百八十七年后

十八世孙尤侗将朱彝尊搜罗尤袤诗文编为《梁溪遗稿》二卷付梓，并作跋。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86》之《梁溪遗稿》附尤侗《梁溪遗稿

跋》：“南宋诗家首推尤、杨、范、陆，号中兴四将，盖比之张、韩、刘、岳云。其时习尚争学唐风，由元讫明鲜有齿及宋诗者，洎乎昭代，然后大行，苏、黄而下，剑南为盛，石湖次之，诚斋虽拙于用，多亦篇什斐然矣。独吾祖文简公有《梁溪集》、《遂初稿》二刻，度置万卷楼，中间毁于兵燹，浸寻散失，历今五百余年，靡有孑遗。胜国之末，锡山顾先辈有《宋文鉴》之选，遍觅文简著作了不可得，仅传其《落梅词》一首而已。海内藏书家，缥緲不乏，何独靳于吾祖百无一存，咄咄怪事。子孙不肖，未能奉守典章，致先贤手泽委诸草莽，更可痛也。今岁庚辰，秀水朱竹垞检讨偶过西堂，追话及此，自言家有载籍，略见一斑。遂搜篋衍得古今诗四十三首，杂文二十五首，汇成二卷，手抄示予。予捧持跳跃，如获异宝。藁拜赐我友多矣。随命梓人授之剞劂。既考诗文所出，如赤城、临安、茅山志，《朝野杂记》，《瀛奎律髓》等类，亦非稀有之书，但世间读书者少，阐幽索隐，不暇以为。倘有阅览，博物君子渔猎所及，拾遗补阙，惠而教我，庶使延津之剑，离而复合；合浦之珠，去而复还。此后生小子所祷祠而求也。先是，文简公赐茔在西孔山，卜世久矣。无何为夫已氏盗墓其旁，不辨阡陌。予因祭扫，一见蹙然，走诉中丞，逐而迁之，旋加修葺。于是穹碑岿然，封树如故。今重镌遗稿，焚告墓门，亦足慰烈祖于九京矣。校订之余，僭跋卷尾，以志岁月。时康熙三十九年中秋既望，第十八世孙侗百拜谨书，是年八十有三矣。”

尤侗生平，见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七十六《翰林院侍讲尤先生墓志铭》：“先生姓尤氏，讳侗，字同人，更字展成，别字悔庵，又曰艮斋，晚自号西堂老人。西堂者，先生读书之所也。先世家无锡，远祖袁，以政事文学著南渡初，诗家所称尤、萧、范、陆是己。子孙世登膴仕，载《万柳溪边旧话》。其后转徙长洲之斜塘，曾祖某有隐德，祖某举乡饮宾，考淪国子监生，敕赠征仕郎、翰林院检讨，亦两举乡饮宾，妣孺人郑。先生少日博闻强记，有才名，补学官弟子，历试于乡不利，贡于廷谒，选除永平府推官，不畏强御，以事降调。康熙十七年春，天子仿古制科取士，或荐先生于朝，召试体仁阁下。上亲擢五十人，悉除翰

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最长，以齿序四十九人皆坐其下。留史局三年，分撰志、传多至三百篇，覃恩授征仕郎。子珍以进士出身，改庶吉士。先生乃告归，家居以诗文缣素请者盈庭户，先生挥洒不倦，有求必满其意。同时汪编修琬居尧峰，以古文自矜，少可多怪，见俗子议文章者恒面斥之，以是人多畏缩，咸乐先生之和易也。岁己卯，天子南巡，先生入见，御书‘鹤栖堂’扁额以赐，时先生年八十有二矣，犹康强善饭。暇相地于官山之阴，筑生圻自为之志，结丙舍曰‘草草山房’，俾予分书。予尝以天台万年藤杖奉先生，并歌以赠。先生喜剧，然犹未窘于步，不藉扶持也。岁癸未，天子复南巡，进先生官侍讲。甲申六月日以疾卒。距生明万历四十六年闰月日，享年八十有七。配曹孺人，有贤行。官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者，长子珍也，次瑞县附学。生女三人，一嫁县学生汤万焯，一嫁陕西提学按察僉事候补布政司参议陆德元，一嫁县学生金秉宽。孙男一人，世求以岁贡生考授知县，以能诗闻。女五人，俱配士族。曾孙一人。先生名虽未登甲乙榜，早为文社伦魁，弟子著录者多，大学士昆山徐公元文其一也。所作诗文流传禁籞，世祖惜其才命相妨，终受圣主之知，官之翰苑，屡承殊渥。今年春彝尊诣杭州，偕前辈德清徐公倬谒见皇太子于行殿，令旨赐坐，谓曰‘老成易谢，兹来又失一尤展成矣。’字而不名，洵异数也已。先生著述甚富，所撰《西堂杂俎》，观者胥悦奉为兔园册。晚辑《艮斋杂记》，学者服其雅驯，全集五十四卷，余集七十卷；《鹤栖堂稿》十卷，俱镂板行于世。铭曰：士也怀才或不售，遭逢圣世终旁求。圭璋特达自有期，鹤书召君六十余。俾入史局掌词曹，君之才大笔不休。有若札札机丝抽，趋庭有子登亨衢。遗荣辞老返衡茅，难进易退世所高。君于故里恣逍遥，水哉之轩兰叶舟。琴瑟几杖官山幽，达天知命故不忧。鹤栖堂深御墨留，人生百岁语本虚。八十有七齿已优，著史况足名千秋。君今含笑归山丘，吾铭维实信不浮。”

由当时著名文学家朱彝尊结集编纂前代大诗人尤袤遗作，可谓文坛佳话。

一七二三至一七五二 清雍正元年至乾隆十七年 卒 五百二十九年 后

厉鹗编《宋诗纪事》，肯定了《梁溪遗稿》的收集成果。

四库全书《梁溪遗稿》提要：“国朝康熙中，翰林院侍讲长洲尤侗自以为衰之后人，因哀辑遗诗编为此本，盖百分仅存其一矣。厉鹗作《宋诗纪事》即据此本为主，而别摭《三朝北盟会编》所载《淮民》一首，《茅山志》所载《庚子岁除前一日游茅山》一首，《荆溪外纪》所载《游张公洞》一首，《扬州府志》所载《重登斗野亭》一首，《郁氏书画题跋记》所载《题米元晖潇湘图二首》，《后村诗话》所载逸句四联，而“去年江南荒”两联，即《淮民谣》中之语。前后复出，良由琐碎捃拾，故失于检核。知其散亡已甚，不可复收拾也。”

尤桐《梁溪遗稿·跋》：“《宋诗纪事》摭采之《淮民谣》、《游茅山》、《游张公洞》、《登斗野亭》、《题潇湘图》等六首，《四库总目》言系由厉氏所别摭者，然《西堂原跋》已言得古今体诗四十七首，今详计篇什必连此六首并计在内，方符四十七之原数。则《四库书目》所谓厉氏别摭者，实西堂葺本所原有也。”

《宋诗纪事》一百卷，清厉鹗撰。鹗此书哀辑诗话，亦以纪事为名，而多收无事之诗，全如总集；旁涉无诗之事，竟类说家，未免失于断限。又采摭既繁，抵牾不免。……然全书网罗賅备，自序称阅书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遗书中经其签题自某处钞至某处，以及经其点勘题识者，往往而是。则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非胡仔诸家所能比较短长也。

一七六四 清乾隆二十九年 甲申 卒五百七十年后

入《钦定大清一统志》江苏省及其常州府、通州府、台州府人物传

《钦定大清一统志》卷四十九《江苏省》名宦尤袤注：“尤袤，无锡人，绍兴中提举江东常平，江东旱，单车行部，核一路常平米，通融有无，以之赈贷，推行朱子所讲荒政于诸郡，民无流殍。”

同上卷六十一：常州人物尤袤注：“尤袤，字延之，无锡人。绍兴中擢进士第，为泰兴令，迁著作郎。张说入政府，袤率三馆上书谏，迁太常少卿。南渡来恤礼散失，高宗崩，上下罔措，每有讨论，悉付之。光宗即位，除给事中，极论废法用例之弊，进礼部尚书。袤少从瑜樗、汪应辰游，方乾道、淳熙间，忌程氏学者目为道学，将攻之。袤言：‘此名一立，贤人君子入其中，俱无得免，非盛世所宜有。’识者以为知言。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

《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七十三：通州名宦尤袤注：“尤袤，无锡人，为泰兴令。问民疾苦，皆曰：‘邵伯镇置顿，为金使经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厉民。漕司输槁秸，致一束数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请台闾，奏免之。县旧有外城，屡残于寇，袤即修筑。已而金渝盟，陷扬州，独泰兴以有城得全。”

同上卷二百三十：台州名宦尤袤注：“尤袤，无锡人。绍兴中知台州，州五县，有丁无产者输二年丁税，凡万有三千家。前守修郡城工才什三，属袤成之。袤按行，前筑殊卤莽，亟命更筑加高厚，数月而毕。明年大水，更筑之墉，正值水冲，城赖以不没。有毁袤者，帝使人密察之，民诵其善政不绝口，乃录其《东湖四诗》归奏。帝读而叹赏，除淮东提举常平。”

一八二一 清道光元年 辛巳 卒六百二十七年后

二十三世孙尤兴诗再版《梁溪遗稿》。

尤兴诗《梁溪遗稿跋》：“吾祖文简公著《梁溪集》五十卷，遭兵火失传。幸竹垞老人家犹存百一，从祖西堂先生网罗得之，欣然授梓，阅百余年，后人罔知慎守板，又散之，可慨也。岂公之学行勋业炳耀青史，不藉诗文传世耶？公之名重于南宋，天故欲晦而弥章耶？第后之论宋四家者，知公之为人，未由见公之全集，并是区区百一之存，而仍不复存，子孙之忝厥祖甚矣。余学诗三十年，今忽忽老矣，先泽就湮，蠹然心伤。爰亟重镌，以貽久远，谗后人勿再失守坠绪，余之愿矣。道光元年辛巳之秋七月既望，二十三世孙兴诗百拜谨跋，时年六十又二。”（光绪二十三年《丛书集成续编》第一〇四册）

一八九七 清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 卒七百零三年后

盛宣怀翻印尤兴诗版《梁溪遗稿》，并辑入新发现的尤袤诗文。

盛宣怀《梁溪遗稿跋》：“右《梁溪遗稿》二卷，宋尤袤撰。按延之所著，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见《宋史》本传；有《梁溪集》五十卷，见陈振孙《书录解题》。明《文渊阁书目》即未著录，可见明初已佚。其十八世孙、长洲尤西堂得秀水朱竹垞本，存诗四十七首，文二十六首，厘为两卷，康熙庚辰付梓，竹垞为之序，止存百分之一，即所收《大行太上皇帝庙号》两疏，《论贺正使不当却疏》文均未

全，碎璧零珠，弥增宝惜。道光辛巳春廿三世孙兴诗再刻之，而传本亦复罕见。今为重梓以广其传。复搜得《三朝北盟会编》载《淮民谣》一首，《天台别编》载诗十首，《文选跋》一首，以益之。光绪丁酉清明节，武进盛宣怀跋。”（《丛书集成续编》第104册）

一九三五年 己亥 卒七百四十一年后

尤桐印《锡山尤氏丛书甲集七种》。在《梁溪遗稿跋》中总述尤袤诗文搜集保存情况。

《锡山尤氏丛书甲集七种》（此书藏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书号24693）尤桐《梁溪遗稿·跋》：“尤、杨、范、陆为南宋四大诗家，杨为吉水廷秀万里，范为吴县至能成大，陆为山阴务观游，尤则先文简公也。文简之著作见于《宋史》本传者，《遂初小稿》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见于陈氏《书录解题》暨马氏《文献通考》、《经籍考》者，《梁溪集》五十卷、《遂初堂书目》一卷；见于焦竑《国史经籍志》者，《梁溪集》五十卷；见于《江南通志》，康熙、乾隆、嘉庆等《无锡县志》者，《周礼辨义》、《老子音训》，《内外制》三十卷，《遂初小稿》六十卷，《乐溪集》五十卷，是公之文章卷帙繁富。歙县方虚谷回《瀛奎律髓》云：‘遂初诗，其孙新安半刺藻尝刊行而毁于兵。’又《桐江集》言：‘文简公之曾孙为古歙通守，以公诗二十卷侵之梓，命回是正讹谬。’是公集当宋末元初曾经侵木，方氏就诗论诗，故但云诗，实则诗既刊行文亦宜然，原版虽毁而印本流布决不在少数，顾至清初竟求一完本而不可得。族叔西堂公哀辑遗稿诗文各一卷，以康熙庚辰付之剞劂，朱竹垞序之，即今《四库全书》本也。方乾隆癸巳，清廷曾命诸臣将《永乐大典》择取缮写，各自为书，向令当日诸臣悉心于此中求之，所得必不止此。因其时两淮马裕已将西堂公辑本采进，遂不复另起炉灶。今则《永乐大

典》业已无存，此愿不复可偿矣。厥后族祖兴诗曾于道光辛巳重授梨枣，光绪丁酉武进盛氏刻《常州先哲遗书》即有此本。道光曾叔祖塋等在惠山宗祠另刻一本，益以《吕氏家塾读诗记序》、《南康五贤祠记》、《定业院新铸铜钟记》、《祭李白文》、《论藏记》文凡五篇，《浮远堂》、《送赵成都》诗各二首。宜秋馆主人李振堂者，曾刻《宋人甲乙丙丁四集》者也。拟列先文简公诗文为戊巳集，尝于手抄四库本外，别益以《相山集》之《赠故太师王公神道碑》、《景定建康志》之《龙图阁钱周林志铭》、《说文系传跋》、《独醒杂志跋》、《山海经跋》、《申鉴题辞跋》、《米元晖潇湘图卷》、《范文正与尹师鲁二帖跋》、《答杨客亭启》文凡十篇。桐此次校刊遗稿系合各本而汇辑之，《锡山文集》及《梁溪文抄》俱列有《应诏上封事》、《谏不省重华宫》、《谏召陈源姜特立》、《上封事言攻道学之非》四则，乃摘自《宋史》本传者，非全文也。惟既为《锡山文集》、《梁溪文抄》所有，此亦仍之。《天台别编》所载诗十首，《文选序》一篇“李抄”及“盛刻”两补编均有之，今合而校录之。《宋诗纪事》擷采之《淮民谣》、《游茅山》、《游张公洞》、《登斗野亭》、《题潇湘图》等六首，《四库总目》言系由厉氏所别摭者，然《西堂原跋》已言得古今体诗四十七首，今详计篇什必连此六首并计在内，方符四十七之原数。则《四库书目》所谓厉氏别摭者，实西堂葺本所原有也。李本本抄自四库，故其正编亦与西堂本同。桐之重刊，于文字既详加校核，于题解亦略复考证，复与诸本之外增《与曾侍郎无玷书》、《缓定配享疏》各一篇。忆宦游燕京时，曾在京华印书局获所印《欧阳文忠集古录草稿》一册，其前有先文简手书《序文》一通，携置案头，珍同拱壁，不意戊辰南旋，忽忽失之，至深怅惘。总之，先文简为当时四大名家之一，南宋距今时代匪遥，意其全集必有旧家什袭之者。番禺叶玉虎总长恭绰，于庚午二月购得宋版《华严经疏》一册，末尾刊有施资人之姓名，为广平居士尤时中孺人。尤氏善悟，尤襄、尤袞、尤袤、尤袤、尤袤是先文简所刻佛经现尚存留于天壤也。顾氏《广圻》、彭氏《兆荪语》、胡氏《克家》以吴下有得尤槩《文选》者，乃据之以影摹校刊。而《文选考异》之宋本原刻，则盛氏宣怀得之常熟故家，是先文简所刻之

《文选》现尚存留于天壤也。所刻之《经》与《书》，既皆经收藏家辗转觅得之，安知其全集不亦由民家慨借而抄得之乎？西堂公曰：“倘有阅览博物君子惠而教我，使延津之剑离而复合、合浦之珠去而复还，此小子所祷祠而求也。”诚哉！斯言也。世有此君子乎？吾尤氏子姓当世世买丝绣之、铸金事之。中华民国己亥之秋，二十五世孙桐感诚跋。时年六十有九。”

一九九三年 卒七百九十九年后

吴洪泽推出两万字的《尤袤年谱》。

吴洪泽(1963—)，男，四川名山人，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学者。所著《尤袤年谱》见1993年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资料中心编，四川大学出版社版《宋代文化研究》(第三册)，其内容涵盖尤袤一生，但全文只有两万多字，应属简谱。

一九九四年 卒八百年后

张仲谋在《文学遗产》发表《诗坛风会与诗人际遇——尤袤诗论略》一文，指出尤袤列中兴四大诗人的诗名地位无可置疑。

张仲谋《诗坛风会与诗人际遇》(以下简称张文)指出：“在南宋诗坛上，尤袤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四大诗人’。这在后代读者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而在南宋，却是由诗坛盟主杨万里首先提出，刘克庄等人所认可，又经宋末诗论家方回反复衡定并大加称扬

的,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总之,四大诗人之说,既然由诚斋提出,在当时自有相当的权威性。”

第一部分,论尤袤诗之特色。其主要论证如下:

尤袤和同时代其它诗人一样,也曾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如《己亥元日》诗:“萧条门巷经过少,老病腰肢拜起难”,以杜甫《有客》诗“幽栖地僻径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为蓝本,连一向矜持的纪昀也叹赏其“实是点化得妙”(《瀛奎律髓》卷十六),可谓“夺胎换骨”之佳例。又如《梅花》诗颈联:“索笑几回惊岁晚,相思一夜绕天涯”,上句从杜甫《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其二“巡檐索共梅花笑”化出。下句则出于卢仝《有所思》:“天涯娟娟姮娥月”,“相思一夜梅花发”。融化不涩,浑然天成。亦可谓点金妙手。又如《和渭叟梅花》一诗,用险韵盐韵,押潜、尖、严、岬四字;颈联“春意已张本,寒威今解严”,亦为江西句法。由此可见,尤袤虽然不像陆游、杨万里那样成为江西派的及门弟子,亦未能独逸于江西诗派的牢笼之外。

然而话又说回来,尤袤在当时诗坛上,又是较少沾染江西习气的一人,或者说是较早较快地摆脱江西诗派影响的一人。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尤袤诗的得名,时人对他的称道,与此有很大关系。以上拈出数例说明他曾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也许有人会认为,此仅是从其少量存诗中取例,若其二十卷诗俱在,正不知影响到何种程度。而我们看宋人对尤袤诗风的把握评价,则几乎众口一辞,显见得他与江西社里人迥然有别。

尤袤诗的主导风格,是平淡浑成。杨万里《千岩摘稿序》云:“诗人若范致能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陆放翁之敷腴,萧千岩之工致,皆余所畏也。”陆游《尤延之尚书哀辞》称道尤袤之诗,以“后生成市兮摘裂剽掠以为工”来对比烘托,可见尤袤诗风正与“摘裂剽掠”相对,或可谓之自然浑成。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云:“诚斋时出奇峭,放翁善为悲壮,然无一语不天成;公与石

湖冠冕佩玉，度骚媲雅”。就四大诗人来说，尤袤诗风确与范成大相近，然而石湖诗濡染晚唐，时带感伤，不像尤袤的诗那样温婉和平。又《瀛奎律髓》中评尤袤诗，则反复说：“尤延之诗多淡。”“尤遂初诗初看似弱，久看却自圆熟，无一斧一斤痕迹。”“遂初诗不见有着气力处，而平淡中自有拗斡。”“尤延之诗语不惊人，细咀有味。”又“古淡有味”，“如浑脱铸成”等等。从尤袤本人的论诗倾向来看，变与之波澜莫二。如《梁溪遗稿》卷二《雪巢小集序》称，林宪（景思）作诗，“初不锻炼，而落笔立就，浑然天成，无一语蹈袭。”又《朱逢年诗集序》云：“夫得则喜，失则悲，有所不平则怨刺，此诗人之情也。惟深于道者不然，无入而不自得，先生近之。……其诗闲暇，略不见悲伤憔悴之态，其视富贵利达，直糠粃土苴耳。《春风》一篇，雍容广大，有圣门舞雩气象。”宋人为他人诗文作序，往往借评人以自道。评语与被评者创作实际未必相合，然而歪打正着，适可见出自己的创作追求。如苏轼《与谢民师书》之类，便是典型的例子。尤袤评林宪、朱逢年之语，亦可移用为自评。综而观之，所谓平淡、浑成、骚雅、圆熟以及闲暇自得、雍容广大等等，作为风格术语，皆可相通互补，尤袤诗之风貌，亦于此可见。’

张文第二部分，论促成尤袤诗名的原因。主要观点：一是尤袤诗风适应了南宋要摆脱江西诗影响的时代风气：“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尤袤的创作倾向，与当时的诗坛风气恰好相合，他的诗名，正是那种特定背景下的产物。……尤袤学诗不主一家，于江西作风濡染较轻，创作道路上没有那么明显的转折。加之他少从杨时弟子喻樗、汪应辰问学，是诗人而涉足道学者，故其诗较为平正典则，与范成大的诗亦自有别。我们看前人评尤袤诗的用语，如平淡、浑成、圆熟、工稳等等，和江西诗的特征适成对比。在当时诗坛上对江西诗派普遍厌倦的心理背景下，尤袤这种太玄和羹般的诗风，似乎昭示了一种归真返朴的价值取向，所以受到时人的推重，在当时乃是顺理成章的事。”二

是与杨万里的鼓吹有很大关系；三是与他本人的人品声誉有很大关系。

一九九八年 戊寅 卒八百零四年后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推出《全宋诗》，卷二三三六收尤袤诗六十四首。

《全宋诗》卷二三三六《尤袤》：“尤袤（一一二七—一一九四），字延之，号遂初，无锡（今属江苏）人。高宗绍兴十八年（一一四八）进士（《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三十一年，知泰兴县（《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〇）。孝宗隆兴间注江阴军教授，需次七年。乾道五年（一一六九），除将作监丞。七年，迁秘书丞兼实录院检讨（《南宋馆阁续录》卷七）。淳熙二年（一一七五）出知台州（《嘉定赤城志》卷九），五年，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诚斋集》卷七八《益斋藏书目序》），改江南东路。八年，为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二五），迁转运使兼知隆兴府。十年，召为吏部员外郎兼太子侍讲，十四年，迁太子左谕德，除太常少卿（《宋中兴东宫官僚题名》）。因论姜特立罢。光宗绍熙元年（一一九〇），起知婺州，改太平州，召除给事中，兼侍讲。四年，除礼部尚书兼侍读（《止斋集》卷一二《正议大夫守给事中兼侍讲尤袤除礼部尚书兼侍读制》），五年卒，年六十八。谥文简。有《遂初小稿》六十卷（《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八作《梁溪集》五十卷）等，已佚。清康熙间尤侗收辑遗文，刊有《梁溪遗稿》二卷；民国尤桐续刊《梁溪遗稿诗抄补编》。事见《梁溪遗稿》卷首《家谱本传》。《宋史》卷三八九有传。尤袤诗，据《嘉定赤城志》、《咸淳毗陵志》等书所录，合编为一卷。”

按《全宋诗》尤袤卷，将尤桐《梁溪遗稿》诗抄和补编两部分诗作，

删去已被证明是他人之作的《送赵成都二首》、《拄杖》，加入《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九新发现的《易帅守》和在《顺治泾县志》卷一一新发现的《题秋霜阁后山泉》合编为一卷，共六十四首。按出处顺序重编。依次是：出自宋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五的《君子堂》、《节爱堂》、《凝思堂》、《乐山堂》、《匿峰亭》、《驻目亭》等六首，出自林表民《天台续集别编》卷四的《参云亭》、《双岩堂》、《玉霄亭》、《清平阁》、《霞起堂》、《静镇堂》（有题无诗）（以上同属《台州郡斋杂咏十二首》组诗题下）、《台州四诗》、《寄林景思》等十首。出自陈思《两宋名贤小集》卷二二三的《青山寺》、《听莺阁》、《游合皂山》（新辑入）等三首。出自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九、二四〇的《易帅守》（新辑入）、《淮民谣》两首。出自《诚斋集》卷二四附的《蒙杨廷秀送西归朝天二集赠以七言》（新辑入）。出自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二三的《题云海亭》、《张公洞》两首。出自方回《瀛奎律髓》卷一六、一七的《己亥元日》、《次韵德翁苦雨》两首。出自方回《瀛奎律髓》卷二〇的《梅》、《和渭叟梅花》、《梅花》、《蜡梅》、《次韵尹朋梅花》、《梅花二首》、《落梅》、《入春半月未有梅花》、《德翁有诗再用前韵三首》、《次韵渭叟蜡梅》等十三首。出自方回《瀛奎律髓》卷二一的《雪》、《甲午春前得雪》、《正月二十八日夜大雪》等五首。出自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四的《别李德翁》、《送晦庵南归》、《送提举杨大监解组西归》、《送吴待制帅襄阳二首》、《送赵子直帅蜀得须字二首》等七首。出自方回《瀛奎律髓》卷二七的《海棠盛开》、《玉簪花一名鹭鸶》二首。出自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八的《刘屯田墓壮节亭》。出自刘大彬《茅山志》卷二九的《庚子岁除前一日游茅山》。出自《永乐大典》的《大暑留召伯埭》。出自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三的《题米元晖潇湘图二首》。出自顺治《泾县志》卷一一的《题秋霜阁后山泉》（新辑入）。出自嘉庆《重修扬州县志》卷三一的《重登斗野亭二首》。出自尤桐《梁溪遗稿》诗抄补编的《浮远堂二首》。

二〇〇四年 卒八百一十年后

吴洪泽在《文学遗产》发表《尤袤诗名及其生卒年解析》一文，质疑尤袤中兴四大诗人的诗名地位。

吴洪泽《尤袤诗名及其生卒年解析》对尤袤列中兴四大诗人的文学地位提出质疑：“其一，尤袤生前并未与杨、范、陆三家并称四大诗人，而且其诗名远不如其学术文章及藏书名声响亮；其二，四大诗人说流行之际，尤袤诗文集却已失传，也即后人并未研读其作品，便信了方回之说，不免人云亦云，偏离事实。”其精华部分如下：

将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为四大诗人，是方回的杰作。在方回《桐江集》、《桐江续集》及《瀛奎律髓》中，类似言论多见，如：“乾淳以来，称尤杨范陆，而萧千岩东夫、姜梅山邦杰、张南湖功父，亦相伯仲。梁溪之槁淡细润，诚斋之飞动驰掷，石湖之典雅标致，放翁之豪荡丰腴，各擅一长。”（《读张功父南湖集》）又如：“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尤杨范陆。其先或曰尤、萧，然千岩早世不显，诗刻留湘中，传者少。尤杨范陆特擅名天下。”（《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乾淳间诗巨擘称尤杨范陆，谓遂初、诚斋、放翁及公也。”（《瀛奎律髓》卷一范成大《鄂州南楼》）显然，方回认为四人各标一格，是中兴诗坛当之无愧的大家，作为个人观点。自我作古也无可厚非，但所谓“言诗必曰尤杨范陆”，却未必然。在方回之前，谈论中兴诗格的不少，杨万里尝反复推举“尤萧范陆”，尤袤则称范杨萧陆（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叙》），陆游称王时会（季嘉）“尤喜为诗，与范文穆公及尤延之、杨廷秀倡酬，诸公皆推之”（《渭南文集》卷三《王季嘉墓志

铭》),赵蕃称“尤杨两诗翁,间以严州陆”(《乾道稿浮熙稿》卷一《呈尤检正四首》之四)。可见,在乾淳诗坛上,在以杨万里为中心的唱酬圈中,诗友间一唱三叹,互为推举,皆成时尚。尤袤在其间也有一定影响,但是否当称大家,抑或是杨万里的过誉之辞,已难确定。仅从现存文献来看,尤袤同时之人,除杨万里大肆鼓吹尤诗,至有“谁把尤杨语同日,不教李杜独齐名”的期许之外,很难找到其它人赞许尤诗的例证。更找不到尤杨范陆同时并举的例子,所谓“必称尤杨范陆”“必”自何来呢?其后,宋末人列举中兴大家,如林希逸称“我朝诸大家,数律之精……中兴而后,放翁、诚斋两致意焉”(《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一二《方君节诗序》),刘克庄云:“南渡诗尤盛于东都……乾淳间则范至能、陆放翁、杨廷秀、萧东夫、张安国一二十公,皆大家数。”(《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七《中兴绝句续选序》)不列尤袤之名。可见,所谓“中兴四大诗人”之中的“尤大诗人”,宋人未必认同,而为宋人所公认的则是尤袤的博学、收藏、四六文及其人品。关于这点,可从陆游、杨万里、周必大、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人的文集,乃至《宋史》、《直斋书录解题》等书中找出无数证据,不必多举仅其亲友袁说友所撰尤袤祭文,即颇具代表性。祭文云:“公之清节,不以利疚,事或过举,赖以正救。以下劓上,凜然东台,至再至三,抗奏弗回。公之摘文,兼丽典诰,纶掖代言,玉堂敷号。史廷直笔,帝幄横经,黼黻王度,儒臣至荣。群书万卷,山藏海积,公博极之,章句牖析。茧纸旧闻,千载散佚,公爱玩之,宝于金玉。呜呼哀哉!以公之节,足以镇俗;以公之文,足以华国。读书是勤,百氏指南,乐古为富,四海律贫。比正嫉邪,友旧笃亲,皆盛德事,具有典型。”这段话比较客观地总结了尤袤一生功德,赞其名节史笔之高,叹其搜理文物之勤,誉其文而不及其诗,可见四大诗人的桂冠,确有后人附加之嫌。那么,何以八十余年后,方回一语而流芳后世呢?这与《瀛奎律髓》的影响以及尤袤文集的失传不无关系。

关于尤袤文集的流传情况,拙著《尤袤著述考》(《四川大学

学报》1999年第4期)一文尝论之,大抵尤袤在世时,尽管刻了不少古书及前辈文集,但却没有刻印自己的集子,《直斋书录解题》所记《梁溪集》五十卷、《宋史》本传所载《遂初小稿》六十卷,当为稿本或抄本,流传不广,所以我们在宋人文集中找不到阅读、题品尤集的记录。经元人方回题品的尤袤诗集,是现在可以考见的尤集最早刻本,而且在他编选《瀛奎律髓》时即已失传,大约在元明之际,尤集抄本也随即失传,因此在《永乐大典》中难觅尤集踪影。后人所见尤袤诗,除方回所选三十一首之外,其它散见《嘉定赤城志》、《三朝北盟会编》等书中,至清朱彝尊方搜集整理,由尤侗刻为《梁溪遗稿》,此为最早的尤集辑刻本。因此元郑玉、明宋濂、都穆、王祎等人很可能都未曾读过尤袤文集,他们对尤杨范陆的题品与方回如出一辙,显然沿袭了方回之说。其后清人题品乃至近现代人所编诗选、文学史、辞书等,也都接受了方回的观点,以致“中兴四大诗人”之说,成了研治南宋诗史者很难回避的话题。其实考察一下尤集编刻流传的情况,不难发现:尤袤诗文集存世之时,他的诗名及影响不大;尤袤诗名盛行之际,也即“中兴四大诗人”说流行之时,正是尤袤文集失传以后的事,这就不免启人疑窦了。

二〇〇六年 丙壬 辛八百一十二年后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推出《全宋文》,卷四九九九至五〇〇一收尤袤散文。

《全宋文》卷四九九九尤袤小传:“尤袤(一一二七——一九四),字延之,号梁溪居士,又号遂初居士,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人。绍兴十八年进士,历官泰兴令、江阴教授,召为将作监簿,除秘书丞,迁

著作郎。淳熙初出知台州，提举淮东、江东，迁江西漕兼知隆兴府，除吏部郎官，迁太常少卿，权礼部侍郎兼直舍人院，奉祠。绍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召除给事中，擢礼部尚书，以疾乞致仕。绍熙五年卒，年六十八。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均佚。今存《梁溪遗稿》二卷、《遂初堂书目》一卷。见《宋史》卷三八九本传，《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梁溪遗稿》分诗抄、文抄两卷，文抄收文二十四篇，清康熙间尤桐刊朱彝尊辑本。民国二十四年锡山尤氏排印《锡山尤氏丛刊集》，增补文章二十一篇，编为文抄补编。今以锡山尤氏丛刊集本为底本，校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及《嘉定赤城志》、《赤城集》等书，新补文章十三篇，统编为三卷。”

《全宋文》收录尤袤文五十六篇。其中来自清康熙间尤桐刊朱彝尊辑本《梁溪遗稿》的尤袤文十五题二十二篇：《大行太上皇帝庙号疏》、《又一首》、《献皇太子书》、《临海县重建县治记》、《节爱堂记》、《霞起堂记》、《玉霄亭柱记》、《报恩光孝寺僧堂记》、《雪巢记》、《雪巢小集序》、《思贤堂三赞》、《刑部郎官题名记》、《跋兰亭八首》、《朱逢博诗集序》和《与吴斗南书》；来自一九三五年尤桐排印的《锡山尤氏丛书甲集七种·梁溪遗稿》文抄补编增辑的尤袤文二十一篇：《申鉴题辞》、《赠故太师王公神道碑》、《龙图阁学士钱周林志铭》、《说文系辞跋》、《独醒杂志跋》、《昭明文选跋》、《跋米元晖潇湘图卷》、《范文正公与尹师鲁二帖跋》、《答杨客亭启》、《定业院新铸铜钟记》、《祭李白人》、《轮藏记》、《与曾侍郎无玷书》、《论缓定配享疏》、《应诏上封事》、《谏不省重华宫上封事》、《谏召陈源姜特立上封事》、《言攻道学之非疏》、《吕氏家塾读诗记序》、《五贤祠》和《山海经跋》；来自《全宋文》编者新增辑的尤袤文十三篇：《论救荒之政奏》、《荐蔡元定章》、《乞俟丧毕再议升配奏》、《乞裁定将来明堂大礼所设神位奏》、《乞于后殿视事奏》、《论官制奏》、《入对奏札》、《谢赐生日酒物表》、《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跋尾》、《河南集跋》、《二贤堂记》、《吴公墓志》、《祭直阁大著郎中吕公文》。但是编者却漏掉了《梁溪遗稿》上的《论贺正使不当却疏》一篇。

附录

附录之一：

《宋史·尤袤传》

尤袤字延之，常州无锡人。少颖异，蒋偕、施垌呼为奇童。入太学，以词赋冠多士，寻冠南宫。绍兴十八年，擢进士第。尝为泰兴令，问民疾苦，皆曰：“邵伯镇置顿，为金使经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厉民。漕司输藁秸，致一束数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请台闾奏免之。县旧有外城，屡残于寇，颓毁甚，袤即修筑。已而金渝盟，陷扬州，独泰兴以有城得全。后因事至旧治，吏民罗拜曰：“此吾父母也。”为立生祠。

注江阴学官，需次七年，为读书计。从臣以靖退荐，召除将作监簿。太宗正阙丞，人争求之，陈俊卿曰：“当予不求者。”遂除袤。虞允文以史事过三馆，问谁可为秘书丞者，金以袤对，亟授之。张栻曰：“真秘书也。”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迁著作郎兼太子侍读。

先是，张说自閤门入西府，士论鼎沸，从臣因执奏而去者数十人，袤率三馆上书谏，且不往见。后说留身密奏，于是梁克家罢相，袤与秘书少监陈骙各与郡。袤得台州，州五县，有丁无产者输二年丁税，凡万有三千家。前守赵汝愚修郡城工才什三，属袤成之。袤按行前筑，殊卤莽，亟命更筑，加高厚，数月而毕。明年大水，更筑之，壙正直

水冲，城赖以不没。

会有毁袤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诵其善政不绝口，乃录其《东湖四诗》归奏。上读而叹赏，遂以文字受知。除淮东提举常平，改江东。江东旱，单车行部，核一路常平米，通融有无，以之振贷。

朱熹知南康，讲荒政，下五等户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袤推行于诸郡，民无流殍。进直秘阁，迁江西漕兼知隆兴府。屡请祠，进直敷文阁，改江东提刑。

梁克家荐袤及郑侨以言事去国，久于外，当召，上可之。召对，言：“水旱之备惟常平、义仓，愿预饬有司随市价禁科抑，则人自乐输，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讲，累迁枢密检正兼左谕德。轮对，又申言民贫兵怨者甚切。

夏旱，诏求阙失，袤上封事，大略言：“天地之气，宣通则和，壅遏则乖；人心舒畅则悦，抑郁则愤。催科峻急而农民怨；关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滞，而士大夫有失职之怨；廩给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时报，而久系囚者怨；幽枉不获伸，而负累者怨；强暴杀人，多特贷命，使已死者怨；有司买纳，不即酬价，负贩者怨。人心抑郁所以感伤天和者，岂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于劝分，输纳既多，朝廷吝于推赏。乞诏有司检举行之。”

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来，恤礼散失，事出仓卒，上下罔措，每有讨论，悉付之袤，斟酌损益，便于今而不戾于古。

当定庙号，袤与礼官定号“高宗”，洪迈独请号“世祖”。袤率礼官颜师鲁、郑侨奏曰：“宗庙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艺祖规创大业，为宋太祖，太宗混一区夏，为宋太宗，自真宗至钦宗，圣圣相传，庙制一定，万世不易。在礼，子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亲为徽宗子，子为祖而父为宗，失昭穆之序。议者不过以汉光武为比，光武以长沙王后，布衣崛起，不与哀、平相继，其称无嫌。太上中兴，虽同光武，然实继徽宗正统，以子继父，非光武比。将来祔庙在徽宗下而称祖，恐在天之灵有所不安。”诏群臣集议，袤复上议如初，迈论遂屈。诏从礼官议。众论纷然。会礼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谓本朝创业中兴，皆在商

丘，取“商高宗”，实为有证。始诏从初议。建议事堂，令皇太子参决庶务。袤时兼侍读，乃献书，以为：“储副之位，止于侍膳问安，不交外事；抚军监国，自汉至今，多出权宜。乞便恳辞以彰殿下之令德。”

台臣乞定丧制，袤奏：“释老之教，矫诬褻渎，非所以严宫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灵驾将发引，忽定配享之议，洪迈请用吕颐浩、韩世忠、赵鼎、张俊。袤言：“祖宗典故，既祔然后议配享，今忽定于灵驾发引一日前，不集众论，惧无以厌伏勋臣子孙之心。宜反复熟议，以俟论定。”奏入，诏未预议官详议以闻，继寝之，卒用四人者。时杨万里亦谓张浚当配食，争之不从，补外。进袤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侍讲，又兼直学士院。力辞，上听免直院。

淳熙十四年，将有事于明堂，诏议升配，袤主绍兴孙近、陈公辅之说，谓：“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历举郊岁在丧服中者凡四，惟元祐明堂用吕大防请，升配神考，时去大祥止百余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无嫌。今陛下三年之丧，高宗虽已祔庙，百官犹未吉服，詎可近违绍兴而远法元祐升侑之礼？请俟丧毕议之。”诏可。

孝宗尝论人才，袤奏曰：“近召赵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论事久，上曰：“如卿才识，近世罕有。”次日语宰执曰：“尤袤甚好，前此无一人言之，何也？”兼权中书舍人，复诏兼直学士院，力辞，且荐陆游自代，上不许。时内禅议已定，犹未谕大臣也。是日谕袤曰：“旦夕制册甚多，非卿孰能为者，故处卿以文字之职。”袤乃拜命，内禅一时制册，人服其雅正。

光宗即位，甫两句，开讲筵，袤奏：“愿谨初戒始，孜孜兴念。”越数日，讲筵又奏：“天下万事失之于初，则后不可救。《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又历举唐太宗不私秦府旧人为戒。又五日讲筵，复论官制，谓：“武臣诸司使八阶为常调，横行十三阶为要官，遥郡五阶为美职，正任六阶为贵品，祖宗待边境立功者。近年旧法顿坏，使被坚执锐者积功累劳，仅得一阶；权要贵近之臣，优游而历华要，举行旧法。”姜特立以为议己，言者固以为周必大党，遂与祠。

绍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焕章阁待制，召除给事中。既

就职，即昌言曰：“老矣，无所补报。凡贵近营求内除小碍法制者，虽特旨令书请，有去而已，必不奉诏。”甫数日，中贵四人希赏，欲自正使转横行，袤缴奏者三，竟格不下。

兼侍讲，入对，言：“愿上谨天戒，下畏物情，内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虚己任贤，酬酢庶务。不在于劳精神、耗思虑、屑屑事为之末也。”

陈源除在京宫观，耶律适嘿除承宣使，陆安转遥郡，王成特补官，谢渊、李孝友赏转官，吴元充、夏永寿迁秩，皆论驳之，上并听纳。

韩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御使用应办赏直转横行，袤缴奏，谓：“正使有止法，可回授不可直转。侂胄勋贤之后，不宜首坏国法，开攀援之门。”奏入，手诏令书行，袤复奏：“侂胄四年间已转二十七年合转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阶，复转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专徇侂胄之求，非所以为摩厉之具也。”命遂格。

上以疾，一再不省重华宫，袤上封事曰：“寿皇事高宗历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亲见，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当思所以不负其托，望勿惮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后数日，驾即过重华宫。

侍御史林大中以论事左迁，袤率左史楼钥论奏，疏入，不报，皆封驳不书黄。耶律适嘿复以手诏除承宣使，一再缴奏，辄奉内批，特与书行。袤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禄者祖宗之爵禄，寿皇以祖宗之天下传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禄而加于公议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后奏，付前二奏出。袤以后奏不报，使吏收阁，命遂不行。

中宫谒家庙，官吏推赏者百七十有二人，袤力言其滥，乞痛裁节，上从之。尝因登对，专论废法用例之弊，至是复申言之。除礼部尚书。驾当诣重华宫，复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寿皇有免到宫之命，愿力请而往，庶几可以慰释群疑，增光孝治。”后三日，驾随出，中外欢呼。

兼侍读，上封事曰：“近年以来，给舍、台谏论事，往往不行，如黄裳、郑汝谐事迁延一月，如陈源者奉祠，人情固已惊愕，至姜特立召，尤为骇闻。向特立得志之时，昌言台谏皆其门人，窃弄威福，一旦斥

去，莫不诵陛下英断。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难，譬除蔓草，犹且复生，况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劳，优以外任，或加锡赉，无所不可。彼其闲废已久，含愤蓄怨，待此而发，悦复呼之，必将潜引党类，力排异己，朝廷无由安静。”

时上已属疾，国事多舛，袁积忧成疾，请告，不报。疾笃乞致仕，又不报，遂卒，年七十。遗奏大略劝上以孝事两宫，以勤康庶政，察邪佞，护善类。又口占遗书别政府。明年，转正奉大夫致仕。赠金紫光禄大夫。

袁少从喻樗、汪应辰游。樗学于杨时，时，程颐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间，程氏学稍振，忌之者目为道学，将攻之。袁在掖垣，首言：“夫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教。近立此名，诋訾士君子，故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守分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己有耻所谓名节，皆目之为道学。此名一立，贤人君子欲自见于世，一举足且入其中，俱无得免，此岂盛世所宜有？愿徇名必责其实，听言必观其行，人才庶不坏于疑似。”孝宗曰：“道学岂不美之名，正恐假托为奸，使真伪相乱尔。待付出戒敕之。”袁死数年，侂冑擅国，于是禁锢道学，贤士大夫皆受其祸，识者以袁为知言。

尝取孙绰《遂初赋》以自号，光宗书扁赐之。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谥文简。子槩、概。孙焞，礼部尚书。

附录之二：

尤玘《万柳溪边旧话》

始迁祖赠待制公^{讳叔保}。自晋江避难入吴，往来吴中诸郡，未有定处。尝同王枢密、康靖公游浮玉山，宿壮缪侯祠中，以卜居求梦，夜梦侯手赐锡器，器中书一“成”字，觉以告康靖，康靖曰：“器者，器皿也，皿上着一‘成’字；锡者，常之西南有锡山，神明赐公锡器，意者俾公居无锡，而子孙盛乎？”始祖遂领神意，定居锡之许舍山中，命子孙世世奉壮缪侯香火。

待制公徒手入吴，以正直名世，缙绅多厚遇之，性最颖善书，尤长方丈扁额字，间以绘画自娱，求者必厚价然后落笔，故晚年颇雄于财，园亭池馆为一时绝胜。

许舍山中祖基，乃买江氏敝居而新之者也。东偏楠厅三间，壮伟高敞，玉蝶梅四十二树环绕之，待制公善书，书“环玉堂”三字于梁间，后文献公^{讳辉}于绍圣元年毕渐榜登第，四十二岁而入玉堂，四十二树之兆也。事详居墓志中。文献公生宋神宗熙宁七年八月朔日。

待制公尝游福胜禅寺，少饮即醉，午睡一竹榻，既觉有长眉老僧坐其旁，告公曰：“吾居凤皇山，禅定百年，传先师相气之法。见先生左鼻气如松，右鼻气如云，此身后清贵，永永留名，子孙贵盛，罕有其比，但不及亲见之耳。”相与结纳而别，后果如老僧之言。今公不迁之祠，扁云松堂，盖自定也。

许舍山多许氏，有修吾先生，精于礼乐，文献公师事之，先生即选为长婿，爱同诸子。公后与修吾长子、少卿公德之，同年举进士，又与德之相继拜司封郎中，人以为奇。

许舍山深多虎，童男女昼亦不敢出户。待制公忧之，乃命苍头拾楝子数十斛，预作大绳，以楝子置绳股中，埋于山之四周。不四五年，楝树长大如城围，山中人号为楝城。相与出资，造四门于四方，晓开

夜闭，虎遂不敢逾城而入。山中人德公，世世尸祝之焉。

关侯祠凡三易而后定，筑于青枫岩下。祠后潭水，清澈可爱，另立一方亭对潭，扁曰云留亭。题两边柱曰：“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皆待制公手笔。待制公奉关侯不异祖先，朔、望必拜，余日隔三五日必来洒扫虔揖，培灌竹木，故竹木比他山麓更森蔚可爱。春秋多游人，亦有进关侯香者。待制公晚年畏寒，慎于出户。已经一月不入祠，一日微雪中，肩舆而来，以袖拂侯像之尘，侯两颧若有汗者。待制公以为洒扫之后，误以水及像，乃手拭之，既干稍久复有，心甚疑之。不觉泪下速归。便卧疾一月而终，正除夜也。上事闻谱载之更详。

待制公生二子，皆洪夫人出也。长有终公^{讳大成}，年二十四而娶范贞节，娶二年而举子阳秋公^{讳中}，范贞节年十九，而有终公歿，贞节水浆不入口，哭泣二日，怀阳秋公，付少姑徐氏，曰：“姑无子，以我子为子可也。”徐将问故，贞节持夫故佩剑自刎死。有司如例给粟养阳秋公而表其墓^{少姑，待制公妾。}。

有终公母弟无己公^{讳大公}，生有侠气，邻右许氏妇与人私，同谋杀夫。里宰发其事，有司不明，置里宰罪。公捐数十金为赎之。一夕矚知许妇与私夫同处于楼，公素有勇力，乃持刀跃入楼，破其户，斩二人以出。出而遇一僧，持灯夜归者，雅识公。公惧，变服逃于荡东西僖里。子文献公，借苏州藉荐名淮漕不第，复归里中，明年州荐始登进士。

阳秋公与从弟文献公，同年月生，公长十日耳。以母范贞节死于剑，戒家人不得杀牲，人杀者亦不食，人称为清素道人。终其身不忍服纓绮等衣。从弟官日尊，得推恩岁以公名进，公不应。布素食淡自如。年三十而生子，赠以少师公^{讳时亨}。遂与邹夫人别居，公一生未尝近二妇也。邹夫人年百有四岁而卒。

赠少师公，字逢盛，号云耕。奉父母有曾参之誉，承祖父高贤，喜任达，倾财结客，多乐与贤豪贵人游。里有萧氏者，先世皇胄，富冠一郡。放利行势则有之，未尝为盗也。富为众怨，一邑之人，共指湖中为盗。一家六十余人，考掠成狱待死。时文献公官尊矣，知其冤而不

与白，公乃倾家产为萧白之。遂以劳瘁卒，年四十有五。室耿夫人一恸亦卒。公与耿夫人同年同月生，只不同日耳，而卒则无不同，人咸异之。

文献公二姊，皆适葛氏兄弟也。二子^{〔一〕}各生四男，皆有文章盛名，江左称葛氏八麟。胜仲、次仲同登何昌言榜进士，后文献公一科耳。师仲、正仲继之，亦一时衣冠之盛，而其后举者亦十余人，咸得外家之教。

文献公年二十一岁，登哲宗绍圣元年进士，以荐试学官高等，除教授，凡三转至礼部员外郎，权国子司业，迁司封郎，进太常卿，兼谕德，累除国子祭酒、中书舍人、给事中，久之拜兵部尚书，寻知枢密院事，除观文殿大学士，知建康府，加少保，致仕。年八十五薨，赠少师，谥文献。

文献公有抄写义子平真，自孩提时即茹素，便利可喜，侍公颐指当意，公甚爱之，真年十九，公出重赏，娶沙头王氏女为妻。明年八月十五子时，王氏产一女，从左肋下出，举家往视之，无不惊愕。其胁开缝三月余，始没，尚有丹绿一大条，久之可验。所产女名曰“佛奴”，慧悟异常，而貌端丽，方五岁举动如成人，至秋渐不食，形体日小一日，八月十五子时，其母丹线忽开，女便跃入母腹，即痛死。公命以僧家法焚之，筑小塔于赤石岭葬焉。平真日夜思念妻女，不两日亦死。

文献公末年，虽迁居东带河^{《无锡县志》作东带河}上，世祠犹在许舍山。一日守第人闻祠堂中哭声甚高，明日开户视之，神主前大铜炉裂为八块，人以为不祥，至八月廿八日，文献公无疾而薨。

工部侍郎九龙公^{讳著}，字少蒙，文献公长子，生而右手六指，四岁时尚未能言，秋日从母张太夫人往东门回溪，于涂遇老僧，忽前抱公曰：“六指禅师，其生于此乎？又落富贵劫矣！”公曰：“别来安善！”相对而泣。自此能言，其敏慧非人所能及。公为姑苏王寺丞婿，多游胥台、虎丘之间，二十八以苏藉登第，甫耆悬车，徙于鹅湖西僖里，更号西僖居士。再修觉林寺，时时谢事而游处焉。一日在寺，忽见老僧复来，而公卒于寺左先祠中。

工侍公绍兴二年第二名进士，有文名，尝主管吏部架阁文字，除太学录，兼实录检讨官，擢博士，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由礼部郎中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榷，工部侍郎，以疾致仕。

工侍公致仕后，徙居鹅湖，既创大第，复筑名园，以其余力，改造觉林寺。寺旁创文献公祠堂五楹，自为之记。凿石櫺祠中，记曰：“觉林在吾西僊，吾家为檀越者百年。大观初，先文献公致政归，寺适倾圯，廓而新之。予时为童子，尝从先公游寺中，寺中僧辄坐，先公衔杯赋诗，留连忘返者恒数日。比余既冠，假寺以读，僧之坐我酒我者，视昔逾密。予若将终身乐焉。后释褐官行在所，时偷簿书暇，过西湖之上，流憩诸刹，恍然觉林旧境也，然心之闷沉万万矣。已念吾大人投绂而归，归未数年而先公弃世。既葬，僧渊来谒，请以其旁院五楹，奉先公香火，即先公尝坐而饮者。余感其意，复出金买田三顷畀之，俾为樵烛费。时时瞻拜先像，留与僧觞咏。翩翩然少年佳思一旦复也。恨先公坐临其上，不能觞咏如旧日耳。间语渊曰：‘吾再世有德于寺僧，尔寺僧亦奉我先公香火如孙子，此诚左右手，不可背也。愿镌石壁间，示我后人无替先公之志，俾寺之或毁而不能新也，僧或散之四方而不能使复也。尔寺僧亦虔祠事，世相守无相忘。’嗟乎！一切有为咸如梦幻，梦而觉焉，安知觉林之为色邪空邪？余之肖痴^{〔一〕}，乃谆谆于世守，渊当戒我曰：‘檀越何久不起矣？’然余以先公之故，不能忘情也。聊为之铭曰：茫茫苦海，有此觉林，释我吏事，来听梵音，不同者道，有契者心。心之感矣，言念昔今。在昔先公，策杖兹寻，今也何之？肖像余临。华灯明灭，青篆浮沉。庭宾啼鸟，帘迳遥岑。既瞻既拜，要咏亦斟。尔赓我酬，涤此尘襟。笑回远社，知结牙琴。愿言永世，讲议弥深。我铭末后，式亦如金。”

国子公^{諱时泰}资稟神异，一目十行。尝举博学宏词，除国子监主簿，不赴。志乐幽寂，多从高僧道士游。常得王八百井中储丹，如璧如月，尽食之。遍游名山，更名道元，号浩光道人，历数年不返，人以为死矣。至乾道中年，已百余岁，乃一旦还家，童颜黑发，无异少年。子孙皆亡，独两曾孙在。侍奉又二十年，无疾化去。化五日，闻棺中

呼人名，速开之，惟有一履一玉冠耳。公乃工侍公从弟也。邑志有传。

闽僧普明喜为人相葬地，文简公^{讳袤}父云耕翁卒，普明遍相吴塘山之阳而葬之。文简公庐于墓者三年。其始葬方十日，月夜见万灯满湖，叱声震地，文简公惧，与二三从僮仆栖隐乔松之下，空中闻曰：“此地发福三百年，彼人子有何德而畀之？速令发去。”又闻空中高声应曰：“尤时亨累世积德，袤又纯孝之子也。”空中又曰：“世德、纯孝，可当此地矣。其善护之。”此绍兴十四年秋事也。文简公服阕，即登上第，祖孙皆尚书，至不肖玘凡六世而金紫未绝也。详邑志。

文简公生靖康丁未，资质绝人，五岁能为诗句。文献公曰：“此天上麒麟，吾不如也。”十岁亲授以经，蒋偕、施垌以神童荐于有司，年十五以词赋为诸士冠。毗陵自置郡以来，未有举进士第一人者，文简公二十二岁，名冠南宫，廷拟状元，因不呈卷秦桧，易以王佐。时文献公尚在。

文简公与朱文公同榜，俱有文名。召除将作监簿，虞允文以史事过三馆，问孰可为秘书丞者，共以文简名对，亟授之。张先生栻曰：“尤君真秘书也。”及张说入西府，公率三馆上书牴牾，补外守台州，声名同前守赵汝愚。上得其善政，又得其《东湖四诗》，嘉之，遂除淮东提举。太上崩，文简公定号“高宗”，洪迈请易“世祖”，公率颜师鲁奏：“太上亲为徽宗子，子为祖，父为宗，失昭穆之序。在天之灵不安。”迈论遂屈，卒如公议。孝宗尝与文简公论人才曰：“如卿才识，近世罕有。”语宰执曰：“尤袤甚好，前此无一人言，何也？”擢直学士院，公荐陆游，不许。内禅制册，海内服其博雅。

文简公造就门生最盛，即江南已有十人，郡邑后进，无不游公之门。如郡邑士胡宝庆镗、李祭酒肃简公祥、蒋状元文忠公重珍、丁宝谟常任，皆公陶铸而成者也。

韩侂胄以应办赏直转横行。文简公奏：“侂胄四年间，已转二十七年合转之官，又欲超授四阶，是朝廷官爵专徇侂胄，非磨砺之具也。”诏遂不行。上以疾不省寿皇，文简公上封事千言，驾即日过重华宫，都下欢呼。中宫谒家庙，官吏推赏者，一百七十二人，文简口奏其

滥，乞大裁节。上嘉纳，汰其半。擢公礼部尚书、兼侍读。陈源、姜特立召用，人情惊骇，公上封事极言二人之恶，不听。时公年七十，遂引年归，又八年薨。《宋史》言年七十终于位，误也^{文集可考}。

文简公始任扬州泰兴令，改江阴学官，召为将作监簿，大宗正丞，进秘书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迁著作郎，兼太子侍读，出知台州府，除淮东提举，改江东；召直秘阁，迁江西漕兼知台州府（应为隆兴府——本书作者注）；召为敷文阁，改江东提刑；召为吏部郎官，太子侍读，累迁枢密院正，兼左谕德，进太常少卿，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侍讲，又兼直学士院中书舍人；与祠，起知婺州，改太平州；召为焕章阁待制，除给事中，兼侍读，擢礼部尚书，以政奉大夫致仕，赠太师金紫光禄大夫。

文简公致政归，不居许舍山，专居东带河^{《无锡县志》作束带河}大第，数步即出西关，渡梁溪，因造圃梁溪之上。后有高岗眺望，沿溪左种梅，右种海棠，各数百树。公有《瑞鹧鸪》词二首，一咏落梅，一咏海棠。《落梅词》云：“梁溪西畔小桥东，落叶纷纷水映空。五夜客愁花片里，一年春事角声中，歌残玉树人何在，舞破山香曲未终。却忆孤山归醉路，马蹄香雪衬东风。”《海棠词》云：“雨行芳蕊傍溪阴，一笑嫣然抵万金。烈火照临光灼灼，彤霞射水影沉沉。晓妆无力胭脂重，夜醉方酣酒晕深。定自格高难着句，不应工部总无心^{文简公有诗文集五十卷。}”

临海公^{讳聚}，工侍公子也，娶久不育，一日游饮鹅湖中，狂风骤发，睹一失风覆舟，心甚怜惜，悬重赏，命渔人往拯之，乃常熟州倅汪受，任满携家人入京者，资囊皆失，幸一家十一口，俱获生全。受甚德公，出其长女以献，时女二十有二矣，亦有姿色，公厚实其行囊而领之。又二年而生正平公^{讳梁}，汪倅女所产矣。

正平公好洁，虽畜妻妾而不喜近。一日间数盥洗手面，不茹荤，不饮酒，稍闻妇女发油气，呕吐不已。或云终身未尝行人道。好焚异香，日狎一驯鹿，所至随之。书室中洁不容一尘，公必来自仙位中者乎？享年八十八，卒无子女。以太常博士公^{讳概}次子寺丞公^{讳耀}为嗣，即玘之高祖也。

兵部侍郎五湖公^讳某初生时，全体刺百花鸟雀，十岁时隐隐尚存。资极慧，倦于诵读，以父荫入仕，仕二十年，至兵部侍郎，享高年令终。

兵侍公性爱蟹，秋风蟹肥，日把酒持蟹与客笑傲，山阴术士袁大韬者，其术动帝皇，孝宗时时召前席，赐赀不可胜计，大韬挟人主之宠，往来三公九卿间，而与兵侍公最昵。一日访公里第，值公在华藏寺，遂操扁舟棹湖而来，公方与客饮云海亭上，渔人网得八大蟹，其内有二大几一觔，非复平日所见。公甚喜，捐钱数百文赏之。而大韬适至，喜而剧饮，大韬曰：“某近遇一异术，能知人食料。”兵侍公曰：“今得八蟹，一主六客，孰兼食者？”大韬嘿坐，屈指数十回算之，面渐赤，大叫曰：“异事异事，七人俱不得食蟹！”众皆大笑。大韬复嘿算者久之，谓兵侍公曰：“公五年以内，长得食蟹。”公亦大笑。未几，客有朱朗卿与弟遂卿者偕去，酒方数行，催庖人治蟹甚急，忽遂卿奔来曰：“吾兄催蟹，启釜观之，睹一落足甚巨，取而尝之，顷刻眩倒。”众共奔视，郎卿死矣。二三客迎医治木，各司其事，至暮遂不能救。大韬手取诸蟹倾于湖滨，偶遗一二落足于岸左，一犬食之立毙。而湖滨大小鱼之死者，不可以数计。湖中渔舟百十，皆仰尤氏为衣食者，乃召进蟹人问之，曰：“得于湖岸大垂杨下。”公命仆夫持插掘之，得赤首巨蛇数十，蟹之大者，以久殄毒气也。兵侍公甚怜朗卿，厚葬之而恤其子弟，厚赐大韬数十金，终身戒不食蟹。

兵侍公夫人性严卞，常苦目疾，时发时止，发则往往不食，省内有名眼药，俱用过不能愈。庄定公夫人甚孝其姑，姑亦大爱之。夏日姑目疾大发最剧，几欲自投池水中，庄定公夫人恸哭祷天，刺臂血调药以进，姑目即愈。历数十年至大故，未尝后发^{事详夫人墓志}。

自文献公首出登第，工侍公继之，文简、博士、迪功、庄定科名接武。庄定公尝筑圃临安之西湖，花木不繁而潇洒，宋度宗尝游湖上，幸其堂，御笔题楹间曰：“五世三登宰辅，奕朝累掌丝纶。”盖实录也，朝绅荣之。

许舍山中，井水多咸苦，人饮涧水，夏日常患腹疾。兵侍公夫人曾梦神人，无^{〔三〕}一铁柱，恍惚如金色，泉水涌出柱下，顷刻数尺。因

此惊觉，以告兵侍公。久之归宁还家，帟輿中见山间一柱，宛如梦中所睹，问女使不见也。命仆夫以松椿识之，归告兵侍公，召匠凿之，不十尺而泉水涌出，甘淡不异二泉。乡人作地沟，分注数十，井不竭矣。丞相名之曰“二上泉”而为之铭，铭曰：“拔剑刺山，水为之涌。折腰拜井，泉出随踵。精诚所格，无有弗应。岂以地灵，而诚不胜。山深井少，饮涧痞孕。梦神授符，浚之泉莹。色清味冽，慧泉可夷。分注百井，汲饮有遗。匪世行德，神明曷授。泽沛万家，来福逾厚。泉名二上，我岂溢美。勒此铭词，千禩毋毁。”

博士公^{讳概}字与平，文简公次子。淳熙二年进士，累官建康府推官，擢左朝奉郎太常博士，因性闲雅，不乐仕宦，占仕籍十余年，半在告。未壮悬车，多方外之游。母兄兵侍公，极富贵声色之乐，公不一与目，自筑室于万竹中，晏坐焚香，泊如也。未耆而歿。人共惜之。所撰有《绿云寮诗草》，人比之韦苏州。子二：长秘阁公燠，次卫尉寺丞耀。

迪功公^{讳森}字与茂，苦志力学，宁宗庆元五年，年三十九矣，始登进士高第。补扬州文学，擢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父知宝庆府致仕，在家时年七十，独公一子，遂乞归养。承欢竭力，事宝庆公者十五年，亲终服除，公亦老矣。不复仕宦，兄弟中独公最贫。徒富图书古玩，亦享高寿。

庄定公^{讳靖}年十九，登宁宗嘉定元年郑自诚榜进士。文简公登绍兴戊辰科，嘉定元年亦戊辰科也。初授山阳法曹郎，令山阳，倅海陵，忝^{〔四〕}东淮制幕，入为军器监簿，迁太府丞检详编修，擢司农少卿，总饷淮西除理卿，出为福建帅，改沿江制副，召为秘书监，继大父为侍讲，兼直院，出知太平州，州亦大父旧治也。召修史，进侍读，权工部尚书，继大父为礼部尚书。丁父兵侍公忧，服除，召拜内翰，端明殿大学士，提举秘书省提纲史事，封毗陵郡侯。□十年致仕，时甫六十有一。优游于家者二十四年而后终。公少达老□，久历于世，其事行甚多，门人赵探花达、肖君发，感公教育之恩，著《尤端明日历》十一卷，其文淳，其事奇，镂板至今，盛行于天下，故不复赘。

文简、庄定二公，继文献公任三事，禄入益厚，晋江宗人岁岁来觐，皆厚货以遗之。庄定公晚年，捐积俸买田十二顷于晋江，以贍族之贫者^{事详晋江人张明诚《贍日记事》，详阅谱。}

刺史公^{讳栋号率斋}学最早，十岁通五经，十五已阅万卷矣。善为古文，累举不第。至度^[五]宗景定三年，始登方山京榜进士。令山阳，不乐吏事告归。荐补州教授，召为秘书正字，不能佞权要，出为广德刺史致仕。家贫，享大耋清福。二子焘、照，皆仕不显，而博学有名。当是时，江南郡邑金石文章皆其父子之笔，至今石碑布满诸处，本邑中更多。刺史公年少于庄定而叔行也。

秘阁公^{讳燔}弱冠时，读书于九龙山第五曲，爱其中乔松数十株，即其中结精舍，舍后筑小阁，山林清景咸备。一日松下忽涌大水，横流数日不止。公下视之有眼，即命山人穿之深五尺，而水泱泱清澈，汲以煮茗，与二泉无异也。遂以石甃之，自号松泉生。公后致仕家居，亦常居此精舍。松益老，泉益清，公甚乐之^{事详蒋嗣梅《松泉精舍记》}。公既老，有□疾，亦养疾精舍中，一日汲泉，忽臭味达于户内，公甚震惊。及夕而泉竭，不半年，公亡矣。朝廷每大庆，必推恩于大臣，文献、文简祖孙，各经推恩数次，往往力辞，然中亦有不能辞者。文献公以上四代、庄定公以下五代，无一人不沐朝泽，列冠裳。

寺丞公^{讳耀}，太常博士，公仲子，字仲微，生世禄家而好艺文。既长，益习经术，其业遂为江南士子心服。久不登第，及门受经诸生，岁以百数。公选其最贫者给食，次贫者给毫楮，士心益向。公既嗣为正平公子，更宗。英年四十，始以大父荫出仕。仕至卫尉寺丞郎，拂衣归，教诸生如故。年六十三卒，绍定癸巳也。生子将作公^{讳带}，字公垂，资禀最高，少与父门下诸名生切磋十年，读书万卷，性喜为诗。有《复初斋诗稿》十二卷行世。以伯父庄定公荫，授太常寺大祀，擢将作监主簿。以诗忤达者，去官。生子一，即玘之大父也。以玘推恩，追封中宪大夫，同签枢密院事。中宪公^{讳志}字尚之，配郡君司马氏，生九子，不育者七。独先君亚仲公^{讳交}与叔氏颖父^{讳秀}存。先君以玘推恩，累进亚中大夫，金太常礼仪院事，配先母魏郡夫人司马氏，生玘。

颖父公生从兄良器，仕为提刑点检，子即天泽也。天泽与君同撰尤谱。

终慕公^{讳山}字符镇，度^[五]宗景定中，有名太学，素谨厚缄默，有志操，晚年坚高尚之节，有劝之仕者，辄以醇酒醉之。私谓家人曰：“吾家三百年科第，十世冠裳，宋恩渥矣。吾何忍失身二姓乎？愿肥遁终身耳。”公与予仕隐虽异迹，公真淳厚君子也。

（《四库存目丛书》史 87《万柳溪边旧话》，齐鲁书社 1997 年版）

注释：

[一] 子，疑为姊之误。

[二] 俏痴：完全迂拙。

[三] 无，疑为舞之误。

[四] 忝，疑为参之误。

[五] 度，应为理。

附录之三：

尤侗《家谱本传》

文简公讳袤字延之，五岁能诗，十岁以神童荐，二十二岁礼部试第一，廷拟状元，以不呈卷秦桧，易之。登绍兴十八年进士，与朱文公同榜、杨文公同官。馆中有尤、杨之目。太上崩，公定号“高宗”，洪迈请易“世祖”，公执奏：“太上亲为徽宗子，子为祖，父为宗，失昭穆之序。”迈论遂屈。光宗以疾不省寿皇，公上封事千言，即日驾过重华宫。韩侂胄以应办超授四阶，公论罢之。又奏汰中宫谒庙滥赏官吏百七十二人。张说入西府，公率三馆上书忤旨，补外。陈源、姜特立召用，公抗疏极言二人之恶，不听。遂乞归，自号遂初居士。光宗书“遂初”二字赐之。起家泰兴令，仕至焕章阁待制、礼部尚书，少师，赠太师，金紫光禄大夫，予今谥。

公少从喻玉泉游，得杨龟山之学，门人李祥、蒋重珍皆公造就，为大儒。吴人推理学者必曰喻、尤、李、蒋，今郡五贤祠、邑崇正书院并祀云。公平居无事日，取古人书录之，家人女稚莫不识字，共录三千余部，建万卷藏书楼，又辟书堂于锡山之麓。久之，楼火书焚，其半仅存书目。所著有《梁溪集》、《遂初稿》若干卷。与杨廷秀、范德机、陆放翁相倡和，时号“四诗翁”。

公生靖康丁未，卒绍熙甲寅，享年六十有八。史称七十，举全数耳。按谱，公始祖待制讳叔保公，自晋江迁长洲西禔里，再迁无锡白石里。生二子，在锡者讳大成，在苏者讳大公。大成生申，申生时亨，时亨生袤，为文简公；大公生元^[-]，即观文殿大学士文献公也。方文简公丧父，庐墓三年，一恸累日。卜葬吴塘，始葬十日，见万灯满湖，叱声震地，公惧，隐乔松之下，闻空中语曰：“此地发福三百年，彼人子何德而畀之？速令发去！”又闻空中应曰：“尤时亨累世积德，袤又纯孝子也。”空中又曰：“世德、纯孝，可当此地矣。其善护之。”绍兴十四

年秋事也。

公夫人唐氏，生二子，长棐以荫累官工部侍郎，次概淳熙进士，官太常博士，人称真书櫺子，以其肖文简也。棐子焞，为庄定公，嘉定进士，官至端明殿大学士，度宗尝幸其第，题柱间曰：‘五世三登宰辅，奕朝累掌丝纶’，谓合文献、文简而三也。厥后子孙簪纓不绝，具载述祖诗中。

家谱之作始于赠魏郡侯交，继修者苍梧知县弼、顺天府丞鲁、江西参政瑛、文学璇、刑部主事际昌，俱有传。今翰林院检讨裔孙侗百拜补述。

注释：

[一] 元，为‘辉’之误。

附录之四：

参考书目(以出现先后为序)

- 《万柳溪边旧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元·尤玘
《江南通志》(四库全书本) 清·赵宏恩
《家谱本传》(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清·尤侗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四库全书本) 宋元·无名氏
《文忠集》(四库全书本) 南宋·周必大
《诚斋杨公墓志铭》 南宋·杨长孺
《诚斋集》(四库全书本) 南宋·杨万里
《东林列传》(四库全书本) 清·陈鼎
《勉斋集》(四库全书本) 南宋·黄干
《吴郡志》(四库全书本) 南宋·范成大
《宋史》(中华书局本) 元·脱脱
《剑南诗稿》(四库全书本) 南宋·陆游
《渭南文集》(四库全书本) 南宋·陆游
《氏族大全》(四库全书本) 元·无名氏
《入蜀记》 南宋·陆游
《无锡县志》(四库全书本) 明·无名氏
《万姓统谱》(四库全书本) 明·凌迪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库全书本) 宋·李心传
《吴都文粹》(四库珍本丛书本) 明·钱谷
《石湖诗集》(四库全书本)一 南宋·范成大
《东莱集》(四库全书本) 南宋·吕祖谦
《玉峰志》(八千卷楼旧藏何梦华抄本) 南宋·项公泽
《菽园杂记》(四库全书本) 明·陆容
《咸淳毗陵志》(四库全书本) 南宋·史能之

- 《无锡金匱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 《吉安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 《平园续稿》(四库全书本) 南宋·周必大
- 《梁溪遗稿》(四库全书本) 南宋·尤袤
- 《景定建康志》(四库全书本) 南宋·周应合
- 《乾隆宁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 《光绪泰兴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 《明一统志》(四库全书本) 明·李贤
- 《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 《三朝北盟会编》(四库全书本) 南宋·徐梦莘
- 《鹤林玉露》(四库全书本) 南宋·罗大经
- 《光绪江阴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 《文定集》(四库全书本) 南宋·汪应辰
- 《晦庵集》(四库全书本) 南宋·朱熹
- 《南宋馆阁录》(四库全书本) 南宋·陈騭
- 《建炎杂记》(四库全书本) 南宋·李心传
- 《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影印本) 清·徐松
- 《六艺之一录》(四库全书本) 清·倪涛
- 《兰亭考》(四库全书本) 南宋·桑世昌
- 《全宋文》(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
- 《闽中理学渊源考》(四库全书本) 清·李清馥
- 《玉海》(四库全书本) 南宋·王应麟
- 《宋中兴东宫官僚题名》
- 《说文系传》(四库全书本) 南唐·徐锴
- 《赤城志》(四库全书本) 南宋·陈耆卿
- 《方輿胜览》(四库全书本) 南宋·祝穆
- 《赤城集》(四库全书本) 南宋·林表民
- 《浙江通志》(四库全书本) 清·嵇曾筠
- 《夷坚志》(四库全书本) 南宋·洪迈
- 《钦定续通志》(四库全书本) 清·奉旨编

- 《永乐大典》(中华书局影印本)
- 《苏诗补注》(四库全书本) 清·查慎行
- 《瀛奎律髓》(四库全书本) 元·方回
- 《文忠集》(四库全书本) 北宋·欧阳修
- 《客亭类稿》(四库全书本) 南宋·杨冠卿
- 《历代名臣奏议》(四库全书本) 明·杨士奇等
- 《大清一统志》(四库全书本)
- 《隶续目录类二》(四库全书本) 南宋·洪适
- 《盘洲文集》(四库全书本) 南宋·洪适
- 《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本) 宋·马端临
- 《说郛》(四库全书本) 明·陶宗仪
- 《玉澜集》(四库全书本) 宋·朱棣
- 《赵氏铁网珊瑚》(四库全书本) 明·朱存理
- 《丛书集成续编》 清·盛宣怀
- 《朱子年谱》(四库全书本) 清·王懋竑
- 《吕氏家塾读诗记》(四库全书本) 南宋·吕祖谦
- 《江西通志》(四库全书本) 清·谢旻
- 《黄氏日抄》(四库全书本) 宋·黄震
- 《郡斋读书志》(四库全书本) 宋·晁公武
- 《象山先生年谱》 南宋·李子原
- 《象山集》(四库全书本) 宋·陆九渊
- 《天台续集别编》(四库全书本) 南宋·林表民
- 《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 《南宋馆阁续录》 宋·易祓
- 《范文正集》(四库全书本) 北宋·范仲淹
- 《严陵集》(四库全书本) 南宋·董棻
- 《贵耳集》(四库全书本) 南宋·张端义
- 《六研斋二笔》(四库全书本) 明·李日华
- 《宝真斋法书赞》(四库全书本) 南宋·岳珂
- 《挥尘三录》 南宋·王明清

- 《少室山房笔丛》(四库全书本) 明·胡应麟
- 《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全书本) 南宋·李焘
- 《宋史全文》(四库全书本) 元·无名氏
-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
- 《汉隶字源》(四库全书本) 宋·姜机
- 《庚子销夏记》(四库全书本) 清·孙承泽
- 《西山先生蔡公墓志铭》 南宋·刘燠
- 《蔡氏九儒书》 明·蔡鹄
- 《宋诗纪事》(四库全书本) 清·厉鹗
- 《清献集》(四库全书本) 南宋·杜范
-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四库全书本)
- 《通鉴续编》(四库全书本) 元·陈桎
- 《龙川集》(四库全书本) 南宋·陈亮
- 《白石道人诗集》(四库全书本) 南宋·姜夔
- 《河南集》(四库全书本) 北宋·尹洙
- 《河南通志》(四库全书本)
- 《相山集》(四库全书本) 宋·王之道
- 《李太白集注》(四库全书本) 清·王琦
- 《两朝纲目备要》(四库全书本)
- 《独醒杂志》(四库全书本) 宋·曾敏行
- 《经义考》(四库全书本) 清·朱彝尊
- 《吴中旧事》(四库全书本) 元·陆友仁
- 《攻媿集》(四库全书本) 南宋·楼钥
- 《陕西通志》(四库全书本)
- 《止斋集》(四库全书本) 宋·陈傅良
- 《止堂集》(四库全书本) 南宋·彭龟年
- 《东塘集》(四库全书本) 南宋·袁说友
- 《絜斋集》(四库全书本) 宋·袁燮
- 《格物通》(四库全书本) 明·湛若水

附录之五：

人名索引(以入条目为准、出现先后为序)

- 尤 玘——元人，尤袤后人·页 3、214
- 尤叔保——北宋人，尤袤高祖·页 3
- 尤 辉——北宋人，尤袤堂祖·页 5、15、17、18、37
- 尤 著——两宋间人，叔父·页 11
- 尤时亨——两宋间人，父亲·页 23
- 耿 氏——两宋间人，母亲·页 23
- 陆 游——诗友·页 7、13、14、16、18、19、33、35、41、42、137、168、174、185、198
- 杨万里——诗友·页 7、26、33、34、37、43、58、78、87、129、131、133、143、145、153、160、173、175、175、197
- 范成大——诗友·页 7、20、25、31、33、42、197
- 周必大——南宋人，好友·页 7、36、41、43、55、66、112、130、166、190、197
- 胡 铨——南宋人，相识·页 8
- 喻 樗——两宋间人，师长·页 8、28、30
- 朱 熹——南宋人，同年·页 19、48、93、97、101、112、124
- 蒋 偕——两宋间人，师长·页 14
- 施 垞——两宋间人，师长·页 14
- 吕本中——两宋间人·页 18
- 吕祖谦——南宋人，好友·页 24、113
- 张孝祥——南宋人·页 33
- 汪应辰——南宋人，好友·页 46
- 梁克家——南宋人，好友·页 121
- 陈 氏——南宋台州民妇·页 62

- 尤 概——尤袤子·页 64
 王顺伯——宋书画收藏者·页 69
 毕士元——北宋人·页 70、105
 李德翁——南宋台州处士·页 67、72
 林 宪——南宋台州处士·页 72、82、126
 徐中行——南宋台州处士·页 76
 徐庭筠——徐中行之子·页 76
 刘 涣——北宋人·页 88
 彭仲刚——南宋人·页 90
 杨冠卿——(号客亭)·页 96
 元 绛——北宋台州三贤·页 105
 章得象——北宋台州三贤·页 105
 朱 棣——(字逢年)·页 108
 米友仁——(字元晖)·页 109
 张方平——北宋人·页 119
 陆九渊——南宋人,好友·页 119
 吴 渐——两宋间人·页 122
 朱 弁——两宋间人·页 123
 范仲淹——(谥文正)北宋人·页 132
 尹 洙——(字师鲁)北宋人·页 132
 陈公亮——北宋人·页 135
 宋高宗——南宋第一帝·页 138、140、148
 宋孝宗——南宋第二帝·页 149
 米 芾——北宋画家·页 141
 王诚之——南宋人,好友·页 144
 俞 松——南宋人,相识·页 144
 京 镗——(字仲远)南宋人,相识·页 144
 颜师鲁——南宋人,好友·页 149
 赵汝愚——(字子直)南宋宗室·页 152

- 欧阳修——(谥文忠)北宋人·页 162
- 蔡元定——南宋人,好友·页 163
- 宋光宗——南宋第三帝·页 184、188
- 陈 亮——南宋人,晚辈·页 171
- 姜 夔——南宋人,后学·页 174
- 楼 钥——南宋人·页 177、189、192
- 尹 洙——北宋人·页 177
- 王 藺——南宋人·页 178
- 王之道——两宋间人·页 178
- 李 白——唐人·页 183
- 曾敏行——南宋人,相识·页 187
- 林大中——南宋人,好友·页 189
- 李 氏——光宗皇后·页 189
- 吴仁杰——(字斗南)好友·页 190
- 韩彦直——韩世忠子·页 192
- 陈 源——光宗近习·页 193
- 姜特立——光宗近习·页 193
- 曾无玷——南宋人,好友·页 194
- 陈傅良——南宋人,好友·页 197
- 彭龟年——南宋人,好友·页 197
- 袁说友——南宋人,好友·页 197
- 尤 斐——尤袤长子·页 202
- 尤 森——尤袤侄·页 202
- 尤 焞——尤袤长孙·页 203、205
- 魏了翁——南宋人·页 206
- 尤 燠——尤袤孙·页 208
- 尤 藻——尤袤后人·页 209
- 杨 时——两宋间人,师长·页 210
- 蒋重珍——南宋人,好友·页 210

- 李 祥——南宋人,好友·页 210
- 尤 栋——尤袤侄·页 210
- 尤 实——明代尤袤后人·页 214
- 邵 宝——明东林党人·页 215
- 尤 晋——明代尤袤后人·页 218
- 尤 桐——民国尤袤后人·页 224
- 尤 侗——清代尤氏后人·页 218
- 厉 鹗——清人·页 221
- 尤兴诗——清代尤氏后人·页 223
- 盛宣怀——近代人·页 223
- 吴洪泽——当代学者·页 226、231
- 张仲谋——当代学者·页 226

附录之六:

尤袤诗文索引(以出现先后为序)

诗歌

易帅守 * 38

淮民谣 * 39

大暑留召伯埭 * 39

浮远堂二首 * 46

甲午春前得雪三首 * 59

霞起堂 * 65

次韵德翁苦雨 * 67

台州郡斋杂咏:68

清平阁 * 68

乐山堂 * 68

节爱堂 * 70

匿峰亭 * 71

凝思堂 * 71

台州四诗 * 72

台州秩满归 * 72

别林景思 * 72

别李德翁 * 73

君子堂 * 74

德翁有诗再用前韵三首 * 74

驻目亭 * 75

玉霄亭 * 75

参云亭 * 75

张公洞 * 80

- 题云海亭 * 82
 青山寺 * 81
 重登斗野亭二首 * 84
 己亥元日 * 84
 送提举杨大监解组西归 * 87
 刘屯田墓壮节亭 * 88
 庚子岁除前一日游茅山 * 99
 题秋霜阁后山泉 * 106
 正月二十八日夜大雪^{辛丑} * 108
 送晦庵南归 * 112
 寄林景思 * 126
 蒙杨廷秀送西归朝天二集赠以七言 * 150
 送赵子直帅蜀得须字二首 * 151
 落梅 * 196
 海棠盛开 * 196

散文

- 跋兰亭帖二 * 54
 谢赐生日酒物表 * 56
 说文系传跋 * 58
 霞起堂记 * 65
 跋王顺伯第二本兰亭集序 * 69
 节爱堂记 * 70
 玉霄亭柱记 * 73
 定业院新铸铜钟记 * 75
 雪巢记 * 82
 雪巢小集序 * 83
 二贤堂记 * 85
 报恩光孝寺僧堂记 * 88

- 临海县重建县治记 * 90
五贤祠记 * 93
答杨客亭启 * 96
山海经跋 * 103
思贤堂三赞 * 105
轮藏记 * 106
朱逢年诗集序 * 108
跋米元晖潇湘图卷 * 109
昭明文选跋 * 111
祭直阁大著郎中吕公文 * 113
吕氏家塾读诗记序 * 114
申鉴题辞 * 117
论救荒之政奏 * 120
吴公墓志 * 122
刑部郎官题名记 * 128
范文正公与尹师鲁二帖跋 * 132
应诏上封事 * 134
题王顺伯第一本兰亭集序 * 139
大行太上皇帝庙号疏 * 146
论贺正使不当却疏 * 150
乞俟丧毕再议升配奏 * 153
论缓定配享疏 * 154
乞裁定将来明堂大礼所设神位奏 * 157
乞于后殿视事奏 * 157
献皇太子书 * 161
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跋尾 * 162
荐蔡元定章 * 163
言攻道学之非疏 * 168
论官制奏 * 171

戒子孙宝藏山谷帖辞 * 176

河南集跋 * 177

赠故太师王公神道碑 * 178

祭李白文 * 183

人对奏札 * 184

独醒杂志跋 * 187

谏不省重华宫封事 * 188

与吴斗南书 * 190

谏召陈源姜特立封事 * 193

与曾侍郎无玷书 * 194

后 记

尤袤名列“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不仅是南宋前期藏书大家、文化名人，且为当时一流文学家。尤袤的散文清通流畅，洗练醇雅；诗歌平和自然，含蓄蕴藉。其文学造诣和地位，不应因其作品传世甚少而受冷落。本人有感于尤袤研究与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相比过于薄弱的现状，早就有志于撰写一部融生平、思想、作品研究于一体的尤袤年谱，以补四大诗人研究偏重之缺。

经过长达数年的艰苦研究，《尤袤年谱》终于成书、出版。首先，要感谢淮阴师范学院给我提供了好的工作条件，包括学术传统的熏陶和学术风气的带动，特别是副院长、学科总带头人张强教授的关心和支持，亲撰特赐书序，壮大本书之行色。其次，要特别感谢上海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彭毅文、张大伟两位编辑对本书的扶持和玉成。再次，要对南京图书馆古籍阅览室和读者服务部典藏室给予本人查阅方便，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尤袤年谱》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赵维平

2009年10月9日